中國文學論集

上册



中國文學論集 上册

鄭振鐸著

開明書店印行

序

我從少來便喜歡東塗西抹。年十三四時，讀聊齋志異，便習寫狐鬼之事。記得嘗作筆記盈半册，皆燈前月下閱之於前輩長者的記載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無知之者。幾經播遷，皆蕩為雲煙矣。後隨長者們作詩鐘。方解平仄，乃亦喜賦詠物小詞。隨作隨棄，也不復存稿。年十八九，從浙東到北平就學。時文學解放運動方開始，我乃立棄舊所習，發奮寫作白話文。每日日方出，便自東城根步行到西城上學。節省車資，購諸新刊物。後青年會刊行新社會週刊，我以友人孔先生之介，（今孔先生墓木拱矣！）加入為編輯。始和耿濟之、瞿世英、許地山、瞿秋白諸先生相識。小小的一個青年會圖書館，（記得只有三個矮的立櫥的書）．卻介紹我認識了不少的偉大的作家們。安特列夫、柴霍甫的小說戲曲便是第一次由那些矮的立櫥裏為我所知的。（至今感之！）我在新社會裏寫了不少的淺薄無聊的

文章，皆不自惜，無留稿者。今並新社會也一冊無存。新社會出版不到半年，乃被北方當局視爲反動刊物之一。蓋當時，凡有「社會」二字者皆受嫌疑，況復冠以「新」字；其被封禁宜矣。辦事員某君且在獄中拘留數日。我們並不自餒，復刊行人道月刊。僅出一冊，因經濟支絀，又自動的收場了。因爲沒有「自己的園地」了，寫稿的機會便也少。然晨報上也嘗刊着我的初次試筆的小說，新青年上也偶有譯稿。耿濟之先生和新中國雜誌社的主者葉先生認識，復介紹我爲他寫稿子。才第一次爲寫文章而得着些稿費。那些文章，都是很幼稚的，故也都不曾翦存。東塗西抹的東西，實在也不配存留下來。

東塗西抹的習慣，始終不曾改。五四運動的第二年，學生界的風波還洶湧未定。我也是一個代表，每夜奔走開會。爲的是無甚重要的議案，有時竟帶了書在會場上譯。那時，耿式之先生爲某中學的代表，亦在那裏，相視而笑，蓋他也帶了課本在預備第二天的功課。

把自己的文章開始翦存了下來，是小說月報革新了以後的事。那時是民國九年。革新之議，發動於耿濟之先生和我。我們在蔣百里先生處，遇見了高夢旦先生，說起了要出

版一個文藝雜誌事。高先生很贊成。後張菊生先生也北來，又談了一次話。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負主編小說月報的責任，而我則爲他在北平方面集稿。

這時候我寫了不少的文章，也不外是東塗西抹的結果。然所作乃不復旁騖，幾全爲文學的譯作。十年來，不斷的爲小說月報寫稿子。文學週報上也不斷的有些短論小評。除了有系統的著作，像俄國文學史略、太戈爾傳、文學大綱等等曾另行成冊出版者外，其他文字，皆不自顧惜，未加搜輯。

二十年冬，由北平回到上海，決心要脫離編輯的生活。友人們頗有慫恿我將舊作輯集起來出版的。有若干讀者們，也時有來信詢問某文見於某時的某雜誌的，且欲購求得之。我才覺得有開始搜輯這十年來的所作的需要。仍以小說月報爲主；以有全份可得。文學週報則已殘缺若干冊。當時，藉着徐調孚先生的幫助，凡輯得小品文及雜論二冊（即海燕與文探） 中國文學論集一冊，詩集一冊；又想把短評雜感之類也集成一冊，然搜輯甫竣事，而一月二十八日的滬戰起矣。海燕、文探二冊，已先期交新中國書局，中國文學論

集，已先期交開明書店，皆幸而免。而詩集及雜感集等等，則被同埋於東方圖書館的灰堆裏了。

自思所作，每感汗顏。類多匆匆着筆，卽以付刊，罕加精思，更少潤改。始終離不了童年以來的東塗西抹的惡習。然十年工力，畢集於斯。亦間有稍堪流連，足資觀覽的，不忍痛汰以盡，聊復存其較可存者。不意竟亦得裒然成數册！

此册所錄，皆爲關於中國文學的論文及雜著，篇幅卻最多。付刊以來，已再歷寒暑。終得問世，全賴徐調孚先生之力。謹於此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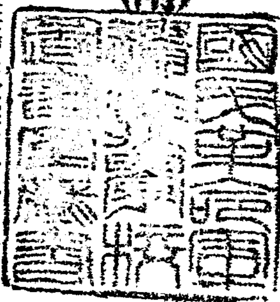
鄭振鐸 一九三四，二，二〇，於北平。

目次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





一　鑑賞與研究

濃密的綠蔭底下，放了一張藤榻，一個不衫不履的文人，倚在榻上微聲的咿唔着一部詩集，那也許是李太白集，那也許是王右丞集，看得被沈浸在詩的美境中了；頭上的太陽的小金光，從小葉片的間隙中向下睒眼窺望着，微颸輕便的由他身旁呼的一聲溜了過去，他都不覺得。他受感動，他受感動得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種說不出的靈感，一種至高無上的靈感，他在心底輕輕歎了一口氣道：「眞好呀，太白這首詩！」於是他反復的諷吟着。如此的可算是在研究李太白或王右丞麼？不，那是鑑賞，不是研究。

膩膩的美饌，甜甜的美酒，晶亮的燈光，喧嘩的談聲，那幾位朋友，對於文藝特別有興趣的朋友，在談着，在辨論着。直到了酒闌燈炧，有幾個已經是被阿爾科爾醉得連舌根都

木強了，卻還捧着茉莉花茶，一口一口的喝，強勉的打疊起精神，絮絮的訴說着。

「誰會得到老杜的神髓過？他是千古一人而已。」一個說。

「杜詩還有規矩繩墨可見，太白的詩，才是天馬行空，無人能及得到他，所以倡言學杜者多，說自己學太白的卻沒有一個。」鄰座的說。

這樣的，可以說是在研究文學麼？不，那不過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斗室孤燈，一個學者危坐在他的書桌上，手裏執的是一管朱筆，細細的在一本攤於桌上的書上加註。時時的誦着，復誦着，時時的仰起頭來呆望着天花板，或由窗中望着室外，蔚藍的夜天，鑲滿了熠熠的星。蟲聲在階下唧唧的鳴着，月華由東方升起，庭中滿是花影樹影。那美的夜景，也不能把這個學者由他斗室內誘惑出去。他低吟道：「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隨卽用硃筆在書上批道：「妙語在一開字，」又在「開」字旁圈了兩個硃圈。再看下去，是一首詠蟬的絕句，他在「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二句旁，密密的圈了十個圈，又在詩後註道：「於清物當說得如此。」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不，這也不過是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別有一間書室，一個學者在如豆的燈光之下，辛勤的著作着。他搜求古舊的意見而加以駁詰或讚許或補正。他搜集這個詩人，那個詩人的軼事，搜求關於這首詩，那首詩的掌故，他又從他的記憶中，寫出他的師友的詩稿，而加以關於他們的交誼及某一種的感慨的話語。他一天一天的如此著作着，於是他成了一部書；那書名也許叫作某某齋詩話，也許叫作某某軒雜識。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不，這還是鑑賞，不是研究。

原來鑑賞與研究之間，有一個絕深絕嶄的鴻溝隔着。鑑賞是隨意的評論與談話，心底的讚嘆與直覺的評論，研究卻非有一種原原本本的仔仔細細的考察與觀照不可。鑑賞者是一個遊園的遊人，他隨意的逛過，稱心稱意的在賞花評草，研究者卻是一個植物學家，他不是為自己的娛樂而去遊逛名園，觀賞名花的，他的要務乃在考察這花的科屬，性質，與開花結果的時期與形態。鑑賞者是一個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來，是為了自己的

舒適，他見一塊懸巖，他見一塊奇石，他見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的讚賞的眼光去對待牠們。研究者卻是一個地質學家，他要的是：考察出這山的地形，這山的構成，這巖這石的類屬與分析，這地層的年代等等。鑑賞者可以隨心所欲的說這首詩好，說那部小說是劣下的，說這句話說得如何的漂亮，說這一個字用得如何的新奇與恰當；也許第二個鑑賞者要整個的駁翻了他也難說。研究者卻不能隨隨便便的說話；他要先經過嚴密的考察與研究，纔能下一個定論，纔能有一個意見。譬如有人說，西遊記是邱處機做的，他便去找去考，終於找出關於邱處機的西遊記乃是長春眞人西遊記，並不是敍說三藏取經，大聖鬧天宮的西遊記。那末，這部西遊記是誰做的呢？於是他便再進一步，在某書某書中找出許多旁證，證明這部西遊記乃是吳承恩做的，於是再進一步，而研究吳承恩的時代，生平與他的思想及著作。於是乃下一個定論道「今本西遊記是某時的一個吳承恩做的。」這個定論便成了一個確切不移的定論。這便是研究！

文學的自身是人的情緒的產物，文學作家大半是富於想像的浪漫的人物；文學研

究者卻是一個不同樣的人，他是要以冷靜的考察去尋求眞理的。所謂文學研究，也與作詩作劇不同。牠乃是文學之科學的研究，把文學當做一株樹，一塊礦石一樣的研究的資料的。

二　未經墾殖的大荒原

中國曾被稱爲文學之國。她的文學史的時期可也眞長，幾乎沒有一國可以比得上。希臘的文學是死了，羅馬的文學也隨了羅馬的衰落與滅亡而中斷了，希伯萊，波斯，埃及，印度的文學也都早已和國運的夕陽一同沈沒入於黑暗的西方去了，近代歐洲的諸國，他們的文學史又都是很短很短的，最長的不過起於中世紀，那時我們卻正是唐詩宋詞元曲將他們的最眩目的金光四射於地平上的時候；最短的不過一世紀，那時我們是在嘉道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乃算是最近期。中國文學的寶庫可也眞繁富。她那裏有無數的大作家，有無數的大作品，還有無數不可指名的珠璣與寶石。

然而在這樣的一個文學之國，有這樣長的文學歷史，具着這末繁富的文學作品的

之中，我們卻很詫異的看出她的文學之研究之絕不發達，文學之研究，在中國乃像一株蓋在天幕下生長的花樹，萎黃而無生氣。所謂「文史」類的著作，發達得原不算不早；陸機的文賦，開研究之端，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鍾嶸的詩品繼之而大暢其流。然而這不過是曇花一現。雖然後來詩話文話之作，代有其人；何文煥的歷代詩話載梁至明之作凡二十七種，丁氏的續歷代詩話，所載又二十八種，清詩話所載，又四十四種；然這些將近百種的詩話，大都不過是隨筆漫談的鑑賞話而已，說不上是研究，更不必說是有一篇二篇堅實的大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將「詩文評」（卽「文史」）分爲五類：

一、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者——文心雕龍。

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者——詩品。

三、備陳法律者——皎然詩式。

四、旁採故事者——孟棨本事詩。

五、體兼說部者——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

除了第一，第二兩類之著作以外，其餘的都不過是瑣碎的記載與文法的討論而已。(像第一第二兩類的著作卻僅有草創的文心雕龍與詩品二種。)間有單篇論文，敍述古文或駢文之源流，敍述某某詩派，某某文社之沿革，或討論二個文學問題的，或討論什麼文章之得失的。然卻是太簡單了，不成爲著作。明之末年，有金喟一派的批評家出來，頗換去了傳說的腐氣，而易以新鮮的批評式樣，可惜他們的途徑又走錯了；他們不遵正途大道走，而又與前人一樣，被誘惑入邪僻的羊腸鳥道中去。金喟表章水滸，表章西廂，把平常人看不起的小說戲曲，從無量數的詛咒鄙夷的磚石堆中掏揀出來，其功不可謂不大。然他卻不去探求他所表章的大著作水滸與西廂的思想與藝術的眞價，及其作品的來歷與構成，或其影響及作家，而乃沾沾然於句評字註；例如，他於「認得是獵戶摽兔李吉」(水滸傳)之下註道：「筆勢忽振忽落，」於「只見那個人」下註道：「妙，李小二眼中事。」接着的「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下，又註道：「分付得作怪。」諸如此類，全書皆是。這當然是學

步鍾惺諸人批詩評文的辦法，而全書卻被他句分字解；有類於體骸一節一節被拆開了，更有類於一刀刀的把書本的肉都零碎的割下了。水滸、西廂何罪，乃受此種凌遲析骸之極刑！這一派勢力頗不小。也有了不少書受到了這個無妄之災。這是很不幸的，金喟有帶領了大衆走研究的正軌的可能；他卻反把他們帶入「牛角尖裏」去了。

統而言之，自文賦起，到了最近止，中國文學的研究，簡直沒有上過研究的正軌過。關於作品的研究，一向是以鑑賞的漫談的或逐句評註的態度去對待牠的，無論牠是二十字的五言絕詩也好，長至百十萬字的小說也好。（近幾年胡適君對於紅樓夢水滸傳的考證卻完全是走的一條新路，一條正路。）關於作家的研究，除了「年譜」一類的著作，詳述其祖先，其生平，其交遊的人物，其作品的年代，可以作爲研究的最好的參考資料外，其餘便再沒有一種東西可以算是「研究」的了。關於一個時代的文學或一種文體的研究，卻更爲寂寞；沒有見過一部有系統的著作，講到中世紀的文學的，或講到某某時代的，也沒有見過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詞」或「詩」或「小說」的起原與歷史的；

至於統括全部歷史的文學史的研究，卻大家都不曾夢見，近來雖有幾部名爲「中國文文學史」的東西，乃是很近代的事，且鈔的是日本人的東西。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作品研究的東西。例如關於水滸傳，至少要有一部水滸傳之形成，一部水滸傳及其續書，一部水滸傳之思想與其影響等等；這幾個題目，每一個都可以成功一個巨册。至於如文選；如樂府詩集，如西遊記，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四聲猿等等，那樣重要的巨作，無一種無不需要多方面的專門研究。至於那些古舊的紅樓夢索隱，西遊眞詮，水滸評釋之類，卻都是可棄的廢材。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作家研究的著作。例如，關於杜甫，至少要有一部杜甫傳，一部杜甫的時代及其作品，一部杜甫的作品及其影響，一部杜甫及其詩派，一部杜甫的思想，一部杜甫的敍事詩等等；此外，至少還有百個以上大作家，需要特殊的研究的；這些研究，每一個又都可各成一巨册。至於那些古舊的陶淵明年譜，李義山年譜，東坡先生年譜之類，只可作爲研究的參攷資材，卻不能卽算作一種專門研究的結果。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一個時代之研究的著作。每一個重要的文學時代，都要有各種的特殊研究；例如關於五代至少要有一部五代文學的鳥瞰，一部五代花間派的詞人，一部南唐二主及其所屬詞臣，一部蜀中文士等等，這些東西也都是每一部便要成為一巨册或至三四巨册的。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每一種文體之研究的著作。例如關於戲曲，至少要有一部戲劇史，一部戲劇概論，一部演劇史，一部中國舞臺之構造與聽衆，一部傳奇的研究，一部皮黃戲之沿革與歌者，一部崑曲興衰史，一部臉譜及衣飾之變遷等等；這些著作也都是不能以很小的卷帙裝載之的。至於那些以前的無數詩話，詞話，四六話，曲話之類，都只好作為極粗製的研究原料，卻全不是所謂研究成熟的工作。

我們還應該有不少部綜敍全部中國文學之發展的文學史，或詳的，或略的，或為學者的研究結果，具有不少獨特之創見的，或為極詳明的集合前人各種特殊研究之結果，而以大力量融合而為一的，或為極精細的搜輯不少粗製的材料而成為浩大的工程的，

或疏疏朗朗的以流麗可愛的技術而寫作出來的。

此外，我們還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中國文學的辭書，類書，百科全書，還應該有不少部關於她的參考書目，研究指導，等等。

這一切應該有的東西，我們都沒有！

中國文學眞是一片絕大的荒原，絕大的膏沃之土地，向未經過墾殖的，雖有幾個寥寥可數的農夫，從前曾一度播種過一小方地的種子，然其遺跡卻早已泯滅於蓬蒿蔓草中了，雖有幾個寥寥可數的農夫，在如今正奮起着肩了犂耙去墾種，然他們是如此寥寥的幾個，那裏能把這絕大的荒原墾殖遍？

每個人都有在這個大沃原中自由墾殖的可能，無論他要多少田地都可以，只要他對於這個農事有興趣，肯下苦功去割除野草，播植種子。

我曾見一幅秋郊試馬圖，畫的是一個天朗氣淸的淸晨，四野靜穆無比，有人膝那末高的野草，正爲晨風所吹而偃倒下去，獨在這郊原上的是一個騎在一匹駿馬上的少年；

他愉悅着躊躇着，正控着馬韁，欲發未發的打算在這大平原上任意的馳騁。眞的，我見了這畫，不自禁的也起了躍躍欲試的野心，雖然從沒有學過馳馬。

這大荒原似的中國文學的氣象，正是一幅「秋郊試馬圖，」誰見了，能不興了要在那裏自由的騁跑，隨意的奔馳的雄心麼？

三 研究的新途徑

但農夫卻也不易爲。他要去墾殖，便要先有鐮刀去割除野草，再有犂耙去掘鬆泥土；這就是說他要有耕田的工具。如果他赤手空拳的跑去耕種，卽使他有熱烈的心，堅勤的意志，也只好眼睜睜的立在那裏乾着急的望着而無從下手。同樣的，我們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如果沒有鐮刀與犂耙，那便無從動手。舊的研究，原是無結果的無方法的，正像赤手空拳一樣。我們現在如果要研究，便先要執了鐮刀與犂耙去，換一句話說，便是要有研究的新途徑與新觀念。

我們要走新路，先要經過接連着的兩段大路；一段路叫做「歸納的考察，」一段路

叫做「進化的觀念」這兩段大路是無論什麼人，只要他是一個研究者，都要走的「必由之路」沒有捷途，也沒有旁道，支徑可以跨越過牠們的。所謂墾殖的犂耙與鐮刀，也便是牠們。原來這兩個主要的觀念，歸納的考察與進化，乃是近代思想發達之主因，雖然以前文學上很少的應用到他們，然而現在卻已成爲文學研究者所必須具有的觀念了。

四　歸納的考察

自歸納的考察方法創立後，「無徵不信」便成了諸種學者的一個信條。他們懷疑，他們虛心的去考察，直等到有了種種的證據，充分的足以證明某一個東西的眞相是如此時，他們纔肯宣言道：某件東西的眞相是如此如此。奈端（I. Newton）之發明萬有引力說，達爾文（Darwin）之著物種由來與人類起源二大著作，都是經過了千辛萬苦，搜集了種種的證據，而把他們歸納了起來，才得到了一個結果的。

文學的研究之應用到歸納的考察，是在一切的科學之後，有了這樣的研究方法與觀念，便再不能稱臆的漫談，不能使性的評論了，凡要下一個定論，凡要研究到一個結果，

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迴百折的自喊道：

「拿證據來！」

等到證據搜羅得完備了，等到把這些證據或材料歸納得有一個結果了，於是他的定論纔可告成立，他的研究纔可告終結。所以他們不輕信，他們信的便是眞實的證據；他們不輕下定論，他們下的定論便是集合了許多證據的歸納的結果。例如，關於李白的死的問題，或以爲病死於當塗，或以爲是喝醉了酒，欲去江中捉月而落水溺死的。那一說是對的呢？於是我們去搜羅許多關於他死的記載，關於他晚年的生活與遊蹤的記載，關於他的墓所在地的記載，然後再去分別出這些記載那些是最靠得住的，那些是其次的，那些是完全虛妄的，出於想像的。於是，再把可靠的材料歸納了起來，便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得到關於李白之死的正確記載了。

又如，關於綉金瓶梅的作者，據原題是紫陽道人編。這紫陽道人到底是誰呢？原書的篇首曾有一篇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署着「奮諸邑丁耀亢參解。」在全書中處處都

可見出作者的見解，與丁氏的有異常相同之處。於是我們猜想：「所謂紫陽道人者，大約是丁氏的筆名吧。」於是我們再翻檢原書，到了第六十二回，其中偶然的有一句話說「丁野鶴自稱紫陽道人」耀亢的別號恰是野鶴，有了這一個強有力的據證，便可以生出一個結論：

「續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名耀亢，字野鶴，筆名紫陽道人的丁氏。」

沒有人能夠推翻這個確切的決定，除非他有了別的什麼更有力更重要的證據。在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上，更可見歸納法之如何應用得最好。

研究紅樓夢的人眞不少，以致「紅學」成了一個專門的名詞；一派說賈寶玉是清世祖，林黛玉是董小宛，又一派說紅樓夢是一部清康熙時的政治小說，林黛玉是朱彝尊，薛寶釵是高士奇，而寶玉則指廢太子。再有一派卻說賈寶玉就是納蘭容若，紅樓夢敍的是明珠家事。但他們這些話都不過是牽強附會的話。他們把路走錯了，走入荊棘中了，所以他們的研究成了如猜謎似的戲舉。到了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出來，用的卻是新的方法，

是歸納的研究方法，他先把著者是誰的問題解決了。既知曹雪芹是他的作者，於是又進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既知他是曹寅的孫子，家業很繁盛，到了他的後半生很窮苦；於是與紅樓夢中所記的事蹟細細的對照一下，便可知道他備記的「風月繁華之盛」乃是他所身歷的，回首當年，作者眞不禁要「洒一把辛酸淚」。

紅樓夢的眞面目與其在文學上的眞價，至此始完全發現。我們才知道這並不是一部具有無數「謎」的書，其中的每個人物，背後並沒有什麼黑影子在內，他們都是眞的人，並沒有戴上了什麼假面具的。

這個歸納的觀念眞是一個重要的基本觀念，發見於文學的研究上的。有許多未決的文學問題都可以用了這個方法去解決：用了這個方法去解決的事件，其所得到的結果，至少是「雖不中不遠矣」決不會有以前「紅學家」那末樣的附會的結語與研究的。

附言：文學評論的作者，尤其是以前的，往往不曾用這個歸納的研究法，然而卻仍不失一般讀者的讚許；那

是因爲作者的美麗的才華，或因爲作者的熱摯動人的講述；有許多的文學評論都不過是文學的鑑賞，或不過牠的自身可當做文學作品，而不能稱作文學的研究的。

五　進化的觀念

文學史上的許多錯誤，自把進化的觀念引到文學的研究上以後，不知更正了多少。達爾文的進化論，竟不意的會在基本上改革了人類的種種錯謬的思想。

許多人都相信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都是元朝人流傳下來的，但有了進化觀念的人，却很懷疑；當那時，中國長篇小說方纔萌芽之時，乃竟會有這樣完美的作品產生。到了近幾年來，西遊記的底本，即楊致和的四十一回本的西遊記，有人知道了，取來和一百回本的現在流行的西遊記一對讀，乃知二本之間，在描寫的技術，有如何的詳密與拙笨之差異，同時在別一方面，又知道了百回本西遊記乃吳承恩所作的，於是此問題始完全解決了。最近，在日本，又發見了一部三國志平話，那又是一部今本流行的三國志演義的祖先；在二本事實之詳略，描寫技術之疏密之間，我們便可明顯的看出其著作時代之前後

來。至少，有了這部三國志平話，從前所公認的三國志演義為元人作的話是該取消了。水滸傳雖尚未發見其最初底本，然依據種種的證明，讀了許多元明人關於水滸故事的雜劇，及明人的好幾種簡本水滸傳之後，可知現在的一部最好的水滸傳亦決不是元時的著作。

在這個地方，我們有了進化論的觀念的幫助，便可以大膽的改正一般文學史上把小說當做元人的盛業的謬誤了。

在中國，進化論更可幫助我們廓清了許多傳統的謬誤見解。這些謬誤見解之最大的一個，便是說：古是最好的，凡近代的東西總是不如古代的。明清之詩文不如唐宋，唐宋之著作，不如漢魏，這是他們所執持着的議論。進化論的觀念，不是完全反對他們，乃是告訴他們以更眞確的眞理。原來，文學的東西，本不能以時代的古今而比較其優劣，說古代的東西，一定不如近代的，正與說近代的東西，一定不如古代的一樣的錯誤。所謂「進化」者，本不完全是多進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眞相顯示出來，使人有了時代的

正確觀念，使人明白每件東西都是時時隨了環境之變異而在變動，有時是「進化」有時也許是在「退化」。文學與別的東西也是一樣，自有他的進化的曲線，有時而高，有時而低，不過在大體上看來，總是向高處趨走。如小說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最初，在搜神記，世說新語諸書中，原有不少的小說材料，然而其敍述是如何的簡單！到了唐時，卻有唐人傳奇繼之而起，已漸漸有了描寫，有了更婉曲的情緒了。到了宋人的「平話」其描寫卻更細膩了。明人的小說較之更進一步，宋元人二卷四卷的小說，他們都演化之而爲百回，百二十回。在結構上，在描寫的技術上，都有了顯著的進化。再如戲曲，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在元曲中，其結構與人物都甚簡單：每劇只有四五齣，每劇中只限一個主要的人物歌唱，到了明人的傳奇卻大爲進步：齣數多至三十四十，人物也多了不少，每個人物都可以歌唱，有時是合唱，有時是互接的唱，這使劇場熱鬧了許多，確是一個大進化。

在這種地方，最容易看出「進化」的痕跡來。

再試取幾個「故事」來看一下。同是一個故事，在最初總是很簡單的，描寫也必很

質樸，漸漸的卻變得內容更複雜，描寫更細膩了。由琵琶行（白居易）變而為青衫泪（馬致遠）再變而為青衫記（顧大典）愈變愈煩愈細，琵琶行裏的女子只是一個「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不相識者，在青衫泪中卻成了白居易的舊相知裴興奴，二人中途離散，因聞琵琶聲而始得重圓，完全有了一個故事的骨架了；在青衫記中所寫的事實卻更曲折，描寫也更深入了，在那裏加上了典贖青衫的故事，加上了兵亂，加上了小蠻與樊素，鴇母的手段益毒，裴興奴的節操也被寫得更貞固了。

由李娃傳（白行簡）變而為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石君寶），再變而為繡襦記（薛近袞），這其間又是如何的進步。李娃傳的敍寫本不壞，曲江池又細了一層，繡襦記所寫的妓院情形，卻更足以動人了。亞仙在傳中不過是一個有才能及不忍之心的妓女，在雜劇及傳奇中則成了一個完人；鄭元和唱輓歌，傳中本寫得很悽苦，雜劇中卻加倍的寫着，傳奇中更加倍的烘染着，眞是一步更進一步。

由唐無名氏的白蛇記，變而為西湖佳話中的雷峯怪蹟，再變而為無名氏傳奇雷峯

塔，再變而爲陳遇乾的彈詞義妖傳，這其間又是如何的進化。白蛇記寫的白蛇，完全是一個害人的妖魔；她幻變了一個年青的美孀，誘惑了李黃，致他回家時身體消化而死。（記中又記一則變異的同樣傳說，說那少年是李琯，第二天歸來，便腦疼而死，然以白蛇爲妖魔則與前說一樣。）到了雷峯怪蹟中的白蛇，她的事蹟卻變更了，她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殺人巨魔，乃是一個戀着許宣的有情的女妖。在怪蹟中，法海與小青第一次出現，後來傳說中之許宣二次發配，亦始見於此。白蛇記不寫白蛇的結果，怪蹟則說白蛇與青魚終爲法海的鉢盂所捉，幽禁於雷峯塔下，百世不得翻身。在傳奇及彈詞中，白蛇卻更得人同情了；無端的加了報恩之說，無端的加了水漫金山之一幕大戰，無端的加了盜仙草救夫之冒險而眞情的一段故事，無端的加了白娘娘懷孕，生了一個貴子出來。這使白蛇更具有人間性，更使人敬愛，她不是一個可怖的妖，而是一個眞摯的癡情女郎，其行事處處都可得人憐愛的了。許多人見到她之冒萬險以救夫，冒萬險以奪夫，都會不禁的加入她的一邊，而怒許宣之卑怯，恨法海之強暴，在斷橋重遇之一段，在她產子後懼怕法海之復來

的一段，無論誰都要爲之感泣的。於是她之幽囚，便爲多數人所不滿，而增出了「仙圓」的最後一幕，敍她因貴子而終於得救。這是一個如何有趣的進步呢？

這些也都是很顯著的「進化」。

同時，更可以因此打破了一班人摹擬古作的風氣，這個風氣惟中國最盛，且至今還是最盛。把進化的觀念引了進來，至少可以減少了盲從者在如今還學着做唐宋古文，做唐詩宋詞，做唐人傳奇體的小說，做「卻說，」「且聽下回分解」的章回體小說的迷信。他們相信的是：「古是今之準的，」而進化論告訴我們，文學是時時在前進，在變異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家。不顧當代的情勢與環境而只知以擬古爲務的，那是違背進化原則的，那是最不適宜於生存的，或是最容易「朽」的作家。

六　文學的外化

執持了以上兩個基本觀念，即進化的與歸納的觀念，如執持了一把鐮刀，一柄犂耙，有了他們，便可以下手去墾種了。無論爲一個作家的研究，一個作品的研究，或進而爲一

個時代，一個全史的研究，都可以有得到比前很不同的好結果了。但荒地是太大，蔓草是太多，我們還要急其所當先，最好能把向來最未爲人所注意，蔓草最多的地方先開闢起來。這些新開闢的研究，一面自然格外有淸新的趣味，一面卻也足幫助作品作家及文學史之研究的迷難的解決，正如在海濱或河岸築堤，不僅裨益了海濱之田，卻也使鄰近諸田野都受了益處。

這樣新開闢的研究的途徑，共有三個。

第一個便是中國文學的外化考。換一句話，就是說，要研究中國文學究竟在歷代以來受到外來的影響有多少，或其影響是如何樣子。這種研究是向來沒有人着手過，甚至於沒有人注意過的。這是一種新鮮的研究。

無論什麼人，都會異口同聲的說過，中國的文學乃是完全的中國的，不曾受過什麼外面的影響與感化的。這乃是愛祖國的迷霧，把他們的心眼朦蔽了。只要略略的考察一下，便可知我們的文學裏，有多少東西是由外面販買來的。最初是音韻的研究，隨了印度

的佛教之輸入而輸入。而印度及西域諸國的音樂，在中國樂歌上更占了一大部分的勢力。其後，佛教的勢力一天天的膨脹了，文藝思想上受到了無窮大的影響。雖然韓愈曾努力的闢佛以保障儒道，踵其後的古文家也曾時時的爲此同樣的舉動，然而他們的力竭聲嘶的防禦的筆戰，僅足證明佛教思想之如何偉大而已，毫不能給他們以致命傷。在後來的重要文藝作品上，幾乎有一半是印上了這種印度思想的沙痕的。這是文藝思想上的話且不多說；在其後，還有更大的影響呢。而這個更大的影響，又是由印度傳來的。我們往往有一個疑問：在宋元之前，爲什麽中國沒有發生過戲劇和小說的大作品？爲什麽這些重要的作品，直到了宋元之時，纔突然的如雨後的春筍般的紛紛產生？許多文學史家對於這疑問都沒有注意過。最近，有一部份人用文學的眼光去研究印度的文學，尤其是她的小說與戲曲，於是纔發現他們的戲曲與小說，其體裁與結構，與中國的有驚人的共同之點。即以小說而論，印度的作品，開頭往往是「如是我聞」，漢譯出來恰正是「卻說」「話說」之意；又他們每當形容或論斷一個事物，必要引古詩句或諺語爲證，恰正如我

們之小說家，常常用「正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諸樣的成語一般。據新近由印度歸來的友人說，他們的「說話人」到現在還存在着，大都在廟宇中說着書給大家聽，也正與我們蘇州玄妙觀中之說書人一模一樣。而他們的小說與戲曲的產生時代卻較我們早得多了。當然的，中國與印度交通那樣的周密，這些作品之輸進而引起模擬是毫不足異的。友人許地山君近來很專心研究這一方面的東西，這裏不多說，我們且看他的詳細的報告吧。（他有一篇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的點點滴滴可見一斑。）

還有，我們重要的民間文學，如彈詞，佛曲與鼓詞，也都是受印度影響而發生的。這個外來感應的痕跡，比之小說與戲曲尤爲明顯。在燉煌石室發見的許多抄本中，我們見到好幾種「佛曲」；文殊問疾等三種，見上虞羅氏刻的燉煌零拾中，佛本行集經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維摩詰所說經俗文等四五種，現存京師圖書館中。這就是後來佛曲的祖先而彈詞與鼓詞，卻又是完全由佛曲蛻化而成的。

這都是僅僅略爲提一提的，然而已足使迷信國粹的先生們喫一個大驚了。將來如

果有一部中國文學外化考出來，恐怕材料將要搜集得更多至於西歐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的影響，乃是最近的事，大家都知道，不必談。

這個研究在文學史上是大有功績的，且至少可以間接的幫助許多研究別的東西者的忙。

七　巨著的發見

第二個開闢的研究的新途徑，便是新材料的發見。

我們向來不僅研究的方法未備，即研究的對象也很狹小；其初我們僅知以詩，古文詞爲研究的標的，所謂文學史者，不過是一部詩歌及古文的發展史而已。到了後來，加進了詞；到了後來，再加進了戲曲，但那已是很近代的事了。在十八世紀紀昀他們編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還不承認戲曲是一種有可以收入四庫之價值的著作。他們只收曲譜，曲律，而不收劇本。到了後來，纔更加入了小說。所以最近，最開明的中國文學史，所敍的乃是詩，詞，散文，小說，戲曲的歷史的發展。但此外，中國文學裏，還有別的東西麼？有的，當然是

有的。中國文學乃是一個深淵，乃是一個大密林，在其中未被發見的巨著還多着呢，還多着呢。

佛曲是一種並非不流行的文藝著作；自唐五代以來，時時有作者，其中頗有不少好的東西，如梁山伯祝英臺，如香山寶卷，其描寫都很不壞；其及於民間的影響卻更不小，有多少婦人村夫是虔敬的聽着這些故事，爲之喜，爲之憂，爲之哭泣，爲之發奮的，有不少婦人村夫是於無形中深深的受到他們的教訓的。一爐香焚了起來，宣卷者朗朗的背誦着，一家人，也許還有不少鄰居，圍住了聽，此景此情，到如今還未變更呢。然而卻沒有一個研究者曾留盼及於這些文藝作品的。文學史上，要見到佛曲作家之名，卻更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了。自燉煌石室中發見了好些佛曲抄本之後，談者雖略略的有幾個，卻都只知所謂「燉煌佛曲」而已，那些後來的更重要的，更有影響的作品，他們卻連提起也不曾。

彈詞，又是一種被籠罩於黑霧之間，或被隔絕於一個荒島中而未爲人發見的文藝支幹。彈詞卻並不是很小的或很不重要的文學支幹呢！她有不少美好的東西，她有不比

小說少的讀者，她的描寫技術，也許有的比幾部偉大的小說名著還進步。夏天，夜色與涼風俱來時，天空只有熠熠的星光，一個盲者挾一面鼓或三絃，登上支搭於街頭巷尾的木臺上彈着唱着，四周是有了無數的婦人與男子，靜靜的坐在自備的木凳上聽着。他們不比宣卷那末容易終篇，（他只須一夜就夠了，或一夜可宣三四卷）每聽一部彈詞，那是一件不容易完功的大事，無論是玉簪緣，天雨花，或三笑新編，都至少要有半個月或十天八天纔能終畢呢；然而聽者卻始終沒有怠惰過。黑漆漆的夜裏，黑壓壓的一羣人，鳥雀無聲的，在聽着一個人揮着弦朗唱着，間時間時的有大蒲扇子噼啪噼啪的搧動之聲；直到了盲者住了弦聲唱聲而去喝一口茶時，大衆方纔也吐一口氣。這情景不用閉眼想，便會想出是如何的動人，眞的，如果彈詞沒有動人的地方，也便不會如此的動人了。如天雨花，筆生花，再生緣，再造天，夢影緣，義妖傳，節義緣，倭袍傳以及「三部曲」之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等等，都可算是中國文學中的巨著。其描寫之細膩與深入，已遠非一般小說所能及的了。有人說，中國沒有史詩；彈詞可眞不能不算是中國的史詩。我們的史詩原來有那

未多呢！談彈詞的人，如今也還沒有。

鼓詞流行於北方，大都取小說中之最動人的一段一節而演述之，當然是加上了不少的潤飾，但還不會有什麼巨大的著作出現。北方人之受鼓詞之陶冶是至深且普遍的，正與南方人之受彈詞的感化一樣；許多人不會看三國水滸，但他們知道魯肅，孔明，周瑜，知道奸詐的曹操，知道忠勇的李逵，知道有神力的公孫勝，那都是說鼓詞者教導他們的。

此外，還有皮黃戲的劇本，還有各地的小唱本，小劇本，還有各地的民間故事，還有灘簧一流的敍事詩，還有各地的民歌，如粵謳，如吳歌之類，都有待於中國文學研究者自己努力去掘發，去搜尋；那裏有無數的寶物在，有無數的巨著在，只要費工夫去尋找。這也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一條新路。任取一種研究之，都可以開闢出一個新天地來，為文學史增添了不少的記載材料，為中國文庫增添了不少的珠璣珍寶。

八　中國文學的整理

第三個開闢的研究的新途徑，便是中國文學的整理：這條路原是很舊很舊的了，但

在我們卻還可以算是新的。許多人對於文藝的界說，至今還不明瞭，許多人對於中國文學的分類，至今還認別不清；例如，某某人的小說叢考，某某人的小說考證，都把小說與傳奇雜劇混在一處；即把燕子箋，桃花扇，一捧雪與水滸傳，紅樓夢同放在一起。名為小說叢考或小說考證的一書，其實乃大部分講的是戲劇，其中還雜有幾部彈詞。某某人編曲目，某某人編一部戲劇叢書一類東西的曲叢，又都把元明的小令散套集混在雜劇傳奇的一堆；把吳騷合編，陽春白雪，或江東白苧與漢宮秋，西廂記，一笠庵四種曲同列在一處。誰都知道這兩種是根本不同的東西，一種是詩歌，一種是戲曲，然而他們卻認這些東西都是「曲」，只為了雜劇傳奇是用了「曲」去寫故事的。就是在許多的圖書館書目中，卻也是如此的混淆着小說，依四庫提要分為雜事，異聞，瑣語之三類，因把西遊記與搜神記同列在一櫃，把紅樓夢與板橋雜記並存在一架，其他彈詞之類無可列入者，則也勉強附庸於小說類中。像這樣不清不楚的分類，與混雜的研究，頗足以迷亂了後來者的心目，所以把中國文學的內容整理了一下，使某類歸於某類，某種歸於某種，同類者並舉，異體者

分列，也是當今研究中國文學者之急務。如能編一部如朱彝尊經義考之類的文學考出來，那當然是不朽之作，卽作了一部簡簡單單的文學書目，把中國文學的內容分疏整理了一下，卻也頗可以有影響。

這種「書目，」其分類當然不能如四庫總目提要似的，集部只錄着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之五類，（所謂曲，也聲明只錄論曲之書，不列傳奇雜劇）而小說則列於子部，不收西遊記，水滸傳，而只收世說新語，朝野僉載，教坊記，異苑，還魂記之流；當然也不能以圖書館最常用的杜威十類法，依了他而分爲詩歌，戲曲，小說，論文，演說，尺牘，諷刺文與滑稽文，雜類等八類；因爲這個分類也未安，且有許多東西也不能被列入於這樣的一個分類中。我們要有的是一種新的分類，明瞭而妥當的分類。

底下是我個人擬的一個分類的大綱，雖不怎麼周密，卻頗明瞭簡當，暫可爲一個勉強可用的分類。且依了這個分類至少可以把中國文學的向來的混淆的內含，徹底的整理了一下。這個分類法，把中國文學分爲九大類別：

第一類是「總集及選集」 如詩文混雜的選本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及總集如漢魏百三家集等都可列入。關於個人著作的總集，如船山遺書，坦園叢書等等，亦可附錄於此。

第二類是「詩歌」 這更可分爲左列的數小類：

(甲)總集及選集 詩經，楚辭，玉臺新詠，樂府詩集，全唐詩，彊村叢書，詞苑英華，宋詩鈔，陽春白雪等。民歌亦可列入於此類。

(乙)古律絕詩的別集 四庫中集部別集類的一大部分。

(丙)詞的別集 東坡樂府，稼軒長短句，漱玉詞，飲水詞等。

(丁)曲的別集 喬夢符小令，江東白苧（梁辰魚，）花影集（施紹莘，）海浮山堂詞稿（馮惟敏）等。

(戊)其他 會稽三賦（王十朋）汴都賦（周邦彥）等之辭賦一類，以及竹枝詞，宮詞，雜事詩，新興的白話詩，都歸入此類。

第三類是「戲曲」 這更可分爲下列的數類:

(甲)戲曲總集及選集　元曲選,六十種曲,盛明雜劇,及納書楹曲譜,集成曲譜,綴白裘等。

(乙)雜劇　雜劇十段錦(朱有燉),四聲猿(徐渭)後四聲猿(桂馥),臨春閣(吳偉業),吟風閣雜劇(楊笠湖),坦菴四種(徐石麟)瓶笙館修簫譜(舒位)等。

(丙)傳奇　琵琶記,荆釵記,殺狗記,玉茗堂四夢,桃花扇,一笠菴四種,李笠翁十種曲,紅雪樓九種曲等。

(丁)近代劇　復活的玫瑰,咖啡店之一夜等。

(戊)其他　皮黃戲之劇本庶幾堂今樂(奈治),(戲考當歸於甲總集及選集一類中),各地流行之民間劇本梆子調劇本等。

第四類是「小說」 這亦可分爲下列各類:

(甲)短篇小說　有如下之三大派別：(像世說新語，搜神記，閱微草堂筆記等之許多瑣屑的故事集，只可附歸在第一派內。)

(第一派)傳奇派　唐之李娃傳，霍小玉傳，靈感傳，柳毅傳，及裴鉶之傳奇，吳淑之江淮異人傳，蒲松齡之聊齋志異等。

(第二派)平話派　如京本通俗小說，醒世恆言，拍案驚奇，石點頭，醉醒石，西湖佳話，西湖二集，今古奇觀，今古奇聞等。

(第三派)近代短篇小說　隔膜，超人，綴網勞蛛等。

(乙)長篇小說　如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綠野仙蹤，蟫史，儒林外史，海上花列傳等等。或更把他們分為歷史小說，神怪小說，人情小說等等，我們卻以為可以不必。

(丙)童話及民間故事集　近來出版頗多，如中國童話，世界童話，徐文長故事，烏的故事等等，都應歸入此類。

第五類是「佛曲彈詞及鼓詞」 這三種作品，體裁都很相近，即都是以第三人的口氣來敍述一件故事的，有時用唱句，有時用說白，有時則爲敍述的，有時則代表書中人說話或歌唱。不類小說，亦不類劇本，乃有似於印度的拉馬耶那，希臘的依里亞特，奧特賽諸大史詩。這更可分爲下列之數類。

(甲)佛曲 文殊問疾，香山寶卷，白蛇寶卷，孟姜女寶卷，藍關寶卷，王氏女三世寶卷，秀英寶卷，地藏寶卷等。

(乙)彈詞 廿一史彈詞，再生緣，陶朱富，義妖傳，雙珠鳳，描金鳳，珍珠塔，天雨花，倭袍傳，節義緣，夢影緣，筆生花等。

(丙)鼓詞 乾坤歸元鏡，寶蓮燈，饅頭菴，十三妹，三刺年羹堯，八鎚大鬧朱仙鎭，白良關，父子相會等。

(丁)其他 類於上列三種之各地小唱本，以及「灘簧」等。

第六類是「散文集」 這可包括詩集外之一切四庫中之別集類，及總集類之一部分，

可更分爲：

(甲)總集　全上古六朝文，全唐文，古文辭類纂，六朝文絜，四六法海，駢體文鈔，唐宋八大家文鈔等。

(乙)別集　韓昌黎集，曾子固集，歸震川集。姚姬傳集等

第七類是「批評文學」　這亦可分下列之數類：

(甲)一般批評　如文心雕龍等。

(乙)詩話　詩品，漁隱叢話，詩話總龜，六一詩話，后山詩話等。

(丙)詞話　碧雞漫志，西河詞話，詞苑叢談等。

(丁)曲話　曲話（梁廷柟）雨村曲話（李調元）等。

(戊)文話　四六叢談，論文集要等。

(己)其他　關係作家之研究（如陶淵明，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關於作品的研究如（紅樓夢辨，）關於一個時代之研究（如中古文學概論）以及批評論文

集等均可列於此。

第八類是「個人文學」 這是關於作家個人的著作，如日記，尺牘，自傳等。可更分爲下列數類：

(甲)自敍傳 在中國，只有很短很短的自敍傳，如五柳先生傳之流，卻不曾有過可獨立爲一册的著作。

(乙)回憶錄及懺悔錄 在中國，這一類的著作也絕無僅有。

(丙)日記 曾國藩日記，越縵堂日記等。

(丁)尺牘 蘇長公表啓尺牘，惜抱先生尺牘，春在堂尺牘（俞樾）歷代名人書札等。

第九類是「雜著」 凡不能列入於上面諸類者，或不能自成爲一大類者，俱歸入這一類內。

(甲)演說 梁任公學術講演集，李石岑講演集等。

(乙)寓言　百喻經，中國寓言等。

(丙)遊記　徐霞客遊記，焦山記遊集(馬日琯)等。

(丁)制義　欽定四書文，船山經義，榕村制義(李光地)等。

(戊)教訓文　宗約歌(呂坤)，閨戒(呂坤)，戒賭文(尤侗)等。

(己)諷刺文　熱風(魯迅)等。

(庚)滑稽文　遊戲文章等。

(申)其他　古謠諺。越諺等等。

依了這個分類，而把中國文學的重要作品，重新編列了一下，頗足以使久困於迷霧中的人眼目爲之一明；這對於作品的研究，作家的研究，以及其他的專門研究，都可有不少的幫助。也許在細小的節目上還有應該更動的地方，但這些更動，對於分類的大體上卻是不會有什麽大影響的。

附言：『互見』是書目上不可免的手續，鄭樵在他的通志校讎略上曾再四的說到『互見』的重要。然而今之編書目者，卻很少有應用到『互見』之例的。在上面的分類上，別的都沒有問題，只有處置四庫中的『別集』卻是一個大困難。譬如把李白，杜甫，陶淵明諸人的別集放在『詩歌』一類中，把柳宗元，歸有光，姚鼐諸人的別集放在『散文集』一類中，那都是不會有問題發生的，但如江淹，蘇軾，黃庭堅諸人之詩與文俱著的，將如何的編列呢？還只有用到『互見』例了。把他們的集子在『詩歌』中，在『散文集』中都列入，那便可解決了。這一點恐怕有人要懷疑，故特說明一下。

又關於文學概論，文學史及文法，辭典一類的書，應歸入全部書目之『文學總類』中。故上文未列入。

九　結論與希望

就以上三個新關的研究途徑來着手做工，其重擔已非幾個人所能擔負。如僅就搜集民歌或民間故事而言，已是一個人一生做不完的事業了。若再進一步而去墾殖別的田地，那更是非有多數人的工作不可了：詩經的研究是一生的工作，樂府古詩的研究，也是一生的工作；戲曲的研究，只其中『崑劇』的一部分，也已足夠消磨了一生，皮黃戲的研究，也是至少要消耗了半生去低頭工作，並忙碌的出入於劇場之間的。

專門的研究是最難的研究，也是最有興趣的研究，研究而有了一個結束，研究而偶然發現了一個眞理，或一件別人未見到的事物與見解，其愉快是非身歷其境者不能知道的。胡適說：「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有大功績與否，研究者不能去管他，卻是研究者發明一個有力的證據，或得到一個圓滿的結論，其本身的快樂，倒眞與天文家之發現一顆恆星沒有什麼差異！

中國的文學曾因與印度的文學的接觸，而生了一個大時代；現在卻是與西方文學相接觸了，這個偉大的接觸，一定會有一個新的更偉大的時代出現的。文藝復興的預示，已隱隱的現於桃紅色天空的雲端了。

在這個將來的大時代，將來的文藝復興期中，每個努力於文藝者，都會有他的一分的供獻，都應該有他的一分的供獻。翻譯者在介紹着，詩人在吟詠着，小說家在創作着，戲曲家在寫着，在監督着演奏，而研究中國文學者，也自應努力去研究，去建造許多古所未有的專門的功績，去寫作許多古所未有的批評著作，去把向來混濁不清的文藝思想與

常識澄清了。

大時代不是一日一夜所能造成，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造成，我們有我們的一分工作，我們不能放棄了我們應做的工作！

讀毛詩序

一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總集，我們要研究漢代以前的詩歌，非研究詩經不可。雖然在詩經以外，逸詩還有不少，然而有的是後人僞作的，如白帝子、皇娥之歌；有的是斷章零句，並非完全的，如論語、左傳所引的詩句；其他完整而有意義的詩篇，至少不過二三十首。而在詩經裏，我們卻有三百零五首的完整的古代詩歌可以找到。在這三百零五首裏，有的是頌神歌，有的是民謠，有的是很好的抒情詩，差不多首首都是有研究的價值的。

凡是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古代的社會情形，乃至古代的思想，對於詩經都應視他爲一部很好的資料；而於研究中國詩歌史的人尤爲重要。所以我們可以說，我們要想研究中國漢以前的古代的詩歌，除了詩經以外，不能更找到別的更好更完備的資料了。

然而詩經的研究，卻是一件極不容易的工作。

詩經也同別的中國的重要書籍一樣，久已爲重重疊疊的註疏的瓦礫把他的眞相掩蓋住了。漢興，說詩者卽有齊魯韓三家。其後又有毛氏之學。北海相鄭玄爲毛氏作箋，毛詩遂專行於世。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後亦亡逸，僅有外傳傳於世。然毛傳雖專行，而王肅說毛詩又與鄭玄不同，其後孫毓作毛詩異同評，評毛鄭王之異同，多非鄭黨王之論，陳統又作難孫氏毛詩評以駁孫氏之說。到了唐代，韓愈對於毛詩序，又生疑義。及宋，而毛詩遂被許多人攻擊得體無完膚，歐陽修作毛詩本義，蘇轍作詩解集傳雖有懷疑之論，卻還不敢出毛詩範圍。到了鄭樵作詩辯妄，程大昌作詩論王柏作詩疑，王質作詩總聞，朱熹作詩集傳，毛詩才漸漸的失了權威。雖有周孚呂祖謙諸人的竭力擁護，而總敵不過攻擊者的聲勢。元明以來，朱熹的勢力極大，詩集傳用爲取士的標準，一切說詩的人，便都棄了毛傳，服從朱熹。到了清代，反動又起，閻若璩作毛朱詩說，毛奇齡作白鷺洲主客談詩，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陳奐作毛詩傳疏，多非難朱熹之說，要把詩經從朱熹的集傳底下，

回復到毛鄭的傳箋之舊。段玉裁寫定毛詩故訓傳，孫燾作毛詩說，且進一步而排斥鄭玄之說，要把詩經從鄭玄的毛詩箋底下，回復到毛公的毛詩故訓傳之舊。魏源作詩古微，陳喬樅作三家詩遺說考，龔橙作詩本誼，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集疏，又更進一步而不滿於毛詩，要把詩經從毛公的故訓傳底下，回復到齊魯韓三家詩之舊。此外又有姚際恆作詩經通論，崔述作讀風偶識，方玉潤作詩經原始，脫去三家及毛公鄭玄之舊說，頗表同情於朱熹，一以己意說詩；在這種紛如聚訟的註釋中，我們應該誰從呢？到底是齊魯韓三家說的詩好些呢？還是毛氏的訓傳好些呢？到底是朱熹的集傳對呢？還是毛鄭的傳箋對呢？許多人都是出主入奴，從毛者便攻朱，從三家者便攻毛。他們輾轉相非，終不能脫註疏之範圍，而所謂註疏，又差不多都是曲說附會，離詩經本義千里以外的，

我以前初讀詩經時，用的是朱熹的集傳，後來又讀毛詩正義，又看詩經傳說彙纂。最近才看關於三家詩的著作。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諸家異說的紛紜，與傳疏的曲解巧說。當讀毛鄭的傳箋的詩經時，覺得他們的曲說附會，愈讀而愈茫然，不知詩意之何在，再把

朱熹的詩集傳翻出來看，解說雖異，而其曲說附會，讀之不懂，解之不通的地方也同傳箋差不多。試舉一例，鵲巢一詩，毛詩序說是：「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玄據之便把「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二句，解成「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我想了許久，也想不出此詩究竟與夫人之德有何關係。又把詩集傳翻出來看，朱熹的解說，卻更不易捉摸了，他說：「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唉！明明白白的四句，「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誰知道卻含有這許多正心，修身，齊家，以至被后妃之化，有專靜純一之德的大道理在裏邊呢？像這種的解釋，幾乎在任何種的詩經注釋裏都可遇到，如照他們的注釋去讀詩經，則詩經眞是一部含義最深奧，最不容易懂的古書了。

雖然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幾部書，能毅自抒見解，不爲傳襲的傳疏學說所範圍，然而究竟還有所蔽。詩經的本來面目，在他們那裏也不能找得到。

我們要研究詩經，便非先使這一切壓蓋在詩經上面的重重疊疊的註疏的瓦礫，爬掃開來，而另起爐竈不可。

這種傳襲的詩經註疏如不爬掃乾淨，詩經的眞相便永不能顯露。

二

在這種重重疊疊壓蓋在詩經上面的註疏的瓦礫裏，毛詩序算是一堆最沈重，最難掃除，而又必須最先掃除的瓦礫。

雖然齊魯韓三家所說的詩不比毛詩序，所說的更好些，雖然近來很有些人極力表章三家詩，用以排斥毛詩序，然而三家詩的勢力究竟不大。當劉向劉歆作七略的時候，許多人卽已不滿於他們的學說。漢書藝文志說：「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韓燕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其後毛詩專行，三家傳

漸漸逸亡，更是無人注意到他們了。自宋以後，朱熹王應麟以至龔橙皮錫瑞雖多採用他們的話，而其效力止在於攻擊毛詩，對於一般讀詩的人影響仍然絕少。且他們的話，已搜集得的，也很零星錯落，不易得到頭緒。因此，我們可以暫緩對他們下攻擊令。

朱熹的詩集傳，雖然也是一堆很沈重，很不容易掃除，而又必須掃除的瓦礫，然而在他的許多壞處裏，最大的壞處，便是因襲毛詩序的地方太多。許多人都公認朱熹是一個攻擊毛詩序最力的，而且是第一個敢把毛詩序從詩經裏分別出來的人；而在實際上，除了朱熹認國風的「風」字應作「風謠」解，認鄭風是淫詩，與詩序大相違背外，其餘的許多見解，仍然都是被詩序所範圍，而不能脫身跳出，所以我們要攻擊詩集傳，仍然須先攻擊毛詩序。

其餘一般詩經的註家，都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他們大概都是擁護或反對毛詩序的。我們如把他們辯論的中心毛詩序打翻，他們便都可默然息爭了。

所以我們現在動手爬除壓蓋在詩經上面的注疏瓦礫時，應該最先下手的便是毛

詩序。而毛詩序除了對於詩經的影響以外，對於一般文學上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如鄘柏舟一詩，詩序以爲是「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而以後「柏舟」二字便成了形容節婦的成語了。又如召南小星一詩，詩序以爲是：「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而以後「小星」二字便成了「妾」的代用字了，又如美刺之義，自詩序始作俑後，文學作品裏便多印上了這個墨痕。白居易作新樂府五十篇，每篇有自序，而其序便是摹倣詩序做的。如七德舞之爲「美撥亂，陳王業也。」西涼使之爲「刺封疆之臣也。」蠻子朝之爲「刺將驕而相備位也。」新豐折臂翁之爲「戒邊功也。」太行路之爲「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此種詩序，由作詩的人自己做出來，還不要緊，如果是後人代做的則其附會穿鑿之處，眞要令人歎息不已，試舉一個很可笑的例：

蘇東坡的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定。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本是一首很美麗的詞，被張惠言選入

他的詞選裏便引了鮦陽居士的話，把他逐句解釋起來說，「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這種解釋，眞是不可思議，即使起東坡於九原，叫他自己去注解，我想也決不會注解成這個樣子。而他們因受詩序的影響太深，便不知不覺的帶上了藍眼鏡，把一切文藝品的顏色也都看成藍的了。這是詩序給與中國文藝界的最壞的影響之一。其他還有許多壞影響，現在也不一一列舉了，詩序如不打翻，則這種附會的文藝解釋，也是不能打翻的。

所以爲了矯正這種錯誤的文藝觀念起見，我們也不得不攻擊毛詩序。底下舉出毛詩序對於詩經的害處和他本身的矛盾與不能取信於人的地方。

三

毛詩序，最大的壞處，就在於他的附會詩意，穿鑿不通。毛詩凡三百十一篇，篇各有序，除六笙詩亡其辭，我們不能決定詩序的是非外，其餘三百五篇之序，幾乎百分之九十以

上是附會的，是與詩意相違背的。章如愚說：「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之於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爲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識者之笑！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冤罝

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況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經義考卷九十九引）

朱熹說：「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卻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歡會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

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朱子語類卷八十）

他們說的眞痛快。詩序解詩，像這種附會的地方，幾乎觸目皆是。大概做詩序的人，誤認詩經是一部諫書，誤認詩經裏許多詩，都是對帝王而發的，所以他所解說的詩意，不是美某王，便是刺某公，又誤認詩歌是貴族的專有品，所以他便把許多詩都歸爲某夫人或某公，某大夫所做；又誤認一國的風俗美惡，與王公的舉動極有關係，所以他又把許多詩都解說是受某王之化，是受某公之化。因他有了這幾個成見在心，於是一部很好的搜集古代詩歌很完備的詩經，被他一解釋便變成一部毫無意義，而艱深若盤誥的懸戒之書了。後來讀詩的人，不知擡頭看詩文，只知就序求詩意。其弊害正如朱熹所說，「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僚戾破碎，不成文理……。」（詩序辯說）

所以我們十分確信的說：詩序之說如不掃除，詩經之眞面目，便永不可得見。吳澂說

得好：「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

這就是我們要排斥詩序的最大的原因。

四

就詩序的本身而論，他的矛盾之處，也儘足以使他的立足點站得不穩。

假使我們退一百步而承認詩序所說的美刺之義是不錯的，我們竟用了他的美刺之義去讀詩，然而結果卻更不幸，我們反而加載了許多懷疑之點在心上。因爲我們發現詩序之所美所刺，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譬如有兩篇同樣意思，甚至於詞句也很相似的詩，在周南裏是美，在鄭風裏卻會變成是刺。或是有兩篇同在衞風或小雅裏的同樣的詩，歸之武公或宣王則爲美，歸之幽王厲王則爲刺。而我們讀這些詩的本文時卻決不見他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試舉幾個實例。

這裏是兩首祭祀的歌

篇名	詩文	詩序
小雅楚茨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
大雅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

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我們試讀這兩首歌，誰能找出他們的異點來？楚茨的辭意很雍容堂皇，鳧鷖的辭意，也是如此，毫無不同之處。而因楚茨不幸是在小雅裏，更不幸而被作詩序的人硬派作幽王時的詩，於是遂被說成：「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焉」了。至於鳧鷖則因他是在大雅裏，於是詩序便美之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我不知楚茨的詩裏，有那一句是說「祭祀不饗」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與「爾酒既清，爾殽既馨」有什麼不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與「福祿來成」「福祿來爲」又有什麼分別？爲什麼楚茨便是刺，鳧鷖便是美呢？這種矛盾之處，眞令人索解無從。

這裏又有三首詩，這三首都是很好的情詩，

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陳風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陳風澤陂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我們試先讀這三首詩的本文；我們立刻便知道關雎是寫男子思慕女子，至於「寤寐求之，」「輾轉反側」的；月出是寫男子（?）在月下徘徊，見明月之光，而思念所愛之人，以至於「舒窈糾兮，勞心悄兮」的；澤陂所寫的更是悲慘，他思念所愛的人，至於「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轉輾伏枕」了。試再讀詩序：他所說的眞是可驚。原來關雎是美「后妃

之德」的，是「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的月出卻是「刺好色」是說：「在位不好德而必美色焉」；的澤陂卻是「刺時，」是「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的。我眞不懂：爲什麼同樣的三首情詩，意思也完全相同的，而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卻相差歧得如此之遠？我眞不懂：爲什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二句，在周南關雎之詩裏便有這許多好的寓意，同樣的「寤寐無爲，輾轉伏枕」二句，在陳風澤陂之詩裏，便變成什麼「刺時，」什麼「靈公君臣淫於國……」等等的壞意思呢？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了！

還有很可笑的下面有八首字句很相同的詩，

召南草蟲	王風采葛	鄭風風雨	秦風晨風	小雅菁菁者莪	小雅裳裳者華	小雅都人士	小雅隰桑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艾兮，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山有苞櫟，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詩序	詩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采葛，懼讒也。	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忘我實多！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是以有譽處兮。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我心不說！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這八首詩的意思也差不多都是很相同的。草蟲是描寫未見君子與既見君子時的心理的。采葛、晨風與都人士都是描寫不見君子時想望之情的。風雨、菁菁者莪與裳裳者華都是描寫既見君子時愉快之感的。無論誰在這幾首詩裏都可以很明白的看出他們都是包括同樣的情意的，至少也可以說他們的情意決不至相差很遠。而不料詩序於草

蟲詩中的「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數句，則釋之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於晨風詩中，與「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同樣語氣乃至文字的「未見君子，憂心如醉」二句，則釋之爲「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於菁菁者莪詩中「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則釋之爲「樂育材也；」於裳裳者華與隰桑二詩，與上面那二句語氣乃至文字都相同的「我覯之子，我心寫兮」與「旣見君子，其樂如何」則俱釋之爲「棄賢者之類」「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爲什麼辭意與文字都相同的詩句，美刺之義，乃如此不同呢？尤可笑的是：采葛之「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絲毫無譏間諷明之意，而序卻釋之曰，「懼讒也。」都人士之「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諸語，不過是形容所不見之人之辭，爲「我不見兮，我心不說」作襯託，而詩序卻注重於彼，以此詩爲「周人刺衣服無常。」風雨一書，明明白白的說，「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而詩序卻故意轉了好幾個大灣，把他釋成：「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這眞是從那裏說起！難道做詩序是運詩文也不看一看，便閉了眼睛去瞎做的麽？我想了半天，也想

不出他的道理來，後來一看召南、鄭風、幽王、秦風等字，才豁然大悟，原來做詩序的人果然是不細看詩文的，果然是隨意亂說的，他因爲草蟲是在召南裏，所以便以爲是美，風雨是在鄭風裏，所以不得不硬派他一個刺，隰桑、裳裳者華因爲已派定是幽王時詩，所以便也不得不以他爲刺詩。其他如關雎之爲美；月出、澤陂之爲刺，也是如此；關雎幸而在周南，遂被附會成「后妃之德也；」月出、澤陂不幸在陳風，遂不得不被說成刺好色，刺淫亂了。這種美刺眞是矛盾到極點了。

詩序的精神在美刺。而不料他的美刺，卻是如此的無標準，如此的互相矛盾，如此的不顧詩文，隨意亂說！

他的立足點已根本搖動了。

五

在這個地方，我知道一定有人要出來反駁我。他們一定以爲詩意本來是深邃不易知的。詩序由來已久，其所說必有所據。安知草蟲與隰桑之本義，不是如詩序所說的一樣

呢？豈能以生於千載後的人的臆想，來決斷千載前的事？

這個駁問，可以分兩層來回答：

第一，所謂「詩意深邃不易知」的話，閻百詩（若璩）在他的毛朱詩說裏，也曾以之爲迴護詩序攻擊朱熹的武器，他說：「朱慶餘作閨意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曰：『洞房昨夜停花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此卽掩其題，可知是以生平就正於人之作。竇梁賓以才藻見賞盧東美，盧東美及第，爲喜詩曰：『曉妝初罷眼初瞤，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此若掩其姓名，有不以爲婦喜夫登第之作乎？詩有難辨如此，吾欲誦以質晦翁。」

這一層最容易回答，我以爲古人作詩，詞旨俱極明白，決無故爲艱深之理。我們看唐以前的詩便可以知道詩經裏的詩，文辭俱極樸質，更不會包括什麼啞謎在裏面。現在之三百篇所以成艱深，乃詩序之曲說附會有以致之。詩文固極明瞭，固不艱深也。閻百詩所舉的朱慶餘，竇梁賓的詩，分明是詩序的影響，豈可反據之以證詩序？此正如白居易的新

樂府都是自己作序，他也言美言刺；但是誰都知道這完全是摹倣詩序而做的；決不能反據之以證「詩序是詩人自爲之」的無稽之言。

第二，所謂「詩序由來已久，其說必有所據」的話，古來也已有許多人曾以之爲迴護詩序，攻擊反對派的武器。葉適說：「詩序隨文發明，或紀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時考之，以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若盡去本序，自爲之說，失詩意愈遠矣。」黄震說：「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難事矣。」范處義也引了許多詩序與左傳及其他古書相合之處，以爲：「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爲夫子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

我以爲他們的話，也都很容易回答。詩序是解釋詩經的，我們自當以詩文爲主，不能據序以誤詩。詩序如與詩意相合，我們便當遵他；如大背詩意，則不問其古不古，不問其作者之爲孔子抑他人，皆非排斥不可。何況詩序之決非古呢？且詩經本甚明白，廢序而說詩，

較據序以言詩且更明瞭。（參看上面駁詩序的話）所以葉適、黃震的話，是沒有什麼理由的。

何以說詩序之決非古呢？

詩序作者之爲何人，自漢迄宋，已衆論紛紜，莫衷一是。沈重據詩譜以爲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後漢書又以詩序爲衛宏作。隋志則以爲詩序是子夏所作，其後毛公，衛敬仲又加潤色。王安石則以爲是詩人所自製。程頤則又以爲詩大序是孔子作，小序是國史作。王得臣亦以爲詩序非孔子不能做，孔子只做頭一句，其下爲毛公發明之。蘇轍也只取詩序的首句，以爲是孔氏之舊。在這許多議論中，王安石與程頤王得臣的主張最爲無據。他們所謂詩人自作，所謂孔子作，國史作，都是逞臆亂說，毫不足信，我們可以不用去管他們。其比較的有根據的，共有二說：（一）是子夏作，（二）是衛宏作，（三）是子夏毛公衛宏合作。第三說只是隋志折衷衆說而來的，本不大可靠。第一說則韓愈與成伯瑜都已懷疑他。大概鄭玄他們所以主張詩序是子夏作的原故，不外借重子夏以堅詩

序的信仰而已。——關於這一層韓愈也已說過——子夏敍詩之說，經傳並無明文。論語上曾記子夏與孔子論詩之語，孔子雖許其知詩，但並不曾說到敍詩，決不能便以此爲子夏敍詩的根據。如必欲以此爲據，則明豐坊僞作之子夏詩傳，其可靠不也同詩序一樣麼？

魏源的詩古微曾證明魯詩，韓詩之源，與相傳的毛詩傳授之源是相同的。然而毛詩序之釋詩，與魯韓俱不相同。如漢廣韓以爲「悅人也，」毛詩序則以爲是「德廣漢也。」邶柏舟，魯以爲是「衞宣夫人作，」毛則以爲是「言仁而不遇也。」詩序而果出子夏或孔門，決不會與他們相差得如此之遠。且「設若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返出於趙也？序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鄭樵說) 是知指詩序爲子夏作者，實亦無據之談，與詩人所自作及孔子或國史所作之說，同樣的靠不住。最可靠者還是第三說。因爲後漢書儒林傳裏明明白白的說：「衞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范蔚宗離衞敬仲未遠，所說想不至無據，且即使說詩序不是衞宏作，而其作者也決不會有毛公衞宏以前，有幾個證據可以幫忙這個主張的成立。

第一，我們知道詩序是決非出於秦以前的。鄭樵說：「據六亡詩，明言有其義而亡其辭，何得是秦以前人語，裳裳者華，『古之仕者世祿，』則知非三代之語，」

第二，我們知道詩序是決非出於毛公作故訓傳以前的。詩序之出，如在毛公以前，則毛公之傳，不應不釋序。尤可怪的是序與傳往往有絕不相合之處。如靜女，序以爲是刺時，是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傳中並無此意，所釋者反都爲美辭。又如東方之日，序以爲是刺衰，是言「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而傳中也絕無此意。且釋東方之日爲「人君晦盛，無不照察也。」釋姝爲「初婚之貌」與序意正相違背，如以序之出爲在毛公前，或以序爲毛公所作，或潤色，都不應與傳相歧如此之遠。所以我們知道詩序決是出於毛公之後。

第三，我們知道詩序之出，是在左傳國語諸書流行以後的。爲毛詩序辯護的，都以爲其與史相證，事實明白，決非後人之作，而不知其所舉事實，乃皆鈔襲諸書，強合經文，絕無根據。范處義以爲詩序與春秋相合，可以證其爲聖人之作，而不知十月之交一詩，詩序以

爲刺幽王，卽鄭玄也已懷疑他，以爲當作厲王。其他之不足信，都與此相類。凡詩序與左傳諸書相合的地方，正是詩序從他們那裏剽竊得來的證據。鄭樵說：「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唯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列傳，不見所說，故二風無指也。」如詩序出在諸書以前，則不應諸書所言者，序亦言之。諸書所不言者序卽缺之。

第四，我們且可以證明，詩序是出於劉歆以後的。鄭樵說：「劉歆三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誤衞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受命之說，不見他書。作詩序者如不生於劉歆之後，便無從引用此說。

第五，還有一層，我們也可以引之爲詩序後出之證。葉夢得說：「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有了以上的幾個證據，我們便可以很決斷的判定詩序是後漢的產物，是非古的。漢人傳經，其說本靠不住；一方面抱殘守缺死守師說，而不肯看看經文，一方面又希望立於

學官，堅學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託，多方引證，以明自己的淵源有自。而因此，經文乃大受其禍了。詩序之亂詩，其情形正有類於此。惟漢儒才能作如此穿鑿附會之詩序。詩序如非漢人作，我敢斷定他絕對不會這樣亂說。

至此，詩序由來已久，其說有據之論，已不攻自破。

六

把上面所說的話總結起來說，便是：

毛詩序是沒有根據的，是後漢的人雜採經傳，以附會詩文的；與明豐坊之僞作子貢詩傳，以己意釋詩是一樣的。

詩序的釋詩是沒有一首可通的，他的美刺，又是自相矛盾的。

但他的影響卻極大，所以我們爲了要把詩經從層層壘壘的注疏的瓦礫堆裏取出來，作一番新的研究，第一必要的，便是去推倒毛詩序。

豐坊的子貢詩傳，說詩的人都知道是他自己僞作的，誰也不相信他；獨對於衛宏僞

託子夏的詩序，卻自漢以來，沒有人敢完全擺脫了他，即攻擊詩序極力的人也不敢毅然的說他完全無據。爲什麼因爲他出於後漢便相信他，出於明便不相信呢？這和知笑退走百步的兵士而不知鄙夷退走五十步的兵士有什麼分別呢？

昔梅賾僞作古文尚書欺世者且千年，自閻百詩之古文尚書疏證出，梅賾的僞書才完全失其威權。詩序之亂詩其禍且甚於僞書。我希望在最近的時候，能穀也有人出來從這種工作，把詩序詳細的攻駁一下，把他從詩經裏永遠逐出。

除去這個毫無根據的僞託的，自相矛盾的，最爲詩經之害的詩序，是可以絲毫不必遲疑的。我這篇文章意思極爲淺近，且多前人已經說過的話，只可算是這種掃除運動裏的小小的清道夫的先鋒而已。

本文裏第四節所引的幾首詩的三個比較表，都是我的朋友顧頡剛先生製的，他允許我先在此處引用他們，這是我所最爲感謝的。

論北劇的楔子

一

北劇的組織，以一劇四折，卽四幕，爲定則，亦間有五折者，如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大報仇，朱有燉的李亞仙花酒曲江池，與黑旋風仗義疏財等皆是，然不多見。㊀四折或五折之外，更有所謂「楔子」者，或置於四折或五折之首，或置於四折或五折之間。在元人百種曲中，有「楔子」者凡六十九種，無「楔子」者凡三十一種，卽有「楔子」之劇本，佔全數三分之二以上。又王實甫的西廂五劇，㊁亦每劇皆有一「楔子」。在雜劇十段錦中，有「楔子」者凡五種，無「楔子」者亦爲五種。卽有「楔子」之劇本佔全數二分之一。此可見北劇作者之應用「楔子」於他們的劇本中，乃最常見的一個現象——雖然牠並不是每劇所必須具有的組織之一部份。

到了明代中葉，作者之使用「楔子」者乃漸見減少，且竟至於漸見消滅。在盛明雜劇初集的三十種劇本中，有「楔子」的劇本，乃僅有團花鳳、花舫緣、春波影、男王后四種，即僅佔全數的十五分之二。然到了此時，北劇的一切嚴格的規律，原已早爲許多作家所忽視，所破壞；「楔子」當然也跟了許多別的東西而同在淘汰之列，同成爲過去的遺物了。

「楔子」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呢？牠與正則的「折」有什麼樣的區別呢？在什麼一個情形之下纔應用到「楔子」呢？

這些問題，乃是本文所要逐一答覆的。一般北劇研究者對於北劇「楔子」的性質與使用，似乎始終是很含混的；沒有過確切的界說，沒有過明白的分析。我們乃不得不撇開從前的一切的含混的解釋，到現存的許多北劇中，直接的尋找出「楔子」的眞實面目來。

二

「楔」音屑。爾雅：楔，棖也。門兩旁木柱。引伸此義，則「楔」有位置在前之義。西廂箋疑：墊卓小木謂之楔，木器筍鬆而以木砧之，亦謂之楔。吳音讀如撒。引伸此二義，則「楔」有支撐他物及連接他物之意。「楔子」的最初取名之故，或用第一義，取其位置在劇首之意，或用第二義，取其能支撐各「折」之意，或用第三義，取其能連接各「折」之意，或兼採此三義，或兼採三義中之任何二義，或竟至於另有他義，我們已無從知道，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即：

第一，「楔子」是全劇中的一部份，其內容與性質和一個「折」無大區別。

第二，「楔子」卻又不竟是一個「折」，他們的功用有幾點不同的地方。

第三，「楔子」的位置並不固定，或在劇首，或在「折」間。然其性質與結搆則無兩樣。

第四，「楔子」的使用有一定的幾個規律。

這四點將在下面詳細論到。假定我們已完全明瞭了上舉的四點，則我們必知：「楔

子」並不是「位置在前」之意，因有許多「楔子，」其位置不在「前」而在「折」間的；也不是「支撐他物」或「連接他物」之意，因「楔子」的本身卽是全劇的一部份，和其餘的「折」是打成一片，凝結成一塊，如一粒圓潤的珠，如一方晶瑩的玉，不能折分，不可離解的，當然無所謂「連接」或「支撐」的意思。有許多「名詞，」經了長久的使用之後，其原意往往模糊不可追究，卽其原義已爲後人所忘記，或最初取名時並不曾仔細的精確的考慮過而隨意亂用。如必要一一的將他們的「字原」追究出，研究出，不惟是不可能的，卽勉強去搜尋找抓，得有一點結果，而其結果也多半是牽強的，附會的。所以我們在此研究北劇的「楔子，」不如放過了這一種徒勞無功的「字原」的探求，而直接進到「楔子」的本身去考察出牠的性質來之爲愈。

三

現在要討論第一點。我們在此，要再三的說明：楔子是全劇情節中的一部分，其在全劇中的地位與「折」是毫無兩樣的；牠與「折」是鍛鍊成一片了的，不能分開了的；換

一句話，牠的本身便是一「折，」除了幾點不同之外。在一點上，誤會的人最多。如果我們明白了這一點，那末一切的誤解便都可掃除了。

第一個誤解：是將北劇的「楔子」與南戲的「楔子」相混。此二者名雖同而實大異。南戲的「楔子」或謂之「家門始終，」或謂之「副末開場；」其位置必在全劇之首；其情節與全劇之組織無關；非全劇的一部份，而爲全劇的提綱或撮要，（即全劇可離開「楔子」而獨立的。）其登場人物，則亦爲一個與劇情全無關係的「副末，」他的責任，在於首先登場，將全劇的大概情節，對聽衆略述一遍。北劇的楔子，則全無此種性質，故二者決不能相㈢混。此種分別，是凡讀過幾本北劇和南戲的人都會明白的，我可以不必詳說。

第二個誤解：是將北劇的「楔子」與小說的「楔子」相混。鹽谷溫引辭源：「小說之引端曰『楔子，』以物出物之義，謂以此事楔出彼事也。見金聖歎小說評」㈣數語來解釋北劇的楔子，此實大錯；不僅未明白北劇楔子的性質，亦且未明白小說楔子的內容。

按小說的「楔子」或謂之「致語」或謂之「得勝頭迴」其位置必在小說的開端，或小說每章的開端；其性質不惟與北劇的楔子不同，亦且與南戲的楔子有異。周亮工書影卷一：

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

然水滸傳的「楔子」雖已不傳，我們在短篇小說集的殘本京本通俗小說，醒世恆言以及最流行的今古奇觀裏，尙可見到不少這種小說的「楔子，」而在這些「楔子」裏，我們更可以充分的看出小說的楔子的性質與內容。牠不是正文的一部份；牠的內容與正文無關；牠又不是正文的提綱或撮要。牠大部是正文外自成篇章的一段小故事，或一段談話；此種故事或談話；其內容或與正文類似，或與本文恰是反面，或與本文一無關係，止不過漫然牽涉，以引其端。完全是「以此事楔出彼事」的一種方法，完全是「說書人」的一種故弄波瀾的技倆。當然這種「楔子」與北劇之原爲全劇的一部份的楔子

完全不同了。

第三個誤解是西廂箋疑說：「元曲本止四折，其有餘情難入四折者，另爲楔子。」我們在這裏要注意「餘情難入四折者」這幾個字。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北劇的「楔子」與劇中的「折」是打成一片，凝結成一塊，分折不開的；牠在本文中，其地位與正則的「折」是並無差別的，其所敍述的情節，其所包含的內容，不僅不是餘情有時且爲全劇的關鍵，全劇的頂點，全劇的主腦，至少也是全劇中不可缺少的一段情事。試舉數例：楊顯之的鄭孔目風雪酷寒亭，其楔子敍的是：鄭孔目救了殺人犯宋彬，同時，又娶了告從良之妓女蕭娥；作者在這裏已安置好下面蕭娥陷害鄭孔目與宋彬解救他的因由；換句話，這個「楔子」便是全劇的關鍵。王仲文的救孝子賢母不認屍，其楔子敍的是：楊母之長媳欲因母家無人伴送楊母，乃命她次子謝祖伴送她去，且命他送至半途即回，她與他分別後，卻遇見了賽盧醫逼她同逃，且將她的衣服脫下穿在他的因難產而死的妻身上。作者在這裏，又已將全劇的要點都佈置下了。

此種例子，舉不勝舉，總括一句話，卽楔子並非四折外或難入四折之餘情。我們如果仔細的研究北劇的楔子，而詳察其內容及其與諸「折」的關係，我們便可知北劇作者之使用楔子，決不是漫然的下一着冗棋，落一個閒子的，更不是將難入四折之餘情收拾了來，便使之成爲一個「楔子」的。楔子之要慘淡經營苦心結構，決不下於正則的「折」的；用不到楔子的地方，決不能漫用，要用到「楔子」的地方決不能不用，有時一個楔子不彀用時，便不能不用兩個。楔子裏的東西不能歸併於「四折」或「五折」之內；更不能將牠擴大而成爲一折。總之，北劇之有「楔子」，乃是北劇本身結構上很重要的一個技術；留心北劇作家使用楔子的妥切與否，便足以見其技巧的精劣。

四

底下論及第二點，卽「楔子」與「折」的差別。嚴格的講起來，「折」與「楔子」在實質上並沒有多大差別的；這二者之間，決無蕲若鴻溝的界線；其最大的差別，則大抵在形式上而不存實質上。

第一，「楔子」裏所用的曲，止一二小令，不用長套，而「折」裏的曲，則非用長套不可。「折」裏的長套，通常用的是仙呂點絳脣正宮端正好黃鐘醉花陰商調集賢賓，越調鬭鵪鶉，雙調新水令之類，每套多者十餘曲，少者亦六七曲。「楔子」所用的一二小令，則大都爲：

仙呂賞花時
仙呂端正好
仙呂憶王孫
越調金蕉葉
正宮普天樂
後庭花帶過柳葉兒

之類。但仙呂憶王孫以下數種，不過偶一見之，其在「楔子」中最常使用者則爲仙呂賞花時，仙呂端正好二曲，而仙呂賞花時用得尤多，試舉元人百種曲爲例；百種曲中，有楔子

的劇本凡六十九種，其中有三種具有兩個「楔子」的，故實際上，共有「楔子」七十二個。在這七十二個楔子中，所用的小令名目可列爲左表：

用仙呂賞花時者……五三
用仙呂端正好者……一七
用仙呂憶王孫者……一
用越調金蕉葉者……一
共七十二

此外，西廂五劇，雜劇十段錦，盛明雜劇諸書中的有楔子的劇本，也都用的是仙呂賞花時，仙呂端正好二曲；只有兩個例外，一個是十段錦中的關雲長義勇辭金，其楔子裏的曲，用的是後庭花帶過柳葉兒，再一個是盛明雜劇中的團花鳳，其楔子裏的曲，用的是普天樂。更有一個例外之例外，是西廂五劇中的第二劇崔鶯鶯夜聽琴，其楔子竟用正宮端正好套數全套。這實是一個例外。

除了崔鶯鶯夜聽琴的一個「例外」之外，其他各種正則的「楔子」所用零曲的

數目至多不出三個，而以用一個者爲最多；用兩個者次之；用三個者最少。如用兩個三個的零曲，則其第二曲，第三曲必爲前曲的么篇，卽同腔，並不另換一個曲調。其式可分爲三種：

第一式　賞花時或端正好等本曲

第二式　賞花時等本曲　么

第三式　賞花時等本曲　么　么

第三式用者絕少，僅在十段錦中蘭紅葉訴良烟花夢一劇的第一楔子中一見之而已，其「曲」則別名爲「三轉賞花時」

這乃是「楔子」與「折」的最顯著的一個差別，是我們一見便分辨得出的差別。由此，又引出第二個「折」與「楔子」的差別來。原來北劇構成的元素爲「曲」「白」，「科」三種；曲由主角抒唱，是抒情的；「白」則爲「對話」，「科」則表示動作。「曲」雖有時亦作爲問或答之用，然十之九皆是抒唱主角情緒的。因此，在「折」裏，因曲是一

個長套，便可用來充分的抒寫主角的情緒的；在「楔子」裏，因所唱的曲㊂止是一二小令，故唱者便未能十分的抒敍他的情緒。換一句話，在「楔子」裏，主角唱的人只唱一二小令，不必充分發揮他的情緒；在「折」裏，則主唱的人所唱者爲一個長套，有盡量傾洩他的緊張或激昂的心緒的可能。

「折」與「楔子」更有第三個差別。「折」裏的唱者，嚴格的祇限於「主唱角」之正末或者正旦㊄，有時主唱角以外的角，色亦在折，中亦唱一二零曲㊅，然此種零曲，卻並不算在套數之內。在「楔子」裏，則唱曲者不限於「主唱角」之正末或正旦，別的角色，如副末及別的角色，亦可在「楔子」裏主唱。此種主唱角，可以別名之爲「臨時主唱角」。

在元人百種曲的七十二「楔子」中，以「臨時主唱角」唱曲者，共有八個，卽佔十分之一以上。臨時主唱角以沖末爲最多，此外則爲末，淨，還有一個不注明用何角色扮演的張飛。茲列表如下：

劇名	劇中主唱角	臨時主唱角
竇娥冤	正旦（竇娥）	沖末（竇天章）
曲江池	正旦（李亞仙）	末（鄭元和）
竹葉舟	正末（呂洞賓）	沖末（陳季卿）
趙氏孤兒	正末（韓厥，公孫杵臼，程勃）	沖末（趙朔）
隔江鬬智	正旦（孫安小姐）	張飛*
謝金吾	正旦（佘太君，皇姑）	淨（王欽）
抱妝盒	正末（陳琳）	沖末（殿頭官）
陳州糶米	正末（包拯）	沖末（范仲淹）

*未注明何角所扮

五

現在論第三點。北劇的「楔子，」其位置初無定則，或在折間；或在劇首；大抵以在劇

首者爲最多。在折間之楔子，則其位置更可分數種，或在第一折與第二折間，或在第二折與第三折間，或在第三折與第四折間，更有在第四折與第五折間者。今將元人百種曲中七十二楔子的位置，列舉於下：

（甲）在劇首者凡五十二：漢宮秋　謝天香　金線池　竇娥冤　蝴蝶夢　魯齋郎　梧桐雨　誶范叔　忍字記　看錢奴　冤家債主　燕青博魚　老生兒　生金閣　度柳翠　柳毅傳書　單鞭奪槊　曲江池　瀟湘雨　酷寒亭　趙氏孤兒　竹塢聽琴　魔合羅　薛仁貴　*羅李郎　灰闌記　范張雞黍　傷梅香　王粲登樓　倩女離魂　留鞋記　揚州夢　東堂老　殺狗勸夫　還牢末　城南柳　兒女團圓　*馬陵道　凍蘇秦　謝金吾　*抱妝盒　盆兒鬼　陳州糶米　合同文字　硃砂擔　爭報恩　鴛鴦被　梧桐葉　碧桃花　來生債　桃花女(?)

（乙）在折間者凡二十：

（一）在第一折與第二折者凡十二：青衫淚　薦福碑　黃粱夢　黑旋風

玉壺春　救孝子　勘頭巾　*羅李郎　對玉梳　*馬陵道　神奴兒　百花亭

（二）在第二折與第三折間者凡六：　岳陽樓　張天師　鐵拐李　誤入桃源　漁樵記　*抱妝盒

（三）在第三折與第四折間者凡二　伍員吹簫　隔江鬭智

*羅李郎，抱妝盒，馬陵道，三種各有兩個楔子，一在劇首，一在折間。

在雜劇十段錦中，則黑旋風仗義疏財一種，其楔子在第四折與第五折間，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一種，其兩個楔子，皆在劇首，此乃不常見之例子。其他趙貞姬死後團圓一種，其楔子則在劇首，蘭紅葉訴良烟花夢一種，則有兩個楔子，一在劇首一在第一折與第二折間，關雲長義勇辭金一種，其楔子在第三折與第四折間。又盛明雜劇中的四個楔子則皆在劇首。

據此，可知北劇作家對於楔子的使用是很自由的，幾乎全劇中無論什麼地方都可

以安置一個楔子，只要他認定這個地方有安置一個「楔子」的必要。同時，一劇中還可以安置兩個楔子，而這兩個楔子的位置也是可以隨作家的意思而佈置的、或 在折間，一在劇首；或兩個皆在劇首。

我們複看上表一遍，更可以知道楔子位置之無一定的所在，在北劇的最早期便已是如此的了。如馬致遠，其漢宮秋之楔子，則在劇首；其青衫泪及薦福牌之楔子則在第一折與第二折間；其岳陽樓則在第二折與第三折間。關漢卿的諸劇，其楔子皆在劇首。吳昌齡的張天師，其楔子則在第二折與第三折間；高文秀的誶范叔，其楔子則在劇首，其黑旋風的楔子，則在第一折與第二折間。

至於在劇首與在折間的楔子，雖然其位置不同，其性質卻一點也沒有兩樣；同是全劇的一部份；同是全劇中主唱角不必盡量抒唱其情緒的一部份；同是止以一二小令或零曲所構成；同時可用臨時主唱角來代替了主唱角而歌唱着的。總之，楔子的性質與內容只是一個樣子，至於其位置之如何，則全由作家之自由安置，無論安置在全劇中之何

處皆不足以影響或變更其性質與內容。

六

最後，要說到在什麽一個情形之下，纔使用到楔子呢？北劇作家之使用「楔子」都是很謹愼的，很費經營的。經了一番的考察之後，更知「楔子」之使用，似有幾個一定的規律；雖然這種規律並不曾明文規定，一般北劇作家卻很少違背了他們。這些規律，換一句話便是使用楔子的幾個必要的條件。除了這種條件或情形之下，楔子是不能浪用的。

這些使用楔子的規律，卽必要使用楔子的情形，可歸納爲左列的五種：

第一，全劇的情節須一一暗伏於前，全劇的人物也須大多數出現於這個時候，這些「前事」頭緒煩多，卻又都未達到需要充分抒寫的地位。在這個情形之下，便不得不用到楔子。這樣使用着的楔子，其位置大都在劇首；使用到這樣的一個楔子的劇本，其性質多半屬於「因果系」「英雄報恩系」或「包公系」。鄭廷玉的崔府君斷寃家債主，其楔子敍的是張善友家在夜間被竊賊趙廷玉盜去五個銀子；第二天，有一個和尚來寄存十

個銀子，卻爲張妻所吞沒。善判陰府事的崔子玉見到了他們夫妻，便知他們有失財得財的事。在這裏，已伏下下文竊賊和尙各投生張家爲子，竊賊善居積，以償所盜之財，和尙喜浪費，以報「吞沒」之冤，以及崔府君斷明了寃家債主的一切事。又，同一作家的布袋和尙忍字記，其楔子敍的是：劉均佐原爲上天貪狼星下凡。如來怕他迷了本性，便命彌陀去引度他。同時，又敍他收留下一個乞兒劉均佑與他結拜爲兄弟的事。這些事都是暗伏下文的。又，李壽卿的月明和尙度柳翠，其楔子敍的是柳翠降生之故，以及月明和尙奉命去引度她，她爲亡父追薦諸事。這些也都是暗伏下文的以上幾個都是「因果系」的好例。李致遠的都孔目風雨還牢末，其楔子敍的是：宋江要招安史進，劉唐二人，命李逵下山去辦這事；他因殺傷人命被捕，賴李孔目救了他。同時，劉唐因違限遭杖，又恨李孔目不肯救全他。在這裏，已將下文李逵救護李孔目，劉唐卻下手陷害他，最後，他們數人又同救了他的一切事埋伏下。這是「英雄報恩系」的好例。無名氏的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其楔子敍的是：劉天瑞因荒年別兄天祥，帶了一家三口，到外郡去趕熟；因家私未分，乃立合同文

字，各執一紙，以親家李社長爲證。在這裏，已將下文天祥妻吞賴合同文字，李社長幫助劉子去控告她，以及包公智賺合同文字的一切事伏下。這是「包公系」的好例。

第二，劇中正角，卽主唱角未出場，或雖出場而地位不顯重要者，在這時不得不用到「臨時主唱角，」卽不得不用到「楔子。」關漢卿的感天動地竇娥寃，其楔子敍的是竇天章向蔡婆借錢，上京應舉，而將他女兒端雲送給她做兒媳婦。這時竇娥雖已出場，其地位卻極不重要，故這時的正角非她而爲竇天章。又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大報仇，其楔子敍的是：屠岸賈殺了趙氏全家，趙朔妻有孕在身。他在臨死時叮囑她善撫孤兒，預備將來報仇。在這時，劇中的主唱角韓厥，公孫杵臼及程勃（卽趙氏孤兒）俱未出場，故這時的主唱角便落在沖末扮的趙朔的身上。又范子安的陳季卿誤上竹葉舟，其楔子敍的是陳季卿因功名未就，貧困無以自存，乃寄居於一個相識的僧寺中。在這時，正角呂洞賓尙未出場，故臨時主唱角便落在陳季卿身上。又無名氏的兩軍師隔江鬬智，其楔子敍的是：劉備與孫安小姐因諸葛孔明的智計，得回荊州。周瑜知道了，連忙領兵追趕。孔明卻請孫小姐

先行進城，使張飛坐在孫小姐的轎中。周瑜跪在轎前稟說，不料轎中坐的卻是張飛，於是他乃一氣而倒。在這時，主唱角孫安小姐雖出場，而其地位極不重要，故張飛便成了臨時主唱角。其他在上文關於臨時主唱角的一個表中所列的諸劇，其情形皆係如此。

第三，全劇的最前一部份情事雖不曾伏下文；同時，正角又已登場，且其地位又是主要的；然而在這時，他或她卻未至情緒緊張的時候；如將這一部份情事，鋪張成爲一「折」用一個「長套」來抒寫他或她這種未到緊張之境的情緒，則反覺無可抒寫。楔子的一二零曲，在這時恰得其用。故「楔子」用在這個情形之下者最多。姑舉數例。關漢卿的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其楔子敍的是魯齋郎在許州搶了銀匠李四的妻。李四追到鄭州，要去控告他。忽犯急心疼病倒在街上，都孔目張珪經過那裏，擡他回家，救活了他，並勸他立刻回家，不要惹事。在這時主唱角張珪的境地，尙是一個旁觀者其情緒尙未到激昂之候，故止抒唱一二零曲便已足夠了。又同一作家的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在楔子裏敍的是：王老和王母共生了三子，皆以讀書爲業，祇是家計貧寒；王大，王仁皆奮志求名，王三卻是一個

愚魯無識的人。這時，所敍的是家庭瑣事，主唱角王母並沒有可抒唱一個長套的緊張的情緒，故也止抒唱一二零曲便已足夠了。又白仁甫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其楔子敍的是：安祿山喪師當斬，明皇卻赦了他的罪，給與貴妃爲兒，後宮大開洗兒會。後因楊國忠之勸，乃出他爲漁陽節度使。這裏所敍的並不是本劇的主題，主唱角唐明皇在這時也毫無抒唱一個長套的必要與可能，故也止抒唱一二零曲便已足夠了。

第四，劇中有一段事，自成一個局面或段落，或與前後事是平行的敍述，同等的地位，不能歸併到上一「折」或下一「折」裏去的；同時，這一段事如果鋪張成了一「折」，卻又嫌其情調與上折或下折的情調重複，主唱角所欲抒唱的情緒，不是已在上折裏充分發揮過，便是要儲蓄在下一折裏盡量發揮一下。因此在這時，使用到其有一二零曲的楔子，恰是「使得其時」「使得其當」。例如馬致遠的呂洞賓三醉岳陽樓，其楔子敍的是：呂洞賓第二次去度郭馬兒，與了他一口劍，叫他殺了媳婦出家去。在上二折裏，主唱角呂洞賓已盡量抒唱過出家的好處，仙國的快樂，以及種種勸說他的話了，在這時，當然不必

再複述一遍了。又同一作家的半夜雷轟薦福碑，其楔子敍的是：張鎬久困未遇，便帶了范仲淹給他的三封信，先到洛陽，將第一封信投給黃員外。不料黃員外在當夜便得了暴病而亡。在這時，張鎬本可充分的抒唱他的不遇之感與對自己連遭阨運的悲歎，然而作者卻要將這段動人的抒訴，留在下折裏寫出，使牠的力量更偉大些，故在這裏反止要用一二零曲匆匆的提過便夠了。黃德祥的楊氏女殺狗勸夫，其楔子敍的是：孫大與兄弟孫二不和，把他趕出外面居住。一天，孫大生日，孫二來拜壽，卻無端的受了他哥哥的一頓打。在這時，孫二原也可以充分的抒唱他的不幸與憤慨了，然而在下面的第一折敍的卻是：第二天是清明節，孫大帶了妻和朋友去上墳，孫二也去了，卻又無端的被他哥哥打了一頓，這一段和上面一段事全相彷彿，故作者既不能使這兩段事都盡量抒寫，以自陷於重複，便寧着重於後一段事而將前一段輕輕的用一二個零曲放過去。

第五，若劇中情節突生了轉變，或由愉樂而突變為悲戚，或由歡會而突變為別離，或由流離顛沛而突變為得志者，則也常用楔子來敍這個「轉變」。例如馬致遠的江州司

馬青衫淚，其楔子敍的是：白樂天與行廳行首裴興奴，正相伴歡洽，他卻被貶爲江州司馬，不得不突離了他的熱戀着的情人而去。王子一的劉晨阮肇誤入桃源，其楔子敍的是：劉阮二人，在桃源洞住了一年之後，卻起了思歸之心，於是仙女們便不得已而送他們下山。賈仲名的荊楚臣重對玉梳記，其楔子敍的是：荊楚臣與上廳行首顧玉英同居了數年，卻因功名事重，不得不別她而上京應舉去。這幾個例子都是敍寫離別之頃的情事的；他們在上面既已極寫歡愉之情，在後面又要極寫別離之苦，故在別離之頃，反而無可抒寫，不得不用一楔子以了之。

在這個地方，我可以順便舉出一件很有趣的事來。有許多北劇，雖不在劇情轉變之點，也常用楔子來敍寫「別離」的事，彷彿「楔子」與「別離」常若相關聯着似的。例如無名氏的朱太守風雪漁樵記，硃砂擔滴水浮漚記，龐涓夜走馬陵道，＊凍蘇秦衣錦還鄉，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以及鄭德輝的醉思鄉王粲登樓，宮大用的死生交范張雞黍的楔子，無不如此。此外，尚有不少例子，也不必盡舉了。

*指馬陵道中第一個楔子而言。

寫由流離顛沛而突變爲得志的「轉變點」的楔子，其例卻很少。馬致遠諸人合作的邯鄲道省悟黃粱夢，其楔子敍的是呂岩不聽鍾離之勸去求仙，卻要享受人間富貴，於是鍾離乃使他大睡一覺，使他由一個貧寒的書生，一變而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手掌兵權，取高大尉之女，生二子。李壽卿的說鱄諸伍員吹簫，其楔子敍的是：伍子胥借到十萬兵馬，一戰入郢，捉住費無忌，發平王之墳而鞭其屍。這些都是好例。他們之所以在這個地方使用楔子也不是沒有充足的理由：所敍原非本劇之主要點，此其一；頭緒紛煩，如詳敍則非一二折所能寫盡，此其二；故不如僅以一楔子將這些事草草敍了之爲當。

附言：本文匆匆寫成，且在這裏找參考書極難；有一部份應行加入的材料因此也只好暫缺了。本文止能算是一種「初稿」。一切不完備的地方都待以後再修正或重寫。

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寫於倫敦。

注：

(1)在北劇的一切規則，已被明代作家所破壞之後，卽在北劇在實際上已不大流行於劇場裏的時候，其組織每不以四折或五折爲限：間有多至五六齣者，間有僅止一折者。

(2)西廂記本爲五個劇本。每劇各有四折和一個「楔子」，明人所刊的西廂記往往將五劇合併爲一本，將五個四折併爲二十齣（或四卷或五卷或二卷）於是西廂五劇的眞相乃不復爲一般未見古本的人所知。

(3)明汪道昆的高唐夢，五湖遊，遠山戲，洛水悲四劇，在劇首用「副末開場」全仿「南戲」與北劇的「楔子」不同（此四劇見盛明雜劇初集。）

(4)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二一三頁。

(5)主唱角的正旦，正末大都獨唱到底，雖然有時正旦或正末在一劇裏可以改扮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物（例如：趙氏孤兒，正末在第一折扮韓厥，第二第三折扮公孫杵臼第四第五折扮程勃。）

(6)例如：在連環計中旦兒唱雙調折桂令一曲（全劇本爲正末主唱者。）

林琴南先生

一

林琴南先生以翻譯家及古文家著名於中國的近三四十年的文壇上。當歐洲大戰初停止時，中國的知識階級得了一種新的覺悟，對於中國傳統的道德及文學都下了總攻擊；林琴南那時在北京，盡力爲舊的禮教及文學辯護，十分不滿意於這個新的運動。於是許多的學者都以他爲舊的傳統的一方面的代表，無論在他的道德見解方面，他的古文方面，以及他的翻譯方面，都指出他的許多錯誤，想在根本上推倒他的守舊的道德的，及文學的見解。這時以後的林琴南，在一般的青年看來，似乎他的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已完全動搖了。然而他的主張是一個問題；他的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又另是一個問題；因他的一時的守舊的主張，便完全推倒了他的在文壇上的地位，便完全埋沒了他的數

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似乎是不很公允的。

現在，這位中國的老文學家已於今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的寓所裏逝世了。「死」原是一片很奇異的黑屏障，他固能使親者把他們的最接近的人疎淡了，同時卻也能使仇者把他們的敵人看得更淸楚些、更公允些。常常的，當一個敵人攻擊他們的對方時，對方的什麼好處他們都看不見，他們所見的只有對方的壞處和罪惡，但當「死神」來了，把對方帶了去時，他們卻開始平心靜氣的認識了對方的好處和偉大了。所以，林琴南先生逝世，便是使我們始去公允的認識他、評論他的一個機會。現在，他的頑固的言論已不能再使我們聽見了，我們所有的是他的三十餘年的努力的成績。「蓋棺論定，」我們現在可以公正的評判他了。

二

我們要論林琴南，不能不先知道些他的生平。他名紓，別署冷紅生。爲福建省之閩縣人，生於公元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即淸文宗咸豐二年），卒時得年七十三。他自己說：「家

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冷紅生傳，見畏廬文集）這是實在的，他性質之剛強善怒，差不多稍親近他的人都知道的。有許多人，頗因此與他疎離。但他雖時時怒責別的人，常使受者難堪，而當他們有危急，有需求時，他卻不惜奔走營求以救其困難。他的熱情，不僅於此可見。差不多他終生都在這熱情的生活中度過；在他的文集中及他的翻譯作品的序上，都可以見到他的異常熱烈的言論。如他在不如歸的序上說的：『余譯竟，若不勝有寃抑之情，而欲附此一伸，以質之海內君子者。……果當時因大敗之後，收其敗餘之殘卒，加以豢養，俾爲新卒之導，又廣設水師將弁學校，以教育英雋之士，水師卽未成軍，而後來之秀，固人人可爲水師將弁者也。須知不經敗衄，亦不知軍中所以致敗之道。知其所以致敗而更革之，仍可自立於不敗……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爲叫旦之鷄，冀我同胞警醒，恆於小說序中，攄其胸臆，』由他的許多文字上，可以知道他是一個非常熱烈的愛國者。他的熱情直至於七十的高齡還不稍衰。他之攻擊新思潮新文學也是出之於他的這種熱情。

他又是一個很清介的人。自他在公元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卽光緒壬午）得了舉人之

後，便棄絕了制舉之業，專力於古文。初在北京各學堂如京師大學堂，閩學堂等處教書。後來偶然譯了一部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得了無數人的讚頌。他對於譯書的興趣因之大增。此後便繼續的譯了不少歐洲各國的作品——以英法爲最多——出來。他的後來的生活，即以譯書售稿爲供給。他不懂得任何的外國語，他的譯書，乃由一個懂得原文的譯者，口譯給他聽，他便依據了口譯者的話寫成了中文。他寫得非常的快；他自己說，他每天工作四小時，每小時可譯千五百言，往往口譯者尚未說完，他的譯文已寫完畢。他的譯文謬誤，常所不免。他自己說：『急就之章，難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投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錯，均出不知』（西利亞郡主別傳序）（此書譯本於公元一九〇八年出版）他不懂原文，這是他最喫虧的地方；大約他譯文的大部分的錯誤，都要歸咎到口譯者的身上。他的晚年的生活，除了譯書之外，並靠賣畫爲生。有人說，他的畫較他的古文爲好。他當七十歲的高齡時，還是一天站立在畫桌前六七個小時，不停不息的作畫。他實是一個最勞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後輩，顯

貴者極多，但他卻絕不去做什麼不勞而獲的事或去取什麼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錢。在這一點上，他實在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學者。這種人現在是極不容易見到的。

三

他自己做的作品很多，小說有金陵秋，官場新現形記，冤海靈光，劫外曇花，劍腥錄，京華碧血錄等，筆記有技擊餘聞，畏廬瑣記，畏廬漫錄，傳奇有天妃廟傳奇，合浦珠傳奇及蜀鵑啼傳奇，詩歌有閩中新樂府，畏廬詩存等二種，此外尚有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等三種。

他自作的小說實不能追蹤於他所譯的大仲馬，史各德，及狄更司諸人之後；他的小說每喜取一實在的故事，而以一二個幻造的人物的愛情與遭遇爲全書的脈絡，而此種脈絡又不能聯集於全書之中。如他的金陵秋，本敍辛亥革命的故事，卻以王仲英，胡秋光爲主人翁，以他的二人的戀愛爲全書的脈絡。他的官場新現形記則所敍的是袁世凱稱帝前後的時事及國會議員的事，卻又以王癯仙及鄭素素爲主人翁，以他們二人的戀愛

爲書的脈絡。劫外曇花也是如此。（但所敍的是吳三桂事。）京華碧血錄也是如此。他的主人翁差不多與書中所敍的故事無大關係，他的目的好像是敍當時的革命及稱帝等故事，同時又好像是敍主人翁的戀愛故事。我們讀之殊不能尋出他們的頂點與中心思想之所在。他所描寫的主人翁，也都是幻造的，經過林琴南他自己的理想化了的，絕不似一個生人。如官場新現形記中的王耀仙，本是一個儒生，卻又能飛鏢，以及點穴之法，世間決難有此種人。所以他的自作小說實不能算是成功。我們或者可以稱這一類的小說爲「長篇的筆記」因爲他們極類他的筆記，而絕無他所譯的狄更司諸人的小說的氣分。至於他的筆記，則完全是舊的筆記，如聊齋誌異之流的後繼者，我們可以不必去注意他們。

但他的小說雖不能認爲成功之作，卻有兩點值得使我們讚頌：第一，中國的「章回小說」的傳統的體裁，實從他而始打破——雖然現在還有人在做這種小說，然其勢力已大衰——呆板的什麼「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等回目，以

及什麼「話說」「卻說」什麼「且聽下回分解」等等的格式在他的小說裏已絕迹不見了。第二，中國小說敍述時事而能有價值的極少；我們所見的這一類的書大都充滿了假造的事實，祇有林琴南的京華碧血錄，金陵秋，及官場新現形記等敍庚子拳變和京華命及袁氏稱帝之事較翔實；而京華碧血錄尤足供給講近代史者的資料（此外很有人稱讚此書）。



他的傳奇也很可以使我們注意。所謂「傳奇」向來都是敍戀愛的，敍「悲歡離合」之刻板式的故事的——只有極少數是例外——林琴南的傳奇則完全不是敍述這些事的；他的蜀鵑啼傳奇敍杭州拳亂時吳德瀟殉難的事，他的天妃廟傳奇敍謝讓遣戍的事，他的合浦珠傳奇敍陳伯濂推產還原主的事。舊的傳奇，必不能無「旦」，第一齣必敍「生，」第二齣必敍「旦，」他的三種傳奇則絕未一見旦角；舊的傳奇必有四十齣或五十齣，他的傳奇則至多不過二十齣，少則只有十齣；他可算是一個能大膽的打破傳統的規律的人。

我們讀蜀鵑啼傳奇，頗可窺見「拳亂」的一斑：

(丑)「下官蔻藻夷，虁府人也。以先人百戰東南，得有五等之爵。下官依階平進，得爲巡道。昨奉省中大帥急檄，云是奉旨，將所有教士教民一槪斬首。我卻膽小，不敢舉動，已請西安縣吳德繡前來商量辦法。來，你傳西安縣吳老爺到此，吾有交派。(貼)曉得。下面聽者，大人有話。傳西安吳令入見。(外)(冠服上)西安縣知縣吳德繡進謁大人。(丑)請坐。(外)謝坐。大人有何分付？(丑)本日得省中嚴札，云已奉旨將郡中教士教民一起殲滅，以清亂萌。(外大駭介)大人，這是那裏說起！

「(北罵玉郎帶上小樓)他多大工夫敢滅除，全胡鬧，恣跳踉。只有包頭赤布日焚香，扇妖氛，觀者如牆。(卑職早有所聞。長夜喊人燒香潑水，聲音慘厲，如鬼師之叫魂，而百姓唯唯。)聽師兄主張，聽師兄主張，瞧着他畫籙符，燬了洋房，(只可憐無故街坊，與洋樓左近者付之焚如。)寄妻兒何方？寄妻兒何方？那個憫窮黎究狀！那個說團民混帳！好江山誤了端剛，好江山誤了端剛。居然看皇塗荐沮，顚倒朝章。這賊心腸，僉邪放，肆意狂猖。(恨卑職手無權力，把這)鐵布衫，紅燈照，一一掛頭顱市上。」——第八齣，抗檄。

這時的林琴南先生，思想是傾向於新派的，所以他對於反抗拳匪的有識者表示十二分的同情。他敍暴民殺死吳德繡後的一段對話：

「(淨)奸細已死，我們可焚燒教堂，殺盡教士。(丑)大家須仔細，不要累我。(衆)自有朝廷擔此大任，我輩

且行吾事。」

直把當時暴民及昏愚的官吏的心理描寫得淋漓盡致。

在他的閩中新樂府裏，也可以看出林先生的新黨的傾向。閩中新樂府共五十首，都是他在清光緒中葉——戊戌變法之前——所作的，那時他還住在福州，日與友輩談新政，於是作了這許多首詩，以表示他的見解。現在抄錄數則於下：

村先生　譏蒙養失也

村先生，貌足恭，訓蒙大學兼中庸。古人小學進大學，先生躐等追先覺。古人登高必先卑，先生躐等追先知。童子讀書尙結舌，便將大義九經說。誰爲魚躍孰鳶飛，且請先生與式微。不求入門驟入室，先生學聖工程疾。村童讀書三四年，乳臭滿口談聖賢。偶然請之書牛券，卻尋不出上下論，書讀三年券不成，毋咒先生父成怨。我意啓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說明豁。論月須辨無嫦娥，論鬼須辨無閻羅。勿令腐氣入頭腦，知識先開方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從容易入聖賢道。今日國仇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兒童讀之湧沾襟。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與辟雍，強國之基在蒙養。兒童智慧須開爽，方能凌駕歐人上。

興女學　美盛舉也

興女學，興女學，羣賢海上眞先覺。華人輕女患識字，家常但責油鹽事。夾幕重簾院落深，長年禁錮昏神智。神智

胥來足又纏，生男卻望全先天。父氣母氣本齊一，母苟蠢頑種氣失。胎教之言人不知，兒成無怪爲書癡。陶母歐母世何有，千秋一二掛人口。果立女學相觀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學成卽勿與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西官以才領右職，輿甕多出夫人力。不似吾華愛牝雞，內人柔製成貪墨。華人數金便從師，師困常無在館時。丈夫豈能課幼子，母心靜細疏條理，父母恩齊教亦齊，成材容易駸駸起。母明大義念國仇，朝暮語兒懷心頭。兒成便蓄報國志，四萬萬人同作氣。女學之興係匪輕，興亞之事當其成。興女學，興女學，羣賢海上眞先覺。

破藍衫　歎腐也

破藍衫，一着不可脫，腐根在內誰能拔。案上高頭大講章，盧題手法仁在堂。子史百家在雜學，先生墨卷稱先覺。腐字腐句呼清眞，熟字連篇不厭陳。中間能鍊雙搓句，卽是清才迥出塵。試南省，捷秋闈，綸閣下文章靜，事業今從小楷來。一點一畫須剪裁，五言詩句六行摺。轉眼旋登御史臺，論邊事，尋摭敷定春秋義。邊事淒涼無一言，別裁僞體先文字。吁嗟乎，堂堂中國士如林，犬馬寧無報國心。一篇制藝束雙手，敵來相顧齊低首。我思此際心胥衰，如何能使蒙翳開。須知人才得科第，豈關科第求人才。君不見曾左胡，嶽嶽人間大丈夫。救時良策在通變，豈拖文章長守株。

在康有爲未上書之前，他卻能有這種見解，可算是當時的一個先進的維新黨。但後來，他的思想卻停滯了——也許還有些向舊的方向倒流回去的傾勢。到了最近四五年

間，他反成了一個守舊黨的領袖了。這大約與他的環境很有關係，戊戌之前。他是常與當時的新派的友人同在一起，所以思想上不知不覺的受了他們的熏染；後來。清庭亡了，共和以來，人民也不能有自由的幸福，於是他便憤慨無已，漸漸的變成了頑固的守舊者了。這樣的人實不僅林先生一個。有好些人都是與他走同樣的路的。

他的古文自稱是堅守桐城派的義法的。但桐城派的古文，本來不見得高明；我們現在不必再去論他。

總說一句，林琴南先生自己的作品，實不能使他在中國近代文壇上站得住一個很穩固的地位；他的重要乃在他的翻譯的工作而不在他的作品。

下面略論他的翻譯。

四

林琴南先生的翻譯，據我所知道的，自他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起，至最近的翻譯止，成書的共有一百五十六種；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種是已經出版的，有十種則散見於第六卷

至第十一卷的小說月報而未有單刻本，尚有十四種則爲原稿，還存於商務印書館未付印。也許他的翻譯不止於此，但這個數目卻是我在現在所能搜找得到的了。在這一百五十六種的翻譯中，最多者爲英國作家的作品，共得九十三種，其次爲法國，共得二十五種，再次爲美國，共得十九種，再次爲俄國，共得六種，此外則希臘，挪威，比利時，瑞士，西班牙，日本諸國各得一二種。尚有不明註何國及何人所作者，共五種。這些翻譯大多數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只有利俾瑟戰血餘腥記及滑鐵盧戰血餘腥記二書由文明書局出版，青鐵及石麟移月記（此二書俱爲不註明何國何人所作者。）由中華書局出版而已；至於黑奴籲天錄一書，則不知何處出版。

就這些作品的原作者而論，則較著名者有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地孚(Defoe)，斐魯丁(Fielding)，史委夫特 (Swift)，卻而司·蘭(Charles Lamb)，史蒂文生 (L. Stevenson)，狄更司 (Charles Dickens)，史各德 (Scott)，哈葛德 (Haggard)，科南·道爾(Conan Doyle)，安東尼·賀迫 (Anthony Hope)（以上爲英；）華盛頓·

歐文(Washington Irving)，史拖活夫人(Mdm Stowe)(以上爲美)；預勾(V. Hugo)(以大仲馬(Alexander Dumas)，小仲馬(Alexander Dumas, fil)，巴魯薩(Balzac)(以上爲法)以及伊索(Æsop)(希臘)，易卜生(Ibsen)(挪威)，威司(Wyss)(瑞士)，西萬提司(Cervantes)(西班牙)托爾斯泰(L. Tolstoy)(俄)，德富健次郎(日本)等。在這些作家中，其作品被林先生譯得最多者爲哈葛德，共有迦茵小傳，鬼山狼俠傳，紅礁畫槳錄，煙火馬等二十種；其次爲科南·道爾，共有歇洛克奇案開場，電影樓臺，蛇女士傳，黑太子南征錄等七種；再次爲托爾斯泰小仲馬及狄更司，——托爾斯泰有六種，爲現身說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人鬼關頭(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恨縷情絲(Krentzer Sonata and the Family Happiness)羅剎因果錄，社會聲影錄(Russian Proprietor)(以上三種爲短篇小說集)及情幻；小仲馬有五種，爲巴黎茶花女遺事(Le Dame aux Camélias)，鸚鵡緣，香鉤情眼(Antorine)，血華鴛鴦枕，伊羅埋心記；狄更司有五種，爲賊史(Oliver Twist)，冰雪因緣(Dombey and Son)，滑稽外史

(Nicholas Nickleby)，孝女耐兒傳 (Old Curiosity Shop)，塊肉餘生述 (David Copperfield)；再次爲莎士比亞，史各德，華盛頓・歐文，大仲馬——莎士比亞有四種，爲凱徹遺事(Julius Caesar)，雷差得紀(Richard II)，亨利第四紀(Henry IV)，亨利第六遺事(Henry VI)；史各德有三種，爲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十字軍英雄記(The Talisman)，劍底鴛鴦 (The Betrothed)；華盛頓・歐文有三種，爲拊掌錄 (Sketch Book)，旅行述異(Tale of Travellers)，大食故宮餘載 (Alhambra)；大仲馬有二種，爲玉樓花劫(Le Chevatier De Maison-Rogue)，蟹蓮郡主傳 (Contess de Charney)；其他諸作家俱僅有一種——伊索爲他的寓言，易卜生爲梅孽 (Ghosts)，威司爲鶴巢記 (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西萬提司爲魔俠傳 (Don Quixote)，地孚爲魯濱孫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斐魯丁爲洞冥記，史委夫特爲海外軒渠錄 (Gulliver's Travels)，史蒂芬生爲新天方夜譚 (New Arabian Nights)，卻爾斯・蘭爲吟邊燕語 (Tales from Shakespeare)，安東尼・賀迫爲西奴林娜小傳，史拖活夫人爲黑奴籲天

錄(Uncle Tom's Cabin)，預勾爲雙雄義死錄(Ninety-three)，巴魯薩爲哀吹錄（短篇小說集）德富健次郎爲不如歸。這些作品除了科南·道爾與哈葛德二人的之外，其他都是很重要的，不朽的名著。此外，大約是不會再有什麽很著名的作家與重要的作品列於他的「譯品表」之內了。

我們見了這個統計之後，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謝林琴南先生，因爲他介紹了這許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給我們，但一方面卻不免可惜他的勞力之大半歸於虛耗，因爲在他所譯的一百五十六種的作品中，僅有這六七十種是著名的，（其中尙雜有哈葛德及科南·道爾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說二十七種，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種中，重要的作品尙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書卻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譯的。這大概不能十分歸咎於林先生，因爲他是不懂得任何外國文字的，選擇原本之權全操於與他合作的口譯者之身上，如果口譯者是具有較好的文學常識呢，他所選擇的書便爲較重要的，如果口譯者沒有什麽知識呢，他所選擇的書便爲第二三流的毫無價値的書了。林先生嗅了他

們的虧不淺，他的一大半的寶貴的勞力是被他們所虛耗了。這實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只有魏易及王慶通是他的較好的合作者。）在林譯的小說中，不僅是無價值的作家的作品，大批的混雜於中，且有兒童用的故事讀本如詩人解頤語及秋鐙譚屑之類；此二書本爲張伯司 (Chambers) 及包魯溫 (Baldwin) 所編的讀本，何以可算作什麼『筆記』呢！

還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爲他的口譯者所誤的：小說與戲劇，性質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卻把許多的極好的劇本，譯成了小說——添進了許多敍事，刪減了許多對話，簡直變成與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書了。如莎士比亞的劇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紀，亨利第六，凱徹遺事以及易卜生的羣鬼（梅孽）都是被他譯得變成了另外一部書了——原文的美與風格及重要的對話完全消滅不見，這簡直是步武卻爾斯·蘭在做莎氏樂府本事，又何必寫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亞」及「原著者易卜生」呢？林先生大約是不大明白小說與戲曲的分別的——中國的舊文人本都不會分別小說與戲曲，如小說考證一書，名爲

小說，卻包羅了無數的傳奇在內——但是口譯者何以不告訴他呢？

這兩個大錯誤，大約都是由於那一二位的口譯者不讀「文學史」及沒有文學的常識所致的，他們僅知道以譯「閒書」的態度去譯文學作品，於是文學種類的同不同，不去管他，作者及作品之確有不朽的價值與否，足以介紹與否，他們也不去管他；他們只知道隨意取得了一本書，讀了一下，覺得「此書情節很好」，於是便拿起來口說了一遍給林先生聽，於是林先生便寫了下來了。他之所以會虛耗了三分之二的功力去譯無價值的作品，且會把戲劇譯成了小說者，完全是這個原因。

林先生的翻譯，還有一點不見得好，便是任意刪節原文。如法國預勾的「九十三」(Ninety-three)，林先生譯之爲雙雄義死錄，拿原文來一對，不知減少了多少。我們很驚異，爲什麼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譯成了中文卻變了一本薄薄的了？——中國的以前的譯者多喜刪節原文，如某君所譯之托爾斯泰的復活（改名心獄）不及原文三四分之一，魏易所譯之狄更司的二城記(Tale of Two Cities)也只有原文三分之一。——這是什

麼緣故呢？我想，其過恐怕還在口譯者的身上；如九十三，大約是口譯者不見全文，誤取了書坊改編供兒童用的删節本來譯給林先生聽了。至於說是林先生故意删節，則恐無此事。好在林先生這種的翻譯還不多。至於其他各種譯文之一二文句的删節，以及小錯處則隨處皆是，不能一一舉出。倘有如把易卜生的國籍挪威改爲德國之類，亦係口譯者之過而非林先生之誤。

總之，林先生的翻譯，殊受口譯者之牽累。如果他得了幾個好的合作者，則他的翻譯的成績，恐怕決不止於現在之所得的，錯誤也必可減少許多。林先生自己說：『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卽有訛錯，均出不知。』這是如何悲痛的一句話呀！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統計林先生的翻譯，其可以稱得較完美者已有四十餘種。在中國，恐怕譯了四十餘種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現在還不曾有過一個人呀。所以我們對於林先生這種勞苦的工作是應該十二分的感謝的。

在那些可以稱得較完美的四十餘種翻譯中，如西萬提司的魔俠傳，狄更司的賊史，

孝女耐兒傳等，史格德之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譯本。沈雁冰先生曾對我說，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除了幾個小錯處外，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譯文中的人物也描寫得與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樣，並無什麼變更。又如孝女耐兒傳中的一段：

胖婦家向主婦之母曰：「蜜昔司幾尼溫，胡不出其神通，爲女公子吐氣？」此蜜昔司圭而迫者，即蜜斯幾尼溫也。「以夫人高年，胡以不知女公子之楚況？問心何以自聊！」幾尼溫曰：「吾女之父，生時苟露愠色者，吾即」語至此，手中方執一巨蝦，斷其身首，若示人以重罰其夫，即作如是觀耳。胖婦點首知旨，贊曰：「夫人殊與我同趣。我當其境，亦復如是。」幾尼溫曰：「尊夫美善，可以毋濫其刑。夫人佳運，乃適如吾，吾夫亦美善人也。」胖婦曰：「但有其才，即溫溫無試，亦奚不可。」幾尼溫乃顧其女曰：「貝測，余屢詔汝，宜出其勇力，幾於長跽乞哀，汝乃不吾聽，何也？」蜜昔司圭而迫聞言微哂，搖其首不答。衆人咸愠蜜昔司之柔懦，乃同聲奮呼曰：「蜜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輩之言置若罔聞。且吾輩以忠良相質，弗聽即爲愎諫。君即自甘受虐，亦宜爲女伴衞其垣壁，以滋後悔。」語後，於是爭舉刀叉，攻取麵包，牛油，海蝦，生菜之屬，猛如攻城，且食且言曰：「吾氣塡胸臆，幾於不能下咽。」

像這種文調，在中國可算是創見。我們雖然不能把他的譯文與原文一個字一個字的對

讀而覺得一字不差然而，如果一口氣讀了原文，再去讀譯文，則作者情調卻可覺得絲毫未易；且有時連最難表達於譯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譯文中也能表達出；有時，他對於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樣的譯出。這種地方，我們讀上引的一段譯文中頗可看出。

中國數年之前的大部分譯者，都不甚信實，尤其是所謂上海的翻譯家；他們翻譯一部作品，連作者的姓名都不註出，有時且任意改換原文中的人名地名，而變爲他們所自著的；有的人雖然知道註明作者，然其刪改原文之處，實較林先生大膽萬倍。林先生處在這種風氣之中，卻毫不沾染他們的惡習；即譯一極無名的作品，也要把作家之名列出，且對於書中的人名地名也絕不改動一音。這種忠實的譯者，是當時極不易尋見的。

離開他的翻譯的本身價值不講，林先生的翻譯工作在當時也有很大的影響與功績。這可以分幾方面來說：

第一，中國人的關於世界的常識，向來極爲淺窄：古時以中國卽爲「天下」者無論，

卽後來與歐美通商之後，對於他們的國民性及社會組織也十分的不明瞭。他們對於歐美的人似乎以異樣的眼光去看，不是鄙之爲野蠻的「夷狄」便是崇之爲高超的人種。對於他們的社會內部的情形也是如此，總以爲「他們」與「我們」是什麼都不相同的，「中」與「西」之間，是有一道深溝相隔的。到了林先生辛勤的繼續的介紹了一百五十餘部的歐美小說進來，於是一部分的知識階級，才知道「他們」原與「我們」是同樣的人，他們的社會也與我們的不十分歧異；同時，並瞭然的明白了他們的家庭的情形，他們的社會的內部情形，以及他們的國民性。且明白了「中」與「西」原不是兩個絕然相異的名詞。這是林先生大功績與影響之一。

第二，中國人自屢次爲歐美人所戰敗後，對於他們的武器以及物質的文明，起了莫大的欽慕心，於是全國都汲汲的欲設立兵工廠，造船廠，欲建築鐵路，欲研究「聲光」理化之學；他們以爲中國的道德、文學及政治是高出於一切的，不過只有這些物質的文明不如「西人」而已。這時的呼聲是：「西學爲用，中學爲體。」到了後來，大家看出中國的

舊的政治組織的根本壞處了，於是又響慕歐美的立憲政治與共和政治。他們那時以爲中國的政治組織之腐敗，之不如歐美，是無可諱言的，於是或大呼『君主立憲』或大呼『革命共和』。然而大多數的知識階級，在這個時候，還以爲中國的不及人處，不過是腐敗的政治組織而已，至於中國人的文學卻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麗的，決沒有什麼西洋的作品，可以及得我們的太史公，李白，杜甫的；到了林先生介紹了不少的西洋文學作品進來，且以爲史各德的文字不下於太史公，於是大家才知道歐美亦有所謂文學，亦有所謂可與我國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這也是林先生的功績與影響之一。

第三，中國文人，對於小說向來是以「小道」目之的，對於小說作者，也向來是看不起的；所以許多有盛名的作家絕不肯動手去做什麼小說；所有做小說的人也都寫着假名，不欲以眞姓名示讀者。林先生則完全打破了這個傳統的見解。他以一個「古文家」動手去譯歐洲的小說，且稱他們的小說家爲可以與太史公比肩，這確是很勇敢的很大膽的舉動。自他之後，中國文人，才有以小說家自命的；自他之後才開始了翻譯世界的文

學作品的風氣。中國近二十年譯作小說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說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與影響的。周作人先生在他的翻譯集「點滴」序上說：「我從前翻譯小說，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響。」其實不僅周先生以及其他翻譯小說的人，即創作小說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響的。小說的舊體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歐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華盛頓・歐文，大仲馬，小仲馬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爲中國人所認識。這可說，是林先生的最大功績。

所以不管我們對於林先生的翻譯如何的不滿意，而林先生的這些功績卻是我們所永不能忘記的，編述中國近代文學史者對於林先生也決不能不有一段的紀載。

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梁任公先生

一

「梁先生在文壇上活動了三十餘年，從不曾有一天間斷過。他所親炙的弟子當然不在少數；而由他而始「粗識文字，」粗知世界大勢以及一般學問上的常識的人，當然更是不少。」梁先生今年還只五十六歲，正是壯年的時代；有的人因爲他在文壇上活動的時候很久，便以爲他已是一位屬於過去時代的老將了，其實他卻仍是一位活潑潑的足輕力健，緊跟着時間走的壯漢呢。不幸這位壯漢卻於今年正月十九日逝去了！這個不幸的消息。使我惆悵了許久！我們眞想不到這位壯漢會中途而永息的，我不想做什麼應時的文字，然而對於梁任公先生，我卻不能不寫幾句話——雖然寫的人一定很不少——我對於他實在印象太深了。

他在文藝上，鼓蕩了一支像生力軍似的散文作家，將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文壇打得個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種風氣，引導了一大羣的人同走。他在學問上，也有了很大的勞蹟；他的勞蹟未必由於深湛的研究，卻是因爲他的將學問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聞界上也創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還是中國近代最好的，最偉大的一位新聞記者。許多的學者們，其影響都是很短促的，廖平過去了，康有爲過去了，章太炎過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響，我們則相信他尙未至十分的過去——雖然已經綿延了三十餘年。許多的學者們，文藝家們，其影響與勢力往往是狹窄的，限於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會，或某一個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響與勢力，卻是普遍的，無遠不屆的，無地不深入的，無人不受到的——雖然有人未免要諱言之。

對於與近三十年來的政治，文藝，學術界有那末深切關係，而又有那末普遍，深切的影響與勢力的梁任公先生，還不該有比較詳細的研究麼？

二

說到一位人的生平，他自己的話，當然是最可靠的。在冠於第一次出版的，卽當梁任公先生三十歲那一年出版的飲冰室文集之前，有他的一篇三十自述。在這一篇自述裏，已將他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活動時期，卽三十歲以前，辦時務報，時務學堂，公車上書，戊戌政變，刊行新民叢報，新小說的一個時期的事蹟敍述得頗爲詳細了。本文僅就之而作一番的簡節爲覆述而已。三十以後的事蹟也多半採用他自己的敍述。又他的淸代學術概論也略有敍述到他自己的地方。

梁任公先生名啓超，字卓如，別署飲冰室主人，任公是他的號。父名寶瑛，字蓮澗，母氏趙。他爲中國極南部的一個島民，卽廣東新會的熊子鄉，熊子鄉是正當西江入海之衝的一個島。他生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正是中國受外患最危急的一個時代；也正是西歐的科學，文藝以排山倒海之勢輸入中國的時代；一切舊的東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會政治的組織，自聖經舊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漸漸的崩解了，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嶄新的外來的東西。梁氏恰恰生於這一個偉大的時代，爲這一個偉大時代的主

動角之一。梁氏生四五歲時，「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頤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十五歲，母死。其時肄業於廣東省城的學海堂。學海堂是阮元在廣東時所設立的。他沈酣於乾嘉時代的「訓詁詞章」的空氣中，乃決舍帖括而有意訓詁詞章。十七歲，梁氏舉於鄉。第二年，他的父親偕他一同赴京會試。李端棻以他的妹子許字給他。下第歸，過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乃知有所謂世界。這一年的秋天，他和陳千秋同去拜謁康有爲。這是梁氏與康氏的第一次的會面，也即是使梁氏的生活與思想起了一個大變動的一次重要的會面。梁氏在三十自述裏曾有一段話提到這一次的會面情形，很足以動人：

「於是乃因通甫（即千秋）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憙。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師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牀，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第二年，康有爲開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興里的萬木草堂。康氏講述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梁氏與諸同學日劄記其講義。他自己說，他「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康氏著新學僞經考時，他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時，他從事分纂。這一年十月，梁氏入北平，與李氏結婚。第二年，他的祖父病卒。自此，學於萬木草堂中凡三年。然梁氏雖服膺康氏，卻也並不十分贊同他的主張。「治僞經考，時復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啓超亦不爲然。」（清代學術概論一百三十八頁）

甲午，梁氏年二十二，復入北平，「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自述）「而其講學最

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自珍）劉（逢祿）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啓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啓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鉅」（清代學術概論一百三十九頁）本年六月，中日戰事起，梁氏惋憤時局，時有所言，卻不見有什麽人聽信他。他因此益讀譯書，研究算學史地，明年，和議成。他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八人上書陳時局。康有爲也聯合公車三千八，上書請變法。梁氏亦從其後奔走。這一次可以說是梁氏第一次的政治運動。七月，北平創立強學會，梁氏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強學會被封。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以書招梁氏南下。他便住在上海，專任時務報的撰述之役。他的報館生活實開始於此時。著變法通議，以淹貫流暢，若有電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的達出當時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暢言的政論。這一篇文字的影響，當然是極大。像那樣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筆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辯驚人的嶄新的文筆，在當時文壇上，耳目實爲之一新。丁酉十月，陳寶箴，江標，聘他到湖南，就時務學堂講席。這時，黃遵憲恰官湖南按察使，譚嗣同亦歸湘助鄉治。湖南人才

稱極盛。不久，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這更給他們以新的刺激。時務學堂學生僅四十八；而於這四十八中，在後來政治上有影響的卻很不少。助教唐才常爲第一次起義於漢口而不成的主動者。學生蔡鍔則爲起師雲南推覆袁氏帝制的一位最重要的主角。在那時，梁氏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及年假，學生各回故鄉，出劄記示親友。全湘大譁。反動的勢力便一時蜂起。葉德輝著翼教叢編，張之洞著勸學篇，皆係對於梁氏及康氏，譚氏諸人的言論加以掊擊的。當時的康梁，談者幾視之與「洪水猛獸」同科。

明年戊戌，梁氏年二十六。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病愈，更入北平。時康有爲方開保國會，梁氏多所贊畫奔走。四月，以徐致靖之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復生，(譚嗣同)暾谷(林旭)叔嶠，(楊銳)裴邨，(劉光第)以京卿參預新政。」(三十自述)梁氏亦在其中有所盡力。在這個時候，又遇

到一個極大的反動；康氏諸行新政者，以德宗爲護法主；舊勢力卻投到西太后那裏去。慈方怒目而視，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恰巧有一個御史，臚舉梁氏劄記批語數十條指斥清室鼓吹民權的，具摺揭參。於是，卒興大獄。譚林等六君子於八月被殺。德宗被幽禁。康有爲以英人的仗義出險。梁氏亦設法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梁氏的第一期政治生活遂告了一段落。以後便入了一個以著述爲生的時期了。他的影響也以這個第一期的著述時代或清議報，新民叢報時代爲最大。十月，與橫濱商人，創刊清議報，仍以其沛沛浩浩若有電力的熱烘烘的文字鼓蕩着，或可以說是主宰着當時的輿論界。自此，居日本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爲之一變。」蓋因東籍的介紹，對於近代古代的歐洲思想與政治，很覺得了然而對於中國的學術歷史，也突然的另感到了一種與前全異的新的研究方法。以後發表於新民叢報中的許多學術論文，皆可以說是受了東籍的感應力的產品。己亥冬，大美洲的中國維新會招他去遊歷。道過夏威夷島，因治疫故，航路不通，留居在那裏半年。庚子六月，正欲赴美，而義和團變已大起，北方紛擾不堪。梁氏便由夏威夷島復向西而歸。至日

本，聞北京失守。至上海時，又知漢口難作，唐才常等皆已被殺。他便匆匆的復由上海，過香港，至南洋，經印度，到澳洲。居澳洲半年，復回日本。自此以後便又入了著述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便是新民叢報的時代。於新民叢報外，復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於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爲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三十自述）這個時代，自壬寅（一九〇二年）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幾歷十年中間惟丙午（一九〇六）及己酉（一九〇九）二年所作絕少。其餘幾年則所寫著作極爲豐富，實可謂名副其實的大量生產者。在這個時代，他的影響與勢力最大。一方面結束了三十以前的作品，集爲飲冰室文集，一方面則更從事於新方面的努力與工作。除了少數的應時的時事評論及著開明專制論等等，力與當時的持共和論者相搏戰之外，他的這幾年來的成績，可分爲六方面：

第一方面是鼓吹宣傳「新民」之必要，欲從國民性格上加以根本的改革，以爲政治改革的入手。他知道沒有良好的國民，任何形式的政體都是空的，任何樣子的改革也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於是他便捨棄了枝枝節節的「變法論」「保皇論」而從事於「新

民叢報」的努力；所謂「新民叢報」蓋卽表示這個刊物是注重在講述「新民之道」的。他在這個報上，一開頭便著部新民說，說明：「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以後便逐漸的討論到「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治」「自由」「進步」「自尊」「合羣」「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私德」「民氣」等，很有幾點是切中了我們的古舊民族的根性病的。他如大教主似的，坐在大講座上，以獅子吼，作喚愚啓蒙的訓講。庚戌年（一九一〇）創刊國風報時，他又依樣的以說國風冠於首，說明「國風之善惡則國命之興替所攸繫也」而思以文字之力，改變幾千年來怯懦因循的國風。

第二方面是介紹西方的哲學，經濟學等等的學說；所介紹的有霍布士，斯片挪莎，盧梭，倍根，笛卡兒，達爾文，孟德斯鳩，邊沁，康德諸人。他的根據當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的

重述，節述或譯文。然因了他的文筆的流暢明達，國內大多數人之略略能彀知道倍根，笛卡兒，孟德斯鳩，盧梭諸人的學說一斑的，卻不是由於嚴復幾個翻譯原作者而是由於再三重譯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這原因有一大半是因爲梁氏文章的明白易曉，敍述又簡易無難解之處，也有一小半因爲梁氏的著作流傳的範圍極廣。我常常覺得很可怪：中國懂得歐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歐西學說的專門家都不算不少，然而除了嚴復馬建忠等寥寥可數的幾位之外，其他的人每都無聲無臭過去了，一點也沒有什麼表現；反是幾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專門學問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們，到有許許多多的成績，眞未免有點太放棄自己的責任了；林梁諸人之視他們眞是如巨人之視嬰兒了！即使林梁他們有什麼膈膜錯誤的地方，我們還忍去責備他們麼？而林梁之中，林氏的工作雖較梁氏多，梁氏的影響似乎較他爲更大。

第三方面，是運用全新的見解與方法以整理中國的舊思想與學說。這樣的見解與方法並不是梁氏所自創的，其得力處仍在日本人的著作。然梁氏得之，卻能運用自如，加

之以他的迷人的敍述力，大氣包舉的融化力，很有根柢的舊學基礎，於是他的文章便與一班僅僅以轉述或稗販外國學說以論中國事物的人大異。他的這些論學的文字，是不黏着的，不枯澀的，不艱深的；一般人都能懂得，卻並不是沒有內容；似若淺顯袒露，卻又是十分的華澤精深。他的文字的電力，即在這些論學的文章上，仍不曾消失了分毫。這一方面重要的著作是：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子墨子學說，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國文語原解，中國古代幣材考等。在其中，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作尤爲重要；在梁氏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的一部著作發見過。她是這樣簡明扼要的將中國幾千年來的學術加以敍述，估價，研究；可以說是第一部的「中國學術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於着手呢) 也可以說是第一部的將中國的學術思想有系統的整理出來的書。雖有人說她是膚淺，是轉販他人之作，然作者的魄力與雄心已是十分的可敬了。此作共分七部分，一，總論；二，胚胎時代；三，全盛時代；四，儒學統一時代；五，老學時代；六，佛學時代；七，近世之學術。梁氏在十餘年之後，更欲成中國學術史的大箸，爲深一層的探討，惜僅成一部分——

清代學術概論——而止。今梁氏亡矣，這部偉大著作是永沒有告成的希望了

第四方面，是研究政治上經濟上的各種實際的問題。在這個時候，梁氏的政論，已不僅是宣傳鼓吹自己的主張，或攻擊，推翻古舊的制度而已，這樣的時代，即著變法通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現在是要討論實際上的種種問題以供給所謂「建設時代」的參考了。所以他一方面介紹各國的實例，一方面討論本國的當面問題。在這些問題中，關於政治的，以憲法問題為中心，關於經濟的，以貨幣，國債問題為中心。這些問題，都是那個時代的舉國人民所要着眼的問題。關於前者，他著有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壬寅）外官制私議（庚戌）立憲法議（庚子）論立法權（壬寅）責任內閣釋義（辛亥）憲政淺說（庚戌）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庚戌）及各國憲法異同論（己亥）諸作。關於後者，他著有中國國債史（甲辰）中國貨幣問題（甲辰）外資輸入問題（甲辰）改鹽法議（庚戌）幣制條議（庚戌）外債平議（庚戌）諸作。

第五方面，是對於歷史著作的努力。梁氏的事業，除了政論家外，便始終是一位歷史

家。他的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研究也完全是站在歷史家的立場上的。他一方面攻擊舊式歷史的粃繆可笑，將歷來所謂「史學」上所最聚訟的問題，如「正統」如「書法」等等，皆一切推翻之，抹煞之，以爲不成問題。他以爲：所謂歷史，不是一姓史，個人史，也不僅僅是鋪敍故實的點鬼簿，地理志而已；歷史乃是活潑潑的，乃是「敍述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乃是供「今世之人，鑑之裁之，以爲經世之用也。」在這一方面，他著有新史學（壬寅）中國史敍論（辛丑）等。他又在第二方面，寫出許多的史書，史傳來，以示新的歷史，所謂「使今世之人，鑑之裁之」的歷史的模式。這一方面的著作有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壬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南海康先生傳（辛丑）李鴻章（辛丑）張博望班定遠合傳（壬寅）趙武靈王傳，袁崇煥傳（甲辰）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甲辰）鄭和傳（乙巳）管子傳（辛亥）王荆公傳，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壬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雅典小史，朝鮮亡國史略（甲辰）等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熱，有聲有色的；決不是什麼平鋪直敍的尋常史傳而已。

第六方面是，對於文學的創作。梁氏在這十年中，不僅努力於作史著論，即對於純文藝，也十分的努力。他既發刊新小說，登載時人之作品，如我佛山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的怪現狀，九命奇冤，以及蘇曼殊諸人的翻譯等等。他自己也有所作，如新中國未來記，世界末日記（此爲翻譯）十五小豪傑（此亦爲翻譯）等；又作傳奇數種，如劫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俠情記傳奇，雖皆未成，卻已傳誦一時。他的詩詞也以在這個時間所作者爲特多。又有詩話一冊，亦作於此時。他對於小說的勢力是深切的認識的，所以他在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一文中，說起：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說之支配人道，有四種力：一是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二是浸，「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三是刺，「刺也者，能入於一剎那頃，忽起

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他既明白小說的感化力如此的偉大，所以決意便於新民叢報之外復創刊新小說，然新小說刊行半年之後，梁氏的著作卻已不甚見大約他努力的方面後來又轉變了。

這十年，居日本的十年，可以說是梁氏影響與勢力最大的時代；也可以說是他最勤於發表的時代。我們看民國十四年（乙丑）出版的第四次編訂的飲冰室文集裏，這十年的作品，竟占了一半有強。

新民叢報與新小說創刊的第二年，（一九〇三）梁氏曾應美洲華僑之招，又作北美洲之遊。這一次卻不曾中途折回。他到了北美合衆國之後，隨筆記所見聞，對於「美國政治上，歷史上，社會上種種事實，時或加以論斷。」結果便成了新大陸遊記一書。

在這一個時期內，還有一件事足記的，便是從戊戌以後，他與康有爲所走的路已漸漸的分歧：然在表面上還是合作的。到了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一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後，便顯然的與康氏背道而馳了。他自己說：「啓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僞經』

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爲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啓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清代學術概論一百四十三頁）世人往往以康梁並稱，實則梁氏很早便已與康氏不能同調了。他們兩個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執着的，不肯稍變其主張，梁氏則爲一個流動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

辛亥（一九一一）十月，革命軍起於武昌，很快的便蔓延到江南各省。南京也隨武昌而被革命軍所佔領。梁氏在這個時候便由日本經奉天而復回中國。這時離他出國期已經是十四年了。因爲情勢的混沌，他曾住在大連以觀變。南北統一以後，袁世凱就臨時大總統任，以司法次長招之。梁氏卻不肯赴召。這時，國民黨與「進步黨」（民元時代名共和黨）的對待情形已成。袁氏極力的牽合進步黨，進步黨也倚袁氏以爲重。梁氏因與進步黨關係的密切，便也不得不與袁氏連合。他到了北平與袁氏會見會見的結果，卻使他由純粹的一位政論家一變而爲實際的政論家。自此以後，他便過着很不自然的政治家

生活，竟有七年之久。這七年的政治生活時代是他的生活最不安定的時代，也是他的著述力最消退，文字出產量最減少的時代。這個時代，又可分爲三期：

第一期是與袁世凱合作的時代。癸丑（一九一三）熊希齡組織內閣，以梁氏爲司法總長；這是戊戌以後，他第一次的踏上政治舞臺。這一次的內閣，卽所謂「名流內閣」的是。然熊氏竟無所表見，不久竟倒。梁氏亦隨之而去。這一次的登臺，在梁氏可以說是一點的成績也沒有。然他卻並不灰心，也並未以袁世凱爲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終要立在維持現狀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爲，欲有所表見，欲有所救益。這時，最困難的問題便是財政問題。梁氏在前幾年已有好幾篇關於財政及幣制的文章發表，（這時他的文章多發表在庸言報上。）這時更銳然欲有以自見，著銀行制度之建設等文，發表他的主張。進步黨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也出於他的手筆。袁世凱因此特設一個幣制局，以他爲總裁，（一九一四年）俾他能毅實行他的主張。然梁氏就任總裁之後，卻又遇到了種種的未之前遇的困難；他的主張一點也不能施行。實際問題與理論竟是這樣的不能調合。結果，僅獲

得余之幣制金融政策一篇空文，而不得不辭職以去。自此，他對於袁氏方漸漸的絕望了，對於政治生涯也決然的生了厭惡，捨棄之心。他寫了一篇很沈痛的宣言，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極懇摯的說明，他自己是很不適宜於實際的政治活動的。他說：「夫社會以分勞相濟爲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長爲貴。吾立於政治當局，吾自審雖蚤作夜思，鞠躬盡瘁，吾所能自效於國家者有幾。夫一年來之效既可睹矣。吾以此心力，轉而用諸他方面，安見其所自效於國家者，不有以加於今日！」他更決絕的說道：「故吾自今以往，除學問上或與二三朋輩結合討論外，一切政治團體之關係，皆當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師長，最親習之友生，亦惟以道義相切劘，學藝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論行動，吾決不願有所與聞，更不能負絲毫之連帶責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見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雖以骨肉之親，或不能苟同也。」他這樣的痛切的悔恨着過去的政治生涯，應該再度的入於「著述時代」了。

然而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卻恰恰與他當面。歐戰在這時候發生了；繼之而中日交涉勃起，日本欲乘機在中國獲得意外的權利；繼之而帝制運動突興，袁世凱也竟

欲乘機改元洪憲，改國號中華帝國，而自爲第一代的中華帝國的皇帝。種種大事變緊迫而來，使他那末一位敏於感覺的人，不得不立刻興起而謀所以應付之。於是他便又入於第二期的政治生涯。

第二期是「護國戰役」時代。他對於歐戰，曾著有歐洲大戰史論一册；後主編大中華月刊，便又著歐戰蠡測一文。更重大的事件中日交涉，使他與時人一樣的受了極大的刺激。他接連在大中華上寫著極鋒利極沈痛的評論，如中日最近交涉平議，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軌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示威耶挑戰耶諸作。及這次交涉結束之後，他又作痛定罪言，傷心之言二文。他不曾作過什麼悲苦的文字，然而這次他卻再也忍不住了！他說道，「吾固深感厭世說之無益於羣治，恆思作壯語留餘望以稍蘇國民已死之氣。而吾乃時時爲外境界所激刺，所壓迫，幾於不能自舉其軀。嗚呼！吾非傷心之言而復何言哉！」（傷心之言）

更重大的事件帝制運動，又使他受了極大的刺激。他對於這次的刺激，卻不僅僅以

言論而竟以實際行動來應付他了。帝制問題其內裏的主動當然是袁世凱，然表面上則發動於古德諾的一篇論文及籌安會的勸進。這是乙卯（一九一五）七月間的事。梁氏便立刻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於大中華。梁氏在十年前，原是君主立憲論的主持者，然對於這次的政體變更，卻期期以為不可。他的理由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裏說得又透澈，又嚴肅，又光明，又譏諷。他以爲自辛亥八月以來，未及四年而政局已變更了無數次，「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作帝制論者何苦又「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詒國家以無窮之戚」，並爲袁氏及籌安會諸人打算利害，以爲此種舉動是與「元首」以不利的。當時他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於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爲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以上引文皆錄自盾鼻集）他的此文草成未印時，袁氏已有所聞，曾托人以二十萬元賄之。梁氏拒之，且錄此文寄袁氏。未幾，袁氏又遣人以危辭脅喝他，說「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梁氏笑道：「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

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來的人語塞而退。這時，梁氏尚住在天津。他的從前的學生蔡鍔，革命後曾任雲南都督，這時則在北平。於是梁蔡二氏便密計謀實際上的反抗行動。在天津定好後此的種種軍事計畫，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卽獨立。二人並相約：「事之不濟，吾儕死之，決不亡命。若其濟也，吾儕引退，決不在朝。」他們便相機祕密南下。蔡氏逕赴雲南，梁氏則留居上海。這一年十二月，雲南宣布獨立，進攻四川。廣西將軍陸榮廷則約梁氏赴桂，同謀舉義事。他說道，「君朝至，我夕卽舉義。」許多人皆勸梁氏不要冒險前去，然他卻不顧一切的應召而去。丙辰（一九一六）三月，梁氏由安南偷度到桂，時海防及其附近一帶鐵路，袁政府的偵探四布。梁氏避匿山中，十日不乘火車，而間道行入鎮南關。至則廣西已獨立。不久，廣東亦被迫而獨立。然廣東局面不定，梁氏冒險去遊說龍濟光，幾乎遇害。兩廣局面一定，他便復到上海，從事於別一方面的活動。這時才知道他的父親寶瑛，已於他間道入廣西時病歿了。這時，情形已大爲轉變。浙江，陝西，湖南，四川諸省皆已獨立；南京的馮國璋也聯合長江各省謀反抗。正在這個時候，袁世凱忽然病死。

於是這次的「護國戰爭」便告了結束。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組織內閣。梁氏則實踐初出時的「決不在朝」的宣言，並不擔任政務。然不久，卻又有一個大變動發生，又將梁氏牽入旋渦，使他再度第三期的政治生涯。

第三期是「復辟戰役」時代。當歐戰正酣時，中國嚴守中立，不表示左右袒的態度，雖日本在山東佔領了好幾個地方，以攻青島，我們也只是如在日俄戰爭時代一樣的置之不見不聞。到了後來，德國厲行潛水艇海上封鎖政策，美國首先提出抗議。中國的抗議也繼之而提出。德國方面卻置之不理。於是中國便進一步而與德奧絕交。協約國極力勸誘中國也加入戰團。梁氏承認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可以增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並可以收回種種已失的權利，便極力的鼓吹對於德奧宣戰。他在大戰的初期，著歐洲大戰史論及歐戰蠡測之時，雖預測德國的必勝，然在這個時候，他已漸漸的瞧透德奧兵力衰竭的情形了。在這個時候，黎元洪與段祺瑞已表示出明顯的政爭情態。實際上是總統與總理的權限之爭，表面上卻借了參戰問題，做政爭的工具，段氏主張參戰，黎氏則反對參

戰。梁氏因段氏的主張與他自己的相投合，便自然的傾向到段氏一方面去。不幸這次的政爭愈演愈烈；參戰問題始終不能解決，而內政問題卻因黎氏的決然免去段職之故而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瀾。

段氏免職之後，繼之而有督軍團的會議，而有各省脫離中央的宣告，而有張勳統兵五千入北京，任調停之舉。這個「調停軍」的內幕，卻將黎段兩方都蒙蔽了。原來，張勳此來，係受了康有爲諸人的慫慂，有擁宣統復辟之意。黎氏固不及覺察，即段氏也不甚明白。直至張勳到了天津，復辟的空氣十分濃厚。他們才十分的驚惶。於是梁氏與熊希齡急急的欲謀補救，宣統復辟於六年七月初成事實。梁氏乃極力的遊說段祺瑞，要他就近起來反抗。馬廠誓師的壯舉，一半是梁氏所慫慂的。梁氏自己也於七月一日發表了一篇反對復辟的通電，持着極顯白的反抗態度。他陳說變更國體的利害，十分的懇切動人，較他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尤爲直捷痛切。他說「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覺悟，洗心革面，則雖歲更國體，而於政治之改良何與者。若曰建帝號則政自肅，則清季政象何若，

我國民應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過去罪將焉蔽。況前此承守成餘蔭，雖委裘猶可苟安。今則師悍士狡，挾天子以令諸侯。謂此而可以善政，則莽卓之朝，應成郅治。似斯持論，毋乃欺天！」這些話，都足以直攻復辟論者的中心而使之受傷致命的。梁氏又說，「啓超一介書生，手無寸鐵，舍口誅筆伐外，何能爲役。且明知樊籠之下，言出禍隨，徒以義之所在，不能有所懼而安於緘默。抑天下固多風骨之士，必安見不有聞吾言而興者也。」然這事不必望之於他人，他自己便已投筆而興了，他自己已不徒實行着口誅筆伐，而且躬與於「討伐」之役了。這時，他與康有爲已立於正面的對敵地位。自戊戌以後，梁氏與康氏便已貌合神離，爲了孔教問題，也曾明顯的爭鬭過。而這次卻第二次爲了政治問題而破臉了。梁氏自己相信他始終是一位政論家，不適宜於做政治上的實際活動。他非到於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肯放下政論家的面目而從事於政治家的活動。這一次，與護法戰役之時相同，都是使他忍不住不出來活動的。他帶着滿腔的義憤，與段祺瑞會見於天津；他說動了段氏，舉兵入北平。在這時，似乎也只有段氏一個人比較的可以信托。其他的督軍軍人們都是

首鼠兩端的段氏的崛起，使張勳減少了不少的隨從。段氏便很快的得到了成功，撲滅了以張勳康有爲爲中心的清帝復辟運動。張康等皆逃入使館區域。梁氏在政治上的成功，這是第二次。他對於共和政體的擁護，這也是第二次。

段氏復任總理，黎氏退職，由副總統馮國璋就大總統任。段氏既復在位，對德奧宣戰，便於那一年的八月十四日實行。梁氏這次並不曾於功成後高蹈而去。他做了段內閣的財政總長。（一九一七）他很想發展他的關於財政上的抱負，然而在當時的局面之下，卻不容他有什麼主張可以見之實施。不久，他便去職。經過這一次的打擊之後，他的七年來的政治生涯便眞的告了一個終結。自此以後，他便永不曾再度過實際上的政治生活。自此以後，即自戊午（一九一八）冬直到他的死。便入於他的第二期的著述時代。

第二期的著述時代綿亙了十一年之久。這個時代，開始於他的歐遊。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和會開始。抱世界和平的希望的人很多，梁氏也是其一。他既倦於政治生涯，便決意要到歐洲去考察戰後的情形。他於民國七年十二月由上海乘輪動身。他自己說，「我

們出遊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爲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夢，以爲這次和會，眞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伸訴伸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梁任公近著第一輯卷上七十三頁）在船上，他本了第二個目的，曾做兩三篇文章，爲中國鼓吹，其中有一篇是世界和平與中國，表示中國國民對於和平會議的希望。後來譯印英法文，散布了好幾千本。他在歐洲，到過倫敦，巴黎，到過西歐戰場，到過意大利，瑞士，還到過爲歐戰導火線之一的亞爾莎士，洛林兩州。這一次的旅行，經過了一年多。民國九年春天，歸國。他自己曾說起對於此行的失望，第一是外交完全失望了，他的出國的第二個目的，最重大的目的，已不能圓滿達到；第二是他「自己學問，匆匆過了整年，一點沒有長進。」在這一年中，眞的，他除了未完篇的歐遊心影錄之外，別的東西一點也沒有寫；而到了回國以後，所著作，所講述的仍是十幾年前新民叢報時代，或第一期的著述時代所注意，所探究的東西，一點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產生。此可見

他所自述的一年以來「一點沒有長進」並不是很謙虛的話。

然他回國以後所講述所著作的東西，題材雖未軼出十幾年前新民叢報時代所探討的，在內容上與文字的體裁上卻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了：第一，他如今所研究的較前深入，較前專門；已入於謹慎的細針密縫的專門學者的著作時期，而非復如從前那末樣的粗枝大葉，一往無前的少年氣盛的態度了。所以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的一篇長文，在當時可以二三個月的時候寫成之者，如今則不能不慎重的從事；經過了好幾年的工夫，還只成了清代學術概論的一部（即中國學術史第五種），中國佛教史（學術史第三種）則已半成而又棄去。他自己雖說「欲以一年內成此五部」（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然其他幾部卻始終不曾出現。其他著作也均有這樣的謹慎態度。第二，他的文字已歸於恬淡平易，不復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氣勢，窒人呼吸的電感力了。讀新民叢報的文字，我們至今還要感到一種興奮，讀近年來的梁氏文字，則如讀一般的醇正的論學文字，其所重在內容而不在辭章。第三，他的文章體裁也與從前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從前

他是用最淺顯流暢的文言文，自創一格的政論式的文言文，來寫他的一切著作的，在這個時代，他卻用當代流行的國語文來寫他的著作了。此可見梁氏始終是一位腳力輕健的壯漢，始終能隨了時代而走的。

但很有些人卻說梁任公此後文字的不能動人，完全是因為他拋棄了他所自創的風格而去採用了不適宜於他應用的國語文之故。這當然是一種很可笑的無根的見解。以梁氏近七八年來的態度與見解，而欲其更波翻雲湧的寫出前十七八年的新民叢報時代的論文，怎麼還會可能的呢？且第二期的著述時代的作品也不盡是以國語文寫成的。溪水之自山谷陡降也，氣勢雄健，一往無前，波跳浪湧，水聲雷轟，一切山石縣岩皆只足助其壯威，而不足以阻其前進；及其流到了平原之地，則聲息流平，舒徐婉曲，再也不會有從前那末樣的怒叫奔騰了。這便是年齡，便是時代，便是他本人的著作態度，使梁氏的文字日就舒徐婉曲的，並沒有什麼別樣的理由。

他從歐洲歸後，至民國十一年雙十節前，所著述的約有一百萬字。他自己曾在梁任

公近著第一輯的序上統計過：「已印布者，有清代學術概論，約五萬言，墨子學案約六萬言，墨經校釋約四萬字，中國歷史研究法約十萬言，大乘起信論考證約三萬言。又三次所輯講演集約共十餘萬言。其餘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示的情感約五萬言，國文教學法約三萬言，孔子學案約四萬言，又國學小史稿，及中國佛教史稿全部棄卻者各約四萬言，其餘曾經登載各日報及雜誌之文，約三十餘萬言，輒輯爲此論，都合不滿百萬言兩年有半之精神，盡在是矣。」

此時以後的著作，則有陶淵明（單行）戴東原先生傳，戴東原哲學，人生觀與科學，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說方志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等等。尙有中國文化史的未定稿一篇，社會組織篇，亦已印行。

綜觀這個「第二著述時代」的梁氏的著作，其研究的中心有四。第一，是對於佛教的研究。這是他將十幾年前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中，關於佛教的一部分放大了的。他的中國佛教史雖未完成，然已有好幾篇很可觀的論文告畢的了；如在庚申（一九二

〇）所寫的佛教之初輸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佛教與西域印度史蹟與佛教之關係，佛典之翻譯，翻譯文學與佛典等皆是其所着意乃在於「佛教的輸入」史一部分。在這部分上，他的研究確是很深邃的，其材料也大都是他辛苦收集得來的。與前十幾年之裨販日本人的研究結果的文字完全不同。第二年（一九二一），他在南京東南大學講演，同時又到支那內學院，研究佛教經典。大乘起信論考證卽作於是年甲子（一九二二）又寫了一篇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係可以說是研究佛教的餘波。

第二，是對於先秦諸子的研究。這也是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中關於先秦思想的一部分放大了的。然其研究的面目，與前也已十分的不同。庚申（一九二〇）年寫成的有老子哲學，墨子年代考，墨經校釋等，第二年（辛酉）又寫成墨子學案一書。梁氏對於墨子本來研究得很深。從前有過一部墨學微出版。這一次的研究，則「與少作全異其內容」先秦政治思想史則出版於壬戌年。

第三，是對於清代學術思想的研究。這也是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一文中，關於清代

學術的一部分加以放大的。在這一方面，他自己說：「余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為精密。且當時多有為而發之言，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故今全行改作，採舊文者什一二而已。」（清代學術概論自序）清代學術概論出版於庚申，是他對於清代學術的有系統的一篇長論，但多泛論，沒有什麼深刻的研究的結果。獨有對於康有為及他自己今文運動的批評，卻是很足以耐人尋味的。此外對於戴東原的研究也是他的一個專心研究的題目。戴東原先生傳，戴東原哲學，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皆作於癸亥）都是他研究的結果。又有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甲子）及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癸亥）亦可歸入這一類。

第四，是對於歷史的研究。這又是將十幾年前他所作的新史學等文放大的。關於這一方面，所作有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甲子）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壬戌）歷史統計學（壬戌）中國歷史研究法（壬戌）說方志（甲子）等。中國歷史研究法是他的中國文化史稿的第一篇。他的中國文化史，其規模較他的中國學術史為尤大。除此作外，尚成有

一部社會組織篇，惟未公開發表

這些都是與他十幾年前的研究有很密切的關係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第二期著述時代的梁任公作品，都不過是第一期著述時代的研究的加深與放大而已。但也有一部分軼出於這個範圍之外；一是幾篇關於人生觀與科學（癸亥）的論文，二是幾篇對於中國詩歌的研究，如屈原研究，情聖杜甫，陶淵明，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皆作於壬戌）等等。他的關於時事論文，這時所作很少，眞可以說是實踐他前幾年在我今後所以報國者一文中所說的「吾自今以往，不願更多爲政譚，非厭倦也，難之故愼之也。政譚且不願多作，則政團更何有」而未能實踐的話。

他在卒前的二三年，雖仍在清華學校講學不輟，然長篇巨著的發表已絕少。最後的幾年，可以說是他生平最銷沈的時代。這一半是因爲他的夫人李氏在民國十六年得病而死，他心裏很不高興，一半也因爲他自己有病，雖曾到北平的一家醫院裏割去過一隻內腎，而病仍未痊愈，最後還是因此病死去。他自己說：

> 我今年受環境的酷待，情緒十分無俚。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極人間未有之痛苦，自初發時，醫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喪事初了，愛子遠行，中間還夾着羣盜相噬，變亂如麻，風雪蔽天，生人道盡。塊然獨坐，幾不知人間何世。哎，哀樂之感，凡在有情，其誰能免。平日意態活潑興會淋漓的我，這會嗒然氣盡了。（痛苦中的一點小玩意兒）

以後幾年，他的意緒似還未十分的恢復。但他究竟是一位強者，雖在這種「嗒然氣盡」的環境，仍還努力的工作着。他在病中還講學，還看書，還著書。臨死前的數月，專以詞曲自遣。擬撰一部辛稼軒年譜。在醫院中還托人去搜覓關於辛稼軒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書數種，便狂喜攜書出院。仍繼續他的辛稼軒年譜的工作。然他的病軀已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今年一月十九日，梁氏便卒於北平醫院裏。辛稼軒年譜成了他的未完工的一部最後著作。

三

每個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見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之所在的，卻

不很多；每個人都能毅於某一個時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點，他自己的好處；然眞能將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分析得很正確，很明白，而昭示大衆。一無隱諱的，卻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眞能深知灼見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的，便是一位眞能將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分析得很正確，很明白，而昭示大衆，一無隱諱的。世人對於梁任公先生毀譽不一；然有誰人曾將梁任公罵得比他自己所罵的更透澈更中的的麼？有誰人曾將梁任公恭維得比他自己所恭維的更得體，更恰當的麼？一部傳記的最好材料是傳中人物的自己的記載；同此，一篇批評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評者對於他自己的批評。這句話，在別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適合，然論到梁任公，卻是再恰當也沒有的了。

梁任公最爲人所恭維的——或者可以說，最爲人所詬病的——一點是「善變」。無論在學問上，在政治活動上，在文學的作風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時候曾著一篇善變之豪傑（見飲冰室自由書），其中有幾句話道：「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

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誦的名語，是「不惜以今日之吾與昨日之吾宣戰。」我們看他，在政治上則初而保皇，繼而與袁世凱合作，繼而又反抗袁氏，為擁護共和政體而戰，繼而又反抗張勳，反抗清室的復辟；由保皇而至於反對復辟，恰恰是一個敵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間，主張卻已不同至此。這難道便是如許多人所詬病於他的「反覆無常」麼？我們看他，在學問上則初而沈浸於詞章訓詁，繼而從事於今文運動，說偽經，談改制，繼而又反對康有為氏的保教尊孔的主張，繼而又從事於介紹的工作，繼而又從事於舊有學說的整理；由主張孔子改制而至於反對孔教，又恰恰是一個對面，然而梁氏卻不惜於十多年間一反其本來的見解。這不又是世人所譏誚他的「心無定見」麼？然而我們當明白他，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強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供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

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他的「變，」並不是變他的宗旨變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並未變動的；他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愛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凡有利於國的事凡有益於國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屢變，」而躬自爲之，躬自倡導着。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生平「最愛平和憚破壞」(盾鼻集，在軍中敬告國人) 所以他在辛亥時代則怕因變更國體之故而引起劇戰，在民國元二年之交，則又「懼邦本之屢搖，憂民力之徒耗」而不惜與袁世凱合作。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不忍國體屢更，授野心家以機會，所以他兩次爲共和而戰，護國體，即所以護國家。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竭力的說明保國與保教的不同，而力與他自己前幾年的主張相戰。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的前面，有過一段小引：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爲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以梁氏思想與主張之屢變而致此譏誚的，我也不知道他們的思想到底是「進步乎，抑退步乎？」

梁氏是一位感覺最靈敏的人，是一位感情最豐富的人，所以四周環境裏一有顯著的變動，他便起而迎之，起而感應之。這又是他的「善變」的原因之一。例如，一件極小的事，前幾年的「人生觀與科學」的論戰，他的朋輩有一部分加入，他便也不由自主的而捲入這個爭論的漩渦中。前幾年有幾個人在開列着國學書目，在研究着墨子，戴東原，屈原，印度哲學，他便也立刻的引起了他所久已放棄了的研究這些題目的興致。

梁氏又是一位極能服善的人；他並不謬執他自己的成見；他可以完全拋棄了他自己的主張，而改從別人的。這大約又是他的「善變」的原因之一。他本治戴段王考證，及見康有爲，則「盡棄所學而學焉」。到了日本之後，他見到日本人的著作，則又傾向於他們而竭力的去汲引了他們過來。當他中年以後，國語文的採用，成了必然的趨勢。雖然一般頑執者竭全力以反對之，他卻立刻便採用國語文以寫他的文章：一點也不吝惜的捨

去了他的政論式（或策論的，或新民叢報式的）已成爲一大派別的文體。這可見他的精神是如何的博大，他的見解如何的不粘着。

梁氏還有一個好處或缺點——大多數人卻以爲這是他的最可訴病之缺點——便是「急於用世，」換一句話，說得不好聽一點，便是「熱中。」他在未受到政治上的種種大刺激之前，始終是一位政治家。雖然他曉得自己的短處，說是不適宜於做政治活動，然在七年十二月之前，那一個時候不在做着政治的活動，不在過着政治家的生涯。戊戌不必說，民元二年不必說，民五六七年不必說，即在留居日本的時候，辦淸議報，辦新民叢報，辦國風報，還不都在做着政治活動麼？到澳洲，到美洲，到菲律賓，還不都在做着政治活動麼？即民七的到歐洲去，還不帶有一點政治的意味麼？新民叢報時代，論學之作雖多，然其全力仍注意在政治上。他自己有一段話最足以表現他的政治生涯的裏面：

吾二十年來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雖未嘗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與中國政治關係，殆未嘗一日斷。吾喜搖筆弄舌，有所論議，國人不知其不肖，往往有樂傾聽之者。吾問學既譾薄，不能發爲有統系

的理想，爲國民學術闢一蹊徑。吾更事又淺，且去國久，而與實際之社會閡隔，更不能參稽引申，以供凡百社會事業之資料。惟好攘臂扼腕以談政治。政治譚以外，雖非無言論，然匣劍帷燈，意固有所屬。凡歸於政治而已。吾亦嘗欲藉言論以造成一種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則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吾今後所以報國者）

惟其對於政治這樣的「熱中」，所以他一有機會，便想出來做一點事，爲國家做一點事。政治上的活動人物，有兩種不同之型式，一種是革命者，一種是改良者。革命者有他的政綱，有他的主義，他是要徹底改革的，他是要徹底建設的。改良者則不然，他不見得有具體的政綱，不見得有一成不變的主義，他不想破壞現狀，他沒有打倒了一個舊的，創出一個新的之雄心，他祗欲在現狀之下，使他盡量的改良，盡量的做一點好事。非萬不得已，他決不肯去推翻已成的勢力。因爲他相信有所憑藉而做事，每是犧牲最少而成功最易的。梁任公便徹頭徹尾是這樣的一位改良派的政治家。傳說中的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古傳中的孔子，一日不得其君，則惶惶然若不可終日，皆是這個型式中的人物。梁氏既是一位改良者，所以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便反對革命而主張君主立憲；在袁世凱未露逆謀之

前，便始終以爲他還是可以與之爲善的；在段祺瑞最無忌憚的時代，便也未覺得他是絕望了的。總之，他是竭力欲出來做一點好事的。現狀的能否根本推倒原是很邈茫的，所以還是就現狀之下，而力謀補助，力求改良，力求做一點好事，卽僅僅是一點也是好的。像這樣的「熱中」下去，當然未免有「不擇人而友」之譏。然而他的心卻是熱烈的，卻是光明的，卻是爲國的；卽在與最不堪爲伍的人爲伍着時，我們也還該原諒他幾分。比之一事不做的處士，貪汙壞事的官吏，其善不肖爲何如。何況梁氏也曾兩次的放下了他的改良者的面目，爲正義自由，爲國體人格而戰，已足一洗其政治上的溫情主義者或容忍主義者之恥呢！

四

在學術上，梁氏對於他自己的成就也有很正確的分剖與批判。他的話是那樣的坦白可喜，竟使我們無從於此外再贊一辭：

> 啓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啓超與有罪焉。啓超常稱

佛說，謂：「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故其生平著作極多，皆隨有所見，隨即發表。彼嘗言：「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尙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爲誤人。啓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爲無制限的盡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爲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啓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委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就此點論，梁啓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啓超與康有爲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爲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爲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啓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爲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啓超之學則未能論定。然啓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爲，殆可斷言矣。啓超「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沈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嘗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嘗有詩題其女令嫻藝蘅館日記云：「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可謂有自知之明。（清代學術概論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九頁）

他因爲「愛博」所以不能專，不能深入，因爲「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所以「淺且蕪」的弊，也免不了。然而他究竟是中國「新思想界之陳涉」雖未必有精湛不磨的成功，然他的筆路藍縷，以開荒荊的功績已經不小了。且他還不僅僅爲一個陳涉而已，他的勢氣的闊大，規模的弘博，卻竟有點像李世民與忽必烈，雖未及建國立業，其氣勢與規模已足以駭人了。他在政治上雖是一位溫情主義的改良論者，野心一點也不大，然在學術上，他卻是一位虎視眈眈的野心家。他不動手則已，一動手便有極大的格局放在那裏；不管這個格局能否計劃得成功。他喜於將某一件事物，某一國學術作一個通盤的打算，上下古今的大規模的研究着，永不肯安於小就，作一種狹窄專門的精密工作。例如，他要論中國的學術，便寫了一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要論中國的民族，便寫了一篇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要對於「國學」有所講述，便動手去寫一篇國學小史，要對於中國民族的文化有所探究，便又動手去寫中國文化史。這些都是極浩瀚的工作，然而他卻一往無前的做去；絕不問這個工作究竟有無成功的可能。他的中國學術史，據他的計

劃要分爲五部分，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爲清學。他的國學小史爲民九在清華學校的課外講演，五十次的講述，講義草稿盈尺。我們未見此稿，不知內容究竟如何，然卽就其論墨子的一部分（已印行，卽墨子學案）而觀之，已可想見其全書內容的如何弘博了。最可駭人的還有他的中國文化史的計劃；他爲了要寫此書，特地先寫了一篇極長的敍論印行，名爲中國歷史研究法。在他的已成的中國文化史本文的一小部分社會組織篇上，我們又見到他的中國文化史的全部計劃。這個文化史，範圍極爲廣大，凡分三部，二十九篇，上自敍述歷史事實的朝代篇，下至研究圖書的印刷，編纂，收藏的載籍篇，凡關於中國的一切事物，幾無不被包括在內。現在且鈔錄其全目於下：

第一部

朝代篇（神話及史前時代，宗周及春秋，戰國及秦，兩漢，三國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宋遼

種族篇上（漢族之成分，南蠻諸族

種族篇下 北狄諸族，東胡諸族，西羌諸族

地理篇 中原，秦隴，幽井，江淮，揚越，粱益，遼海，漠北，西域，衛藏

政制篇上 周之封建，秦之郡縣，漢之郡國及州牧，三國南北朝之郡縣及諸鎮，唐之郡縣及藩鎮，唐之藩屬統治法，宋之郡縣及諸使，元之行省及封建，明清之行省及封建，清之藩屬統治法，民國之國憲及省憲

政制篇下 政樞機關之制度及事實上之沿革，政務分部之沿革，監察機關之沿革，清末及民國之議會司法機關，政權旁落之變象

輿論及政黨篇 歷代輿論勢力消長概觀，漢之黨錮，宋之王安石及司馬光，明之東林復社，清末及民國以來所謂政黨，

法律篇 古代法律蠡測，自戰國迄清中葉法典編纂之沿革，漢律，唐律，明清律例及會典，近二十年制律事業，

軍政篇 兵制沿革，兵器沿革，戰術沿革，歷代大戰比較觀，清末及民國軍事概說：海軍

財政篇 力役及物貢，租稅，專賣，公債，支出分配，財政機關

教育篇 官學及科舉，私人講學，唐宋以來之書院，現代之學校及學術團體

交通篇古代路政，自漢迄清季驛遞沿革，現代鐵路，歷代河渠，海運之今昔，現代郵電

國際關係篇 歷代之國際及理藩，明以前之歐亞關係，唐以後之中日關係，明中葉以來之中荷中葡關係，清初以來之中俄關係，清中葉以來之中英中法關係，清末以來之中美關係

第二部

社會組織篇母系，婚姻及家族，宗法及族制，階級，鄉治，都市

飲食篇獵牧耕三時代，肉食，粒食，副食，烹飪，麻醉品，米鹽茶酒煙之特別處理

服飾篇蠶絲，卉服，皮服，裝飾，歷代章服變遷概觀

宅居篇有史以前之三種宅居，上古宮室蠡測，中古宮室蠡測，西域交通與建築之影響，室內陳設，城邑，井渠

考工篇石銅鐵器三時代，漆工，陶工，冶鑄，織染，車，舟，文房用品，機械，現代式之工業

通商篇古代商業概觀，戰國秦漢間商業，漢迄唐之對外商業，唐代商業，宋遼金元明間商業，恰克圖條約以後之對外商業，南京條約以後之對外商業，近代國內商業概觀

貨幣篇金屬貨幣以前之交易媒介品，歷代圜法沿革，金銀，紙幣，最近改革幣制之經過，銀行

農事及田制篇 農產物之今昔觀，農作技術之今昔觀，荒政，屯墾，井田均田之興廢，佃作制度雜觀，森林

第三部

言語文字篇 單音語系之歷史的嬗變，古今方言概觀，六書之孳乳，文字形體之蛻變，秦漢以後新造字擊輿顯，字母，漢族以外之文字，近代之新字母運動

宗教禮俗篇 古今之迷信，陰陽家言及讖緯家言，道教之興起及傳播，佛教信仰之史的觀察，摩尼教，猶太教之輸入，回教之輸入，基督教之輸入及傳播，歷代祀典及淫祀，婚禮及葬禮，時令與禮俗

學術思想篇上 古代學術思想之紹述機關，思想淵原，儒家經典之成立，戰國時諸子之勃興，西漢時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家之廢興及蛻變，西漢經學，南北朝隋唐經學，佛典之繙譯，佛學之宗派，儒佛道之諍辯與會通，宋元理學之勃興，程朱與陸王，清代之漢學與宋學，晚清以來學術思想之趨勢

學術思想篇下 史學，考古學，醫學，歷算學，其他之自然科學

文學篇 散文，詩騷及樂府，詞，曲本，小說

美術篇 繪畫，書法，彫塑，建築，刺繡

音樂篇 樂律，古代音樂蠡測，漢後四夷樂之輸入，唐之雅樂清樂燕樂，唐宋間樂調之變化，元明間之南北曲，樂器，樂舞，戲劇

載籍篇 古代書籍之傳寫裝潢，石經，書籍印刷術之發明及進步，活字板，漢以來歷代官家藏書，明以來私家藏書，類書之編纂，叢書之輯印，目錄學，製圖，碑帖

中國文化史究竟是不是這樣的編著方法，我們且不去管他；即我們僅見此目，已知他的著書的膽力之足以「吞全牛」了。但因爲他的規模過於弘偉之故，所以他的著作，往往是不能全部告成的；中國文化史固已成了「廣陵散」，即比較規模較小的中國學術史也因了此故而迄不能成功。這當然是很可悼惜的事，在這一方面，我們不禁要想起了著通志的鄭樵。鄭樵的野心正與梁氏不相上下；他的通志，恰好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絕妙的對照。然而鄭樵卻成功了；梁氏則半因愛博無恆，半因「屢爲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率，耗其精而荒其業」終於成了一個未能成功的鄭夾漈！我們在此，不僅爲梁氏惜，也要爲中國學術界惜。這部大著作假如告成，即使有了千萬則的缺漏以及一切的蕪淺，對於中

國讀者也是極有益的；他所要做到的至少是將專門的學問通俗化了，是將不易整理就緒的材料排比得有條理了。這樣的一部書，即在今日或明日專門學者如林的時代也不會全失去他的讀者的。

五

最後，我們還應該提到他在文學上的成功。我在上文已經說起過，他是一位最好的新聞記者。日報上的時論未必可存，新聞記者的文章，彀得上文學史的齒及的也很不多見。然而最好的新聞記者，卻往往同時是一位上等的文學者；像愛迭生 (Addison)，像麥考萊 (Macaulay)，像威爾斯 (H. G. Wells) 諸人都是這樣。梁任公先生當然也是這種少數的新聞記者中的一位。梁氏在他的飲冰室文集第一次出版時曾有一序，很謙抑的說起像他那樣的時論是不足存的。他說道，「吾輩之爲文，豈其欲藏之名山，俟諸百世之後也，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然時勢逝而不留者也，轉瞬之間悉爲芻狗。況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好轉巨石於危崖，變異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變，率視前此一世紀

猶或過之，故今之爲文，只能以被之報章，供一歲數月之遒鐸而已。過其時則以覆瓿焉可也。」然他雖是這樣的自謙，他的散文卻很有可存的價值；時代過去了，他所討論的問題已不成問題了。然而他的變法通議諸作至今讀之，似還有一種動人的魔力。這便是他的散文可存的一個要證。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上對於他自己的文字，也有一段很公平的批判：

> 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尙矜鍊；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一百四十二頁）

他的散文，平心論之，當然不是晶瑩無疵的珠玉，當然不是最高貴的美文，卻另自有他的價值。最大的價值，在於他能以他的「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的作風，打倒了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體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們都能肆筆自如，暢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與格調的拘束；可以說是前幾年的文體改革

的先導。在這一方面，他的功績是可以與他的在近來學術界上所造的成績同科的。黃遵憲在詩歌方面，曾做着這種同樣的解放的工作，然梁氏的影響似爲更大，這因散文的勢力較詩歌爲更大之故。至於他的散文的本身，卻是時有蕪句累語的；他的魔力足以迷惑少年人，一過了少年期，卻未免要覺得他的文有些淺率。他批評龔自珍的文說，「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這種考語，許多批評者也曾給過梁氏他自己。

梁氏所作，以散文爲主，詩歌不很多；連詞，曲，傳奇總計之，尚不及一册。他根本上不是一位詩人。然他的詩歌也自具有一種矯俊不屈之姿，也自具有一種奔放浩莽，波濤翻湧的氣勢，與他的散文有同調。他喜歡放翁的詩，稼軒的詞，而他的詩詞也實際的很受他們的影響。姑舉一首志未酬爲例：

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

情。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吾志已酬便無志。

本文以此詩爲結束，並不是偶然的；「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這兩句詩已足彀批評梁氏的一生了。

十八年二月作於上海。

梁任公先生年表（附錄）

年代	時事	梁氏事蹟及著作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曆一八七三年）	設鐵路局。	正月二十六日，生於廣東新會熊子鄉
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		二歲。
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		三歲。
二年丙子（一八七六）	上海江淞間鐵路告成。遣郭嵩燾爲英國公使。	四歲。授四子書及詩經
三年丁丑（一八七七）	派遣學生至英法二國留學。英女皇宣告就印度女皇位。	五歲。
四年戊寅（一八七八）	伊犂事件開始談判。	六歲。

年份	大事	事蹟
五年己卯(一八七九)		七歲。
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八歲。學爲文。
七年辛巳(一八八一)	伊犁條約成立。	九歲。能綴千言。
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新疆改省。	十歲。
九年癸未(一八八三)	中法開戰。	十一歲。
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中法復戰。	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
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	中法講和，北京條約成立。	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
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		十四歲。
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	西太后不復攝政。德宗宣告親政。	十五歲。母趙氏卒。肄業於學海堂。
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		十六歲。
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	印藏條約成立。	十七歲。「舉於鄉」
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		十八歲。「計偕入京師。」李端棻以妹許字之。旋下第歸。與陳千秋同往謁康有爲。

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十九歲。就學於萬木草堂。「十月，入京師，結婚李氏。」
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		二十歲。「王父棄養，」
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二十一歲。
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	中日戰爭開始。	二十二歲。「客京師。於京國所謂名士多所往還。」
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	北洋海軍覆亡。中日講和條約成立。	二十三歲。「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請陳時局。」旋康有爲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他亦從其後奔走。強學會開，他爲書記，旋被封閉。
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	敷設京漢鐵路。	二十四歲。至上海，辦事務報，著變法通議。
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郵政事業開始。德國占領膠州灣。	二十五歲。十月，至湖南，主時務學堂講席。
	六君子被殺。康有爲等逃。西太	二十六歲，入京師，以徐致靖薦，被招見，命辦

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	后再攝政。成立遼東半島租借地議定書。	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八月政變，乘日本大島兵艦東渡。十月創辦清議報。
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	俄國設立關東州。	二十七歲。十一月，美洲設中國維新會，招之往遊。至夏威夷，居半年。
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	義和團發生。各國聯軍陷北京，和議旋成。	二十八歲。六月回日本。七月至上海，適漢口難作，乃之南洋澳洲。
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	李鴻章死。	二十九歲。四月，復至日本。
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	帝及西太后還京。許可滿漢通婚，禁止纏足。	三十歲。春，創辦新民叢報。冬創刊新小說。飲冰室文集出版。
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	江寧鐵路契約之立。	三十一歲。遊美洲，十閱月後，仍返日本。著新大陸遊記。
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	對於日俄戰爭，宣告局外中立。	三十二歲。著中國幣制問題，及外資輸入問題等。
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	改革刑法及軍制。	三十三歲。著開明專制論。與革命黨相駁論。

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	中英西藏條約成立。下預備立憲上諭。	三十四歲。在日本。
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	發布地方官新官制。	三十五歲著國文語原解。
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	西太后及德宗相繼死。醇親王攝政。	三十六歲。著中國古代幣材考。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	張之洞死。國會促成運動發生。	三十七歲。在日本
二年庚戌（一九一〇）	大學堂開始。資政院成立。	三十八歲。創刊國風報。著幣制條議，外債平議。
三年辛亥（一九一一）	革命軍發難於武昌。克南京。	三十九歲。在日本。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	孫文就大總統任於南京。清帝退位。政府遷北京，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	四十歲。歸國。著國性篇等。
二年癸丑（一九一三）	宋教仁被殺。討袁軍起。失敗。袁世凱爲大總統。	四十一歲。著政治上的對抗力。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任司法總長。

三年甲寅（一九一四）	公布新約法，參政院成立。歐洲大戰開始。	四十二歲。著歐洲戰役史論。銀行制度之建設等。任幣制局總裁。
四年乙卯（一九一五）	中日交涉起。袁世凱運動帝制成熟。蔡鍔起義於雲南。	四十三歲。著余之幣制金融政策。創刊大中華月刊，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參加護國之役。
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袁世凱死。黎元洪就大總統任。	四十四歲。仍在軍中。盾鼻集出版。父卒。
六年丁巳（一九一七）	張勳復辟，敗亡。馮國璋就總統任。對德奧宣戰。	四十五歲，馬廠誓師。就財政總長任。
七年戊午（一九一八）	徐世昌就任總統。歐戰宣告停止。	四十六歲。遊歐洲，
八年己未（一九一九）	五四運動發生。	四十七歲。著歐遊心影錄。飲冰室叢著出版。
九年庚申（一九二〇）	直皖戰爭。皖軍覆亡。廣東政府消滅。	四十八歲。著佛教之初輸入，翻譯文學與佛典，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
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廣東新政府成立。北伐軍克武	四十九歲。著墨子學案。

	昌，復為吳佩孚壽同。	
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	奉直開戰，奉軍退。黎元洪復任大總統。青島交還。	五十歲。著陶淵明，大乘起信論考證。
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	孫文於廣東設大元帥府。臨城劫車案發生。曹錕就大總統任。	五十一歲。著國學入門書要目，戴東原哲學，戴東原先生傳，人生觀與科學。
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	江浙開戰。盧永祥敗亡。同時奉直開戰。馮玉祥入京，吳佩孚敗走。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善後會議開幕。齊燮元逃，江浙再戰告一段落。	五十二歲。著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	孫文歿於北平。五卅事件發生。	五十三歲。第四次編訂飲冰室文集出版。
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	國民革命軍北伐。	五十四歲。在北平，清華學校講學。
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	五十五歲。在北平，清華學校講學。
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	北伐成功，五院成立。	五十六歲。著辛稼軒年譜，未竟。
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關稅自主。	一月十九日，卒於北平。

水滸傳的演化

一

水滸傳是中國英雄傳奇中最古的著作，也是她們之中最傑出的一部代表作，卻又是矯矯不羣，與一切的英雄傳奇都沒有什麼聯絡的關係。她的來歷，與一切的英雄傳奇的來歷是很不相同的。初期的中國英雄傳奇，大都是由歷史小說分化而來的。然而這個最早期的英雄傳奇水滸傳，卻是與最早期歷史小說並行發展起來的。她們之間並沒有什麼關聯。水滸傳並不是什麼歷史小說的片段，如英烈傳，也不是由她們演化而來的，如說唐傳，她一開頭便是一個完整的民間的英雄傳說。經過了好幾個時代的演化，潤飾，最後乃成了中國小說中最偉大的作品之一。水滸傳的產生，是很早的。當『三國志』與『五代史』的故事在盛傳着的時候，卽在南宋的時候，水滸傳便已經產生出來了。水滸傳敍

的是北宋末年的一夥以宋江爲領袖的強盜的故事。宋徽宗之時，奸人蔡京、高俅、童貫等當權，結黨營私，壓逼正士。於是許多忠義之士，不得不被『迫上梁山』前後加入他們這一夥兒中的共有三十六個好漢。這三十六個好漢橫行一時，無人可敵。於是朝廷只得招安了他們，命他們去討方臘。宋江因收方臘有功，做到節度使。這是最早的一個水滸傳的故事。（見宣和遺事元集末至亨集首）宋江在歷史上是實有其人的，他所帶領的一夥以劫盜爲生涯的好漢們也似乎實有其人的。最初是三十六個，後來的傳說才擴充到一百單八個。宋史二十二，徽宗本紀宣和二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又同書卷三百五十一侯蒙傳：『宋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自贖。」』同書卷三百五十三張叔夜傳，更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

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十朝綱要『三年六月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楊仲良通鑑紀事本末『三年四月戊子，童貫與王稟等分兵四圍包幫源洞，而王渙統領馬公直，幷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次洞後。』又畢沅通鑑考異引北盟會編載童貫別傳云：『貫將劉延慶、宋江等討方臘。』是則宋江之有其人，與他的投降討方臘之有其事，乃是確切無疑的史實了。這樣的一件英雄故事，流傳於民間，不到幾時，便成了一個盛傳各處的英雄傳說，這個傳說，又很快的便爲文人學士所採取，而成爲幾部盛傳各處的英雄傳奇。宋末遺民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自序說：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

高如、李嵩輩所傳寫的『水滸傳奇』今已絕不可得見。然可知在南宋的時候，水滸傳便已有了不止一個的雛形的本子。宣和遺事原雜採各書以成之的，也許其中所敍的『水滸故事』竟是高如、李嵩輩所傳寫的『水滸傳奇』的節本。（不會是原本，說見下。）這

是很有可能性的。南宋時候爲什麼會盛行這種『水滸傳奇』呢。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爲什麼會那末快的便成了一種英雄傳說了呢？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周密跋龔氏的三十六人贊說：

此皆群盜之靡耳。聖與旣各爲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俠而進姦雄。不免後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爲項羽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能辨之。

換一句話，便是龔氏之作三十六人贊是有深意的。他處在異族的鐵蹄之下，頗希望有宋江之類的豪傑出來，以恢復故邦。南宋之盛行『水滸故事』便也是這個心理。他們爲金人所侵陵，畏之如虎，便不禁的會想起了『能征慣戰』的『水滸』英雄來。雖然只不過是想慕而已，卻也聊足以快意。正如唐末之盛行着劍俠故事，劉邦之吟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李曄之歎着：『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一樣的心理。這都是時代的背景使他們不由得不這樣的。又，宋江諸人是離南宋時代很近的人，關於他們的遺聞軼事，一定是故老野民口中所津津樂道着的。——民間原是產生或傳播許多英雄傳奇的大本營。

當時雖沒有『行吟詩人』將他們的小傳說團結爲一部偉大的英雄史詩，卻有一班的說書先生與好事文人，將他們編爲話本或散文的英雄傳奇。水滸傳的最初雛形便是這樣的形成了。

二

這種水滸傳的最初雛形，我們既不可得，只好將宣和遺事所載的來研究一下。宣和遺事將這個水滸故事放在宣和四年。所敍事實極爲簡單，不像是民間傳說或英雄傳奇的本來面目。無論如何原始的或粗製的民間傳奇，儘管別字連篇，不能成文，其敍寫總是虎虎有生氣的，儘管荒誕無稽，附會可笑，其情節總是浩浩莽莽，有長江大河的氣勢的；我們看敦煌所發見的幾種唐人小說便可明白。所以我們猜想宣和遺事所錄的『水滸故事』顯然是這種傳說或傳奇的一個極簡單的概略，或係說話人作爲底本用的一個草案，也說不定。這個水滸傳的最初概略或草案，可分爲五段：

（一）楊志、李進義（卽後來的盧俊義）林冲、王雄（卽後來的楊雄）花榮、柴進、張靑、徐寧、李應、穆横、關勝、孫立等十二人同爲押運『花石綱』的制使。他們結義爲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八人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在潁州等候孫立不來。又値雪天，旅況貧困。只得將一口寶刀出賣，終日無人過問。至日晡，卻有一個惡少要買這刀，與楊志相爭，被他所殺，因此楊志刺配衞州城。正行時，遇見孫立。孫立連忙到京與李進義等商議。一同趕到黃河岸邊，殺了防送軍人，救了楊志，這十二人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這時是宣和二年。

（二）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差人送至京師，爲蔡京上壽。中途卻喫晁蓋、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劫去了。官廳當下行文下鄆城縣跟捉。被押司宋江通信放走。這八人便也約了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個，結爲兄弟，同赴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爲寇，

（三）一日，他們思念宋江相救情義。使劉唐帶將金釵一對去酬謝他。宋江將這金釵

給與閻婆媳收了。被她得知來歷。一日宋江父親生病。他告假回家省親。路遇相識杜千、張岑，又有索超及董平。江送他們四人到梁山泊去。宋江假滿回縣時，卻見閻婆媳又與吳偉打暖。心中大怒，拔刀將二人都殺了。鄆城縣官司得知，差人去捕宋江。他躲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跟捉不獲。只拿了他的父親而去。這時，官兵退走，宋江只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有天書一卷在上。書中載有三十六個姓名。晁蓋在內，宋江不在內。又題着詩道，『破國因山木，(宋)兵刀用水工(江)。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他便帶領了朱同、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泊。這時晁蓋已死，他們便推宋江為強人首領。寨內連宋江共三十三人。天書上的三十六人，現在只少了三人，即魯智深、李橫、呼延綽。宋江同這三十三人，統率強人，掠州劫縣，殺人放火。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朝廷命呼延綽為將，統率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卻因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呼延綽反率李橫投入梁山泊中為寇。其時僧人魯智深也來入伙。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足數。㊀

㊀按宣和遺事所載三十六人，有晁蓋，無宋江。晁蓋死後，則連宋江共是三十六人。這三十六人是分五次入山

的第一次李進義等十二人，第二次晁蓋等八人，第三次杜千等四人，第四次宋江率領九人（連宋江共十人）第五次呼延綽等三人，恰好是三十六人。（連宋江共三十七人）其中，隨宋江進山的九人，只列舉了朱仝等五人，尚有四人未舉名，當係天書中的史進、公孫勝、武松、石秀等四人。第五次與呼延綽一同入山的李橫，天書中無名。但天書三十六人中卻多出了張順一名。張順似即係張橫（或李橫）其人。

（四）朝廷無奈這三十六人何，只得出榜招安。元帥張叔夜前來招誘這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授武功大夫誥勑，分注諸路巡檢使去。

（五）後遣宋江取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這五段的敍述雖然簡單無比，卻已立下了後來諸種水滸傳的模型。在這五段裏，宣和遺事的作者，或這一段『水滸故事』的作者，所着力敍寫的只有三節：

（一）楊志賣刀；

（二）晁蓋等夥劫生辰綱；

（三）宋江殺閻婆媳。

至於其餘李進義、林冲、李逵、武松、魯智深諸人都沒有個別的描寫，打州劫縣，收撫投降，討平方臘諸事也都只輕輕的帶過了一筆。最與後來諸本水滸傳不同的，是這個最初的水滸傳雛形，是將三十六位好漢分做五批投入梁山泊的，而後來的水滸傳卻將一百單八位好漢至少分做三五十批陸續的投入梁山泊。除了晁蓋等數人是一夥兒加入梁山泊，還有其他一小部分好漢也是一夥兒投入的，如孫立、孫新、顧大嫂等，此外卻便都是單獨的，或兩個三個的投入了。所以，這個雛形的水滸傳的草底，眞不過是一個最簡率的草底而已。

三

到了南宋末年，龔聖與作三十六人贊，便將這三十六人個別的寫作贊語。或者，當時流行的水滸傳，對於這三十六人已有了的詳細的描寫，也說不定。可惜龔氏的贊，只是些泛泛之語，且『只在那些綽號的字面上做文章』（胡適水滸傳考證）一點也不能使我們

明白這三十六位好漢的故事在當時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在龔氏的贊裏，這三十六人有與宣和遺事中的三十六人略略不同的，如將吳加亮改作吳用，李進義改作盧俊義，阮進改作阮小二，李海改作李俊，王雄改作楊雄；又少了公孫勝、杜千、林冲、張岑四人，換上宋江、解珍、解寶、張橫四人。可見在南宋之末，水滸傳的人名已改得與今本諸種水滸傳完全相合了；又可見當時的三十六個人，其姓名是沒有一定，隨時可以改換變動幾個的。（卽在宣和遺事中，也已有些不同的了，如張橫、李橫、張順的糾紛。）卽後來水滸傳中最重要的人物林冲、公孫勝在這時也還可以不被列入三十六人之數內呢。元陸友仁有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詩：『睦州盜起塵連北，誰挽長江洗兵革？京東宋江三十六，懸賞招之使擒賊，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宮』則在元初，宋江故事中也已有了征方臘的事了。到了元曲異常發達之時，戲曲裏便也有了不少的『水滸劇本』其中以關於黑旋風李逵的爲最多。高文秀的水滸劇本八種，自黑旋風雙獻功以至黑旋風敷演劉要和，全是寫的李逵。楊顯之的一種水滸劇本黑旋風喬斷案，寫的也是李逵；康進之的水滸劇本二種，梁

山泊黑旋風負荊及黑旋風老收心，寫的又是這位『黑爺爺』。李致遠的都孔目風雨還牢末與紅字李二的板踏兒黑旋風，寫的也都是李逵的事。李逵之外，寫武松的有紅字李二的武松打虎；寫楊雄的，有同人的病楊雄，寫燕青的有李文蔚的燕青博魚，及燕青射雁。寫張順的有無名氏的張順水裏報怨；又無名氏的爭報恩三虎下山，則寫關勝、徐寧、花榮三人。明初的周憲王樂府中，又有水滸劇本二種；一寫魯智深，豹子和尙自還俗；一寫李逵，黑旋風仗義疏財。在這些水滸劇本中，今存者，共有七種，五種是元曲，即黑旋風雙獻功、李逵負荊、燕青博魚、還牢末，爭報恩，二種是周憲王的豹子和尙與仗義疏財。這二種雖是明初之作，也許仍是以元曲爲藍本而改編的。在這現存的七種元代及明初的『水滸劇本』中，我們知道，當時戲曲中的『水滸故事』是與今本水滸傳不甚相同的，特別是還牢末、爭報恩與豹子和尙自還俗三劇本中的故事。這或者因爲當時的一種水滸傳本與今本水滸傳不甚相同也難說。但我們與其這樣相信，毋寧相信：當時的一種水滸傳已與今本相差不遠，或者今本之中有一種竟是由元人底本演化而來的。而元人的戲曲的敍述則

本與這部小說不同。蓋戲曲作家的描寫與敘述，原是往往與流行的書本不很相同的。如馬致遠不是不懂得歷史的，卻將漢宮秋有意寫成那個樣子，梁辰魚也不是不明白吳越故事的，卻又將浣紗記有意的寫成那個樣子。至於今日流行的戲曲，本來取材於流行的小說而又顯然的與之違反者，更不知凡幾。此可見戲曲家之運用材料是極自由的，決不會為流行的小說所拘束。

更有趣的是，周憲王的豹子和尚自還俗，其劇名上題曰：『新編』當然是他自己編的。他生在羅氏的水滸傳已出之後，然這一個劇本所敘的事，卻與水滸傳相差得非常的遠：（一）水滸傳上的魯智深是因犯案而削髮為僧的，子然一身，無妻無子。在這劇裏，則魯智深是自幼出家的，因幼年戒行不精，被師嗔責，還俗為民。他有母，有妻，有子。（二）水滸傳上寫梁山泊氣勢如何的大，水滸英雄如何的勇敢，如何的光明磊落，即在元曲中，水滸人物也是為盜不為賊，做殺人放火的勾當，而不做鼠竊狗偷的行為的。然而在這劇裏，作者卻借魯智深的嘴裏說道：

〔混江龍〕想起那昔時襆樸，身穿着短裙窄袴，手拈着黑由鎗。風高時殺人放火，月黑時爬窟剜牆。想當日提着膽、驚着心、施勇力，常則是側着身、蹺着足、暗潛藏。想當日睡時呵不曾安穩，覺來呵常是荒獐。每夜價披星帶月，逐朔價臥雪眠霜。

〔天下樂〕你將這柳盜跖的門風自忖量參詳，是什麼好勾當。（末云）你那做賊的驚心怕膽，這邊嚇嚇地，那邊嚇嚇地。跳過人家牆，有些人驚覺了，番身又跳出牆來。若還不出來，被人拿住：（末唱）似你這做賊的有一日拿住賊，大洸枷脖項上搨，麁麻繩脊背後綁。那些個男兒當自強。

這那裏是梁山泊英雄的行藏，簡直是一夥小毛賊的舉止！(三)水滸故事，自龔聖與的贊上，已將吳加亮改爲吳用，李進義改爲盧俊義，王雄改爲楊雄，然而這劇裏卻仍是吳加亮，李義（不作李進義）及王雄。彷彿作者連龔贊也不曾見到似的。這還不足以證明在元人戲曲中考察元人的水滸傳的內容是絕不可靠的麽？

但在這些劇本中，至少有幾點是可以注意的：

(一)梁山泊已由三十六位好漢，一變而增至『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只有豹子和尚等二劇仍說是三十六人。)

（一）各個英雄已有個別的描寫，特別是李逵、燕青諸人。

（二）各劇裏所用的情節，往往雷同；雙獻功、還牢末、爭報恩以及燕青博魚所寫的四劇，其事實幾乎是完全相同的；全都是正人被害，英雄報恩，而以奸夫淫婦授首爲結束。此可見劇作家想像力的缺乏，更可見他們是跟了當時的民間嗜好而走去的。民間喜看李逵戲，作者便多寫李逵，民間喜看殺奸報仇的戲，作者便多寫雙獻功一類的戲。至於其他很可取爲劇材的『水滸故事，』他們卻不大肯過問了。這更可證：當時一定有一部水滸傳，有一個完全的水滸故事，所以他們不妨零星取用，不妨各奔前程，專寫小說中一部分的事以自名家。水滸劇本，其所敍的事實，與小說愈趨愈遠，而這部水滸傳卻是與今本水滸傳愈走愈近。

這一部元代中葉的水滸傳，我們也已無從得到。但據我們猜想，其大節目當仍不外於宣和遺事之所敍者。小節目或已添了不少。宋末元初的三十六位水滸好漢，在這時當已添到了一百單八位。（這在元劇中可以看出的。）這一部元代水滸傳，我們很希望能

穀如元代的三國志評話、武王伐紂一樣的突然出現於世，使我們知道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及許仲琳的封神傳並不是無所憑藉而作的。這一部水滸傳的作者或編者大約便是施耐菴氏。百川書志：『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菴的本；羅貫中編次。』七修類稿三十三也說：『宋江又曰錢塘施耐菴的本。』一百回本的水滸傳及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全書也都寫着：『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在明代的諸本水滸傳中，其作者的標題很少不是施羅並列的。大約羅氏原本便已是這樣的寫着的吧。這都可見今本的水滸傳的祖本，有一部是施氏的『的本』的可能。

四

元末明初，乃是今本水滸傳祖本出現的時代。這一部水滸傳即所謂今本水滸傳的祖本者，當亦如今本三國志演義一樣的，雖脫胎於元人施耐菴之作，卻頗有些不同。元代的水滸傳當甚淺陋無文，如他們的三國志評話等作。這部元末明初的改作本子，也許與

原本大異其面目。但他們的文筆卻也許不會比近日發見的三國志演義原本（卽弘治本）高明了多少。這部水滸傳的作者亦卽爲三國志作者羅貫中。羅氏之爲元末明初人，自近來發見了龍虎風雲會一劇及弘治本三國志演義一書而已可確定。郎瑛七修類編二十三：『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亦說：『水滸傳，羅貫著。貫字貫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敍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也是園書目也著錄：『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這部二十卷本的『舊本羅貫中水滸傳』，當不至於絕跡於人寰。古今書刻上著錄：『都察院：水滸傳，三國志演義。』這部羅氏的三國志演義當卽爲近日所發見的弘治本。這本三國志演義現已發現，則羅氏的水滸傳也總有一日會復現於世間的吧。這一部羅貫中原本的水滸傳，據我們所懸想，其內容當有如下面的幾則的可能：

（一）其文辭一定不會高過弘治本的三國志演義；其敍述描寫，一定是很簡率的。大約後來諸種簡本的水滸傳，如英雄譜本水滸傳，如文杏堂評點三十卷本的水滸傳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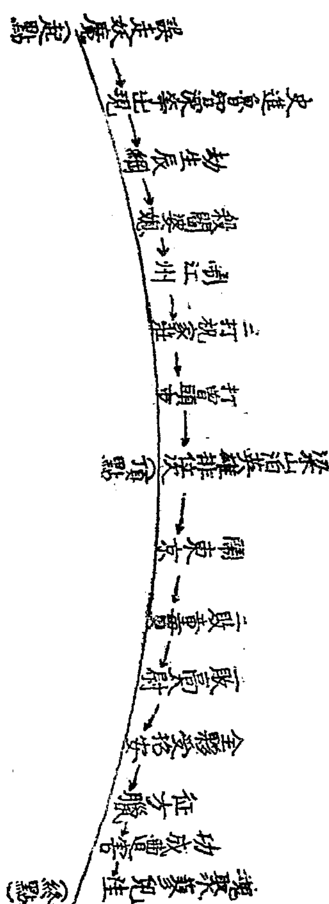
如萬曆時余氏刊本新刊京本插增王慶田虎忠義水滸傳，如一百二十四回本的水滸傳等，其中必有一部分是羅氏的原文。長篇小說的藝術的進步，是嘉靖以後的事。在此時之前，其文筆都是很幼稚的。世所傳的許多羅氏的著作，如三國志演義，如五代殘唐，如隋唐志傳等等，都可證明羅氏原本的水滸傳一定不會高明了多少。據此，我們可以想見羅氏的原本一定不會是後來諸種繁本的水滸傳如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以及七十回本等的原本的。

(二)羅氏的原本一定只是分作二十卷，(?)每卷又分作若干則，每則一個標目。且這個標題一定是單句的，決不會是分作一百回或一百二十回，也決不會具有對偶的回目。小說的分回與乎回目的對偶，當起於嘉靖以後。原本三國志、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傳等都只是分則，不分回的。原本水滸傳當然也不會違反此例。(五湖老人刊的三十卷本水滸傳是分卷、分則不分回的，猶存古本之舊)

(三)羅氏的原本，其事實與今日流行的任何的簡本、繁本都不會相同。我們仔細的

研究了幾種本子的水滸傳，無論其爲繁本、簡本，一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或一百二十回本之後，我們便顯然的可以看出，原本水滸傳的結構是一個什麼樣子的。除了金聖歎僞托的七十回的刪本之外，其餘的許多繁本、簡本的水滸傳，都只是在原本之上增加了些什麼上去，但這些增加的痕跡卻是異常的顯明的。原本水滸傳的結構，當係始於張天師祈禳瘟疫，然後敍王進、史進、魯智深、林冲諸人的事，然後敍晁蓋諸人智取生辰綱的事，然後敍宋江殺閻婆媳，武松打虎殺嫂，以及大鬧江州，三打祝家莊的事，然後敍盧俊義的被賺上山，一百單八個好漢的齊聚於梁山泊，然後敍元宵夜鬧東京，三敗高太尉以及全夥受招安的事。至此爲止，原本與諸種繁本、簡本的事實皆無大差別。此下，諸本或添征遼，或添征田虎、王慶，或並添征遼及征田虎、王慶，皆爲原本之所無。原本當於『全夥受招安』之後，即直接征方臘的事。在征討方臘的一役中，一百單八位好漢便陸續喪亡，十去七八。最後宋公明、盧俊義等衣錦還鄉之後，卻又爲奸人所陷害，身喪於他們之手。這一段征方臘又是後來的一切水滸傳的本子所同有的。我們看這個原本的結構原是一個很嚴密

的組織。就全部觀之，確是一部很偉大的很完美的悲劇。其佈局當如左圖：



因爲全書的佈局是這樣嚴密，每位英雄的身世結果都已安排好了，完全不能更動，做續書的人要插增幾段故事進去，便覺非常困難，如要使這種『插增』成爲『無縫的天衣』，卻更爲難中之難。所以那幾位做『插增』水滸的人都感到左支右絀，無往而不露出大裂縫來，正如將水滴在油中，將泥塗在石上，任這樣也不能攪在一塊、打成一片的。這個大裂縫，

最使我們看得出的便是：當梁山泊諸英雄出師征遼、征田虎、征王慶時，一百單八個好漢，雖受過許多風波，卻一個也不曾傷折。其陣亡的，受害的，全都是一百單八個好漢以外的新附的諸將官。然而到了征方臘時，陣亡的卻是梁山泊的兄弟們了。這豈不是明明白白的指示給我們看：梁山泊的許多英雄，原本已安排定或在征方臘時陣亡，或功成受害，或潔身歸隱的了。其結局一點也不能移動，但是攻戰又不能一無傷折，所以做『插增』水滸傳的作者們只好請出許多別的將軍們來以代替他們去傷折、陣亡，而留下他們來，依照着原本的結局以結束之。(一)不然，征遼及征田虎、王慶如是原本所有的話，則羅氏儘不妨將水滸英雄在這些戰役中犧牲了幾個，很可以不必將許多英雄都死在征方臘一役之中。更有一點可以看出來的，便是：無論任何的後來的本子，除了七十回的金刪本不算，在『全夥受招安』以前的情節，都是相同的，『在張順夜伏金山寺』以後的情節也都是相同的，只有中間的敘述征遼及田虎、王慶的一大段卻是各本不同。這又足以看出這征遼、征田虎、征王慶的三宗大事，乃無疑的是後來的『插增』而爲原本之所無。像這樣的

一部水滸傳原本，出現於元末明初，也恰恰的可以使我們知道所謂『錢塘、施耐菴的本，羅貫中編次』的水滸傳，或羅貫中所改編的元人的水滸傳，乃是與宣和遺事所敍的結局相同的。宣和遺事所敍的只有征方臘一事，大約當時流傳於民間的也只有征方臘一事，所以施氏羅氏使這樣的照着南宋以來的傳說將水滸傳結束於征方臘，而並不於中別添什麼『周折，』別添什麼征遼或征王慶、田虎的波瀾的。㊁

㊀這種推測，我在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的中國小說與戲曲一文已說得頗詳，讀者可以參看。

㊁按羅貫中與施耐菴的關係，別無可考。羅氏之寫上施耐菴「的本，」而自居於「編次」之別，也許不過如他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寫上「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貫中編次」一樣而已；至多也不過如他之取材於三國志平話的關係而已。以羅氏為施氏的門人，乃始於胡應麟。胡氏在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說：「余偶閱一小說書，稱施某嘗入市肆，紬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為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笑。」我們知道水滸傳是很早的便有了李嵩、高如龔的傳寫的，所以胡氏的「擒賊招語」之說，是不可信的。他說。「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笑。」不知羅氏的原本水滸傳其文字正也是「絕淺陋可笑」的。他的「門人」之說，別無旁證，恐亦係「想當然」的

假設。金聖歎因爲要表彰他的「僞古本的七十回水滸傳，便僞作施序於前，且斷自七十回之後，爲羅所續，極口詆羅，更爲可笑。聖歎同時人周亮工在書影上便已反對此說，說他「不知何據？」其實像聖歎所取的七十回的水滸傳，決不會元人施耐菴之作，再連羅貫中之作也不是。在下文，我們便可知他的七十回乃是取之嘉靖本的。嘉靖本之於施本至少已是三變的了。至於施作羅續之說，更爲無根可笑。羅氏是取了施本改造的，並不是續的，「梁山泊英雄排位次」即金本的「梁山泊英雄驚噩夢」此下的事實，是很早便已有了的，並不是始自施氏，也不是始自羅氏。羅續之說是絕對的無根的。其實羅氏之於施本，其工作是超出於「續」以上百倍的。他是「編次」不是「續」。金氏之說，惑世已久，故一辨之。

(四)有『致語』冠於每卷(?)之首。『致語』即『致辭』或『楔子』。宋文鑑第一百三十二卷，載有宋祁、王珪、蘇軾等教坊致語。宋史樂志記教坊樂隊之制，亦有樂工致辭，小兒隊致辭，女弟子隊致辭諸儀節。這些致語，與羅氏水滸傳上的致語，未必是同物。但其置於最前，用以引起正文或正事的功用，卻是一樣的。羅氏致語，其內容似當與京本通俗小說，古今小說中諸短篇小說正文前的『得勝頭迴』或今日彈詞每回之前的開篇相同。這些『得勝頭迴』或開篇，或與本文完全無干，不過說說閒話，背背詩詞，或與本文

略有關係，或先引一小段與本文相同或相反的故事，用以引起正文，相映成趣。楊定見在他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全書的一條發凡上說：『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見。』周亮工的書影一，也說：『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謝无量的平民文學兩大作家說：『略記某明人筆記（忘其書名及撰人名）云，少時聽人說水滸傳灘頭，每竟半日，甚爲可聽。後郭本水滸引删去前段，殊覺可惜云云』（頁四十七）楊氏與周氏都沒有見過羅氏原本，所以楊氏只作爲相傳，周氏卻以爲羅氏本是一百回的，每回有一個致語。周氏此語與事實略有不符，因爲羅本本是沒有『回』數的，更不會是一百回。但每卷有一個致語，卻是可能的。胡適之君頗覺得每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是不可能的。但我們要曉得彈詞至今尙是每一回或每一卷有一個『開篇』的；馬如飛的開篇且單行出版。倭袍傳的許多開篇也較本文更爲雋妙。爲什麼羅氏的書每卷（？）有『致語』便會是不可能的呢？

羅氏致語『燈花婆婆』一則今尙存於馮氏改本平妖傳的卷首。張无咎序馮本平妖說：『余昔日見武林舊刻本二十卷，開卷卽胡員外逢畫突如其來。』可見平妖傳上的『燈花婆婆』故事當是馮氏將郭氏水滸所删下的移過來用的。也是園書目著錄的『詞話』中，也有燈花婆婆的一個名目。不知是否與馮氏所引者相合。

五

到了嘉靖的時候，羅氏本的水滸傳便有了一個絕大變動。這個時候有一部嘉靖本的水滸傳出來，吞沒了，壓倒了羅本。這個嘉靖本的水滸傳，乃是水滸傳的頂點，是水滸傳的最完美的一個本子，也是一切繁本水滸傳㊀的祖本。這個本子相傳是武定侯郭勳家中所傳出的。胡應麟的野獲編五說：『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卽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郭勳不止有水滸傳。尙有英烈傳，相傳也是他所作的。長篇小說到了這個時候，正是黃金時代的開始。金瓶梅產

生於此時，西遊記、封神傳與西洋記，也後此不久便出現。白話的技巧已臻於純熟超雋之點。一切的敍寫描狀，都深邃而婉曲，精悍而活潑，眞切而完美。我們看那末行文笨拙的一部武王伐紂會變成了一部那末活躍的封神傳，便知像羅貫中那樣的結構比較嚴密，敍寫比較進步的水滸傳，一定會被改造得更爲可觀的了。郭本（我們姑稱此本爲郭本）對於羅氏原本有幾點可知的改造，雖然我們並沒有見到郭勳的原本：

●所謂繁本，蓋卽指如郭本之增潤羅氏原本，放大爲二三倍的篇幅的幾個本子而言。又有簡本，則指羅氏原本未加放大，或依據原本而並不放大的幾個本子而言。

（一）郭本第一次將單語標目的「則」改爲第幾回第幾回，且取消了卷數，又加上了對偶的回目。每回必有二語。三國志演義之改爲對偶的回目，始於毛宗崗本，隋唐志傳之改爲回目，始於褚人穫本，水滸傳之改回目，在諸書中可算是獨早的了。小說回目之創，當始於此時。以其創始，故對偶尙未十分工整，如第二十回：「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夜走劉唐」第七十二回：「燕青智撲擎天柱，李逵壽張喬坐衙」都是不大對得準的。

（二）羅本於全夥受招安後，即接入征方臘。郭本則於受招安之後征方臘之前『插增』一段征遼進去。並將全書定為一百回。楊定見刊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傳全書的發凡說：『郭定武本即舊本移置閻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楊氏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一語，前半句是謊話，後半句卻是實情的。郭勳的水滸傳，只是在羅氏原本上加添了征遼一段。至於[illegible]王慶的事，卻是郭氏所不及知，而為嘉靖以後的作者所『插增』的。[illegible]之所以要編這個謊者，或者是為的要表彰他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傳是古本增入王慶、田虎二事也是原有的之故。換句話，他便是要保全他的征四寇的故事，不使讀者生疑是後來的『插增』之故。或者他竟是完全不知有羅氏原本，而誤以萬曆的余氏全本為羅氏原本的吧。我們在發凡同條裏，見他所說的：『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二十回之繁而汰之者，皆失。』諸語，便知道他所以要編造這個謊的心事了。但郭本為什麼要編造征遼這一大段事，加入原本之中呢？有人說，這一段事原是舊有的，今

本水滸傳原是由幾個流傳於各地方的『水滸傳』記併合而爲一的。㊀但這句話太沒有事實上的根據了，頗不可信。水滸故事，就其進展的歷程看來，處處都可見其爲由一個核心而放大了的，不是由幾個中心扭合在一處而成了的（下文可見）郭本產生在嘉靖的時候。我們如果看那時的時事，便可知郭勳（?）之編造征遼的故事，其原意與陳忱之作後水滸傳，金人瑞之表彰七十回水滸傳，俞萬春之寫蕩寇志，並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時代』的背景，使他們產生了這些文字的。嘉靖凡四十五年。我們只要看前三十幾年的大事便可知當時的時勢是並不怎麼樂觀的：

三年正月，朵顏入寇。

六年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七年十月，土魯番入寇。

十二年十二月，吉囊入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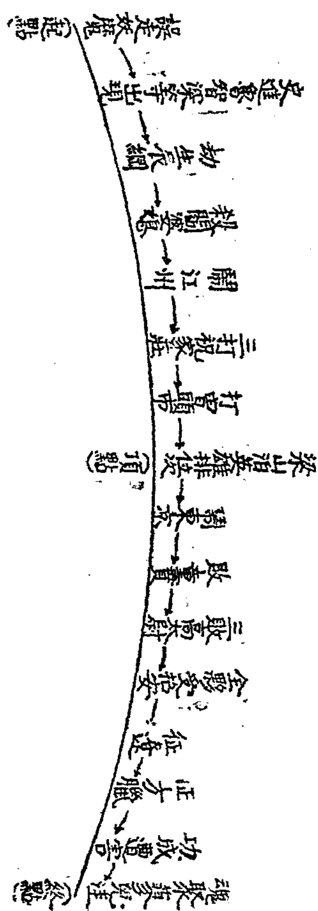
十四年三月，遼東軍亂。

十六年，六月吉囊入寇。
二十一年六月，俺答入寇山西。
二十二年八月，俺答犯延綏，十月，朵顏入寇。
二十五年九月，俺答侵寧夏。
二十七年八月，俺答犯大同。
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入寇。七月，倭寇侵浙東。九月，朵顏犯遼東。
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逼京師。
三十年十一月，俺答犯大同。
三十一年四月，倭寇侵浙江。
三十二年七月，俺答大舉入寇。
三十四年七月，倭寇犯南京。
在這三十幾年中前半是蒙古人的犯邊，後半是倭寇的侵入東南諸省。當時吏治的腐敗，

軍兵的無用，在在都足以使人憤慨。郭本作於此時，自然會有心想到要草莽英雄來打平強鄰的了。但郭勳死於嘉靖二十八年。此本則似作於三十年以後。蓋所謂傳自『武定侯府』諸語，本不是指此本爲郭勳所自作的。也許是作書者的借郭勳或郭府以自重而已。

❶見李玄伯重印百回本水滸傳卷首記水滸傳。他說水滸由四個「傳」併合而爲一。

加上了征遼的故事之後，水滸傳之結構便成了左圖的樣子：



（三）郭本最大的好處，並不在改換回目，『插增』征遼諸點，而實在於他將羅本的水滸傳又改造得進步了不少。在今本的許多水滸傳中，郭本乃是一個最完美的定本。無論楊定見也好，李卓吾也好，金聖歎也好，都不能在他的一百回之中有些什麼增損。至多只不過改換幾個字眼兒而已。金氏七十回本，當然是截取了他的前七十一回的（金氏將郭氏第一回改作楔子，不計回數，故只有七十回）即楊氏刊的一百二十回本，也只是插增他所改寫的征田虎、征王慶的二十回而已，其餘一百回，仍是郭氏的原文。我們拿他與一百回本對讀一下，便可以說是一點也沒有變動。至於所稱爲李卓吾批評的一百回本水滸傳，則更是全本郭氏，無所改變的了。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一部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也是一百回，與李氏的百回本完全無異。這都可證明郭本至今仍是完完整整的在於人間，雖然我們沒有見到他的原刻本。㊀這一百回的郭本水滸傳，與羅氏的原本是大差其面目的。他將羅氏本的文句完全加以改造，潤飾；淺的改之爲深；陋的改之爲雅；拙的改之爲精妙；粗笨的改之爲雋美；直率的改之爲婉曲。特別是在遣辭用句上，幾

乎和羅本完全改觀。我們如果取任何一部簡本來，與郭本一對讀，便可知郭本的藝術是如何的進步；他直將一部不大有情致的水滸傳改成一部生龍活虎似的大名作了。這位改作者的功績，實較馮夢龍之改平妖，改列國，褚人穫之改隋唐爲更偉大。假如水滸傳沒有這位大作家的改作，則其運命其聲價也不過止於三國志演義而已，決不會夠得上第一流的偉大作品之列的。胡應麟說：『水滸，余嘗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述情敍事，針工密緻，亦滑稽之雄也。』又說：『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此一百八人分重量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囘獲詠歎之工，眞有超出語言之外者。』（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 這些讚語當係指着郭本而說的。他接着又慨歎於簡本的不佳：『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他所稱的簡本當然是羅氏原本或坊間翻刊本，必定不是坊賈刊落，或係原本如此。然據此可見文人學士們對於郭本是如何的傾倒了。現在將郭本的幾段與簡本的幾段，比較如下：

鄭屠正在門前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一聲鄭屠。鄭屠慌忙出櫃唱喏。便教請坐。魯達曰：「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觔精肉，切做臊子」鄭屠叫便頭快選好的十觔去。魯達曰：「要你自家切。」鄭屠曰：「小人便自切」遂選了十觔精肉，細細的切做臊子。那小二正來鄭屠家報知金老之事，卻見魯達坐在肉案門邊，不敢進前，遠遠立在屋簷下。鄭屠切了肉，用荷葉包了。魯達曰：「再要十觔都是肥肉，

（二）北平李玄伯氏重刊的一百回本水滸傳，據他自己說乃是郭氏的原本（新安刊的）。

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面。」鄭屠道：「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醃臢廝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卻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了。」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卻纔精的，怕府裏要裹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膘的肥肉，也細細的切

也要切做臊子。」鄭屠曰：「小人便切。」又選十觔肥的，也切做臊子。亦把荷葉包了。魯達曰：「再要十觔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切作臊子。」鄭屠笑曰：「卻是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將起來，睜眼看着鄭屠曰：「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肉臊子，劈面打去。鄭屠大怒，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尖刀，跳將出來，就要揪魯達，被魯達就勢按住了刀，望小腹上只一腳，踢倒了。便踏住胸前，提起拳頭看看鄭屠曰：「洒家始從老种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

做臊子，把荷葉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卻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切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卻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得跳將起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睜着眼看看鄭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卻似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氣，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眾鄰舍並十來個火家，那個敢向前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腳。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腳，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看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卻便似開了個油醬鋪，鹹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

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因何強騙了金翠蓮？」只一拳，正打中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一邊。鄭屠掙不起來，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曰：「你還敢應口！」望眼睛眉梢上又打一拳，打得眼珠迸出。兩傍看的人，懼怕不敢向前，又打一拳，太陽上正著。只見鄭屠挺在地上，漸漸沒氣。魯達尋思曰：「俺只要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眞個打死了。」脫身便走，假意回頭指着鄭屠曰：「你詐死，洒家慢慢和你理會。」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知他利害，誰敢攔他。

（一百十五回本第三回）

刀也丟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紫的，都綻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戶！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便饒了你，你如今對俺討饒，洒家偏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卻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鈸兒，鐃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上，口裏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眞個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街坊鄰舍並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粗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煙走了。

（一百回本第三回）

卻說武松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見一個酒店，下寫着「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店坐下，叫主人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把三碗酒并熱肉一觔放在武松面前，連篩三碗酒。武松都喫了。又叫曰：「主人怎的不來篩？」酒家曰：「客官，招牌上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曰：「這是怎麼說？」酒家曰：「這酒但凡客人喫了三碗，便醉了，過不得山岡。」武松笑曰：「我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曰：「我這酒叫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香美，少刻時便醉。」武松曰：「你胡說，你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曰：「雖然

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饑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個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來，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三二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郎再篩一碗酒，武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卻不添了。」武松道：「卻又作怪！」便對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卻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

好酒，喫得口滑。」還了酒錢，綽起稍棒，出門便走。酒家趕來，叫曰：「客官且停住，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虎，天晚出來傷人，官司榜文曉諭。往來結彩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過岡。其餘時辰，不許過岡。你莫送了性命。不如在我店裏歇罷。」武松笑曰：「景陽岡上，我走過二三十遭，何曾見說有大蟲。你留我店裏歇，半夜要謀我的財麽？」店主曰：「我是一片好心反成惡意。你不信我說，隨你出去。」這武松大步走上景陽岡。見一大樹，去一片板上寫着：「此岡上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過岡，請勿自誤。」武

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卻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醲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酒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酒家又來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殼麽？」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儻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廝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

松看了，笑曰：「這店家驚嚇客人的話，留在他店中歇宿。」挺着稍棒，便上岡子來。見所山神廟，門上貼着榜文。武松讀下，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回店，又怕店主恥笑。且奔上岡子去。見一塊青石，把稍棒立在一邊，番身欲睡。只見一陣狂風過後，樹後大吼一聲，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武松見了，從青石上番身下來，拿起稍棒。那大蟲把兩隻爪羅按一按，望着武松，從半空撲將下來。武松見大蟲撲來，卻閃在大蟲背後。但是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將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再吼一聲，兜將回來。武松雙手舉起稍棒，

了。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綽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卻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卻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二三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眞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蟲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怎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

打將下去，手脚慌了，卻打在枯樹上，把哨棒折做兩斷。那大蟲咆哮，翻身又撲將來。武松跳在一邊，兩手就勢把大蟲兩耳揪住，把右脚望大蟲眼睛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扒起兩脚，爬泥做一土坑。武松把大蟲盡力按下坑去，提起拳頭，打得大蟲口鼻迸出鮮血，打死在地，有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詩曰：

景陽山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霾日光。
燄燄滿山楓葉赤，
紛紛遍地草芽黃。
觸目晚霞挂林藪，
侵人冷霧滿穹蒼。

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走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悞。」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卻怕甚麼鳥！」橫拖着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讀時，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為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並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綰在肋下，

忽聞一聲霹靂響，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
谷口麋鹿皆奔忙。
十壯見校魂魄散，
存孝遇時心膽強。
清河壯士酒未醒，
忽在岡頭偶相遇。
上下尋人虎飢渴，
撞着咆哮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山倒，
人去迎虎如若傾。
臂腕落時似飛砲，
牙爪爬處成泥坑。
拳頭腳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鮮血染。

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撻撻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震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翦。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二掀、三翦，三般提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翦不着，再吼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胳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

近看千鈞勢未強，
遠觀八面威風斂。
身橫野草鋪班鎖，
緊閉雙睛光不閃。

那景陽岡下猛虎，卻被武松打得動彈不得。武松放了手。只怕大蟲不死，反打了一回。大蟲死了。武松曰：「且拖這大蟲下岡去。」伸手來拖，那里拖得動。武松力倦，再來石上坐。尋思曰：「天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怎鬬得他過！」且下岡來。只見樹林中鑽出兩個大蟲來。武松曰：「我命合休。」再細看時，卻是兩個人，把虎皮縫作衣裳，穿在身上。那兩人見了武松，驚曰：「這人好大膽，如何獨自半

掄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儘了氣力，手足都蘇軟了。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卻怎地鬬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卻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轉過亂樹林，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大蟲來。武松道：「阿呀！我今番罷了！」只見那兩隻大蟲，在黑影裏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卻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繃在身上，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喫了驚道：「你——你——你——喫了忽律心，豹子膽，獅子腿，膽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個，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你——你——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兩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

夜，又沒器械，敢過岡來。」武松曰：「你兩個是誰？」其人曰：「我等是本處獵戶。因這景陽岡上有隻大蟲，夜夜出來傷人。本縣知縣，着落我等捕捉。正在這裏埋伏。你曾見大蟲麼？」武松曰：「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恰纔岡上撞見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人不信。武松曰：「你們不信，只看身上血跡。」獵戶問：「被你怎的打死了？」武松將大蟲事說了一遍。兩個獵戶，點起火把，聚集多人，跟武松上岡來。看見大蟲死做一堆。衆人把大蟲擡下岡來，卻請武松到里正家。

（一百十五回本第二十二回）

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和十數個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卻見你大剌剌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個喫了一驚。你卻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卻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血跡。」兩個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個獵戶聽了，又喜又驚，叫攏那十個鄉夫來。只見這十個鄉夫，都拿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卽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個人都在面前。兩個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道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卽發出火來，點起五七個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這裏五七個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家，都鬨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面前，將來兜了，擡武松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

（郭本第二十三回）

就這所引的兩段看來，我們已可充分的知道，郭本之改進舊本，其雋妙正復在：『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這是黃金時代以前的長篇小說所決不能臻及之境。只有在這個嘉靖時代，水滸傳才能達到了這個頂點。水滸傳的偉大，只是郭本的偉大；水滸傳之光榮，也只是郭本的光榮。羅氏原本，僅不過是一具行尸行肉而已，使之精神煥發，逸趣橫生，完全改了舊觀的，卻是郭本。所以郭本的出現，是水滸傳演化過程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有郭本，水滸傳才會奴視三國，高出隋唐，無郭本，則水滸傳不過終於三國，隋唐之境地而已。郭本的作者，其重要不下於封神傳的作者許仲琳，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而『畫鬼容易畫人難』，郭本的作者其技術正當高出於許吳呢。

（四）但郭氏對於羅氏原本頗有刪節的地方，其最為人所惋惜的便是羅氏的『致語』。這些致語，有『燈花婆婆』等故事。『燈花婆婆』今尚見存於馮氏改本的平妖傳第一回。（詳見上文）其他致語，則不可問了。

自金聖嘆的七十回本水滸傳出現之後，郭本七十一回之後的本文，便幾為世人所

忘。三百年來，世人僅得讀聖嘆所刪的前部七十一回。其後半的二十九回，不必說讀者不多，卽知之者亦少。聖嘆更以倒黑爲白，指鹿爲馬的高妙無比的批評手段，硬派這二十九回的文字是『續本』是惡札。但這二十九回的水滸果眞是『惡札』麽？元夜鬧東京的（七十二回）一段又未嘗不及鬧江州，『分金大買市』（八十二回）與『滴淚斬小卒』（八十三回）二回，其意境更是前半部所全寫及的。最後的一回，『神聚（一作題）蓼兒洼』更極悽涼悲壯之至，令人不忍卒讀。有了這一回，全書便更顯得偉大了。全書本是一部英雄傳奇，有了這一回，卻無意中成就爲一部大悲劇了。我們試讀下面的幾句總結的詩：

莫把行藏怨老天，韓彭赤族已堪憐。
一心報國摧鋒日，百戰擒遼破臘年，
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尙依然，
…………

這最後的一小段，見的人恐怕不多；坊間翻印的後水滸只是從簡本上剪節下來的。今仍將郭氏百回本中一段文，與百十五回簡本的同節並錄於下：

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道心腹疼痛，想被下藥在酒裏。急令人打聽那使臣，於路驛中卻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乃嘆曰：「我自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並不曾行半點欺心之事。今日天子聽信讒臣，賜我藥酒，我死不爭，只有李逵見在潤州。他若聞知朝廷行此意。必去嘯聚山林，把我等一世忠義壞了。」連夜差人往潤州，喚取逵，刻日到楚州。且說李逵到潤州為都統制。只是悶倦，與眾終日飲酒。聽得楚州差人到來有請。李逵曰：「哥哥取我，必有話說。」便同來人下船，直到楚州，拜見，宋江曰：「兄弟，我等自從分散之後，

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道肚腹疼痛，心中疑慮，想被下藥在酒裏。卻自急令從人打聽那來使時，於路館驛，卻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必是賊臣們下了藥酒，乃嘆曰：「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並不曾行半點異心之事。今日天子輕信讒佞，賜我藥酒，得罪何辜。我死不爭，只有李逵見在潤州都統制，他若聞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嘯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連夜使人往潤州喚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別有商議。且說李逵自到潤州為都統制，只是心中悶倦，與眾終日飲酒，只愛貪杯。聽得宋江差人到來有請，李逵道：「哥哥取我必有話說。」便同幹人下了船，直到楚州，逕入州治。拜見宋江罷。宋江道：「兄弟，自從分散之後，日夜只是想念眾人。吳用軍師武勝軍又遠。花知寨在應天府又不知消耗。只有兄弟在潤州鎮江較近，特請你來商量一件大事。」李逵道：「哥哥，甚麼大事？」宋江道「你且飲酒。」宋江請進後

日夜只是想念衆人。只有賢弟在潤州較近，特請你來商議一件大事。」李逵曰：「甚麼大事？」宋江曰：「你且飲酒。」宋江請進後所，款待李逵喫了半晌酒食。宋江曰：「賢弟，我聽得朝廷差人賫藥酒來賜與我喫。如死，卻是怎的好？」李逵大叫：「反了罷！」宋江曰：「軍馬都沒了，兄弟們又各自分散了，如何反得？」李逵曰：「我鎭江有三千軍馬，番可楚州軍馬，盡點起來，再上梁山泊，強在這里受氣。」宋江曰：「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我死後，恐你造反，壞了我忠義之名。因此請你來相見一面。酒中已與你

廳，見成杯盤，隨即管待李逵喫了半晌酒食。將至半酣，宋江便道：「賢弟不知，我聽得朝廷差人賫藥酒來賜與我喫。如死，卻是怎的好？」李逵大叫一聲：「哥哥反了罷！」宋江道：「兄弟，軍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道：「我鎭江有三千軍馬，哥哥這裏楚州軍馬，盡點起來，幷這百姓，都盡數起去，併氣力招軍買馬殺將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強似在這奸臣們手下受氣。」宋江道：「兄弟且慢着，再有計較。」原來那接風酒內已下了慢藥。當夜李逵飲酒了，次日具舟相送。李逵道：「哥哥幾時起義兵，我那裏也起軍來接應。」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死在旦夕，我爲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我死之後，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請將你來，相見一面。昨日酒中，已與了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此

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和你陰魂相聚。」言訖，淚如雨下。李逵亦垂淚曰：「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言畢，便覺身體有些沉重，流淚拜別公明，回到潤州。果然藥發。李逵臨死，分付從人：「將我靈柩去楚州南門外蓼兒洼，與哥哥一處埋葬。」從人不負其言，扶柩而往。宋江自與李逵別後，心中傷感，思念吳用花榮不得會面。是夜藥發，囑咐親隨之人，「將我靈柩殯葬南門外蓼兒洼高源深處，休負吾志。」言訖而逝。用人備棺槨，依禮殯葬楚州蓼兒窪。數日之後，李逵

處，楚州南門外，有個蓼兒窪，風景盡與吾梁山泊無異，和你陰魂相聚。我死之後，屍首定葬於此處。我已看定了他。言訖，墮淚如雨，李逵見說，亦垂淚道：「罷！罷！罷！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言訖淚下，便覺道身體有些沉重。當時洒淚拜別了宋江下船。回到潤州，果然藥發身死。李逵臨死之時，囑咐從人，「我死了，可千萬將我靈柩去楚州南門外蓼兒窪，和哥哥一處埋葬。」囑罷而死。從人置備棺槨盛貯，不負其言，扶柩而往。

再說宋江自從與李逵別後，心中傷感，思念吳用花榮不得會面。是夜藥發臨危，囑咐從人親隨之輩：「可依我言，將我靈柩，安葬此間南門外蓼兒窪高原深處。必報你衆人之德。乞依我囑。」言訖而逝。宋江從人置備棺槨，依禮殯葬。楚州官吏，聽從其言，不負遺囑。當與親隨人從，本州吏胥，老幼扶宋公明靈柩葬於蓼兒窪。數日之後，李逵靈柩亦從潤州到來，葬於宋江墓側，不在話下。且說宋清在家

靈柩亦從潤州到，葬於宋江墓側。

有詩爲證：

宋江飲毒已知情，
恐壞忠良水滸名。
便約李逵同一死，
蓼兒窪裏起佳城。

且說宋清在家患病，聞知家人報說哥哥在楚州病故，葬於蓼兒洼。只得全家到來祭祀。卻說武勝軍承宣使吳用，自到之後，每每思念宋公明。忽一夜，夢見宋江，李逵扯住衣服，說曰：「軍師，我等以忠義爲主，不曾有負朝廷。今賜飲藥酒身亡，已葬於楚州蓼兒窪。軍師若念舊日交情，可到墳塋看視一遭爲感。」要問備細，忽然覺來，乃是

患病。聞知家人回家報說哥哥宋江已故在楚州。病在鄆城，不能前來津送。後又聞說葬於本州州門外蓼兒窪，只得令家人到來祭祀，看視墳塋，修築完備，回復宋清，不在話下。卻說武勝軍承宣使軍師吳用，自到任之後，常常心中不樂，每每思念宋公明相愛之心。忽一日，心情恍惚。寢寐不安。至夜夢見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說道。「軍師，我等以忠義爲主，替天行道，於心不曾負了天子。今朝廷賜飲藥酒。我死無辜。身亡之後，見已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窪深處。軍師若想舊日之交情，可到墳塋親來看視一遭。」吳用要知備細。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吳用淚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夢，寢食不安。次日，便收拾行李，逕往楚州來。不帶從人，獨自奔來。前至楚州，果然宋江已死，只聞彼處人民無不嗟嘆。吳用安排祭儀直至南門外蓼兒窪。尋到墳塋，置祭宋公明，李逵，就於墓前，以手摑其墳塚，哭道：「仁兄英靈不昧，乞爲昭鑒。吳用是一村中學究。始隨晁蓋，後遇仁兄，救護一

一夢。吳用淚如雨下。坐至天明，逕往楚州來，宋江果已死。吳用安排祭儀，到蓼兒窪墳前哭祭曰：「仁兄今日既爲國家而死，托夢與我，兄弟無以報答，願與仁兄今會於九泉之下，」言罷痛哭．正欲自縊。只見花榮從舡上飛奔到墓前，見了吳用各喫一驚，吳用曰：「賢弟在應天府爲官，緣何到此？」花榮將夢中之事說了，與吳用相同，因此星夜到此，吳用曰：「我得一夢，亦是如此。因來探看墳所。想念宋公明恩義難捨，正欲就於此處自縊，魂魄與仁兄同聚一處，」花榮曰：「軍師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之，亦與仁兄全盡忠義，乃死而安

命，坐享榮華。到今數十餘載，皆賴兄之德。今日既爲國家而死，托夢顯靈，與我兄弟無以報答，願得將此良夢，與仁兄同會於九泉之下。」言罷痛哭。正欲自縊，只見花榮從船上飛奔到於墓前，見了吳用，各喫一驚，吳學究便問道：「賢弟在應天府爲官，緣何得知宋兄已喪？」花榮道：「兄弟自從分散到任之後，無日身心得安，常想念衆兄之情，因夜得一異夢，夢見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來，扯住小弟，訴朝廷賜飲藥酒鴆死，見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窪高原之上。兄弟如不棄舊，可到墳前，看望一遭。因此小弟撇了家間。不避驅馳星夜到此。」吳用道：「我得異夢，亦是如此，與賢弟無異。因此而來。今得賢弟到此最好。」吳用心中想念宋公明恩義難捨，交情難報，正欲就此處自縊而死。魂魄與仁兄同聚一處，身後之事托與賢弟。」花榮道：「軍師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從，亦與仁兄同歸一處，」似此眞乃死生契合者，有詩爲證：

紅蓼窪中托夢長，　花榮吳用各悲傷，

處也」有詩爲證：

紅蓼窪中客夢長，
花榮吳用苦悲傷。
一時義烈想思契，
對樹高懸兩命下。

吳用曰「我今身又無家，死卻何妨。你有幼子嬌妻，使其何依?」花榮曰「此事不妨，自有囊篋，足以度日。妻室之家，亦是有人料理。」兩個大哭一場，雙雙懸於樹上而死。船上從人，久等本官不出，都到墳前看時，只見兩人自縊身死。急忙報與本州官僚，置備棺槨，葬於宋江墓側。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建立祠堂，四時享祭，里人祈禱，無不感應。

（一百十五回本第一百十五回）

一腔義血元同有，　豈忍田橫獨喪亡。

吳用道「我指望賢弟看見我死之後，葬我於此，你如何也行此事？」花榮道「小弟尋思宋兄長仁義難捨，思念難忘。我等在梁山泊時，已是大罪之人，幸然不死，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討南征，建立功勳，今已姓揚名顯，天下皆聞。朝廷既已生疑，必然來尋風流罪過。倘若被他奸謀所施，誤受刑戮，那時悔之無及。如今隨仁兄同死於黃泉，也留得個清名於世，屍必歸墳矣。」吳用道「賢弟，你聽我說。我已單身，又無家眷，死卻何妨。你今見幼子嬌妻，使其何依?」花榮道「此事不妨，自有囊篋，足以餬口，妻室之家，亦自有人料理。」兩個大哭一場，雙雙懸於樹上，自縊而死。船上從人，久等不見本官出來，都到墳前看時，只見吳用花榮自縊身死，慌忙報與本州官僚，置備棺槨，葬於蓼兒窪宋江墓側，宛然東西四丘。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義兩全，建立祠堂，四時享祭。里人祈禱，無不感應。

（郭本第一百回）

郭本的著者(我們應該說他是著者)是誰呢?是郭勳他自己呢,還是別的人?野獲編僅說:『今新安所刻水滸傳著本,即其家所傳。』並不說是他所著的。郭勳死於嘉靖二十八年,此書則似當作於嘉靖三十年後,似難說是他著的。野獲編又說:『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按汪太函即汪道昆,字伯玉,徽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曾著大雅堂雜劇四種(即洛神記、五湖記等。)或這部郭本即出之於他的手筆。然洛神記諸作中的白話。與水滸傳的白話卻不相類,似決非出之於一人的筆下的。可惜我們不能得到郭氏原本,或見到『天都外臣』的原序,使我們對於這部偉大的名著的作者得以有一個確切的證實。而郭氏所作的英烈傳,我們現在也不能得到。不然,倒也可以有一個旁證。(萬曆刻本英烈傳題着徐渭作)像這樣偉大的一部名著,我們卻不能確切的知道其作者,眞是小說史上一件很可遺憾的事。

六

但郭本雖是一部偉大的改作,爲文人學士們所傾倒讚賞,一般的民衆卻並不很能

欣賞其好處。羅氏原本的水滸傳並未因之而遇到了沒落的運命。正如南宋志傳出，而飛龍傳也不能消滅，隋唐演義出而說唐傳也仍在流行着一樣。有好些坊賈仍在翻印或增改羅氏的原本出售。民衆的欣賞力原是很低的，他們只知道讀樸樸質質的『事實』卻無暇去注意去欣賞什麼『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這許多坊刻本，並不敢將原本文句多所更動；但也有些『斗方名士』『失志文人』卻每每要自逞聰明，或作『插增』的工作，或略略的採取郭本的幾個地方，以增補改進原本。於是這些『簡本』便有了好幾種不同的式樣。因了這些不同的式樣，我們倒可以看出原本的一部分的眞相來。胡應麟以爲『簡本』水滸傳係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周亮工書影也以爲：『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落。此書亦建陽書坊翻刻時刊落者。』(按周氏所指書坊所刊落的係『此書每回前』的楔子。)但事實上並不如此。書坊賈人對於些少的刪節是敢於從事的。至於如上文所舉的二段，魯達打死鎮關西與武松打虎，一百十五回的坊本，竟與郭本相差兩三倍之多，卻決不是

他們所能所敢動手删改的。且在文字上看來，我們也決不信一百十五回的文字是會由郭本删成的。魯迅先生說：『若百十五回簡本，則成就當先於繁本，以其用字造句與繁本每有差違，倘是删存，無煩改作也。』（中國小說史略頁一四八）這句話很對的，我們仔細看上文所引的幾段，便可知簡本決不是繁本删節了的。坊賈們的能事，實不在於『删』而在於『增』。一部可以銷行的書，他們往往是要一續再續三續……濟公案與彭公案之三十餘續而尚未已，便是一例。建陽坊本本不删削原文，如他們所出版的三國志演義等都與原本無二。當然不會獨對水滸加以刊削的了。這些簡本，所增的便是田虎王慶二大段。這二大段的文字不僅與全書不稱，且與征遼一段也不稱。鄙俚無文，荒唐不經。正是民間『斗方名士』筆下出品的本色。但這些簡本，有時卻也受了郭本的影響而將他們的散漫的標目改爲對偶的回目（當然是用郭本的），將『卷』與『則』改爲第幾回第幾回。甚且也有採取了郭本的一部分文字而加入簡本之中的。因爲這種簡本改編的人不一，所以回數往往參差。這些簡本，今所知者約有左例的幾種：

（一）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殘本，存第二十卷全卷，及第二十一卷的半卷。萬曆間書林余氏雙峯堂刊本。全書大約有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左右。上半頁是圖，下半頁是文字；與余氏所刊的三國志傳及四遊記同。

（二）李卓吾原評忠義水滸全傳，寶翰樓刊本。凡三十卷，無回目，每則各有單句的標目。有五湖老人的序。

（三）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二十卷，坊刻本，與三國志合稱英雄譜。有崇禎間熊飛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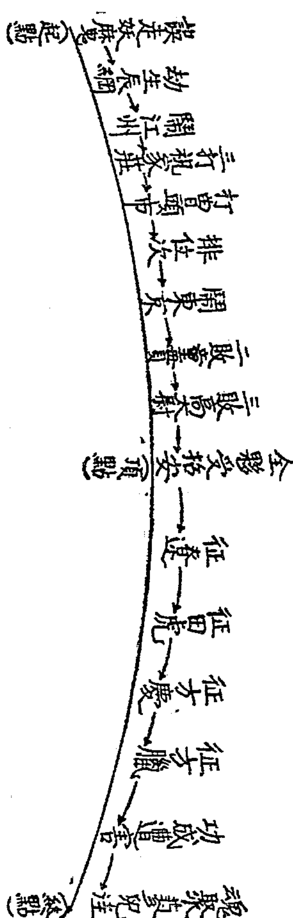
（四）同上英雄譜本，僅一百十回，日本有傳本。

（五）一百二十四回本，光緒間坊間重刊。

在這些本子之中，節目刪併不一，故有的是一百十五回，有的是一百二十四回，有的是一百十回，有的是三十卷，有的是二十卷，有的是二十餘卷。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所在，即全都是全本的水滸傳。所謂全本，即是：於羅本之外加上征遼，征王慶，征田虎的三大段故事

的。這些本子，可以說是最完全的本子，因爲包括了所有後起的故事都在內。這也是坊本用以號召讀者的一面重要的幌子。五湖老人在三十卷的李卓吾評本的序上，便曾說過：

『余近歲得水滸正本一集，較舊刻頗精簡可嗜。而其映合關生，倍有深情，開示良劑(?)。因與同社，略商其丹鉛而佐以評語。間名山久藏之書，當與宇宙共之。今而後，安知全本贋而贋本不晦，全本行而繁本不止乎?』五湖老人所說的『舊刻』『贋本』『繁本』都是指的郭本。三十卷本包括了征遼及征田虎、王慶，故他說是『全本』。這些全本的佈局都如左表：



這些全本與羅本及郭本不同之點，在於其頂點已移到『全夥受招安』而不在於『梁山泊英雄排位次。』在這些全本之中，最先出現的最重要的乃是新刊原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這一部書的出現是極重要的事實。這部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其版式與余氏雙峯堂所刊的三國志傳完全相同，上格爲圖，下格爲文字，（這是一個很古的版式，宋本列女傳是如此，元本評話五種也是如此）紙張也是相同的，可證其爲同一的刊本。三國志傳題着『書坊仰止余象烏批評，書林、文台、余象斗繡梓。』余象烏不知何人，余象斗則爲編四遊記中的華光天王傳及眞武出身志傳者。當時余家所刊的書籍，流行天下，余象斗所編的三台學韻詩林正宗至今也還有翻刻本。余氏刻書的時代是萬曆之間。（三國志傳刊於萬曆壬辰，詩林正宗刊於萬曆庚子。）這部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想亦出於這個時候。此書以『插增田虎王慶』爲號召，且見之於標題，可見這兩大段的故事是到了余氏方才『插增』進去的。這兩段故事，在萬曆之前，全不見於水滸傳中。余氏大約因爲讀者喜歡水滸的多，所以特別的自編了這兩大套的水滸故事進去，

以示別於他本。這一個全本一出版，便要推翻了一切的以前出版的羅氏本，郭氏本。『水滸故事』至此始宣告完成。自此以後，坊間所出版的水滸便無一不以全本爲號召。楊定見在繁本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傳上且有意的或誤解的以爲郭武定本，卽舊本，『言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照他之意乃竟以郭本爲不全本。所以他自己編著繁本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傳時，便將余氏所『插增』的王、田二大段也加以敷演而插增了進去。這可見余氏本的勢力是如何的大。余氏本我所見者，可惜是殘本，假定得到了全書，一定可以使我們更明白他所以要『插增』王田二大段的用意的。這個第一部的全部乃是後來各簡本的『祖本』。凡簡本敍到田虎、王慶兩大段的故事時，便直抄這一個本子，沒有什麼增删。如一百十五回的英雄譜本，其中敍王慶的一段，便與余氏本完全相同，所差者不過幾個字而已。余象斗本的內容，可知者有五：

（一）以插增田虎、王慶二大段的故事爲號召。田、王故事大約是他自己的手筆。其俚拙不經，充滿了民間故事的渾樸之處，正足以表見這是第一次的出之於『斗方名士』

之手的。余氏的其他著作，如華光天王傳（南遊記）如玄武大帝出身傳（北遊記）也都是如此的粗枝大葉渾樸無倫。雖勇於創作，而描寫的技術實在不夠。

（二）改了羅氏原本的分卷分則的格式，而變爲回目。這顯然是受着郭本的影響的。

（三）從郭氏繁本中取出征遼的一段來，加以删節，併入羅氏原本中。其所以必加删節者，蓋欲全書文字相稱之故。

（四）除了插增征遼及田虎、王慶故事，以及改『則』『卷』爲『回』之外，其餘的內容文字與羅氏原本大概是相同的。余氏刻書頗爲謹愼，對於舊本妄改妄删之處極少。我們讀他刊刻的三國志傳便知。他同時人周曰校等刊行羅氏原本三國演義多加釋義，而他則一仍舊貫，別無變動。即文字上有更改幾個字之處，也是不多的。他的刊刻水滸當然亦同此例。可惜我們不能得到余氏的全本，以證實此說。

（五）但也有可能的，他在刊印此書的時候，曾經偶然採取郭本的長處過，特別是原本所無，而郭本所有的詩詞。在一百十五回英雄譜本的最後一回，有一首哀悼詩：『一心

報國摧鋒日，百戰擒遼破臘年。』這是百回本所獨有的，因不說平四寇，也不只說平方臘，卻說『擒遼破臘』顯然是郭本所有而羅本所無的。但百十五回本卻採用上了牠。假定一百十五回本與余本全同的話，則採取此詩乃是始於余氏本的了。

（六）余本插畫很精美，但刊印則頗不經心。如第二十卷起於第九十九回，下接第一百回，一百回之下應是一百零一回；他卻不然，第一百回後，又是一個九十九回，（應作一〇一回，）又是一個一百回（應作一〇二回）然後纔是一百零一回，（應作一〇三回）。但這或者足以證明的是『插增』的原本草創初就，匆匆刊行，未遑整理完備之故。明刊原本目蓮救母傳奇，便也是中間忽然添插上許多張頁的，如已有二十五頁，下面又是一個『又二十五頁』之類。

余象斗字仰止，（一作文臺，仰止則爲他兄弟（？）余象烏的字）自號三臺山人。他的家世，大約是一個以刻書爲業的書賈。但又喜弄些文墨，自己編輯寫定幾部書。也許竟是一位不第的舉子，因爲累舉不第，便放棄了舉業，專心從事於『書林』的職業。

在『水滸故事』的進展上，在水滸全書的成就上，余氏的這部新刊京本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都是極有關係的。他第一次將田虎、王慶的故事，『插增』到水滸傳中去；他第一次使水滸傳成爲今本的全書。自余氏這一部『全本』出現於世之後，一切刊行水滸者便全都受了他的影響，無不以全本爲號召；無不以他的這一個本子爲祖本而翻刻、而傳布着。所以沈德符見了這個現象，便大以古本淪亡爲懼。百回的郭本雖不至實際上因了余氏此本的出現而淪亡，究竟敵不過余氏全本水滸的勢力。百回的郭本雖是最精美的，余氏的全本卻是最通俗的。百回的郭本雖爲士大夫所激賞，余氏的全本卻在民間流行得最廣。什麼人都喜歡全本的故事；有了全的，看了不全的，便覺得不滿足，不痛快。所以到了後來，楊定見的水滸傳全書便索性將郭本與這部插增田虎、王慶的故事的全本，合在一處而成爲水滸全書了。

次於余本的簡本水滸全書，便要算五湖老人所評刊的三十卷本水滸全傳爲最重要的了。五湖老人也以郭本爲不全本，甚且目之爲贋本，而自視爲『全本』，且自以爲『較

舊刻頗精簡可嗜，而其映合關生，倍有深情。』其實這一個本子乃是參合了繁本而爲一的。他以余氏全本（卽百十回本）爲底子而間添入一百回郭本裏的句子。所以這一本是介乎繁本與簡本之間的。這一本刊印的時間大約是天啓崇禎之間，雖號爲李卓吾所批評，其實也是託名。這個刻本刻得極爲草率，圖是數幅併爲一幅，文字也並不分段分則，僅以一卷爲起訖，而每逢分則處則僅以一劃爲記而已。今舉『火燒草料場』前半段的三本文字百十五回本，郭本，五湖老人本比較如下：

便排酒與林冲喫了，相別而去。林冲和差撥投草場來。正是嚴寒天氣，朔風凜烈，紛紛下一天大雪。二人到草場外看時，四圍黃土牆，七八間草房，做着倉廒，四下里都是

話不絮煩。兩個相別了，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卻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那雪早下得密了。但見：

凜凜嚴凝霧氣昏，空中祥瑞降紛紛，須臾四野難分路，頃刻千山不見痕。銀世界，玉乾坤，望中隱隱接崑崙。若還下到三更後，彷彿塡平玉帝門。

林冲別了李小二，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取路投草料場來。卻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林冲和差撥來到草料場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

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曰：「管營差這個林冲換你去守天王堂。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曰：「倉廒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自有數目。你若買酒喫時，奓這個大葫蘆東去五里，便有市井。」老軍和差撥回營裏來。卻說林冲安下行李，看那四下里都崩壞了。自思曰：「這屋如何

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廒。四下裏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開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廒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個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

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坐上，生些焰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裏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震得動。林冲道：「這

林冲來替你回去看天王堂。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廒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都有數目。」老軍點了堆數，引林冲到草廳上說道：「動用家伙，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老軍指着一個葫蘆道：「這是買酒的葫蘆。你若買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去了。林冲鋪了牀鋪，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把

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叫泥水匠來修理。」在土坑邊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恰纔老軍說五里路外有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出來，信步投東，不上半里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拜曰：「願神明保佑，改日來燒紙。」卻又行一里，見一簇店家。林冲逕到店裏。店家曰：

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卻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佑，改日來燒紙錢。」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腳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帚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問道：「客人那裏來？」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燙一壺熱酒，請林冲喫。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

花鎗挑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把草場門拽上鎖了。借了鑰匙，投東去。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路傍一所古廟。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逕到酒店裏。店主人認得葫蘆，便道：「草場大哥請坐。」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林冲喫了，還了錢，又買了些牛肉，併一葫蘆酒，把花鎗挑了，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依舊迎着朔風回來。到草場門口，開了

「這是草場老軍的。既是大哥來此，請坐。先待一席，以作接風之禮。」林冲喫了一回，卻買了一腿牛肉一葫蘆酒，把花鎗挑了便回。已晚，奔到草場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庇獲忠臣義士。這場大雪，救了林冲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放下花鎗，搬開破壁入去看時，火種都是雪水浸滅

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古時有個書生，做了一個詞，單題那貧苦恨雪：

「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下的正好。拈絮撏綿，裁幾片大如栲栳。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卻言道壓撞猶少。 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棉衣絮襖。手撚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細人，吟詠多詩草。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同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拽得一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

鎖入內看時，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放下花鎗葫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去牀上拽了一條絮被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起：「路上這個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卻做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鎖了，望那廟裏來。廟門有塊大石頭，掇將過來，靠了門。看時，殿上坐着一尊

了、去牀上拿了絮被出來，見天氣黑了，尋思去古廟裏坐到天明卻做理會。將被捲了，挑着酒葫蘆並牛肉，到廟裏把門掩上。並無鄰舍，又沒廟祝。林冲將酒肉放在香桌上，把葫蘆冷酒來喫。

（百十五回本第九回）

把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這半里路上有個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裏宿一夜等到天明卻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大塊石頭，掇將過來，靠了門。入得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個判官，一個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三分溼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卻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

（郭本第十回）

金甲山神，又沒鄰舍又無廟祝。林冲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溼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把葫蘆裏冷酒提來便吃。就將牛肉下酒。

（五湖老人三十卷本第一卷）

就以上三段同寫一件事的文字看來，我們頗可以明白五湖老人的本子雖然是簡本，卻有時也兼取郭本之長，如『捲下一天大雪』『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諸句；有時郭本與百十五回本都有的，五湖老人本卻删去了，如『四圍黃土牆，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廒』

諸句。這可見五湖老人本頗有些增删任意的地方。

不僅五湖老人，凡一切簡本都頗有些增删任意的地方。如一百十五回、一百回、一百二十回，其祖本雖皆爲余氏的『插增』本，卻沒有一種是與余氏的回數相合的。但這些簡本都不甚重要，故這裏也不必多說。

七

簡本在當時旣這樣的流行於民間，繁本的百回本在士大夫階級裏卻也未嘗無信徒。胡應麟雖慨嘆的說道：『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郭本）將永廢。』（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然不久郭本便有了好幾個翻本出現。第一個是一百回本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這書我們很有理由推知其爲郭本的全書，不加以增訂改編的。世傳的李卓吾評點的水滸傳，雖有三種：（一）五湖老人本根據余象斗本，（二）卽此本翻刻郭本，（三）楊定見本，然世間假如果有李氏評本的水滸傳時，這一部百回本卻是最近於眞確的李評本的。李氏的文學見解頗高，當然在余本與郭本之間，會採取了郭本的，且李氏卒於萬曆三十年，

余氏本的出現，至早當在萬曆二十年左右，時近易得，李氏又豈肯對這些坊本加以批評，而將余氏本田、王二段故事加以改造了的楊定見本的成就，則更遠在李氏卒後，萬非李氏所能得見，更不必說是加以批評了。又百回本有李氏的一序，也見收於他的焚書，而五湖老人本及楊定見本則並無李氏的序。這都可見百回本是最近於眞實的李評本，而其他二本則爲顯然的假託。第二個是百回本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這一個本子與李氏評本完全無二，可見其爲同出於郭本的一個來源。鍾氏評本，今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中國極少見。少見的主因，在於鍾氏的序文，頗有些不敬清人之語：

「嗟，世無李逵、吳用，令哈赤猖獗遼東。每誦秋風思猛士，爲之狂呼叫絕。安得張、韓、岳、劉五六輩，掃清遼、蜀妖氛，翦滅此而後朝食也！」

第三個是今人李玄伯氏重印的新安刊百回本。其文字也與李評本與鍾評本完全相同。李氏以爲，這部本子便是郭刻的原本。我們未見原書不能下確定的斷語，但就這三個本子的如此相同上看來，可決其皆爲郭刻的翻本無疑，（李氏重印的一本，至少也是翻郭

本〕以後金人瑞擷取了水滸的七十一回而恣其縱橫無敵的雄評時，其所擷取的來源，卻也是從這個郭氏的百回本。除了第七十回最後的一段，梁山泊英雄驚噩夢，是金氏自己添上去的以外，其餘的文句也與這三個刻本相同。這更可見凡略有文藝欣賞力的人，便都要傾向於郭本，而捨棄了種種的簡本，而郭本的活潑潑的如生鐵鑄就的造語遣辭，也決不容有人去任意添改。諸本文字之極少異同，此爲其因。不像那些簡本本來是淺陋草率的，不妨隨意的加以更改。

八

不過征田虎、征王慶的兩大段故事，既已通行於時；水滸傳上如果沒有了這兩段，便似乎有些缺憾。百回本雖佳妙，而這個缺憾卻終於不能彌補。楊定見本一百二十回水滸傳便應運產生，以彌補這個缺憾。水滸傳到了楊本，便完成了牠的變異。成爲一部最完備的書了。自此以後，便只能有刪節而不能有添加的了。楊本的全名是：新刊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書。楊氏在序上也說：袁無涯求卓老遺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閱之遺書又甚力。無涯

氏豈狂耶？癖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義水滸傳及楊升菴集二書與俱。無涯欣然如獲至寶，願公諸世。彷彿此書乃眞係李氏所批定也者。但我們要曉得，楊氏這些話，乃是一個謊，他所稱的卓老、卓老，不過是取來作一個幌子而已。這部書的實際，卻不僅僅是『批定』而實是『改編』，其中足足有二十回，出於他自己的手筆。這二十回是敍征田虎、征王慶的事的。他取了余象斗本中的征田、王二大段事而加以改造，加以敷演，加以烘染，使之能與百回本的一部分相稱相匹。這種的改編不僅僅是潤飾字句，增加烘染而已，簡直是全部的改寫一過，毫不顧忌的刪除、淘汰。余本征田虎的開頭（據百十五回本）是『宿太尉保舉宋江，盧俊義分兵征討』，而楊本的九十一回卻改爲『宋公明兵渡黃河，盧俊義賺城黑夜』。此後所改的更多。征王慶則幾乎連事實也完全不同。余本寫王慶的故事，（據藏巴黎殘本）始於『高俅恩報柳世雄，王慶仇配淮西地』。余氏將王慶的出身寫得光明磊落，慷慨激昂，有類於林冲諸人。然而在楊氏的筆下，王慶卻完全換了一個人了；他不復是一位光明磊落，而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棍徒，他的被刺配，不是由於高俅

的陷害，而是由於他的『因姦喫官司』楊氏先使他成爲一個與梁山泊諸英雄殊科的人物；然後再使梁山泊英雄對他張大撻伐。這也許是所謂『師出有名』的一例吧。在這二十回以外，楊氏也是全部採用百回本的，僅有二點略有不同：

（一）增定詩詞。楊氏在發凡上說：『舊本去詩詞之煩蕪，一慮事緒之斷，一慮眼路之迷，頗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態，頓挫文情者，又未可盡除。茲復爲增定。或竄原本而進所有，或逆古意而添所無。』

（二）校訂文字。發凡又說：『訂文音字，舊本亦具有功力。然諸訛舛駁處尙多。今悉校改。其音綴字下，雖便寓目，然大小斷續，通人所嫌，故總次回尾，以便翻查。』

楊氏可以說是全本水滸傳最後的一個編訂者。就他所寫的征田、王的二十回文字看來，也頗有佳處。

楊氏的生平不可知，據水滸全書小引，僅知其爲楚人，字鳳里。

九

水滸傳的演變，到了楊氏全書的出版，已是『山窮水盡』無可再變的了。不料在明末清初之時，卻有了一位金人瑞氏出來，以他的無礙的辨才，強造了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滸傳出來。更不料他這一部『腰斬』的水滸傳，卻打倒了、湮沒了一切流行於明代的繁本、簡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余氏本、郭氏本……使世間不知有水滸傳全書者幾三百年。水滸傳與金聖嘆批評的七十回本，幾乎結成一個名辭。除金本外，幾乎沒有所謂其他水滸傳。前幾年亞東圖書館翻印水滸傳，也用的是金氏七十回本，胡適之君做了兩次的水滸傳考證，至少要費了二三萬字，來辨明金氏的七十回本確是一個古本。清代坊賈翻印七十回以後的水滸傳時，且很可憐的，很小心的，加上後水滸之名。（一名蕩平四大寇傳或征四寇傳）金氏的威力眞可謂偉大無匹了！這個後水滸採用的是簡本，與金氏所用的繁本或郭本，原是並不相合的。後人見七十回本那末高明，後水滸那末淺陋，便益以爲金氏本乃是原本；而金氏所極口詆毀的續本，乃眞足以詆毀的了。但近年來，水滸諸種版本的陸續出現，卻使金聖嘆已圓了三百年的謊話，再也圓不住了。金氏口口聲聲說七

十回本是古本，然就所發見的觀之，卻沒有一本是七十回的。又在許多本的水滸傳本子中，也沒有一種是具有『梁山泊英雄驚噩夢』的一小段文字的。金氏所稱古本，許多人至此乃始恍然知其實爲一百回水滸傳的前七十一回。（金氏將原本第一回移作楔子，第二回移作第一回，故僅有七十回）而最後的一小段盧俊義的夢，卻是金氏自己的手筆。但金氏爲什麼要編造這樣的一個大謊呢？爲什麼要生生的將一百回水滸腰斬了呢？欲明其故，須讀他所寫的『英雄驚噩夢』的一小段文字：

是夜盧俊義歸臥帳中；便得一夢。夢見一人，其身甚長，手挽寶弓，自稱我是嵇康，要與大宋皇帝收捕賊人，故單身到此。汝等及早各各自縛，免得費我手腳。盧俊義夢中聽了此言，不覺怒從心發，便提扑刀大踏步趕上直戳過去，卻戳不著。原來刀頭先已折了。盧俊義心慌，便棄手中折刀，再去刀架上揀時。只見許多刀、鎗、劍、戟，也有缺的，也有折的；齊齊都壞，更無一件可以抵敵。那人早已趕到背後，盧俊義一時無措，只得提起右手拳頭，劈面打去。卻被那人只一弓稍，盧俊義左臂早斷，撲地跌倒。那人便從腰裏解下繩索，綑縛做一塊，拖去一個所在，正中間排設公案。那人南面正坐，把盧俊義推在堂下草裏，似欲勘問之狀。只聽得門外卻有無數人哭聲震地。那人叫道：「有話便都進來，」只見無數人一齊哭着膝行進來。盧俊義一看，卻都綑縛着，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盧

俊義夢中大驚，便問段景住道：這是甚麼緣故？誰人擒獲將來？段景住卻跪在後面，與盧俊義正近，低低告道：「哥哥得知員外被捉，急切無計來救，便與軍師商議，只除非行此一條苦肉計，情願歸附朝廷，庶幾保全員外性命。」說言未了，只見那人拍案罵道：「萬死狂賊，你等造下彌天大罪，朝廷屢次前來收捕，你等公然拒殺無數官軍。今日卻來搖尾乞憐，希圖逃脫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們時，後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況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我那劊子手何在？」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聲令下，壁衣裏蜂擁出行刑劊子二百一十六人，兩個服侍一個，將宋江、盧俊義等一百單八個好漢正於堂下草裏一齊處斬。盧俊義夢中嚇得魂不附體。微微閃開眼，看堂上卻有一個牌額，大書「天下太平」四個青字。

這一小段文字續於『忠義堂石碣受天文』之後，原是極不相稱的。但金氏之將水滸傳腰斬，且加上這一段文字卻有深意存焉。正如郭本的加征遼，雁宕山樵之寫後水滸傳，俞仲華之寫蕩寇志一樣。金氏生當流寇橫行之日，故對於口忠義而行盜跖的匪徒，深惡痛絕，以為非殺了這些強盜便不能夠『天下太平』。明代諸種水滸傳對於宋江諸人都口口聲聲許以忠義，實是誨盜引邪。聖嘆受了環境的驅使，便不由得將一腔憤氣，盡洩之水滸傳中，一方面於批評中處處寓意，一方面更不惜『托古改制』之嫌；大膽的將水滸傳

全書腰斷了，使她只賸下七十囘，不僅不使這些强盜們專征伐之權，且也不使他們招安受撫。

十

把上面的話總結一下是：

（一）水滸傳的底本在南宋時便已有了，但以後卻經過了許多次的演變，作者不僅一人，所作不僅一書；其故事跟了時代而逐漸放大，其描寫技術也跟了時代而逐漸完美。

（二）水滸傳的作者最早的有高如、李嵩二人，（在南宋）其作品已絕不可得見。其後有施耐菴，（在元代）其所寫著也已絕難得到。元末明初，有羅貫中，依據施氏之作，重爲編次。羅氏這部書便是許多今本水滸傳之所從出。但羅書今亦未得見。根據種種理由，略可知其書的內容大概。又其一部或全部的原文，似仍存在各種簡本水滸傳中。

（三）嘉靖間郭勳（？）將羅書重加烘潤改編，大異其本來面目，使之成爲一部極偉大的名著。於羅本事蹟之外，又加入征遼一節，共成百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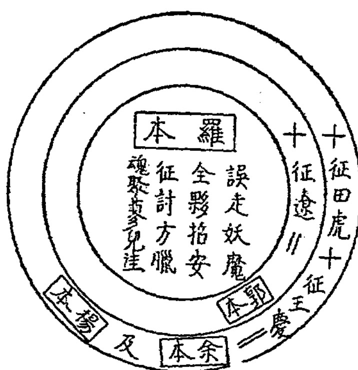
（四）萬曆間余象斗又取羅氏原書刊行，同時並加入郭氏所增的征遼一節，他自己所增的征田虎、征王慶二節。『水滸故事』至此已加無可加。

（五）天啓、崇禎間，楊定見又取郭氏本刊行，而加以余氏所增的田王二節故事。這二節故事並不依據余氏本文，卻由他自己加以潤改，共定爲一百二十回。這是最完備的一部水滸全書。

（六）此外，崇禎時有熊飛刊行一百十五回水滸，與三國合稱英雄譜；同時又有五湖老人三十卷本水滸出現。但皆係簡本與余象斗全本大抵相同。順治間有金人瑞批評七十回本出現，係割取郭氏本的前七十一回自爲一書。但其影響極大。

（七）在這許多本子中；最重要的是羅本、郭本、余本、楊本；在許多作者或編者中，最重要的作者或編者是羅貫中、郭勳（？）、余象斗、楊定見。羅是寫定今本水滸傳的第一個祖本的人；郭是使水滸成爲大名著的人；余是使水滸成爲第一全本的人；楊是編定最完備的水滸全本的人。

（八）「水滸故事」的逐漸擴大的經過，可列為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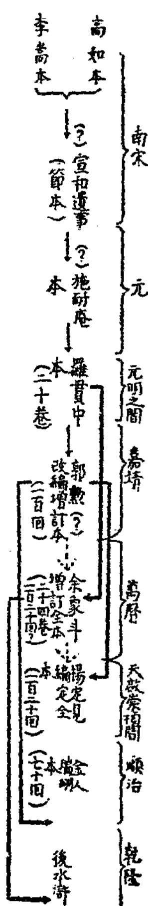


郭本＝羅本放大＋征遼

余本＝羅本＋征遼＋征田虎＋征王慶。

楊本＝郭本＋余本中征田虎、王慶二部分的放大。

（九）水滸傳重要版本產生的時代、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可列為左表：



（說明一）表中所列舉的幾個本子，皆係內容文字有所不同的。至於舊本的翻刻，或其內容無多大變動的概不列入。

（說明二）「實矢」表示某本係全部根據於上面的一本的；「虛矢」表示某本僅採取前本的一部分。矢形旁加(?)號者，表示未能確知某本是否根據於前本。

本文有一部分頗得力於魯迅，胡適之，俞平伯諸先生的已經發表的論文及著作，雖然意見與他們有時不同。在本文作成後數日，又得讀胡適之先生的水滸傳新考；新考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作者放棄了數年前所竭力主張的金人瑞的七十回本水滸確爲古本之說。這是最可贊成的。但他所虛擬的X本Y本Z本等等之說，卻與本文所主張的絕不相同。

作者附識（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又，日本內閣文庫有水滸志傳評林一書，惜尚未得讀，不知其與諸本的關係如何。

三國志演義的演化

一

今所知的講史，雖以五代史平話爲最早的一部，然三國志演義則在講史中最爲人所熟知，且其勢力也最大。五代史平話埋沒了不少時候，到了前十年方才出現於人間；繼於這部五代史平話之後者也只有拙笨無文的殘唐五代傳一部書。所以五代的故事，民間知道的實在不多——雖然李存孝的神勇王鐵槍的能征慣戰，知道的人還不很少，而程思敬到沙陀請兵的故事，今日也還在劇場上演唱着（劇名珠簾寨）。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卷五，所載的說話人所說的故事有專門說三分及說五代史的。他在同書中又說，京瓦伎藝，在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可見當時視五代故事與三國故事爲同樣的足以號召聽衆，以致連說話人也成了專科。不知後來怎麼樣，五代史的故事，竟淪沒

不彰了，盛行於世的卻只賸了三國故事。這一種三國故事簡直是『婦孺皆知，』有井水飮處』無不曉得。不僅市井小民，皆知劉關張的三個結義的英雄，皆知曹操、孫權，皆知諸葛亮與周瑜，而往往以三國人物自喻喻人，以三國故事爲談說之資，卽士大夫階級，素來不大看得起小說的，也無不於暗中受有三國故事的多少影響。袁枚隨園詩話說：『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衍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身慚悔。某孝廉作關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解學耶？』蓴廬雜綴說：『三國演義，不盡子虛。唯詩人不加鑒別，概以入詩，致騰笑藝林者亦復不尠。今河南有恨這關。相傳因關公過五關時，有「立馬迴頭恨這關」之句得名。明盧忠肅督師至此，賦詩云：「千古英雄恨這關，疆分楚、豫幾重山……遐思壯繆當年事。歷盡江山識歲寒。」五關六將，語屬不經。吳拜經謂忠肅此詩，特有爲而發。要未免失於檢點。』柳南隨筆說：『三國志龐統傳云：「先主進圍雒縣，統帥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按統致命處在鹿頭山下。今其墓尙在。落鳳坡之稱，蓋小說家妝

點之詞。而王新城弔龐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於題。然則，衍義可據爲典要乎？』

更可注意的是在實際的政治上，三國故事也竟發生了很大的效力與作用。郎潛紀聞：『太宗（清）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六韜，兼及是書（三國志演義），未竣。順治四年，演義告竣。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衞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陳。超勇曰：「爾將才可造，須略識古兵法。」因以翻清三國衍義授之。卒爲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爲說三國衍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許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鄙書之效矣。』小說考證拾遺引闕名筆記：『本朝羈縻蒙古，實是利用三國志一書。當世祖之未入關也，先征服內蒙古諸部，因與蒙古諸汗約爲兄弟，引三國志桃園結義事爲例。滿洲自認爲劉備，而以蒙古爲關羽。其後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攜貳焉，於是累封

忠誼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以視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人於信仰刺麻外，所最尊奉者，厥唯關羽。二百餘年，備北藩而為不侵不叛之臣者，端在於此。其意亦如關羽之於劉備，服事唯謹也。』又，我從前曾見某筆記（忘其名）載着：清人入關時，將官們多播有滿文譯的三國演義一書。他們最崇信關雲長。每逢攻城略地，戰敗垂危，或攻城久不能下時，往往見紅臉美髯的關公出現於前，助之殺敵。以此，往往得以反敗為勝或能乘機登城。是以滿洲人最信仰的是關羽。

關羽的崇拜，完全是三國故事製造出來的。不僅在滿洲，即在很早的時候，關羽便已特別的受到民衆的崇拜了。明富春堂本的搜神記，已列他為大神之一：『護國祚民廟額曰義勇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號曰崇寧至道眞君』。嘉靖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對劉備、諸葛亮、張飛等人，皆書其名，不為之諱。惟對於關羽，則不敢直斥其名，而諱之曰『關某』，有如從前文士們的稱孔丘、孟軻的孔某、孟某一樣。在她的卷首三國志宗僚上是如此，在全書中也都是如此：

……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某也。」紹問：「見居何職？」瓚曰：「跟隨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亂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出人既出大言，必有廣學。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誅亦未遲。」袁紹曰：「不然。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恥笑。吾等如何見人？」曹操曰：「據此人儀表非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某曰：「如不勝，請斬我頭！」操教釃熱酒一盃，與關某飲了上馬。關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

在毛宗崗改編的三國志演義（第一才子書）裏，凡書中的「關某」二字，已都改作「關公」二字，卻仍不敢直呼其名，大約「某」之改「公」完全爲的是「某」字見得生硬拗口之故吧？清代有文武帝全書的刊行，武帝便是關羽。坊間也有關聖全集的編印，袁世凱更定關羽與岳飛爲武聖，每年誕辰，與孔子同樣的致極隆重的祭禮。

這都是三國的通俗故事使關羽變成了一位很重要的神的。在陳壽的三國志中，羽的地位不過與張飛趙雲諸人等耳。

二

三國歷史之成爲通俗的故事，恐怕是很早很早的事，也許還遠在「五代史平話」的構成之前。唐李商隱驕兒詩有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則當唐時已以三國人物作爲笑謔之資。在唐末時，通俗小說，當已很流行於世。說書的風氣，早已由印度傳入。一面「變文」體的伍子胥故事等成了世人所好，一面類似說書體的唐太宗入冥記等當然也博得羣衆的歡迎。那末佳妙的天然講材三國的歷史，當然有很快的便成爲說書人的專業或至少是所說的講題之一的可能。蘇軾在他的志林上說道：『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志林卷六）孟士元在東京夢華錄上也以爲『說三分』有了專家。可見在北宋時代，三國故事已成爲極流行的一種講史了。但北宋的『三國志話本』之類的作品我們卻已不能見得到了。我們所能見到的第一個『三國志話本』乃是元至正間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種全相平話之中的一種，全相平話三國志。金華蔣大器（庸愚子）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序上說：『前

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蔣氏所見的『評話』或者是一種極古的本子，或者卽爲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平話三國志。虞氏刊的三國志平話，老實說，也眞足以當『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的批評。我們猜想，蔣氏之言，十有七八是指着這個元刊本三國志平話而發的。

但『虞氏新刊』的三國志平話果是他自己的『新作』呢，還是因襲、改訂或廓大了舊作的？三國故事的流傳既是有了那末悠久的歷史，『三國志的話本』又頗有很早產生的可能；且我們既有了宋人傳下的五代史平話，難保同時不有一種宋本的三國志平話；所以虞氏所刊的三國志平話很有以一種舊作爲藍本的可能。我們並不說她是翻刻，一則因虞氏既自說是『新刊』，當然不會是完全鈔襲舊文；再則，虞氏刊的三國，與宋人傳本的五代史平話其氣韻與結構之間，實敻乎不同，辭語的寫作也完全歧異；在取材一方面，更足以見出他們不是一條道路上的伙伴；五代史平話似出於通人之手，採用俚俗之說，極爲小心，且不大敢十分大膽的超出於歷史的眞實的範圍之外；虞氏刊的三國

志平話則完全不同;她的取材是任意的,歷史只有三分,俚俗的想像倒有了七分。所謂『滿紙荒唐言』者是也。且白字連篇,文法也不全不備,人名也音似而實非,種種都足以見出她是在俗人或『民間學士』的手筆之下寫成了的。

想像中的宋人相傳的『三國志話本』既不可得見,則最早的『三國志平話』的傳本,便要算是這部『虞氏新刊』的了。

三

這部『虞氏新刊』的三國志平話的發見,在中國小說史上確是一個極大的消息;並不是說,我們發見了一部久已淪沒的偉大的名作;這部書實在夠不上說是名作;然其關係,則較一部大名作的發見更爲重要。最可注意的是:這部『平話』的發見,一面使我們得以窺見元代通俗文學的眞實面目與程度;一面也使我們格外的相信,中國小說的歷史原是極爲悠久的;且種種的所謂通俗小說,其進展的路途也因此而大爲我們所明瞭。這實在不是一件小事,不僅僅是使我們震駭於在歷來所承認爲歷史小說之元祖羅

貫中氏所著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前尙有一部所謂元刊本『三國志平話』的存在而已。

與這部三國志平話同時發見的尙有其他『全相平話』四種：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秦併六國及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每種各三卷，共十五卷。大約我們不能說虞氏所刊的已盡於這五種全相平話。至少在七國春秋後集之前，尙有一部七國春秋前集，在前漢書續集之前，尙有一部前漢書正集。在相傳爲弘偉無比的羅貫中氏的十七史通俗演義之前，居然已有了更早的許多部通俗演義，所謂『全相平話』的，這個發見，實不可謂爲很細微、無關緊要的。

別的話且不提，現在專就三國志平話而論。這一部三國志平話，凡三卷；起於「江東吳王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來報高祖斬首冤」的一詩，而終於「漢君懦弱曹吳霸，昭烈英雄蜀帝都。司馬仲達平三國，劉淵興漢鞏皇圖」的一詩。三卷的內容分配，及其起訖，大略如下。

在第一卷的開端，作者便聲明，『不是三人分天下，來報高祖斬首寃』這與後人之以『夫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模稜的史論式之開端者絕不相同。漢之分爲三國，並不是簡單的『合久必分』的必然的事，乃是有一宗公案，有一段因果在其間的。『司馬仲達』(據原文)之統一了三國，也並不是『分久必合』的玩意兒，仍是有一段冥冥之緣主宰於其間的。在這恩怨因果的玩意兒上，作者便建立了三國志平話的架子，正如褚人穫氏之以隋煬帝與朱貴兒的兩世姻緣，作爲隋唐演義的架子一樣。這一段的因果公案，在第一卷的開端，即很詳細的敍述着。卻說漢光武得了天下之後，意欲與民同樂，便於某一年的三月三日，清明節日，開放御園，任百姓與他一處賞花。至時，百姓們擁擠的到來。有一位書生，複姓司馬，名仲相的，也隨了他們進來；來遲了些，個個亭館都爲人所占，他只得坐在一株屛風柏下的綠草茵上，一邊喝酒，一邊觀書。酒在半酣之時，看到秦始皇坑儒焚書，虐待百姓的事，不禁大怒，深怨天公見識不到，卻教始皇爲君，使人民遭塗炭之苦。才然道罷，忽見荼蘼架邊，轉過錦衣花帽五十餘人，當頭八人將平天冠袞龍服等與

司馬仲相穿戴了，請他上轎，竟擡他到報冤之殿去。他們奏說，因仲相毀謗天公，所以天公命他在陰間爲君，如果斷得明，判得公，便放他到陽間做天子，否則，貶他在陰山背後，永不爲人。仲相便傳旨放告。韓信、彭越、英布三人，相繼前來告狀，說，漢家天下，虧了他們打成，劉邦卻恩將仇報，終於殺害了他們。仲相大怒，便傳了劉邦，呂雉來。二人互相推托，又傳了蒯通來折證，才斷定了這一場公案。奏了天公諭旨，教三人分了漢朝天下；韓信爲曹操，占了中原；彭越爲劉備，占了蜀川；英布爲孫權，占了東吳；漢高祖則生於許昌，爲獻帝，呂后則爲伏后；教曹操囚帝殺后以報前仇。曹操占得天時，孫權占得地利，劉備占得人和。又教蒯通爲諸葛亮，字孔明，作爲劉備的謀臣。又教仲相過了許多年後，托生在陽間爲司馬仲達，併吞三國，獨霸天下。

這一段司馬仲相的陰間斷獄的故事，流傳得極廣；至今民間故事、民間戲曲中，尚有所謂『半日閻羅』的在講述、在演奏。以理推之，此故事似相傳已久，當非始於三國志平話的作者。平話作者不過取之冠於書首，作爲三國志的一個緣起而已。這故事之所以發

生，原因是很簡單的；不過是民衆的不平心理的結成而已。稍稍有了歷史知識的人，講述了前漢的故事，韓信他們的始末給大衆聽；大衆聽了這種的怨抑不平的悲劇古話之後，往往是大爲憤慨的。恰好佛教的因果報應之說，再世輪迴之觀念皆深中於人心之中，而三國分漢的故事，便又近在目前，俯拾即是。大衆或要慰藉大衆的憤懣與缺憾的說書者便取了三國分漢的故事，拍合上了這個漢高殺功臣的故事，而憑空揑造出那一大段的因果報應之說。事雖無稽，而聽者的心則竟得些快慰了。在綠天館主編的古今小說中也有一篇平話是專寫這一段公案的；那便是古今小說第三十一卷鬧陰司司馬貌斷獄的一篇。『你又不是司馬重湘，難道與閻羅王尋鬧不成』之語，顯然已成了一句成語。這一篇平話，鬧陰司司馬貌斷獄，假如不是綠天館主他自己所作的話，則當是在他之前不久的明代作家所寫的。這一段故事，流傳得極廣。在新編五代梁史平話的卷上，也有一小段文字，提起這個恩怨報應的故事的：

劉季殺了項羽，立着國號曰漢。只因疑忌功臣，如韓王信，彭越，陳豨之徒皆不免族滅誅夷。這三個功臣，抱

屈啼冤。訴于天帝。天帝可憐見三功臣無辜被戮。令他每三個托生做三個豪傑出來。韓信去曹家托生，做着個曹操；彭越去孫家托生，做着個孫權；陳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個劉備。這三個分了他的天下。曹操篡奪獻帝的，立國號曰魏；劉先主圖興復漢室，立國號曰蜀；孫權自興兵荆州，立國號曰吳。三國各有史，道是「三國志」是也。

可見這故事在宋時已有的了，或竟是宋人新編的『三國志平話』的引端也難說。元刊本的三國志平話的開端，大體皆與此段文字相同，惟有兩點相歧：一，多了司馬仲相斷獄的一個曲折；二，將陳豨改作了更爲合理的英布。古今小說中的鬧陰司司馬貌斷獄一篇，據此看來，頗有依據於另一個本子而未必卽係依據於這部虞氏新刊的三國志平話的可能；但我們也可以說她乃是依據於虞氏新刊的這部『三國志』的這個開端的引話而放大了的。宋人『三國志平話』雖必有韓信三個豪傑報仇的故事，卻很難決定她是否也具有司馬仲相斷獄的故事（在五代史平話所引的極簡略的一段文字中是看不出的，因爲這種隨筆帶起的故事，當然是極爲簡略，僅述其最要的關鍵的。）而宋本的陳

豨之被易爲英布，卻是到了元代才有的。鬧陰司司馬貌斷獄一作，寫的旣爲英布而非陳豨，則已可證其所依據當即爲元虞氏刊本而非宋人傳本的了。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所敍述的，與虞氏刊本的引話，又頗有不同。虞刊『三國志』中的這個斷獄故事，只是一個引話；故視司馬仲相不甚重要；司馬貌斷獄一篇則其中心卽爲斷獄；故對於司馬貌極盡描寫的力量。又作者當爲家貧不第，怏怏不平的人，所以對於那位怏怏不平的司馬貌，抱着無限的同情。司馬仲相在三國志平話中頗不出色，在此篇中，則大顯其辨才與雄略。他只代理了六小時的閻王，卻審判了三百五十餘年未曾斷結的四宗文卷。第一宗是屈殺忠臣事；原告韓信，彭越，英布，被告劉邦呂氏。第二宗是恩將仇報事；原告丁公，被告劉邦。第三宗是專權奪位事；原告戚氏，被告呂氏。第四宗是乘危逼命事；原告項羽，被告王翳、楊善、夏廣、呂馬童、呂勝、楊武。元本只有一宗屈事的，在這裏卻變爲四宗了。除了韓信、彭越、英布投胎爲曹操、劉備、孫權，劉邦、呂后投胎爲獻帝、伏后，蒯通投胎爲諸葛亮外，又加之以丁公投胎爲周瑜，項羽投胎爲關羽，王翳等六將投胎爲曹操部下

守五關的六將，後來俱爲關羽所殺。司馬仲相斷獄已畢，閻王甚爲慶敬，便使之改名不改姓，投胎爲司馬懿，一生出將入相，子孫幷吞三國，國號曰晉。『半日閻羅判斷明，冤冤相報氣皆平。勸人莫作虧心事，禍福昭然人自迎。』『半日閻羅』之名，已定於此了。清初徐又陵的劇本大轉輪（坦菴四種之一）敍的也是此事，卻更是完全脫胎於司馬貌斷獄這一篇的了。

司馬貌斷獄更有兩點與虞本三國志的引話不同者，一，虞本將司馬仲相的時代放在漢光武斷獄卻將他放在漢末；二，虞本只作司馬仲相，斷獄卻作司馬貌，字仲湘。仲湘當然卽爲仲相之轉變；司馬貌之名，也許是斷獄的作者杜撰的，也許他另外更有所根據也說不定。

四

司馬仲相斷獄，在虞氏本三國志平話中，其位置當只是一個入話或一個引子，或一個『得勝頭迴』。說了這個入話之後，便直入『平話』的本文，而以『話分兩說，今漢靈

帝卽位，當年銅鐵皆鳴』諸語開頭。靈帝卽位之後，妖異迭見。鄆州太山脚下，又塌一穴地，約有車輪大，不知深淺。離穴不遠，住有孫學究；他身患癩疾，毛髮盡落，遍身膿血。獨居一茅庵。他見父母妻子皆有嫌棄之意，便立心自殺。扶了拐杖到於穴邊，踴身一跳而下。似有人托，倒於地下，昏迷不省。待他醒來時，卻尋見一洞，洞中有文書一卷，乃是醫治四百四病之書。『不爭學究到此處，單注着漢家四百年天下合休也。』學究得了此書，先醫好自己之病。然後廣爲世人治療，無不愈者。度徒弟約五百餘人。內中有一人名張覺。張覺辭師出遊四方，度徒弟約十萬人。以後便以黃巾爲記，與二弟同行叛變。先取揚州，『逢一村，收一村，逢一縣，收一縣，收訖州府，不知其數。漢家天下，三停占了二停。』靈帝便以皇甫松爲元帥，出師討賊。『不因賊子胡行事，合顯擎天眞棟梁。』劉備、關羽、張飛三位豪傑便乘時而出。三人相遇於市，杯酒交歡，便成莫逆。遂到張飛桃園中聚談結義。『大者爲兄，小者爲弟，宰白馬祭天，殺烏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他們見黃巾賊遍州郡，便告燕主，自行招集義軍。皇甫松使他們爲先鋒。張飛先在杏林莊殺敗了張表。他又設計破了兗州城。張

實死於亂軍之中。他們直至廣寧郡，與張覺相敵。結果，張覺、張表也都死於亂軍之中。皇甫松班師回朝，命衆軍在東門外下寨。因常侍段珪讓向劉備索賄不遂，反爲張飛所毆，便半月不得官見。諸將都得官賞赴任了，獨有他們還無官喚。虧得遇見國舅董成，爲他奏帝，才得補定州附郭安喜縣縣尉。定州太守有意要辱劉備。張飛大怒，便於『天晚二更向後手提尖刀，』越牆而進府衙，殺死了太守。朝廷發下使命督郵崔廉來問此事。因擅作威福，張飛使將他縛於廳前繫馬椿上，『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屍六段。』劉備、關、張便領了衆軍，都往太山落草。漢帝聞報大驚。國舅董成力言劉備不反，皆爲十常侍所逼。帝便斬了十常侍，以他們的頭級往太行山招安。劉備隨即入朝見帝，帝授他爲德州平原縣縣丞。靈帝崩，獻帝立，遷都於洛陽，宰相爲王允、蔡雍、丁建陽。一日，西涼府申報黃巾賊張、李四大寇占了西涼府。王允舉薦董卓爲元帥。卓收了殺死丁建陽的家奴呂布爲義子，賜以赤兎馬。卓至西涼府，即招安了四大寇，聲勢極盛。卓當朝弄權，人心不忿。獻帝密遣曹操去招致天下諸侯之兵來滅董卓。操至平原，先約劉備等三人同到虎牢關前破賊。諸侯以袁紹爲元帥，同

會於虎牢關。他們頗看不起劉備等三人。呂布出戰，英勇無敵。孫堅險爲所擒，卻使了一個金蟬脫殼計將袍甲掛於樹上走了。張飛奪了盔甲還他。孫堅老羞成怒，幾乎要斬張飛。第二天，呂布又來搦戰。劉、關、張三將同戰呂布，殺得他大敗而入關。第三天，張飛獨戰呂布，布又不能勝，只得閉關不出。這時，王允卻使了一個連環計，命任貂蟬入了董卓府中，離間卓與呂布。布遂殺了董卓。殿前太尉吳子蘭率兵圍了宅，呂布奪門而去，又爲董卓四元帥所阻。但終得脫圍，至於徐州。這時徐州太守乃是劉備。前太守陶謙臨死三讓徐州與玄德。陳宮勸呂布去投劉備，備使他屯軍於小沛。他卻暗有圖取徐州之心。半載後，袁術使子袁襄取徐州，卻爲張飛所殺。術立志報仇，即命大將紀陵將三萬軍取徐州。劉備與關公并衆官等南迎紀陵，一月不回，卻留張飛守徐。張飛終日帶酒不醒，不理正事。他責打了軍官曹豹，豹便投誠呂布，獻了州城。張飛力戰，奪城而出，與劉備合軍一處。備無可奈何，即將徐州讓了呂布，而自退居於小沛。紀陵引軍前來。呂布爲他們兩家解和，令人向南一百五十步，樹立方天戟。『呂布曰：「我發一箭，可射戟上錢眼，若射中，兩家各罷戰。」』果然一箭而中。紀

陵便引軍而退。有一天，張飛引軍收捉賊寇，卻奪了呂布錢物。呂布領軍逼近小沛，聲言要索交出張飛，劉備不從。關公說道：『張飛！安喜時鞭督郵，軍去大半，爲賊三載。前者失了徐州皆爾之過！今又奪呂布錢物，又是爾之過！』張飛大怒，領了十八騎，衝出陣去，赴睢水向曹操求救。操不信其言，飛又回去取書，仍是十八騎，衝陣而進，衝陣而出。曹操見了書便到小沛相救。一面合兵與呂布相戰，一面卻使許褚襲占了徐州。呂布又不肯聽陳宮之計，自恃有赤兔馬。夜間，侯成卻盜了赤兔馬獻與曹操。呂布大敗而逃，中途爲張飛所捉，陳宮也被捕。操殺了陳宮。呂布尚希被赦，他對曹操說道：『丞相倘免呂布命，殺身可報。今聞丞相能使步軍，某能使馬軍。倘若馬步軍相逐，今天下易如番手。』(原文) 曹操不語，目視玄德。玄德道：『豈不聞丁建陽、董卓事乎？』操遂言，『斬，斬！』呂布大罵『大耳賊逼我速矣！』操乃斬布於白門樓。他深愛劉備、關羽、張飛，及呂布的降將張遼。每日與玄德攜手飲酒，有意要用玄德爲扶佐。然而『他家本是中山後，肯做曹公臣下臣？』第一卷便在這里終止了，

五

第二卷的開始，敍曹操引劉備軍到長安見帝。帝大喜，加備爲豫州牧，佐將軍，漢皇叔。這時，帝因曹操弄權，心中不安，賜詔董成，暗藏於衣帶之中，傳出宮來。幾乎爲操搜得。成便與劉備及太尉吳子蘭等商議除操之計。太醫院醫官吉平獻計進毒於操。不料爲操所覺，將吉平勘打而死，終不說出何人所使。然操頗疑劉備。一日，操遂請備筵會，名曰論英會。謊得皇叔心驚膽戰。恰好，東方賊發，操奏帝，舉備去保徐州。同時，他卻故使車胄爲徐州太守，以奪備職。車胄欲先到徐州就職，卻爲關羽追上殺死。不到一月，曹兵來攻徐州。張飛獻計去劫寨，不料反爲曹操所包圍。殺至天明，張飛、劉備失散，死生各不相知。操力勸關羽投降了他，保全劉備家族。羽與他立下信約，如知皇叔信，便往相訪。且降漢不降曹。操一一依允。且說，備大敗而逃，到了青州袁覃處安身，屢次請兵攻操，覃卻口允而不起兵。一日在館邸中遇見趙雲，雲勸他去投信都袁紹。他們便同去冀州見冀王袁紹。紹允許起軍以顏良爲大元帥，文丑爲典軍校尉，許由爲隨軍參謀。領軍十萬，來破曹操。操軍出戰大敗。恰好關公

運糧到來。他自請出戰。在十萬軍中，一刀砍落顏良之頭，用刀尖挑頭而回。紹軍知殺良者爲關羽，便回去報告他。紹欲斬劉備。文丑出戰，又爲關羽所殺。紹益怒。趙雲勸他道，『實緣羽不知備在此，若知，必來相投的。雲願保備出陣。』紹許之。備得脫，便飛馬奔荊州而去。趙雲也隨之而去。且說操自關公斬了顏良、文丑之後，待他益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又獻美女十名與他。然關公終於無意在此。他探知劉皇叔在袁紹處，便欲辭了曹操去投紹。他封金掛印，保護二嫂，離長安而去。操軍預先埋伏霸陵橋，欲執關公下馬，終於被關公脫去。他到了紹處，卻知皇叔不在，又往南而去。卻說，劉備與趙雲南投荊州，中途知道張飛佔住了古城，自號無姓大王，便去見他。張飛一見備，滾鞍下馬，納頭便拜，說道，『哥哥怎生來這裏？且入城裏做皇帝去來』不久，關公也到了古城。飛知他做了曹操的官，一見而舉槍便刺。恰好蔡陽來追關公，公便一刀斬之，以明心迹。飛便迎他進城，是『名曰「古城聚義。」』備覺得古城不是久戀之鄉，便率衆南投劉表。表待之甚厚。不料蒯越、蔡瑁二人卻有不忿之心。他們設計使表以備爲辛冶太守，又遣關、張先去，單留備在城，欲使

壯士殺之。虧得有一壯士通信，皇叔使飛馬而逃，跳過壇溪，救了性命。備到辛冶，以徐庶為參謀。曹兵來攻，被庶設一計，殺得他們大敗而去。但庶母住在許昌。他恐母親受苦，便辭備而去。臨別時，他薦了臥龍、鳳雛給備。臥龍是諸葛亮，鳳雛是龐統。備便到臥龍岡去請諸葛亮。三顧茅廬，諸葛亮方才出見。他算定三分之局，欲取西川為基業。劉皇叔既得孔明，如魚之得水。曹操使將將十萬軍來取辛冶，被孔明設計，殺得他們大敗而回。不料操卻更引一百萬大軍，千員名將而來。劉備欲到劉表處求救時，表已死，次子劉琮繼立。孔明使備棄了辛冶，去投荊州。劉琮卻閉城不納。辛冶、樊城的百姓們又追隨而來。至被曹軍追上，備之家小皆不知所在。張飛招二十人立於當陽長坂上，以當操。趙雲單騎在操軍中尋找備家小，甘、梅二夫人皆死，只救了阿斗（原作阿計）而回。飛立在高阜，望南岸操軍三十萬如無物。他連聲大叫：「吾乃燕人張翼德！誰敢共吾決死？」叫聲如雷灌耳，橋梁皆斷，曹軍倒退三十餘里。劉軍南行，中途與孫吳使者魯肅相遇。魯肅勸備等投托虜將軍孫權處，合力討曹。備等安軍於夏口，使孔明持書過江，投給孫權。張昭等主張，曹操勢大，不宜抗敵。孫權猶

豫未決。曹操卻已將了一百三十萬軍兵，圍了夏口，使人投書給權。孔明提劍就階斬了來使。權等大驚，欲殺孔明。虧得魯肅勸住了。權夜與太夫人商議，太夫人說，『你父臨終，曾言，倘有急事可以周瑜爲元帥，黃蓋作先鋒。』權便使人至豫章請周瑜。瑜不至。孔明以計激之，並說操建銅雀臺，欲得喬公二女。瑜大怒，遂出爲帥，率三十萬人屯軍江南岸。瑜先設計，引曹軍用箭去射他的船，卻得了數百萬支的箭來。操頗憂悶。訪得蔣幹，拜他爲師。幹至瑜處遊說。不入。當夜，幹宿於瑜處。瑜使了一個反間計，打了黃蓋。蓋卻訴苦於幹，又言快越、蔡瑁已投於瑜。幹大驚。歸言於操，操即斬了快蔡二人。瑜衆將皆主張乘用火攻曹軍，獨孔明掌中寫着風字。他便立壇祭風，以助火勢。曹軍大敗。衆官亂刀砍蔣幹爲萬段。瑜軍四面逼來，曹操死戰得脫。到了滑榮路，又有關雲長領了五百校刀手攔住。曹操以情懇之，雲長不聽。天空卻生了塵霧，使操得脫。瑜與劉備相見，驚其有君人之貌，便欲設計除之。他請備會宴於黃鶴樓。備乘其醉，得脫而歸。曹、孫二軍交戰，周瑜中了一箭。荊州爲劉備乘機而得。瑜大怒，更設計使權妹孫夫人嫁了劉備，欲乘機殺之。太夫人卻以爲不可。孫夫人也不忍殺

備。等到他們夫婦過江『回面』時，又由太夫人暗中維持，保送了他們夫婦回去。周瑜又大怒幾死。後荊州三年大旱。魯肅送糧，欲借路使周瑜收川。第二卷至此而止。

第三卷開頭敍魯肅回後，不到二月，周瑜果然引軍五萬，向荊州而來，前去收川。周瑜領軍在前，張飛卻領軍躡其後，凡瑜所奪州府縣鎮，皆被飛所收。瑜大怒，疾復作。死於巴丘。龐統歷仕將星，不使人知道。運喪到吳時，魯肅卽薦舉龐統，卻爲孫權大罵一頓而罷。龐統便到荊州，去投劉備。備使他爲歷陽縣令，不遂其志。張飛持劍去殺他，連砍數劍，殺的卻是一狗。不到幾天，統卻去說沿江四郡皆起兵叛備。孔明命趙雲到長沙收趙范，范欲以嫂嫁雲。雲大怒，因此相惡。范被雲所殺；他收了長沙郡。軍師又命張飛去收桂陽郡，也得了手。只有武陵郡韓國忠一處，因有龐統、魏延相助，卻不能得手。軍師卻使一計，與統通謀，降了魏延，斬了國忠。又去收金陵郡，太守金族使黃忠出馬。連日相戰，並無勝負。孔明又使計殺了金族，降了黃忠。備軍因此聲威大振，掩有荊州十三郡，雄軍五萬，猛將三十員。曹操聞之，頗爲憂慮。使到平涼府招了馬騰來。騰忠心耿耿，生有二子，馬超、馬大，聞招，卽知不返；他說，假

若他死在操手，二子須爲他報仇。滕到京，當面罵曹。曹操便使軍兵乘夜殺死了滕。馬超兄弟知道此事，興兵前去殺操。殺得曹操割髯棄袍而逃。有華山雲臺觀仙長樓子奮來獻計給馬超，超不聽。樓子奮便又到曹營獻計。操用其計，果然散了馬超的軍隊，超領軍不上三千，投奔張魯，魯欲與超復仇。二人領軍駐於劍關之下。川中四面皆敵，川主劉璋頗以爲患。便遣張松獻四川圖於曹操。松人物矮小，言語不多。操不甚加禮。松見楊宿。宿取孟德書一十六卷，孫子書一十三篇給他看。他看一遍，便會背誦。宿大驚，言於曹操。操急使人追之，松已自去了。松見旺氣在荆州，便向此地而去。到了荆州，松見備與諸文武皆有龍虎之相，便將西川圖獻與備。備便作書交松帶給劉璋。璋使法正去請備入川，在入川之前。孔明設計大敗曹操之軍，使他不敢正視江南。以後，便以龐統爲帥，帥兵收川。備入川，在離成都府百里地名曰『符家會』與劉璋相見。統欲使黃忠殺璋，爲備所阻。統對備說，『今日不得西川，非統之過，蓋主公之罪也。』次日，璋請備筵會。法正、張松欲獻川於備，爲人所知，告發於璋。璋便會請了巴郡太守嚴顏來，元帥張任又引五萬軍把了險要處，統與備到了落城。統

爲亂箭所射死。荊州又起了三路軍來接應劉備。這時，孫夫人抱了阿斗，要投東吳，卻被張飛奪了阿斗，以言相責。孫夫人『羞慘投江而死。』然後張飛追上衆軍，一同入川。他擒住了嚴顏，義釋了他。嚴顏遂降於飛。又有鐵臂將軍張益敗了趙雲，勢不可當。璋卻使國舅趙師道來助他。趙卻是朝廷之賊，又辱罵官。益不忿，便殺了他，降於備。大軍至濯錦江，江上有昇仙橋。龐統卻顯靈，助黃忠奪了此橋。自此，大軍便很容易的到了成都府。劉璋引百姓們肉袒來迎備入階。劉備遂爲西川之主。這時，張魯、馬超已引十萬軍上劍關，又奪了陽平關。又有曹操軍二十萬躡其後。孔明設計招降了馬超。劉備遂封關羽、張飛、趙雲、黃忠、馬超五人爲五虎將。獨關公不在川，他正鎮守着荊州。他臂傷未愈，每天陰輒覺臂痛。便請華陀來醫。刮骨療瘡，關公面不改色。關公箭瘡方愈，卻有魯肅引萬軍遞江，請關公赴單刀會。關公挺身而去，安然而回。魯肅又過江請呂蒙來取長沙四郡。關公求救於川。殺得呂蒙大敗。這時，曹操又起大軍攻川。孔明設計，一晝夜折了他十萬軍。不到十日，曹軍又來，馬超卻帶酒戰敗，失了陽平關。曹軍進至紫烏城見百姓尙作營生。曹軍不敢入城，向東北而去。卻爲川

中諸將截住，大殺幾陣。曹軍糧食，皆聚於定軍山。軍師使黃忠至定軍山，斬了夏侯淵，奪了糧食。曹操欲去不能，欲留不可。一夕，夜靜私行，卻見軍兵打操行李。詢知乃楊修因操嘆雞肋，食之無味之語而傳出來的。操遂斬了楊修，退軍而去。操回軍至長安，賈許暗對操說，獻帝之子，要暗害他。操便揚言太子要謀篡位，立迫獻帝殺了太子。帝懼怕操，封之爲大魏王，孫權也自立爲大吳王。皇叔則自封爲漢中王。漢中王欲立太子，問於關公，關公主張立劉禪。劉封因此怨恨關公。半年後，江南有使來，要求關公之女與吳王之子爲妻。關公帶酒，叱罵使臣而去。不久，曹軍來攻荊州。關公出戰，斬了來將龐德，水淹七軍，殺得曹軍大敗而去。操更連結東吳，起兵夾攻荊州。關公不肯求救於川。及事急，一月之中，三次求救，文書卻皆爲劉封扣下不申。關公遂力戰而死，吳、魏二家分了荊州。這個消息，軍師不敢告知劉備。操回朝後，一日，奏獻帝，說他年老，可立嗣。然帝無後嗣。操便說，可立他兒子曹丕爲天子。帝只好依言。築受禪臺以授受帝位。曹丕即位，改元黃初，國號曰魏，封獻帝爲山陽公。孫權聞之，也立爲吳大帝，改元黃龍，劉備也立爲蜀川皇帝，改元建武。備即位後，思念愛弟關公，數年

不見，令人赴荊州去招他。軍師至此，不敢隱瞞，卽將前事說知。先主聽了，暈去數番。立誓討吳。軍師力阻不聽。西川起軍四十萬，又向蠻王孟獲借了十萬軍，拜張飛爲元帥。留武侯太子權國。先主到了白帝城，紮下五座連珠寨。張飛因責打部下軍卒，爲他們所殺，提頭投吳去了。先主又爲之氣殺數次，臥病了好幾天。呂蒙與陸遜設計大敗了先主。他困守白帝城，軍無三萬。病重茶飯不能進，急派人去西川宣太子及軍師等至。先主對孔明說道，『阿斗年幼，不堪爲君。能立則立之，不能立，則軍師自爲之可也。』軍師泣矢竭忠輔主。先主又吩咐太子，諸事聽命軍師。言訖，帝崩。諸葛亮卽同太子扶棺而歸。半年以後，孟獲派人來索借去的十萬軍。軍師無以應之。不久，孟獲便起兵十萬，來侵西州。諸葛武侯親自出征南蠻。凡七次擒住孟獲，七次放他。孟獲乃心服，自誓不復再反。這時，後顧之憂既絕，武侯便專意經營中原。凡六出岐山，與司馬懿對敵，皆無功。其間他造了木牛流馬來運糧。姜維欲來搶奪，卻爲武侯所擒。維乃拜武侯爲父。最後，武侯帶兵私行，離皆庭百里，見一娘娘，問是何處，娘娘答是黃婆店。『又問，今歲好大雨。娘娘言，臥龍昇天，豈無大雨。』她又說是『君死白帝，

臣死黃婆。』又問西高山甚名。娘娘言，「秋風五丈原也。」言畢，化陣清風而去。武侯自此臥病月餘。針藥不能療治。魏延見軍師病重，便欲爲帥。武侯僞許之。數日後，武侯命楊儀、姜維、趙雲諸將近前，『哭而告曰：吾死，可將骨殖歸川。』衆人皆泣下。當夜，軍師扶着一兵，『左手把印，右手提劍，披頭點一盞燈，用水一盆，黑雞子一個，下在盆中，壓住將星。』武侯歸天，姜維遵遺教殺了魏延。司馬懿知武侯身死，率兵追來，卻爲楊儀、姜維殺得大敗。長安爲之語曰：『死諸葛能走活仲達。』此後，兩國相安無事。後司馬氏篡魏，是爲晉。漢獻帝聞之，笑而死。晉王使鄧艾、鍾會入川伐漢。姜維征西涼國去了，因此鄧艾軍無甚阻當的便入川來。漢帝欲降。宰相王湛勸之不聽。遂先殺妻子，後自刎。漢帝勅諸邊將皆降。姜維得詔，怒以刀砍石，不得已而降。晉王封漢帝爲扶風郡王。只走了漢帝外孫劉淵，投北去了。晉王又使王濬、王渾伐吳，也降了吳主孫皓。自此天下復統於一。劉淵逃北，傑士多歸之；其子劉聰，也驍勇絕人。劉淵自立國號曰漢，爲劉氏復仇。這時，晉惠帝死，懷帝立。漢王領軍至洛陽伐晉，殺了懷帝。又有晉愍帝立於長安，漢王又遣將擄了他來。他遂滅晉國，即皇帝位。遂立漢高及

昭烈、劉禪諸廟而祭之，『大赦天下。』

六

以上是三國志平話一書的提綱，敍事一本其舊，俱無變更，人名地名也一仍原本，不加改動。在這短短的概略中，我們已可知道這部三國志平話尚是純然的民間粗製品，未經學士文人們的潤改的。其最足注意的有幾點：

第一，敍事略本史傳，以荒誕無稽者居多。最可詫怪的，是張飛毆打常侍段珪，讓劉備太行山落草，國舅董成勸漢帝殺了十常侍，以他們的首級去招安劉備；張飛大叫一聲，如雷灌耳，橋梁皆斷；關公守住滑滎路，曹操因天空生了塵霧，得脫他手；張飛持劍殺龐統，不料殺的卻是一隻狗；龐統鼓動沿江四郡叛劉備；曹操逼獻帝禪位於他的兒子曹丕；劉淵為漢帝外孫，後立漢國，滅了晉朝，為漢復仇；等等，俱是離開史實太遠，太覺荒唐可笑的。這眞是一部民間傳說中的三國志作者只是耳聽過三國故事，而目實未見過陳『志』裴『註』的。

第二，人名，地名觸處皆謬，往往以同音字與同形字來代替了原名。如以糜夫人爲梅夫人，糜竺爲梅竹，皇甫嵩爲皇甫松，張角爲張覺，董承爲董成，蔡邕爲蔡雍，文醜爲文丑，蒯越爲快越，新野爲辛冶，阿斗爲阿計，討虜將軍（孫權）爲托虜將軍，華容道爲滑榮路，楊修爲楊宿，街亭爲皆庭，司馬懿爲司馬益等等，更奇怪的是，竟有以二人合爲一人者，如將段珪、張讓二人合而爲段珪讓一人。似此白字連篇，同音字任意借用，皆是原始的民間文學的本色。或者北宋人以來的『三國志平話』原來並未曾有過傳本，只是口說相傳，或僅有最原始的祕本只是父子師弟相傳着，至元代前後，方才見之於刊本的吧？或者宋代刊本已失了傳，這部元刊本只是由說書者口中寫下來的吧？今俱未能明。然總之，這部三國志平話是民間的原始文學作品之一卻是無可疑問。當時或者更有一部比較合理的『三國志平話』，如『五代史平話』同樣的著作在坊間流傳着也難說。（這有如今日之有兩部不同的飛龍傳，不同的說岳，及既流傳着說唐，又流傳着隋唐志傳，既有東周列國，又有列國志傳一樣。）或者此種合理的『三國志平話』早已不傳或本來便不曾有

過正有待於羅貫中輩的文人們將了這種原始的『平話』來大大的修正重編過。

第三，在文辭上，作者也頗現着左支右絀，狼狽不堪之態，有許多所在簡直是不能成句成章，有許多所在似是只說了半句，還沒有說完，有許多地方，似脫落一段半節，有許多地方更大似一種匆匆草成的備忘的節本。總之，是可充分的表現出原始的民間作品的本色。這並不足以證明元代白話文學的低等，卻足以證明民間的原始文學作品，在未經文人學士的潤飾修正之前，全都是這末低等，這末惡劣的。姑引一段於下：

卻說周郎每日與小喬作樂。有人告曰托𧮂今差一官人，將一船金珠緞疋，賜與太守。小喬甚喜。周瑜言：夫人不會其意。諸葛、魯肅親自來請。須臾，諸葛至。問何人也，諸葛自言：南陽武蕩山臥龍岡元名諸葛亮。周瑜大驚。問軍師何意，諸葛曰：曹操今有百萬雄兵，屯於夏口，欲吞吳、蜀。我主在困，故來求救。周瑜不語。又見數個丫鬟侍女簇小喬過屏風而立。小喬言：諸葛，你主公陷於夏口，無計可救，遂赴豫章，請周郎爲元帥。卻說諸葛身長九尺二寸，年始三旬，鬚如烏鴉，指甲三寸，美若良夫。周瑜待諸葛酒筆，左右人進棖橘，托一金甌。諸葛推衣起，用左手捧一棖，右手拾其刀。魯肅曰：武侯失尊重之禮。周瑜笑曰：我聞諸葛出身低微，元是莊農，不慣。遂自分其棖爲三段。孔明將一段分作三片，一片大，一片次之，一片又次之，於銀臺內。周瑜問軍師何意，諸葛說：大者是曹相，次者是孫

托虜，又次者是我主孤窮劉備也。曹操兵勢若山，無人可當。孫仲謀微拒些小，奈何?主公兵微將寡，吳地求救，元帥托患。周瑜不語，孔明振威而喝曰：今曹操動軍遠收江吳，非爲皇叔之過也。爾須知曹操長安建銅雀宮，拘刷天下美色婦人。今曹相取江吳，虜喬公二女，豈不辱元帥淸名！周瑜推衣而起，喝夫人歸後堂。我爲大丈夫，豈受人辱！卽見托虜，爲帥，當殺曹公。周瑜上路，數日到。孫權衆官，推舉周瑜挂印，筵會數日。托虜遣周瑜上路，起三十萬軍，百員名將，屯軍在江南岸上，下寨柴桑渡十里。卻說曹操知得周瑜爲元帥。無五七日，曹公問言：江南岸上千隻戰船，上有麾蓋，必是周瑜。被曹操引十雙戰船，引快越、蔡瑁江心打話。南有周瑜，北有曹操，兩家打話畢。周瑜船回，快越、蔡瑁後趕。周瑜卻回。周瑜一隻大船，十隻小船，出，每隻船一千軍，射住曹軍，快越、蔡瑁令人數千放箭相射。卻說：周瑜用幔幕船隻。曹操一發箭，周瑜船射了左面，令扮棹人回船，卻射右邊。移時，箭滿于船。周瑜回，約的數百萬隻箭。周瑜喜道：丞相謝箭！曹公聽的大怒，傳令明日再戰。依周瑜船隻，卻素將箭來。至日，對陣。周瑜用砲石打船。曹公大敗。軍到寨。曹相曰：倘若在旱灘上，贏了周瑜。水面上交戰，不得便宜。曹操生心，言孫權有周瑜，劉備有諸葛，惟有吾一身，與衆官評議，可舉一軍師。曹公將素車一輛，從者千人，引衆官住江。見一仙長，撫琴而坐。曹相又思西伯、奚侯得太公，與周八百餘年。曹操披乘而見，邀上車與對坐。曹相問師父莫非江下八俊?先生曰然。（曹操拜蔣幹爲師） 曹公大喜，入寨筵會數日。曹相問曰：師父，今退周瑜，事如何?蔣幹曰：周瑜乃江南富春人也。與某同鄉。某見周瑜。着言說他，使不動兵。江北岸夏口先斬劉備，然後驅兵南渡取吳，尅日而得。曹相大喜，看蔣幹似太公、子房之人。

第四，這部『三國志平話』內容雖多荒誕，白字雖是連篇累牘，人名地名雖是多半謬誤，文辭雖甚粗鄙不通，然其結構卻是很弘偉的；其描寫雖是粗枝大葉，有時卻也十分生動。她雖是原始的三國志通俗演義，雖是後來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一個sketch，然後來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骨架卻也已完全建立於此了。民間的作品總是這樣的雖謬誕連篇，卻很弘偉，很活躍可愛。

第五，這部小說對於曹操已是沒有好感，只是着力寫他幾次狼狽的失敗，對於諸葛亮卻是很着力的寫他的智計滿胸，算無不準，謀無不驗。然對於關羽卻是寫得頗為冷淡，並沒有什麼生氣。全書中寫得最有生氣，最可愛的人物卻是張飛。他是個闖禍的太歲，好勇無謀的將軍，卻是胸無宿物，乾脆可喜，幾次的敗也由他，成也由他。他幾乎全部三國志平話中，乃是以張飛的活躍為中心似的。

七

通俗小說三國志之成為正則的演義，不惟通俗，抑且通『雅』，且遠超出於前後七

國、說唐數傳同科之列者，第一個，——或者是最大的一個——功臣，自要算是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與羅貫中這兩個名辭，久已膠結在一處的了。自北宋以來，通俗傳說中的三國志愈走愈野，加入莫須有的傳說愈多，而離開歷史上的故事愈遠，甚且違背史實的地方也更爲繁夥。其結晶，便有了那末鄙野的一部虞氏新刊的三國志平話。這個傳說到了羅貫中手裏，他便躊躇着、遲疑着，頗想完全廓清了許多太荒誕了的傳說與事實。他究竟是一位『秀才』（卽讀書人之謂），多讀了幾本書的，便取了陳壽的三國志來，與這種通俗傳說的三國志平話之類的書來對照，加入許多陳志所有的材料，去了許多陳志所無而太覺謬誕的傳說，但對於俗本傳說，有描寫動人的地方，也頗有所採取。結果，便成了第一部的『按「鑑」重編』的歷史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我們知道，歷史小說的趨勢是愈走愈向於『歷史』的，到了後來，便簡直成了用文言式的白話寫出的歷史的複本、副本了，不過不用紀傳編年諸體而用「章回體」罷了。（這如杜綱的南北史演義以及今人所作的許多演義。）而領導了這班衞護歷史的小說作家走的，便是羅貫中，第一個

由安誕的傳說中回顧到眞實的歷史的作家便是羅貫中。演義到了此後，便眞成了名副其實的歷史小說了；而此後的演義便有了兩歧的趨勢，一方面文人學士拉了她向歷史走，一方面民衆拉了她向『英雄傳說』一條路上去；其結果演義的發展便有了絕不相同的二型，一是愈趨愈文的『按鑑重編』的歷史故事，一是愈趨愈野，更擴大了，更添加了許多附會的傳說進去的通俗演義，若說唐傳之類。所以同一部名目的演義，往往是有了兩個本子的，一是通俗的，一是較近於歷史的。

金華蔣大器（庸愚子）序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說：『語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此則史家秉筆之法。其於衆人觀之，亦嘗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顧者，由其不通乎衆人。而歷代之事，愈久愈失其傳。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

他這一段話，頗能抉出羅貫中著作的本意與眞相來，對於當時的平話與羅氏書之別，也能一言而顯其要。『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這幾句話便是羅氏書之所以能夠『雅俗共賞』的原因；也便是前代的評話之所以漸漸消滅，而羅本通俗演義之所以盛行的原因。

羅貫中是一位甚等樣子的人呢？他的詳細的生平，沒有一個人說起過。蔣大器的序，只是輕輕的帶起一句道，『東原羅貫中』，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每卷之下也只題着：『後學羅本貫中編次。』但他書上則也有題爲『廬陵羅本』的，也有題爲『武林羅貫中』的。總之，他姓羅，名本，字貫中，這一層卻是無可懷疑的。至於他到底是廬陵東原人或是武林人，則不可知。他的生年，大約在元末明初。周亮工書影說他是洪武初人，則他當是跨於元、明二代之間的一位作家（約公元一三二八——一三九八）。他的生平，沒有人說起的原因，當然是因爲他不過係一位通俗的作家，又只寫着不爲人看重的小說與戲曲，所以傳記家也不會看得起他而爲他寫什麼傳記了。他的著作很多，傳於今者也不少。戲曲

有龍虎風雲會一本今存，敍趙普輔宋太祖得了天下，太祖爲了國事，雪夜還去訪他的事。至今訪普一折，尚爲劇場上頗受歡迎的戲。他的小說，相傳有十七史演義的巨作。今雖未必俱存於世，然如今存的列國志傳、東西漢、南北史、三國志、隋唐志傳、五代志傳等等都有爲他所寫的痕跡存在。特別是三國、隋唐、五代、列國等，都還明顯的標出他的姓名來。這幾部書，筆調的相同，格式的類似，都不必懷疑的知道其必出於他一手所寫。又他們的可以銜接的地方，便前後都是銜接的，例如隋唐志傳之後，緊接着便是五代殘唐傳。此外，又有好幾部英雄傳奇，如水滸傳、平妖傳、粉粧樓等等，相傳也爲羅氏所著。在當時，一家刻了一長套的小說，並不是不習見的事，例如，在至治間，建安虞氏便刻了至少五部以上的像三國志平話一類的東西；則羅貫中氏一手寫著『十七史演義』的巨大無倫的長著並不是不可能的。

關於水滸傳的作者問題，還有人有疑問，但關於三國志通俗演義，則無人疑其爲非出於羅氏之手。在羅氏的許多作品中，三國志通俗演義乃是最著名，且也是流行最廣的

八

羅貫中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與新安虞氏本的三國志平話，其不同的地方便在：虞氏本是俗人傳說中的三國志故事的一個結果，羅氏本雖題着「通俗演義」卻是拋棄了俗人傳說，而回轉到眞實的歷史中去的。因此，羅氏本與虞氏本便有了很不相類的幾點；第一是削去了流俗傳說中太過荒誕不經的事實，如張飛打段珪讓，殺太守，誅督郵；曹操勸漢獻帝讓位於其子曹丕；龐統既投了劉，不得意，又去勸說沿江四郡，皆起叛劉之類。這些事實實在離開歷史太遠了，稍有歷史知識的人，一見便可知其爲荒謬，所以羅氏也不得不將他們逐一的削去了，免得貽通人以口實。免得這部『演義』只能流行於俗人之間，而上不了士大夫階級中的『臺盤』。最大的刊落便是將司馬仲相斷獄的一大段入話及孫秀才發見天書的故事完全放下了。這頗使我們的眼界爲之一淸。本來歷史小說以因果報應爲起結實是太幼稚、太可笑的。羅貫中氏毅然捨棄了這些俗人所喜的入

話，而單刀直入的即以『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開始，誠是很有眼光、很有膽識的。

第二是增加了許多歷史上的眞實事實。虞氏本只是一個殼子，敍事既疏，所收羅的三國故事也極不完備；一方面既收了許多的流俗的傳說，一方面卻又遺落了三國志上的許多絕好的資料。羅氏本在一方面確盡削除之力，在別方面便自然的要加上了許多的歷史上及其他方面所給他的好材料。這些增加的東西，約有三方面：(一)歷史故實，如何進誅宦官，禰衡罵曹操，曹子建七步成章，以及姜維的許多故事，鍾會、鄧艾的取蜀等等。(二)詩詞，平話詩詞，寥寥可數，羅本則搜羅『後人』『史官』『宋賢』『胡曾』等等的詩詞，在四百餘首以上，誠是洋洋大觀。(三)表章書札，羅氏本也依據陳志裴註及本集，搜入不少。平話對於當時往來信札表章，往往出之於僞造，極多鄙陋可笑的，羅氏本則一掃此種俗文，大多數改用原作。

第三是改寫了許多虞氏本所有的故事；這一點最多，羅本原是全部改寫的，特別是

許多虞氏本太過謬誕不經的地方，例如張飛獨拒當陽長坂橋一段，虞氏本以爲張飛大喊一聲，竟喊斷了長坂橋，喊退了曹軍，這是很可笑的傳說，羅氏知其無理，便將其改作了張飛大喊一聲，嚇破了曹操身邊的侍從夏侯傑之膽，跌落馬下而死，曹軍爲之驚退者三十里。這一點是比較有可能性的。

就這三點看來，可知羅氏本對於虞氏本，其進步是如何的巨大。羅氏在卷首大書着『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這誠是言副其實的標示。我們與其說，羅氏本是出於虞氏本，不如說他是出於陳壽的史書更爲妥當。他實是看不過虞氏本一類的評話的荒誕而始發憤依據史傳而改作的。眞不愧爲第一個『按鑑新編』的演義小說作家。

但第四，羅本的最重要的一點，還在保存了一部分評話的舊事而大加增飾，將原來一頁的東西，變成了好幾十頁。例如劉備三顧茅廬的一段，在評話裏只是寥寥的如下的一段：

話說中平十三年春三月，皇叔引三千軍同二弟兄直至南陽鄧州武蕩山臥龍岡庵前下馬，等候庵中人出來。

卻說諸葛先主庵中按膝而坐，面如付粉，唇似塗朱，年未三旬，每日看書。有道童告曰：庵前有三千軍，爲首者言是辛冶太守漢皇叔劉備。先生不語，叫道童附耳低言，說與道童。道童出庵對皇叔言：俺師父從昨日去江下，有八俊飲會去也。皇叔不言。自思不得見此人，便令人磨得墨濃，於西牆上寫詩一首，詩曰：

獨跨青鸞何處遊，　多應仙子會瀛洲。
尋君不見空歸去，　野草閑花滿地愁。

太守復回辛冶。至八月，玄德又赴茅廬謁諸葛。庵前下馬，令人敲門。臥龍又使道童出言：俺師父去遊山翫水未回。先主曰：我思子房逃走圯橋，遇黃石公三四番進履，得三卷天書。又思徐庶言，伏龍勝他萬倍，天下如臂使指。皇叔帶酒悶悶，又於西牆題詩一首。詩曰：

秋風初起處，　雲散暮天低。
雨露凋葉樹，　頻頻沙雁飛。
碧天惟一色，　征棹又相催。
徒勞二十載，　劍甲不離身。
獨步辛冶郡，　寒心尚未灰。

知者十餘輩， 謁見又空歸。
我思與關張， 桃園結義時。
故鄉在萬里， 雲夢隔千山。
志心無立托， 伏望英雄攀。
臥龍不相會， 區區卻又還。

皇叔與衆官上馬，卻還辛冶。張飛高叫言，哥哥錯矣。記得虎關并三出小沛，俺兄關公，刺顏良，追文丑，斬蔡陽，轟車胄，當時也無先生來。我與一百斤大刀，卻與那先生論麼，皇叔不答。卻說諸葛自言：我乃何人，使太守幾同來謁。我觀皇叔是帝王之像，兩耳垂肩，手垂過膝，又看西牆上寫詩，有志之輩。先生日日常思前復兩遍，今正慮間，道童報曰：皇叔又來也。〔三謁諸葛〕詩曰：

世亂英雄百戰餘， 孔明此處樂耕鋤。
蜀王若不垂三顧， 爭得先生出舊廬。

話說先主一年四季，三往茅廬謁臥龍不得相見。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學業，時至中年，無書不覽，達天地之機，神鬼難度之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司馬仲達曾道來，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圖，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今被徐庶舉薦先主，志心不二。復至茅廬，先主并關張二弟，引衆軍於庵前下馬，亦不敢喚問。須臾一道童

至，先主問曰：師父有無？道童曰：師父正看文書。先主幷關張直入道院。至茅廬前施禮。諸葛貪顧其書。張飛怒曰：我兄是漢朝十七代中山靖王劉勝之後。今折腰茅庵之前，故慢我兄。雲長鎮威而喝之。諸葛擧目視之，出庵相見。禮畢。諸葛問曰：尊重何人也？玄德曰：念劉備是漢朝十七代玄孫中山靖王劉勝之後，見辛冶太守。諸葛聽畢邀皇叔入庵侍坐。諸葛曰：非亮過，是道童不來回報。先主曰：徐庶擧師父善行，兵謀欺姜呂，今四季三往顧，邀師父出茅廬。願爲師長。諸葛曰：皇叔滅賊曹操，復興漢室。玄德曰：然。

但在羅本，便演成近五倍之多了：

次日，玄德同關張二人，將帶數十從者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似碁局，世上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者，高眠噓不足。

玄德聞其言，勒馬喚農夫而問之曰：此歌何人所作？農夫曰：此歌乃臥龍先生之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住於何處？農夫遙指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崗，乃臥龍崗也。崗前疏林內茅廬中，卽孔明先生高臥之處也。玄德謝之。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崗，果然清景異常。後人單道臥龍居處遂賦古風一篇：……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扣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見屯新野，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新野劉備來訪，童子曰：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不准，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便了。玄

德曰，更待片時。雲長曰，不如暫回，卻再使人來探，未為晚矣。玄德曰：然。乃囑咐童子云：如先生回，可言劉備專訪，遂上馬別茅廬。約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稱羨不已。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泉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松篁交翠，猿鶴相親。觀之不已。忽見一人神清氣爽，目秀眉清，容貌軒昂，丰姿英邁，頭戴逍遙巾，身穿皂衣道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玄德曰，此必是臥龍先生也。慌忙下馬，趨前施禮。先生莫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豫州牧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是也。玄德曰：久聞先生大名，請席地權坐，少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石之間。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為？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州平笑曰：公以定國為主，雖是良心。但恨不明治亂之道。玄德請問曰：何為治亂之道？州平曰：將軍不棄，聽訴一言。自古以來，治極生亂，亂極生治。如陰陽消長之道，寒暑往來之理。治不可無亂，亂極而入於治也。如寒盡則煖，煖盡則寒，四時之相傳也。自漢高祖斬白蛇起義兵，誅秦之亂，而入於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由治而入亂也。光武中興於東都，復整大漢天下，由亂而入治也。光武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於亂也。方今禍亂之始，未可求定。豈不聞天生天殺，何時是盡；人是人非，甚日而休。久聞大道不足而化為術，術之不足而化為德，德之不足而化為仁，仁之不足而化為儉，儉之不足而化為仁義，仁義不足而化為三皇，三皇不足而化為五帝，五帝不足而化為三王，三王不足而化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為秦漢，秦漢不足而化為黃巾，黃巾不足而化

爲曹操、孫權與劉將軍等輩，互相侵奪，殺害羣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將軍欲見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爲也。玄德曰：深謝先生見教。不知孔明往於何處？州平曰：吾亦欲尋，去未見耳。玄德曰：請先生同往敝縣若何？州平曰：山野之人，無意於功名久矣。容他日再會。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雲長曰：州平之言若何？玄德曰：此隱者之言也。吾固知之。方今亂極之時，聖人有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天下無道則隱。此理固是。爭奈漢室將危。社稷疏崩，庶民有倒懸之急，吾乃漢室宗親，況有諸公竭力相輔，安可不治亂扶危，爭忍坐視也。雲長曰，此言正是。屈原雖知懷王不明，猶捨力而諫，宗族之故也。玄德曰：雲長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住數日。時値隆冬，玄德使人探孔明。回報曰，諸葛亮已在莊上。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之曰：汝不讀書。豈不聞孟子有云，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而不往也。今見賢不以其道，是欲入而自閉其門也。孔明此世之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來謁孔明。未知見否？還是如何？

玄德風雪訪孔明

建安十二年冬十二月中，天氣嚴寒，彤雲密布。玄德同關張引十數人前赴隆中，求訪孔明。行不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張飛曰：天寒地凍，尙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且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敎孔明見吾慇懃之意，如兄弟怕冷，汝可先回。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

曰：汝勿多言。相隨同去，將近茅廬，見路旁酒店中，一人作歌。玄德勒馬於酒旗下，聽其歌曰：

壯士功名尙未成，嗚呼又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榛，石橋壯士誰能伸。廣施三百六十釣，風雅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黃龍負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漂杵，朝歌一旦誅紂君。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中隆準公。高談大霸驚人耳，二女濯足何賢逢。入關驍騁誇雄辯，指麾衆將如轉蓬。東下齊城七十二，更有何人堪繼蹤。二八功蹟尙如此，至今誰肯論英雄。

又一人擊桌而歌曰：

吾皇提劍淸寰海，一定強秦四百載。桓靈未久火德衰，姦臣賊子調鼎鼐。靑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聚，姦雄萬里皆鷹揚。吾儕大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萬古名不朽。

二人歌罷大笑。玄德曰：此必是臥龍先生。遂下馬入店。見二人凭桌對坐飮酒，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曰：二公何者是臥龍先生也。面白者曰：將軍欲尋臥龍何幹？玄德曰：劉備乃漢左將軍領豫州牧，見居新野城。今欲訪見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面白者曰：吾等非是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是汝南孟公威，皆隱居於此。玄德大喜曰：備隨行有馬匹，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共語。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之事，空在世無益。君請上馬，可見臥龍矣。玄德辭二隱者上馬，投臥龍崗來。至莊前，下馬扣門。童子出。玄德曰：先生在莊上否？童子曰：見在堂上讀書。玄德遂跟童子入，見草堂之上一人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於萬里兮，無玉不棲。吾困守於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躬耕於隴畝兮，以待天時。聊寄傲於琴書兮，吟詠乎詩。逢明主於一朝兮，更有何遲。展經綸於天下兮，開創鎡基。救生靈於塗炭兮，到處平夷。立功名於金石兮，拂袖而歸。

玄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到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見仙顏，實爲萬幸。那個少年慌忙答禮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而問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其人曰：臥龍乃二家兄也。道號臥龍。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諸葛瑾，見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二家兄諸葛亮，與某躬耕於此。某乃孔明之弟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往何處閒遊？均曰：博陵崔州平相邀同遊，不在莊上二日矣。玄德曰：二人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僻之中，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嗟呀不已。均曰：小坐獻茶。張飛曰：既先生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已親詣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玄德請問曰：備聞令兄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之曰：汝豈知玄機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卻去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來臨。數日之後，備當又至矣。願借紙筆，留一書上達令兄，以表劉備懇勤之意也。均遂具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其書曰：

漢左將軍宜城亭侯司隸校尉領豫州牧劉備，歲經兩番相謁仙莊，不遇空回，惆悵怏怏，不可言也。切念備漢

朝苗裔，忝居皇叔，濫當典郡之階，職係將軍之列。伏覩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當羣雄亂國之時，惡黨欺君之日，備心膽俱酸，肝腸幾裂，雖有匡濟之忠誠，奈無經綸之妙策。仰啓先生仁慈惻隱，忠義慨然，展呂望之良材，諸子房之大器，備敬之如神明，望之如山斗，懇求一見而不可得。再容卜日，齋戒薰沐，特拜尊顏。乞垂電覽鑒察，幸甚！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吉日備再拜。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均送出莊門外，玄德再三慇懃致意。均皆領諾入莊。玄德上馬，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一人暖帽遮頭，狐裘被體，騎一驢，後隨帶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誦梁父吟一首，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空中亂雪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想是玉龍鬭。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白髮銀絲翁，豈懼皇天漏。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

玄德聞之曰：此必是臥龍先生也！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進前作揖。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問曰：適間所誦之吟，極其高妙，乃係何人所作？黃承彥曰：老夫在女壻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卻纔過橋，偶望籬落間梅花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壻否？黃承彥曰：便是老夫逕來看拙女小壻矣。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行。正值風雪滿天，回望臥龍崗，悒怏不已。……

玄德回新野之後，荏苒新春，命卜者揲蓍擇日已定，遂齋戒三日，薰沐更衣，準備鞍馬車仗，再往臥龍崗謁諸葛

孔明。時關張聞之不悅，乃挺身攔住而諫之。未知其言還是如何？

定三分亮出茅廬

卻說玄德因訪孔明二次不遇，再往南陽。關張諫曰：兄長二次親謁茅廬，其禮太[illegible]實學，故相辭也。避而不敢面，遁而不敢言。豈不聞聖人有云：毋以貴下賤，毋以衆[illegible]德曰：不然，汝讀春秋，豈不聞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耶？齊桓公乃諸侯也，欲見野[illegible]吾，欲見孔明大賢。關公聞此語曰：兄之敬賢，如文王謁太公也。張飛曰：哥哥差矣。[illegible]不如誰何，故將這村夫以爲大賢，辭之，辭之，甚矣！今番不須哥哥去罷。他如不來，[illegible]德叱之曰：汝勿亂道。豈不聞周文王爲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去渭水謁子[illegible]後，日斜不退。子牙卻纔與之交談。乃開八百年成周天下。如此敬賢，弟何太無禮。汝今番休去，我自與雲長去走一遭。飛曰：旣是哥哥去呵，兄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張飛應諾。於是領數人往隆中來。比及到莊，離半里，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飄然而來。玄德慌忙施禮。問之曰：令兄在莊上否？均答曰：昨暮方回。將軍可與相見矣。均長揖一聲，投山路而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也。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哥哥去也不妨，何故別之。玄德曰：他各有事，汝豈知也。來到莊前，扣柴門。童子開門。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請見。童子曰：雖然師傅在家，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教且休報覆。分付關張，你二人只在門首等候。玄德徐步而入。縱目觀之，自然

幽雅。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榻之上。玄德叉手立於堦下。將及一時，先生未醒。關張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與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人！見俺哥哥侍立於堦下，那厮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也不起。雲長急慌扯住。飛怒氣未息。卻說玄德凝望堂上，見先生翻身，將及起，又朝裏壁睡着。童子欲報。玄德曰：且不可驚動。又立一箇時辰。玄德渾身倦困，強支不辭，孔明忽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孔明翻身問童子曰：曾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等多時。孔明急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孔明轉入後堂，整衣冠出迎玄德。

平話原文是極爲粗糙，不堪一讀的，但一經過羅貫中的手下，這同一的材料卻成了一篇絕雋絕妙的文章了。全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像這樣結構奇幻，意境高超，可以自成爲一篇獨立的短篇小說的原也不多。故不避引用繁重之嫌將這段全文都引了來。三顧茅廬的事是頗容易寫得重複的。像平話的一段，便是很不高明，一點生氣也沒有的文字。然羅氏卻極意經營，竟將這三節易於雷同的故事，寫得像生龍活虎般的活潑生動。先是，劉備去訪孔明，第一次見到山水之美，從農夫口中見出臥龍先生來。又見到崔州平的來到，備

卻誤以為孔明，不料卻不是他。第二次去訪時，是嚴冬天氣，大雪紛飛之時。備冒雪而去，在茅廬左近酒店，見二人飲酒作歌，詞意不凡，他以為二人中必有一個是臥龍先生的了。不料又撲了一場空。到了茅廬門口，問童子先生在家否。童子說，在堂上讀書。備以為這一次定可遇見孔明了，讀者至此，也總以為備可以見到臥龍了，不料又撲了一個空。在堂上的卻是孔明之弟諸葛均。備別均而回去時，見一人騎驢冒雪而來，童子呼之為老先生。備以為這一位一定是臥龍了，讀者也以這一位一定是臥龍了，不料他卻是孔明之岳父黃承彥，又不是孔明！但寫備第三次再去的事時，作者的筆調卻完全一變了，他覺得像上面兩次的故布疑陣，已經足夠使人心滿意足，再寫下去，便要犯厭了，所以直率的使劉備終於見到了臥龍。但他還不肯就此平平凡凡的結束了，卻反另增波瀾，加上孔明酣睡不醒的一小段事。作者的筆鋒，眞可謂活脫到極端了！像這樣的迷離惝恍的佈局，欲擒故縱的情調，在中國小說之中，雖不能說是絕後，卻實在是空前的，頗有人看不起羅氏的文章，以為過於樸質通俗，然而我們看這一小段文字，卻頗覺得羅氏實不僅以作素樸的「演義」與

粗枝大葉的英雄傳奇自限的。

以張飛的不耐煩來反狀玄德的謙抑下士，也是作者有意造出來的烘托之法。一部三國志通俗演義雖說的是敍述三國故事，其實只是一部「諸葛孔明傳記」；除了前七卷，後三卷，孔明未出及已死之外，其餘的十四卷文字中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孔明在那裏活動着罷了。那末重要的一位中心人物，其出場時當然是要用了千鈞之力來寫的。全書中寫孔明的地方，未必處處皆好，有時竟將這位「謹愼小心」的大臣寫成一位施弄小聰明的術士了，然在這一段文字中所寫的孔明卻是極足以仰慕的一位高人；不僅孔明，連他的朋友，岳丈，弟弟，都是極高雅的人物，連他的應門童子也是極可愛的。當玄德第一次去時，玄德對童子說道：「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見屯新野，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這眞給熱心功名利達者以一澆冷水當頭潑將下去。在熱熱鬧鬧，我爭你奪的三國場面，忽有了這一幕，眞不啻暑天奔波於炎日之下者的忽然見到一株大樹，足以蔭蔽，且又有一泓清泉湧出於左近地方一樣的爽慰。像諸葛孔

明這樣的人眞是足以當於這樣的一個出場的。只可惜全部的對於他的描寫，未免時時顯得太術士太「軍師」化了耳。「羽扇綸巾」的諸葛，結果竟成了一位絕類替天行道的強盜夥伴中的軍師，其作俑當始於羅氏的此書。「諸葛一生惟謹愼」誰還想到了這一句話呢！——當他們讀完了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後。

平話原文意境頗妙的，在羅本上也完全保存着，如「秋風五丈原」的一段文字在平話上本來寫得不壞，羅本則改寫得更爲動人：

孔明聽知，長嘆一聲，昏倒地上。衆皆急救，半晌方甦，而言曰：吾心神昏亂，舊疾復發，諒死必不遠矣。是夜，孔明遂扶疾出帳，仰觀天文，大慌失色，入帳，乃與姜維曰：吾命在旦夕矣！維乃泣曰：丞相何故出此言也？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隱，相輔列曜，以變其色。足知吾命矣。維曰：昔聞能禳者，惟丞相善爲之。今何不祈禳也？孔明曰：吾習此術年久，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兵七七四十九人，各執皂旗，身穿皂衣，環遶帳外，吾自於帳中祈禳北斗，七日內如燈不滅，吾壽則增一紀矣。如主燈滅，吾必然死也。一應閒雜人等，休教放入。姜維得令，凡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運。時值八月半間，是夜銀河耿耿，秋露零零，旌旗不動，刁斗無聲。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中布七盞大燈，順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於地上。孔明拜伏於地

曰：亮生於亂世，甘老林泉，承先帝三顧之恩，託幼主孤身之重，因此盡竭犬馬之勞，統領貔貅之衆，六出祁山，誓以討賊。不憶將星欲墜，陽壽將終，謹以靜夜，昭告於皇天后土，北極元辰。伏望天慈，俯垂鑒察。祝告已畢，乃讀青詞曰：

伏以周公代姬氏之厄，旦日乃瘳，孔子值匡人之圍，自樂不死。臣亮受託之重，報國之誠，開創蜀邦，欲平魏寇，率大兵於渭水，會衆將於祁山。何期舊疾纏身，陽壽欲絕，謹書尺素，上告穹蒼。伏望天慈，曲賜臣算，上達先帝之恩德，下救生民之倒懸，非敢妄祈，實由懇切下情，不勝屏營之至。

孔明祝畢，俯伏待旦。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醒而復昏，昏而復醒。日則計議伐魏，夜則步罡踏斗。卻說司馬懿夜間仰觀天文，忽大驚，乃喚夏侯霸曰：「我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矣。汝可引一千兵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擾亂不戰者，必有病。若驀然突出者，則無事矣。」霸聽令，引兵而去。卻說孔明在帳中，乃祭祀到第六夜了，見主燈明燦，心中暗喜。姜維入帳，正見孔明披髮仗劍，踏罡步斗，壓鎮將星，忽聽得寨外吶喊，欲令人問時，魏延入帳報曰：魏兵至矣！延脚步走急，將主燈撲滅，孔明棄劍而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主燈已滅，吾豈能存乎！不可得而禳也。姜維大怒，急拔劍要魏延便砍。未知延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秋風五丈原

卻說姜維拔劍在手，欲斬魏延。孔明急止之曰：是吾天命已絕，非文長之過也。維方免之。於是孔明吐血數口，臥

於牀上。乃與魏延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探虛實也。汝可急出。魏延遂上馬引兵出寨時，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奮趕二十餘里方回。孔明乃與姜維曰：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亡矣。吾平生所學，已著於書，共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將軍可授之。切勿泄漏。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曾用得，汝後必用以鐵折疊燒，打而成鐵。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圖本。汝可如法造之。維再拜而受。孔明又曰：蜀中諸道，皆不必多憂，惟陰平之地，切要子細。雖然險峻，久必有失。又喚長史楊儀入帳，授與一錦囊，便分付曰：久後魏延必反，若反時方開之。那時自有斬延之將也。

此日，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人事不省，至晚方甦，病加沉重。是夜昏絕數番。孔明連夜表奏後主。後主急遣尚書僕射李福，星夜逕到五丈原。入見孔明問安。孔明令坐，而言曰：吾不幸，中道而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也。吾死後，自有遺表上奏天子。你公卿大夫，皆依舊制而行，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不可廢之。馬岱忠義，後當重用。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日能守西蜀也。李福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視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涼。孔明淚流滿面，長嘆曰：吾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攸攸蒼天，曷我其極！嘆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曰：王平、廖化、張嶷、張翼、吳懿等，皆忠義，久經爭戰，多負勤勞，堪可委用。吾死之後，凡事皆依舊法而行。可緩緩退兵。汝乃深通謀略之人，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魏延後日反時，汝只依前付錦囊行之。楊

儀泣拜而領謝。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臥榻上寫遺表，以奏後主。其表曰：

丞相武鄉侯臣諸葛亮，稽首頓首謹表。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念臣賦性愚拙，時遭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興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薄己愛民。遵孝道於先君，布仁義於寰海。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除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先帝陛下也。臣亮，臨楮不勝涕泣激切祈懇之至！

孔明寫畢，分付楊儀曰：吾死之後，不可發喪。若司馬懿來追，將吾先時木雕成吾之原身，安於車上，以青紗幪之，勿令人見。汝可一順一逆布成長蛇之陣，回旗返鼓。若魏兵追來，令人馬不許錯亂。卻將吾原身推出，令大小將士左右而列。懿若見之，必急走矣。待魏兵退去，方可發表，喪車上可作一龕，坐於車上，用米七粒，少用水放於口中，足下安明燈一盞，置柩於輀車之內。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矣。吾陰魂自起鎮之。先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汝等文武皆盡心報國，不可負職也。楊儀聽令曰：丞相少慮。儀並不敢有違丞相之言也。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之曰：此吾之將星也！衆視之，只見其色煌煌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咒畢，急回帳中，不省人事。忽李福又到，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開目視之。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公此一來，必是天子問誰可任大事，蔣公琰可矣。福曰：公琰倘不在，誰可繼

之。孔明曰：費文偉可以繼之。禕欲又問，孔明不答而逝。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

這誠然是「一個英雄的死」滿目悽楚，使人不忍卒讀。平話竭力的寫張飛，我們只見一個張飛在活躍，羅氏的通俗演義則最活躍的只有一位諸葛孔明而已，張飛不大有生氣，關羽也未必描狀得很好；惟寫孔明，雖帶術士氣，究竟佳處較多，特別是關於他的出場及他的結束的二段，如上文所引的。

九

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既高出於三國志平話遠甚，於是三國志平話不久便廢而不行，坊間所有的三國志都爲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正像毛聲山改本的第一才子書出而羅本便廢而不行的情形一樣。今所知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最早的刻本是有弘治甲寅（公元一四九四年）庸愚子（金華蔣大器）及嘉靖壬午（公元一五二二年）關中修髯子（關西張尚德）的二序的一本。這一個本子，通稱爲弘治本，蓋因昔人曾抽去了嘉靖壬午修髯子的一序，僅存弘治甲寅庸愚子的一序之故。（據馬廉氏所見的一本，是有

修穎子的一序的）嘉靖壬午離弘治甲寅還不到三十年；或者庸愚子所序的一本，並未刊印，直至嘉靖壬午方才見之於刻本的吧。較此本更早的三國志通俗演義，至今日爲止，尚未爲我們所發見。庸愚子在序上說：「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並沒有說起刊刻的事來，則在這事之前，羅氏的這一部巨作乃是不曾刻過，只有傳鈔本在流傳的了。這一部嘉靖壬午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也許竟是羅氏此書的第一個刻本吧。此作著錄之見於書者有都察院本，有二百四(十)卷本，有十二卷本。百川書志六史部野史：「三國志通俗演義，二百四(十)卷。(卷應作節)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貫中編次。」此或卽爲嘉靖本。古今書刻：「都察院三國志演義。」此都察院刻的三國志演義大約也卽爲嘉靖本也。是園書目十：「古今演義三國志十二卷。」此僅有十二卷，則當係嘉靖以後萬曆間所刊的合併二卷爲一卷的本子。總之，都察院是確乎刻過一部三國志演義的。細觀嘉靖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一察其紙墨筆體，以及版式等等，皆與明官版諸書相同。閩鄭以禎所刊的新鐫校正京本大字音釋圈點三國志演義的題頁上，有「金陵國學原

版」字樣。這一個嘉靖壬午本如不是都察院本，便當是所謂「金陵國學原板」了。總之，這一個嘉靖壬午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最早的一個刊本。卻是沒有疑問的。

這個刻本凡分二十四卷，每卷十節，共二百四十節。每節有一標目，目皆單句，句有七字。大約如「劉玄德斬寇立功」「諸葛亮一氣周瑜」等。是最早的形式。

從這個刻本以後，別的刻本更紛紛的出現；即就明代而論，自嘉靖壬午起，截至崇禎十七年為止，三國志通俗演義究竟有過多少種刻本，我們實在無從知道。玩虎軒刊元本琵琶記時，(萬曆間) 刊者在序上說，他所見的琵琶記的本子，共有七十餘種之多。這可見明代的刻書業是如何的發達。恐怕明刊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決不止限於二十種三十種的數目吧！就今所發見的而論，已有明版十種之多：㊀

一、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　明萬曆辛卯(十九年，一五九一年)

㊀參看本書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戲曲篇及馬廉的舊本三國演義板本的調查(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報第七卷第五期。)

金陵周曰校刊本。其內容與嘉靖壬午刊本全同，惟併合二十四卷爲十二卷（但仍是二百四十節）又補插圖，加音釋而已。插圖爲雙葉的，圖上題着：上元泉水王希堯寫，白下魏少峯刻；繪刻甚精，圖目分列於圖的左右邊上，絕似羅懋登氏的三寶太監西洋記。序後附「萬曆辛卯季冬吉望刊於萬卷樓」一行，板心下方題着「仁壽堂刊」字樣。㊀其音釋則爲周曰校氏所加入者。其與嘉靖刊本的不同之點，大約即在於此。嘉靖本於原文之下，原有少許註釋，或爲刊行者所加，或即羅氏原本所有，惟極爲簡略，此本的音釋則頗爲詳細，不惟有註釋，而且對於文字的音義也都添入。周曰校在題頁上寫得很明白：「是書也刻已數種，悉皆譌舛，茫昧魚魯，觀者莫辨。予深憾焉。輒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鑑參考，再三讎校。俾句讀有圈點，難字有音註，地理有釋義，典故有考證，缺略有增補，節目有全像。如牖之啓明，標之示準。此編之傳，士君子撫養，心目俱融，自無留難，誠與諸刻大不侔矣。覽者顧諟

㊀據馬廉引長澤規矩也言，內閣文庫亦有此本，但其本文與周曰校本異。

書而求諸，斯爲奇貨之可居。」

二、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　明夏振宇刊本，凡十二卷，板心上有「官版三國志」字樣。

三、新刻按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　明萬曆壬辰（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余氏雙峯堂刊本。全書凡二十卷；二百四十節。這書每頁分爲三欄，上欄最短，載批評，中欄較長，載圖畫，下欄最長，載本文。這一本正文與嘉靖本無大區別。但有最可注意的三點：（一）加「批評」於上端（二）大標着「按鑑」二字於書名之上，（三）加詩歌，在余氏此本以前，三國志通俗演義似乎從不曾有特標着「按鑑」及「批評」於題目上的，又詩詞也絕少異同。自余氏本出現，於是羅氏的原本的面目便略略的有所變動了。余氏兄弟們原是幾位知書的「書賈」，他們所刻，所編，所著的書，流行遍於各處。水滸傳他們也有評刊本；列國志傳等等也都曾經過他們的刊印，傳布。余象斗氏還著了南遊記及北遊記等。

四、新鐫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　明萬曆乙巳（三十三年，公元一六〇五

年）閩建鄭少垣聯輝堂三垣館刊本。凡二十卷，首有顧亮序。每頁上端爲圖，下半頁爲本文。這一個本子，後余氏刊本者凡十餘年，其受有余氏本的影響是無可致疑的。特別是「按鑑」及半頁是插圖的兩端。余氏本刊於閩南，首受其影響的，當然是閩南一帶的書業了。這一本又標着別名：「三國志亦帝餘編」如此多用奇名，大約是爲了易於銷售之故。凡書賈的印書，每遇易於銷售者便急起直追，立行翻版，余氏本的影響流傳之速，其原因大約卽在於此。

五、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　明萬曆庚戌（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一〇年）閩建楊起元閩齋刊本。凡二十卷，二百四十段。每頁上端爲圖，下端爲正文。我們可信其亦爲余氏本的「重刻」——雖然沒有見到原書。

六、新刻按鑑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　明閩書林楊美生刊本。亦爲二十卷二百四十段。每頁亦爲上圖下文。首有閩西桃溪吳翼登序。

七、新鐫校正京本大字音釋圈點三國志演義　明閩瑞我鄭以禎刊本。題頁上寫着：

「卓吾李先生評釋圈點三國志，金陵國學原版，寶善堂梓。」凡十二卷二百四十段。這是一本集合了衆長的刊本。有圖，且回復了閩省以外刊本的十二卷的面目，故鄭氏特別提出「金陵國學原板」的話來。每卷書名之下，又題着：「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卓吾李贄評註。」其註夾在正文之中，其評則寫在正書欄外。余氏本的所謂「按鑑」及所添的詩詞，也俱添入。

八．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明建陽吳觀明刻本。與鄭以禎本一樣，有眉批，有總評。又有圖，甚精，題着：「書林劉素明全刻像。」首有李贄序，繆尊素序及無名（卽庸愚子）序。劉素明蓋卽爲陳眉公評本諸傳奇繪刻插圖者。這一本最特別的乃在不分卷，只分爲一百二十回，將原書的二百四十節，每節合併爲一回。因此，每回便成二目，此二目卻是參次不對的。毛氏的第一才子書凡例說：「俗本題綱，參差不對，錯亂無章，又於一回之中分上下兩截。」蓋卽指此種合併爲一百二十回的本子而言。

九．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眞本　吳郡寶翰樓刊本。亦爲一百二十回，不分卷。亦有

圖。惟眉評及總評與他本有不同，故刊行者自命爲「眞本」。㊀

十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 明雄飛館熊飛編刊本三國志凡二十卷，二百四十回，亦載李贄的批評。板心題着：「二刻英雄譜」。㊁

在這許多不同的傳本中，足使我們注意的很少，因其本文與羅氏此作第一次(?)刊本的原本並無多大的差別，至多只有幾個字的不同，或不關重要的一二句東西的增删而已。例如，以鄭以禎本與嘉靖本校對一下，其不同的地方極少，僅在每節之末，加入一句：「畢究性命如何？」(卷二)或「下回便見」(卷三)等等字樣而已。此可見這許多刊本必定是都出於一個來源，都是以嘉靖本爲底本的。其與嘉靖本大不同的地方，大都僅在表面上及不關緊要處，而不在正文。綜合的研究一下之後，可知諸本之與嘉靖本不同者

㊀李卓吾批評本，清初翻刻者頗多，如綠蔭堂翻本，黎光樓、植槐堂翻本，皆爲吳郡出版者。

㊁清翻本，水滸仍舊，三國已改用毛聲山改本的第一才子書。

約有下列五端：

第一，加插圖。插圖似乎是小說戲曲書上必要的東西。元刊本三國志平話上原是有插圖的。但在明代嘉靖的前半期，插圖似尚未爲讀者所重視。所以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戲曲如李開先的寶劍記等皆未有插圖。到了萬曆間，插圖的應用才大爲發展，幾乎沒有一本小說戲曲書是沒有插圖的，連散曲集子及普通的應用書籍也都加上了插圖，以爲號召。㊀所以在這個時代及其後，出版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無不加有插圖，自周曰校本以至熊飛本皆然。且其插圖都是很工細可愛的。（直到了淸初翻刻本出現之時，三國志的插圖方才鄰於沒落之境，粗鄙不堪一閱。）這是萬曆以後本與嘉靖本面目不同的一要點。

第二，卷數、回數的不同；嘉靖本的卷數是二十四卷；周曰校本及夏振宇本鄭以禎本，是十二卷；余象烏批評本是二十卷，以後，許多閩刊本，大都亦爲二十卷。爲什麼他們要將

㊀參看著者的插圖之話一文。（見海燕，新中國書局版）

原書的二十四卷併合爲十二卷或二十卷呢?這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重要的原因,大約全爲的是卷帙上的便利吧。然無論他們是二十卷,是十二卷,其分爲二百四十節,卻與嘉靖本完全相同。在十二卷本,則每卷爲十節,在二十卷本則每卷爲十二節。但到了最後,更有二種不分卷只分爲一百二十回的李卓吾評本出現,一爲閩吳觀明刊本,一爲吳郡寶翰樓刊本。他們將嘉靖本的兩節,合併爲一回,兩節的節目,卽作爲回目的二句。因爲並不曾加以修改,所以「回目」卻是並不對偶的,完全與原文無異。又每回之中,仍分爲上下二節。其結果,仍與嘉靖本之分爲二百四十節無所殊別。他們之所以必將二百四十節合併爲一百二十回者,其原因乃在要使回目成爲相對的二句。回目之所以必須對偶的二句,則爲當時的風氣,使他們不得不如此。水滸傳的回目早已成爲對偶的二句;西遊記的回目是對偶的;金瓶梅的回目也是對偶的。時代的風尚使三國志的編者也不得不將兩節併合作爲一回,以期每回也得有兩句標目——雖然他們還沒有膽氣與學識去修潤原來參差不對的兩句標目而使之對偶齊整。

第三，加入批評。嘉靖本並無批評；周曰校本也只有圈點、音釋而無批評。有批評的一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當始於萬曆二十年出版的那部余象烏批評本。余象烏字仰止，與其兄弟余象斗等同為閩南著名的書賈。刻印了不少新舊書籍。他們會作詩，寫小說，也會批評故籍。那時，所謂李卓吾氏的批評尚未流行，鍾伯敬等的批評，也尚未出世，於是余氏便自揮巨筆，稱臆批彈。他並不批評原書文字，只是批評原書事實；這是與張采之批評西廂、水滸，毛宗崗之批評第一才子完全不同的。例如他「評〔姜〕維擒徐質」道：「姜維與夏侯霸領兵於蒺藜寨外，多置鹿角，作為久住之計，以擒徐質，謀何高也，」「評晉主問刑」道：「晉主問孫皓之刑，而皓舉弒逆對。賈充當愧死於地下矣。何默默而無人心也。」「評晉朝一統」道：「此記凡三國君臣盡皆善終，詎知一統，歸於晉朝矣。」文字似通非通，的是略略知書識字的書賈的筆墨。過了不久，吳觀明本及鄭以禎本出版時，便知利用李卓老的高名，而以標榜他的批評或批註為號召了。閩以外的書坊，如吳郡，寶翰樓之類，便也立刻的傳錄或修改這些卓老批語以為號召的了。所謂李氏批語，雖各本不大相同，總之是很

淺陋的。鄭以禎本還是照原來字樣寫刻的，有如陳眉公所評的諸種傳奇，用以表示這是眞蹟。大凡卓吾之評，約可分爲兩類，一爲批評書中人物，其可笑多有類於余象烏氏；二爲批評原書的文法及敍寫與乎指出她的缺點。這是余氏的筆鋒所未及的。所謂卓吾氏的批評本，對於原書頗知保存本相；他有時不客氣的譏彈原書的不合理處，卻只不過是「指出」她而已，並不敢動筆加以修改。這是他的值得稱讚的一個好處。或以爲凡所謂卓老批評諸書，皆爲葉晝所僞作。此亦無什麼確證。葉晝所評的橘浦記，今見到明刊本，固是自署着他自己的姓名，而非用卓老之名的。

第四，「按鑑」增補。所謂「按鑑」在周曰校本已是如此標榜着的了；他說：「敦請名士，按鑑參考，」又說，「缺略有增補。」其實他所增補的，眞是微乎其微。余象烏本也題着「按鑑」二字，我們未見此書全本，不知所謂「按鑑」者究竟何所取義。也許此「按鑑」二字已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每本都要如此的標榜着的了。在明刊本的新刊徐文長先生評隋唐演義的卷一標題之下正文之上，有着下列的幾個字：

按隋唐史鑑節目
起自隋文帝仁壽四年乙丑歲，改元大業元年至
煬帝大業十三年丁丑歲秋七月，凡十三年實事。

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的卷一之下，正文之上，也有着「按宋制孫甫史記：子丑乾坤判，惟寅人所生」一篇短短的文字，敍述歷代沿革及唐代的諸帝名號。其他南北宋，東西漢，東西晉諸演義，也都於每卷之首或末，寫着這一卷所載的某年至某年的實事一段文字。也許這些添加於原文之上的東西，便是所謂「按鑑」之意吧？余象烏本在卷首卷末皆無這種年數的統計，也許在卷一之首，爲了嫌原文直題「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過於單刀直入，所以加上了像殘唐五代之上所加的文字似的一段文字也說不定。在鄭以禎及許多別的本子上，則於每卷之末，皆有一行關於年數的結算；鄭本凡十二卷，共有十二行這樣的總結算：

第一卷之末寫着：「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至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共首尾

九年事實」。

第二卷以下，寫的是：

(二卷)起漢獻帝初平三年甲申至漢獻帝建安四年己卯歲，共首尾七年事實；

(三卷)起漢獻帝建安四年己卯，至漢獻帝建安五年庚辰歲，共首尾一年事實；

(四卷)起漢獻帝建安五年庚辰歲至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歲，共首尾九年事實；

(五卷)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歲至本年止，共首尾一年事實；

(六卷)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歲至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辛卯歲，共首尾四年事實；

(七卷)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壬辰歲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戊戌歲，共首尾七年事實；

(八卷)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歲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歲，共首尾二年事實；

（九卷）起自蜀昭烈章武元年辛丑歲，至後主建興二年乙巳歲止，共首尾五年事實；

（十卷）起自蜀後主建興三年乙巳歲至本年止，共首尾一年事實；

（十一卷）起自蜀後主建興九年❶辛亥歲至延熙十八年乙亥歲止，共首尾二十五年事實；

（十二卷）起自蜀後主延熙十九年丙子歲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庚子歲止，共首尾二十五年事實。

像這樣的年數的統計，也許便是所謂「按鑑」增補吧；——至少也是「按鑑」增補的一端。

第五，加入周靜軒的詩。我們未見到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時，每以爲所謂「周靜軒先生」的詩是羅氏原本所本有的。但我們一執了嘉靖本與其他各本對校一過，便立刻知道周靜軒的詩乃是嘉靖以後所羼入者；在嘉靖本上，什麽都有，特別是詩詞，與諸本完全相同，獨獨是沒有周靜軒的詩。我其初還疑心嘉靖本的編者，也許是一位毛宗崗的

❶此處依照原文與上卷年數不能相接，當有錯誤。

同志，他覺得靜軒的詩實在不大高明，所以把他們刊落了；然而經過仔細考察之後，便知道這一個猜測是不對的。第一，嘉靖本中所謂「史官」「後人」的詩，實在未見得比靜軒的詩高明了多少。例如：

漢室傾危天數終，無謀何進作三公。
幾番不聽忠臣諫，難免宮中受劍鋒。
（嘉靖本卷一）

武侯魂已升天去，軍士號啕血淚流。
因念從前恩德重，甘心不食喪荒丘。
（嘉靖本卷二十一）

荊州兄弟兩相猜，諸葛三含口不開。
以使片言能救脫，至今猶在玉梯臺。
（嘉靖本卷八）

這幾首詩，誰能說與下面所列的那幾首「周靜軒先生」的詩有什麼高下之不同呢？

董賊潛懷廢立圖，漢家宗社委丘墟。
滿朝臣宰皆囊括，惟有丁君是丈夫。
（一卷，廢漢君董卓弄權）

昭烈乘危一騎行，蜀兵追急遶山城。
蒼天終祐仁明主，又遇張飛救駕兵。
（九卷，孔明定計捉張任）

為國平蠻統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
耿恭拜井甘泉出，諸葛處誠水夜生。
（九卷，諸葛五擒孟獲）

興師伐魏報先王，天命何其有短長。
仲達料人眞妙算，預知食少事煩亡。
（十一卷，孔明秋夜祭北斗）

仲達深謀善用兵，孔明妙算鬼神驚。
臨危解作疑兵計，十萬曹兵怕近城。
（十卷，孔明智退司馬懿）

報國心堅不顧家，見危授命念非差。
當時若聽諸謀士，安得人稱井底蛙。
（十二卷，忠義士于詮守節）

嘉靖本的編者不刪落一首一句的許多似通非通的「史官」「後人」的詩，而獨獨將周靜軒的詩全部刊落了，這實在是說不過去的一句話。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便已可知道周靜軒的詩乃是嘉靖本編者所不及見，更是羅貫中原本所不能有的了。第二，還有一點，也可證知周詩為晚出。在羅氏原作中，並無特對曹操不滿，僅偶有一二處稱操為「姦雄」的。所謂「史官」「後人」的詩中更是並無一語直斥曹操為奸雄的，獨有周靜軒的詩則凡寫到曹操處，便口口聲聲罵他是「奸雄」：

奸雄曹操併中原，社鼠城狐棄塞垣。莫笑溫侯無決斷，丈夫多惑婦人言。（二卷，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詭計中周郎。
蔡張實主謀生計，誰料翻爲劍下亡。
（五卷羣英會瑜智蔣幹）

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衆難禁。
拔刀割髮權爲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二卷曹操會兵擊袁術）

夜深喜識故人容，疋馬來還寄舊蹤。
一念誤將良善戮，方知曹操是奸姦。（原文如此，『姦』應作『雄』。）
（一卷曹孟德謀殺董卓）

這顯然是嘉靖時袁了凡諸人的綱鑑流行以後，人人皆知三國正統之有歸，與曹操罪惡的結果。第三，嘉靖本中所載「史官」，「後人」，「古人」，「宋賢」，「前賢」，「胡曾先生」，「邵康節」諸詩，共三百三十餘首，萬曆諸本所載周靜軒凡七十一首：這些靜軒詩似乎是有意要補前人之缺。所以凡三百三十餘首詩詠到的地方，靜軒便不之及。（只有二處是例外：一，曹操敗走華容道處，靜軒別加一首「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憶前朝暗慘傷」，二，關公爲東吳所敗處，靜軒也別加一詩：「關公義勇孰能籌，難出東吳呂陸謀」。）這更顯然的可見周詩是出於嘉靖本之後，所以會免避重複，專寫「史官」，「後人」及「前賢」所不寫的地方。

周靜軒的詩，既不是嘉靖本所有，那末錄載周氏的詩的第一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何處何人的刊本呢？據今所知，靜軒詩的羼入三國志通俗演義，似始於萬曆十九年的周曰校刊本；但在萬曆二十年刊的余象烏本中，亦錄及靜軒的詩，則靜軒詩的被採入，似當更在周曰校本以前。明末刊本的隋唐演義中，也有靜軒的詩，如在第一卷中，有他的一首：

兵出成皋用火攻，指麾洛水笑談中。濃雲撲面山川黑，烈焰飛來宇宙紅。
不智仁基誇勇力，故教李密有成風。鼠湧驚破隋臣膽，此是攻城第一功。

周靜軒的生平，不可知。馬隅卿先生來信說：「頗疑是杭州府志中之周禮。彷彿禮字德恭，號靜軒。」此說尚可信。

此外，則大多數的詩，皆爲一位詩人名麗泉的所作。又，在五代殘唐傳中，則大多數的詩皆爲一位詩人名逸狂的所作。在列國志傳中，則大多數的詩皆爲東屏先生及潛淵居士所作，「仰止余先生」也寫得不少。所謂「仰止余先生」，蓋即刊行按鑑批評三國志傳的余象烏。由此種種事實，我們頗可得一個很有趣的懸想，即在那個時代（萬曆）的閩南，

有一班的村學究們，以訓蒙校書爲業，與余氏等等的書林，很有往來，便以書林爲中心，校訂刊印了許多的「演義」「志傳」。讀書人好名之心不能盡泯，便於校讀之餘，高興的時候，寫了許多的詠史詩，按節插入正文之中，俾其名字得以附於所刊之書，傳於不朽。這些人中，或有已故先輩，原來作有詠史詩，爲余氏等人所採入的也難說。所謂周靜軒、逸狂、麗泉、東屏先生及潛淵居士等等皆爲這一班人中的一個人物。而余氏兄弟們，有時便也自己寫幾首詩附插進去。所謂「仰止余先生」的詩，便是如此的發見於列國志傳之中的。余氏等書林的刊書，雖不敢任意增刪原文，然「插增」的工作卻是他們所優爲、所慣作的；水滸傳既爲他們「插增」了田虎、王慶二大段，則三國志傳之「插增」周靜軒先生詩，列國志傳之「插增」潛淵居士、東屏先生以及「仰止余先生」的詩，隋唐演義之麗泉詩，殘唐五代傳的逸狂詩等等，當然更有可能，更爲不必施展十分的膽識便可告成的事了。詩詞的插增，在一切的「插增」工作上實是最爲容易的事，因爲只要按段插入便完了，一點經營也不必費。以後閩中書賈，翻刻三國志演義時，因爲余本既有這些詩，便不肯，也不敢割捨

了去，刊落了去。否則，便要表現自己刊本上是比人家的刊本少了一些東西了；這是大有影響於他們書籍的銷售的。這是坊賈們所不肯做的事。書賈們只知添些東西，放進他們所刊的書中，而不敢刪落什麼，其原因大約必在於此。所以一個出版家刊印的三國志演義有插圖，諸家便也有插圖，一家有批評，他家便皆有批評，甚且特別擡出一個大名家來以相淩壓；於是你一家是李卓吾批評的，他家的註評便也不得不擡出李卓吾來了；一家既多了音註圈點，他家也不能不照樣的辦；一家插增了周靜軒的詩，他家便也不能不有。像鄭以禎本，便是一本集諸本之大成的東西。而余象烏本便是一本勇於「自我作古」的一個傑出的坊本。雖然我們還沒有見到余家所刊的列國志傳，殘唐五代，隋唐演義諸書，以證實我的這個懸想，然而這個懸想卻並不是什麼幻想，實在是很有證實的可能性的。

以上五點，皆是萬曆以後出現的諸本與嘉靖本面目上有所不同的所在。然其不同，究竟不過在面目上而已，內容實在是一無差別。嘉靖本假定是羅貫中氏的原本的話，則羅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還未有人敢加以更動、刪落或放大的了；——只除了插增些

詠史詩，及批註進去。所謂李卓吾氏的批評，雖有時不客氣的直指原本的不合理處而加以譏彈，然也不過僅僅指示出來而已，對於原文並不曾擅加刪改。書坊們的能事，原來是僅在於「插增」而不敢擔當什麼潤飾、放大、刊落的重任。其敢大大的改動原文，或放大、或刊落、或潤飾的卻是需要比較有膽識、有眼光、有筆墨的文人學士們了。三國志平話一變而爲三國志通俗演義，這一個非同小可的進步，卻是出之於一位文士羅貫中氏之手；現在這本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如果要有所進展，有所改進，便也非求之於一位文人學士不可了。在清代的初期，張采的影響瀰漫於全個批評界上，而刪改古書之習已成了風尙之時，果然出來了一位文士又將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一變而成爲第一才子書：自第一才子書出，於是羅氏原本的眞相不再爲讀者所知者幾三百年；其情形，正如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出而三國志平話便爲之潛蹤匿跡一樣。這位文士是誰呢？便是張采的跟從者毛宗崗氏。

十

毛宗崗字序始，號聲山，茂苑人。他對於張采是極崇拜之誠的；他的批評方法完全承襲了張氏的：張氏生平只批了兩部巨作(其餘雜詩文不計)一部是小說：水滸傳；一部是戲曲：西廂記。聲山也是如此：他生平也只批了一部小說：三國志演義，一部戲曲：琵琶記。他批評三國志演義時，張氏曾爲之作序(順治甲申，公元一六四四年)此序文筆頗平庸拖沓，不似張氏之所作，或者是毛氏的自作而託名於他的也難說。但毛氏的改本文筆也殊勁健整潔。假如他有所作，當不會是很幼稚的，可惜他的成就僅止於潤飾與批評。

傳爲郭勳府中傳本的百回本水滸傳，較之羅貫中氏的原本，其潤飾放大之工力至深且厚，簡直是嶄然一新的改寫，已使我們看不出原本的眞相來；馮夢龍氏之增補平妖傳，著作新列國志，褚人穫之塗改隋唐演義，也都是改寫或簡直是另作；其內容文字皆與原本大殊。但毛宗崗氏的刪改三國志通俗演義卻沒有那末大的成功與結果；他只不過是支支節節的刪改而已，決不敢放膽去增飾，去改寫；對於原文和內容幾乎全無改動，只不過：

(一)將原本（毛氏稱之爲俗本）「齟齬不通」的之乎者也等字，以及「詞語冗長，每多複沓處」略略加以改正。「頗覺直捷痛快。」

(二)將所謂一百二十回的李卓吾批評本的「參差不對，錯亂無章」的題綱（即回目）改爲對偶的二語。「務取精工，以快閱者之目。」

(三)將余象烏本上的周靜軒的詩及一部分原本上的「後人」「史官」的詩，刪除去了，而易以唐宋名人之作。

(四)將所謂李卓吾先生的批評除去，而易以毛自己的新評。

(五)將原本紀事之訛誤，有違於史實者加以辨正。這種內容的改正，簡直可算是重寫，但全書中究竟不多，據毛氏在凡例中所舉所改寫者凡有下列數項：

(甲)昭烈聞雷失筯；

(乙)馬騰入京遇害；

(丙)關公封漢壽亭侯；

(丁)曹后罵曹丕;

(戊)孫夫人投江而死;

這幾項是毛氏特別舉出作例的;但其實全書中眞正改寫之處,也不過只是這幾項而已。今將上面四項(第五項不舉)的原文與毛氏改作一一的並列於下,以資比較;一方面並可以見到毛氏修改原文的工力究竟是何等樣子,他所自誇爲「頗覺直捷痛快」者究竟是否「直捷痛快」。(上層是原文,下層是毛氏的改作。)

(甲) 玄德正澆菜,許褚、張遼引十數騎慌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 玄德便行。」玄德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請玄德。」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曹操正色而言曰:「在家做得好事?」諕得玄德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閒耳。」

(甲) 一日關張不在,玄德正在後園澆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行。」玄德驚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玄德只得隨二人來相府見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諕得玄德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

操仰面大笑曰：「適來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被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缸頭煮酒正熟，同邀賢弟，小亭一會，以賞其情。」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尊俎。盤貯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來。從人遙指天外龍掛。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賢弟知龍變化否？」玄德曰：「未知也。」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吐霧興雲，翻江攪海；小則埋頭伏爪，隱芥藏身；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秋波之內。此龍陽物也，隨時變化。方今春深，龍得其時。與

「無事消遣耳。」操曰：「適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會。」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挂。操與玄德憑欄觀之。操曰：「使君知龍之變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詳。」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芥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方今春秋，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

人相比，發則飛升九天，得志則縱橫四海。龍乃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有何人也？請試言之。」玄德曰：「備愚眼目，安識英雄。」操曰：「休謙，胸中必有主張。」玄德曰：「備幸叨恩相，得仕於朝。英雄豪傑，實有未知。」操曰：「不識者亦聞其名，願以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爲英雄。」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手下能事者極多，可爲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乃疥癬之輩，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爲英雄。」

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操曰：「休得過謙。」玄德曰：「備叨恩庇，得仕於朝。天下英雄，實有未知。」操曰：「既不識其面，亦聞其名。」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謂英雄。」操笑曰：「塚中苦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謂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謂英雄。」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孫策藉父之名，非英

操又笑曰：「劉表酒色之輩，非英雄也。」玄德又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又笑曰：「孫策藉父之名，黃口孺子，非英雄也。」玄德又曰：「益州劉季玉，可爲英雄乎？」操大笑曰：「劉璋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爲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皆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捨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隱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吐沖天地之志，方可爲英雄也。」玄德曰：「誰當之？」操以手先指玄德，後指自己，曰：「方今天下，唯使君與操耳。」言未畢，玄德以手中匙筯盡落於地。霹靂雷聲，大雨驟至。操見玄德失

雄也。」玄德曰：「益州牧劉季玉可謂英雄乎？」操曰：「劉璋雖係宗室，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爲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齒。」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誰能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玄德聞言，喫了一驚，手中所執匙筯，不覺落於地下。時正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筯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安得不畏！」將聞雷失筯，輕輕掩

筯，便問曰：「爲何失筯，」玄德答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曰：「雷，乃天地陰陽擊博之聲，何爲驚怕？」玄德曰：「備自幼懼雷聲，恨無地而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爲無用之人也。曹操雖奸雄，又被玄德瞞過。有詩曰：

緑滿園林春已終，二人對坐論英雄。玉盤堆積青梅滿，金斝飄香煮酒濃。匙筯失時知肺腑，風雷吼處動心胸。尊前一語瞞曹操，鐵鎖衝開走蟄龍。

又蘇東坡詩曰：

身外浮雲更有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哭，多少人間落筯人。

〔乙〕操然之，遂差人往西涼州宣馬騰。騰字壽成，

飾過了。操遂不疑玄德。後人有詩讚曰：

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殺人。巧將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

〔乙〕操大喜，卽日遣人賫詔至西涼召馬騰。卻說馬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碩。桓帝時爲天水蘭干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爲兄弟。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助玄德。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

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桓帝時，其父肅，字子碩，爲天水蘭干縣尉。後失官，因流落隴西。與羌人雜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餘，面鼻雄異，秉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胡多叛。州郡招募民兵討之。騰統軍有功。初平中年，拜征西將軍，與鎭西將軍韓遂爲弟兄。當年奉詔，乃帶次子馬休、馬鐵，兄子馬岱，幷全家老小，皆赴許昌，留長子馬超守邊，於路到京，先參見曹操。次日乃面君。操封馬騰爲偏將軍，馬休爲奉車都尉，馬鐵、馬岱皆爲騎都尉。就領隴西軍馬，尅日出征，收復劉備。騰謝恩畢，未及起行。一日，獻帝宣馬騰入內，登麒麟閣，共論舊日功臣。宣騰近前，屛退左右。帝曰：「卿知汝先祖乎？」騰曰：

「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召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馬騰兄子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超曰：「兒願盡起西涼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爲天下除害，有何不可。」騰曰：「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休、馬鐵，幷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於我也。」超曰：「父親若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爲前部，留馬岱在後接應。迤邐望許昌而來。離

「臣祖伏波將軍，名列青史。深荷聖朝之大恩，豈不知之！」帝曰：「汝能效汝祖，力扶漢室，以誅逆賊乎？」騰曰：「臣已領聖旨，去討反賊劉備也。」帝曰：「劉備，乃漢室宗親，非反賊也，反賊者，曹操也。早晚必篡朕位矣，所降詔旨，皆非朕意。卿思先祖，何不與朕圖之？」騰含淚奏曰：「臣昔奉衣帶詔，與國舅同謀殺賊，不幸事洩。非無此心，力不及耳。」帝曰：「朕畏曹操，度日如年，今操付以兵權，可就而謀之，勿復泄漏。」騰曰：「臣願以全家報陛下。」帝大喜。騰欣然領命而出。遂與三子商說，皆有報國之心。忽值曹操催督起軍，又遣門下侍郎黃奎爲行軍參謀。請黃奎議行兵之事，置酒痛飲。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

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吩咐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爲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軍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日教他入城面君，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傕、郭汜之難，嘗懷痛恨。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爲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卻衣帶詔乎？」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

黃琬，死於李傕，郭汜之難，是吾心切齒之讎。誓誅反國之賊，今不想又被反賊所使，實不忍也。」騰曰：「宗文以誰爲反賊耶？以誰爲正人也？」奎曰：「欺君罔上，以正爲邪，乃操賊也。」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之曰：「汝祖乃漢代名將。今汝從賊而欲害皇叔，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耶？」騰良久而言曰：「宗文眞心耶，否耶？」奎嚼指流血爲誓。騰遂以心腹告之。奎曰：「吾死得其所矣。」二人商議，檄關西兵到。請曹操點視，就點軍處殺之。約誓已定，黃奎回家，恨氣不收，似欲平吞曹操者。其妻再三問之，皆不肯言。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百般無計。其妾對澤

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就點軍處殺之，大事濟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料其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爲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尙知邪正，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曹洪、許褚吩咐如此如此。

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耶？』卻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室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尚自知禮。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遂密告於苗澤。卻說關西兵至許田。馬騰、黃奎請操點軍，並入相府。操喝左右拏下馬騰。騰曰：「何罪？」操曰：「吾保汝為將，汝反欲殺吾耶？」二人抵語。操喚苗澤一證。黃奎無言可答。馬騰大罵曰：「腐儒，誤我大事矣！兩番欲殺國賊，不幸泄漏。此者天欲興奸賊而滅炎漢也！」操下令，將馬騰、黃奎，并兩家良賤，共三百餘口，斬於市曹。馬騰二子對面受刑。關西

又喚夏侯淵、徐晃，吩咐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小拿下。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礮響，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證。馬騰大罵曰：「豎儒誤

軍大叫「哀哉！」操喝散。只走了姪兒馬岱。澤告操，不顧加賞，只願留李春香賜之。操笑曰：「爲一婦人，害了你姐夫。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亦皆斬之。

（丙）卻說曹操爲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爲壽亭侯。鑄印送與關公。印文曰：「壽亭侯印。」使張遼齎去。關公看了，推辭不受。遼曰：「據兄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領此名爵。」再三辭卻。遼齎印回見曹公，說雲長推辭不受。操曰：「曾看印否？」遼曰：「雲長見印來。」操曰：「吾失計較也。」遂教銷印匠，銷去字，別鑄印文六字：「漢壽亭侯之印。」再使張遼送去。公視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

我大事！我不能爲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一同遇害。後人有詩歎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忠貞著一門。捐生圖國難，誓死答君恩。嚼血盟言在，誅奸義尚存。西涼推世胄，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爲妻。」操笑曰：「你爲了一婦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並斬於市。觀者無不歎息。後人有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藎臣，春香未得反傷身。奸雄亦不相容恕，枉自圖謀作小人。

（丙）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

（丁）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恐懼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請陛下設朝問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漢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氏大怒曰：「汝言吾兄爲篡國之賊。汝高祖只是豐沛一嗜酒匹夫，無籍小輩，尚且劫奪秦朝天下。吾父掃清海內，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爲帝。汝即位三十餘年，若不得吾父兄，汝爲虀粉矣！」言訖，便要上車出外。帝大驚，慌更衣出前殿。

朝廷，封雲長爲漢壽亭侯，鑄印賜公。

（丁）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爲此亂逆事耶！」言未畢，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言罷、痛哭入宮。

（六）將原本刪去若干小節目及文字；此種刪節，又分爲二類；一類是刪除原文中時代錯亂的七言律詩；「七言律詩，起於唐人，」而原本中鍾繇、王朗頌銅雀臺，蔡瑁題館驛屋壁，皆爲七言律詩，「殊爲識者所笑，」故加削去。一類是刪除原文中不經的事實，例如：

「諸葛亮欲燒魏延於上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之類。」

（七）插增原本所無的事實及文字：此種插增也可分爲二類；一類是增入事實，例如「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陵廟見畫，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鍾會不汗之答，杜預左傳之癖。」一類是增入表檄之類的文字，例如「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

（八）於原文的開始之前，另加入一段類若「楔子」的文字，這一段文字並不長，茲引錄於後面：

詞曰：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翁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并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并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爲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

這八點都是毛本與自嘉靖以下至明末的諸本不同之處。毛宗崗的注重，似在於批

評，其實像那樣的批評，實在不足使我們注意。他的批評也未必高出於余象烏及他所罵的李卓吾多少；總不過是一面評騭書中人物，一面批判原書的文法關節，與聖嘆的批評水滸是毫無二致的。聖嘆處處罵宋江，聲山便也處處罵曹操。這種批評，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但毛氏的第一才子書卻也有幾點，是較之原本高明得不少的：第一，他將三國志通俗演義更牽回到眞實的歷史一方面去；許多與歷史違背的地方皆被削去，又增入許多史有而演義無的東西進去。三國志的故事在此是第二次的回顧到歷史去的了。第二，他將原書行文拖沓，不大清楚之處，大加整飾，而使之成爲簡潔流暢的文字。特別是將囘目大加以改革，使之煥然一新面目。

無論如何，毛氏的第一才子書在內容上，在文字上，我們都不能不說是較原本三國志通俗演義進步得多，——雖然其成就遠不若郭本水滸及馮氏的平妖與新列國。「後來居上，」這句話在「演義」的演化是很可以用得到的。

十一

但毛氏敢於這樣的改動原文，「妄加筆削」實使當時的好古者不大滿意。雖然他滿口滿聲的說道「俗本」是如何如何的不對，他所改的並不是自逞胸臆，乃是處處依據於「古本」的。然而大衆都知道他口中所謂「古本」「古本」云者，實在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不過是他隨手拈來作爲擅改原本文字的擋箭牌、護身符而已。於是卽在毛氏的友人中，且躬爲他做序文的一位李漁之手上，重復佈露古本的本色而另以小小的改正與批評。這一個本子便是笠翁評閱第一才子書。笠翁在此書的序上說：「余於聲山所評傳首，已僭爲之序矣。（按今本毛氏書並無笠翁序。）復憶曩者聖嘆擬欲評定史遷史記爲第一才子書，旣而不果。余茲閱評是傳之文，華而不鑿，直而不俚，溢而不匱，章而不繁，誠者第一才子書也。因再梓以公諸好古者。」他所謂「因再梓以公諸好古者」一語，實揭發他自己及當時文人們對於聲山擅改古本的不滿意的心意。他這個本子，面目與一百二十回的李卓吾評本完全相同，而分爲一百二十回，每回二目，皆保存原文，並不對偶，每回中也分爲上下二段。惟評語與卓吾的不同。在文字上，笠翁對於原本也略略有些更動；惟

較毛本爲更少；例如，關於曹操爲關羽鑄壽亭侯印一節，便完全依據於原文而不從毛氏的所改。但如劉備畏雷失筯的一節便又捨棄原文而改用毛氏的改本。他似是在原本與毛本之間，時時擇善而從。不過大體面目以及文字，仍是保全着眞實的「古本」的本色耳。然此書終於流行不廣，終於敵不過在實際上是進步的毛宗崗的改本。

十二

上面的話，可以總結一下：

一，三國志通俗小說是早已有之的，在北宋時已被說書人在講說着，在南宋時，似已有與新編五代史平話相同的新編三國志平話。

二，但今所有的三國志平話的第一部卻是元至治間新安虞氏所刊的三國志平話。這一部平話似是民間傳說中的三國志小說的一個寫定本。

三，元末明初之際，有一位偉大的小說作家，卽寫了十七史演義以及許多英雄傳奇的羅貫中氏出來，依據着陳壽的史傳，將虞氏本的平話完全改寫過，而成爲三國志通俗

演義一書。(即十七史演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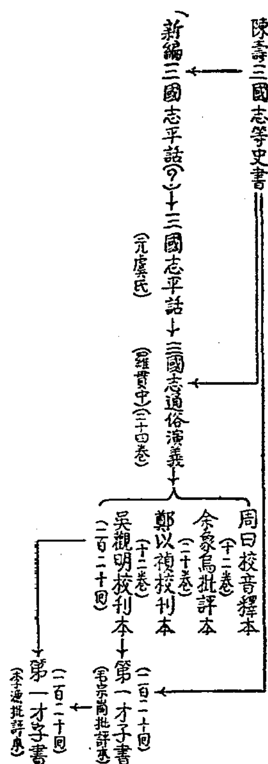
四，羅書行，而虞書遂廢。羅書的最早刊本似在嘉靖元年。自此以後，傳本至夥；最可注意的有余象烏批評本；有吳觀明刊的李卓吾批評本等數種；內容文字與原本皆無殊異，惟多了周靜軒的七十多首的詩及批評，又易原本的二十四卷爲十二卷、二十卷、或一百二十回，與原本的面目略有不同耳。

五，到了清初，有毛宗崗者，第二次翻開陳壽范曄諸人的史傳將三國志通俗演義重加修改。自毛本行，羅本原本便也廢棄而不爲人所知。

六，但在毛氏同時，尙有李漁者，重復表章羅氏原本，僅略加修改，欲與毛本抗爭。然眞實的古本終於失敗在進步的僞造的古本的「手」中。

七，在羅氏的許多演義中，屢經改動而仍能保存其大部分的本來面目者，三國志演義實爲其一，且爲其中的最著者。毛宗崗本雖云改得不少，其實也只是支節的文字的修改而已，絕非羅氏水滸、隋唐之爲後人全部改寫的同類。

八，根據上文，三國志演義的演化進程，及諸重要刊本的出現次第與關係便有如左表之所示的：



九，演義的演化，總是沿了一條公同的大路走去的，便是愈趨愈近於眞實的歷史；愈趨愈遠於民間的傳說；民間的傳說馴至另成了英雄傳奇，而演義則結束於章回體的史書的一個局面之上。

本文自起草至寫成，共費兩月半的時力。好些重要版本，有的散在各處，未能一一見到，有的則僅見殘本，因此，恐怕難免有推測差誤之處。希望對於三國志演義有研究的學者們能對於本文加以切實的指正。　著者

水滸傳的續書

水滸傳的續書頗多，而以陳忱的水滸後傳與俞萬春的蕩寇志爲最重要。

陳忱爲明末遺民，浙江烏程人（俞樾茶香室續鈔十三）。自號古宋遺民。忱之作此書，其用意與龔聖與之作三十六人贊正同。聖與生在宋末，目睹蒙古民族之侵入中原，忱則生在明末，也身歷滿洲人的統治。他們不甘爲異族的奴屬，因而希望有英雄豪俠起來，光復祖國——卽使這些英雄，是强盜，是殺人放火的暴徒，也是可愛的，可讚許的。水滸英雄因此便爲他們所屬目。聖與只作了一篇贊，而忱則寫了水滸後傳四十回。這四十回的水滸後傳是直接於百回本的後面的。第一回第六至七頁（原刊本上）作者借阮小七口中說道：「無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天子三降詔書。宿太尉保奏，就收拾朝京。卽差我們征伏大遼，勦除方臘，赤心爲國，血戰多年。」在後文，也處處的提起征方臘及征遼的事，卻

從不曾提起過一句「田虎，王慶」的話。陳忱未必沒有見到過余氏全本水滸，也許連楊定見的百二十回水滸全書也見到過。然而爲了避免異族統治者的疑忌之故，雁宕山樵的序，卻假托作於萬曆戊申，作者自稱卻題着古宋遺民，原刊本每頁之下，也都題着「元人遺本」四字，卷首論略也說：「不知何許人。以時考之，當去施羅未遠，或與之同時，不相爲下，亦未可知，」既然處處都要表示不是作於淸初而是明代萬曆以前的書，當然不得不割捨了征田，王的故事了。由此益可證明征田，王的二段故事，爲萬曆時候的「新增」乃是人人都知的事實了。卷首的論略說：「後傳爲泄憤之書。憤宋江之忠義，而見鴆於奸黨，故復聚餘人而救駕立功，開基創業；憤六賊之誤國，而加之以流貶誅戮；憤諸貴倖之全身遠害，而特表章草野孤臣，重圍冒險。憤宦官之嚼民飽壑，而故使其傾倒宦囊，倍償民利。憤釋道之淫奢狂誕，而有萬慶寺之燒，還道村之斬也」全書概略，已盡見於此。其中最寓深意的是「開基立業」一件事。中原既然爲異族所佔據，不甘爲奴的英雄之士便只好航海遠去，獨立一邦。這是作者的寓意，也就是作者所希望而未能實現的。宋江諸人死後，梁

山泊未死的英雄尚有三十二人，然皆散在四方，「如珠之脫線，如葉之辭條，再不能收拾到一處。」不料權奸尚在，怨毒尚深，這三十二人，幾乎個個被逼，重演「逼上梁山」的幾幕既悲且壯的戲文。阮小七等既被逼而重佔山頭爲盜，李俊等也受害而乘槎遠去，佔了暹羅國爲王。而呼延灼，關勝諸人，則力爲宋人抵禦金兵。然時勢已非，諸位英雄雖盡其心力，也只能撐住半壁江山而已，最後，高宗正式封李俊爲暹羅王。兄弟聚會，君臣賦詩。結果是大圓滿。這樣的結束，彷彿很可大快人意，彌補了前書「神聚蓼兒洼」的不可彌補的悲劇。然而作者的意志卻不在此；他一開頭便使阮小七在梁山泊感舊思故，意境已極悽淸；其後「潯陽江悶和酒樓詩」，(十六回)「小相逢古殿話新愁」，(二十六回)「武行者敍舊六和塔」(二十八回)諸節，也無不有「臨風淚零」，「車過腹痛」之感。作者之意，實不在彌補缺憾，而在懷念英雄。全書充滿了悽涼之況，如深秋夕照，空山獨立，涼風吹過松頂，簌簌有聲。我們讀了這部續書，只有更慨然的怒權奸之誤國，傷英雄的凋落而已。作者如果不是一位傷心人，怎麼能創造出這樣的一個傷心之情境呢？雁宕山樵的序說：「必其

垂老奇窮，顛連痼疾，孤煢絕後，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繼，屢悄於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紆青拖紫，策堅乘肥，左娥右綠，阿賭堆塞，飽饜酒肉之徒，能措一辭也。」這便是作者自己的自況吧。下文且引一段來看：

……那阮小七山前山後，各處走過一遍，甚覺傷心。叫伴當搬上東西，擺在忠義堂空地上，點了香燭，滿滿的斟五七十大碗酒，朝上亂拜幾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誠心，備些酒肉，運到山寨裏，望空澆奠。衆位都要似生前一般開懷暢飲。雖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卻也天下聞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爲國的好漢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後，自然魂靈隨着哥哥同在一處。」說罷，兩淚交流。又磕了幾個頭，燒化紙帛，叫伴當把豬羊切碎，盪起酒來，大家來喫。伴當道：「不帶得刀來，怎處？」阮小七道：「不妨，我腰邊有解手刀，割來喫罷。」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阿呀，也失帶了。也罷。你就把手撕開。」伴當撕肉盪酒，團團坐定，大塊肉，大碗酒，喫了一回。阮小七早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說與伴當們道：「你們不曉得，這是忠義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黃旗，旗上寫着：『替天行道』四個大字。兀的不見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間，供養晁天王靈位。左邊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壇羅天大醮，報答神天，三晝夜圓滿，上蒼顯異，墜下石碣，卻篆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員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攙越，依次而坐。我卻是天敗星，坐第三十把交椅。

若商議甚麼軍情大事，擂起鼓來，衆好漢都聚堂上，聽傳號令。好不整肅。那兩邊還有許多耳房旱寨水寨倉庫監房，受了招安，盡行拆毁。如今變做滿地荒草，幾堆亂石子，你道可傷不可傷！」說一回，哭一回，不覺大醉。

（第一回）

雁宕山樵說：「肝腸如雪，意氣如雲，秉志忠貞，不甘阿附，傲嫚寓謙和，隱諷兼規正，名長成串，觸處爲奇，又非漫然如許伯哭世，劉四罵人而已。」又說：「……中原陸沉，海外流放，是得離騷之哀。」作者的心事盡於此矣。

俞萬春的蕩寇志，其立意與情境都與水滸後傳不同。水滸後傳作於亡國之後，故懷念英雄；蕩寇志作於匪盜如毛，大亂將作之時，故痛惡「替天行道」的巨寇。水滸後傳充滿了懷舊之感，故意境悽清，如秋月之孤高；蕩寇志一心要斬寇殺賊，故字裏行間都是怖厲的殺氣，如入古鬬獸之場，刑人之所，白骨委地，碧血染塵。俞氏作此之意，正與金人瑞相同，所以他的蕩寇志便直接於金氏七十回本的水滸之後。金氏所口誅筆伐者尚止宋江一人，一百單八條好漢之死，也只托之於盧俊義的一夢。俞氏則不然。他創造了許多雷部的

人物，專來勦除梁山泊羣盜，他將那一百單八條好漢，個個都上了斷頭臺，個個都不得好死。這與水滸傳的全書是完全不相拍合的。那末可愛，可敬的李逵，林冲，魯智深，武松等等也都不脫盜名，同歸於盡；水滸傳的作者創造這幾位英雄的初意，豈料到他們竟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水滸故事傳布民間好幾百年，又豈料到這個故事竟會有了這樣的一個結局。一部英雄傳奇而演變到這樣的一個面目，眞可以說是完全失去了英雄傳奇的本相與特色了。雖是時代使俞氏不得不這樣的寫，然而他也實在太殘忍了，太煞風景了，太辜負了水滸傳的一部絕好的英雄傳奇了。我們讀到不愉快的書也有，卻從沒有讀到像蕩寇志那末不愉快，那末悽厲可怖的。

蕩寇志又名結水滸，自第七十一回（因係緊接金本的第七十回）起至第一百四十回止，也共有七十回，又多了一回「結子，」正與金本的楔子相對。俞氏，山陰人，字仲華；別號忽來道人。在他兒子龍光的識語上，敍述他的生平頗詳。道光辛卯壬辰間，俞氏隨父從戎粵東征討猺民之變有功，獲議敍。已而歸越，以岐黃術遨游於西湖間。壬寅時，英人侵

略海疆，他又獻策軍門，備陳戰守器械。「晚歸元門，兼修淨業。」道光己酉卒。著有騎射論，火器考，戚南塘紀效新書釋，醫學辨症，淨土事相及蕩寇志等書，蕩寇志始作於道光之丙戌，迄丁未而稿成，凡經二十年，然尚「未遑修飾。」其後，他的兒子龍光乃手校數月而刊行之。

蕩寇志的意境雖悽惋，然行文健雋，也頗有些動人心肺之處。頭幾回寫陳麗卿的神情，很活潑可喜；像那樣的一位女子，粗豪而又嫵媚，直率而又婉麗，既不是弱不禁風的才女，又不是魯魯莽莽的賣解的藝妓；她活是一位早失慈母，不離父親寸步，全由他訓練出來的不懂人情事故的好女子。但到了後來，麗卿便過於不像一位女子了。她的父親陳希眞的人物，更是一位世間所少有的超人，文武兼全，智勇皆備，又懂得些道法；寫得太好了，反而將他寫成一位「超人」或「非人」了，一點個性也看不出來。雲天彪，祝永清等，也都寫得不甚好。全書中最好的一段，最足動人的一段，是希眞逃難，遇雲威道故的一件事。聞名已久，知己相逢，班荊道故，互傾心懷，其情境的摯熱很可使人感泣。

……雲威道：「我卻不曾會過。我有一個至交，是東里司捕盜巡檢張鳴珂。他對我時常說起，那陳希眞智勇都了得。那年輪囷城一戰，官兵只得八千，敗西夏兵五萬，都是他一人的奇謀。可惜都被上司冒了去。至今惋惜他，又欽佩他。」希眞道：「那張鳴珂莫不就是鄆城縣知縣蓋天錫的舊東人？」雲威道：「便是。你且說那陳希眞到底怎的了？有東京來的，說他辭了提轄，去做道士，可眞麼？」希眞道：「是眞的。」雲威吁口氣道：「英雄不遇，至於如此。」希眞道：「他如今連道士也做不成了。」雲威驚問道：「此話怎說？」希眞道：「小姪動身的前幾日，此人爲一件事上，惡了高太尉，逃亡不知去向。現在各處追捕緊急。若喫拿住，決沒性命！」雲威聽罷，拍着桌兒，只叫得苦。口裏說道：「怎麼這般顚倒！如此英雄，屈他在下僚，已是大錯，怎的竟把他逼走了？怎生還想望天下太平！他萬一被追捕不過，心腸變了，竟去投那梁山泊，卻怎好？賢姪，你可曉得他往那方去的？」希眞道：「這卻不知。這人恐未必上梁山。」雲威道：「他不上梁山，不過一身之禍；他上了梁山，天下之禍。我料他也未必便上梁山。但不知何處去了。賢姪，賢姪，便似你也只得如此微職，豈不可悲。」那雲威一片嘆息之聲，從丹田裏直滾上來，眼角上津津的有水包着。希眞見他這般肝膽相許，也止不住那心裏的感激。看那雲威背後只一個小廝，便道：「小姪有句話要稟叔父，叫尊紀迴避了。」雲威便叫那小廝出去。希眞把格子門掩上，走去雲威面前，撲的雙膝跪下。雲威大驚，忙亦跪下來攙道：「賢姪有話，但說不妨。這卻何故？」希眞流淚道：「小姪不敢欺瞞，叔父不要愁苦，只小姪便是落難逃亡的陳希眞。」雲威大驚。「梁山泊已曾兜攬過，要小姪去入夥，小姪那裏

肯去。今四海飄蕩，無家可奔，卻不知叔父如此錯愛，使小姪悲酸鑽入五藏。此生父母之外，只有叔父。」說罷，磕頭不止，淚如泉湧。雲威一隻手攔不住他，儘他磕完了，又把希眞的臉細看了看，叫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說？臺得我苦！」二人從地上起來，抖抖衣服，仍復坐了。雲威道：「怪道你說什麼王勳，叫我無處落想。你且把高俅怎生逼你，說說我聽。」希眞道：「高俅逼迫，尙未露形跡，是姪兒見機先走。」就把那衙內怎的調戲女兒麗卿，再三盤算，怎的虛應着他，到後來怎的不得脫身，不得已壞了他兩個承局；怎的叫麗卿男裝，投奔山東沂州府；怎的恐有追趕，特從江南大寬轉得到貴地。雲威又驚又喜道：「不料閣下與老夫做了姪兒。你不必到沂州去。就住敝莊，只說我的親戚，無人敢來盤問。老夫養得你父女二人，待奸邪敗了，朝廷少不得有番申理。那時再歸故里。那莊家就這里開發了他。」希眞道：「這卻不敢。雖蒙厚恩，卽父母一般。只是沂州舍親處已是得信，在那裏盼望。不如讓小姪且去罷。」正說着，聽得格子門外笑語之聲，麗卿雲龍兄弟兩個，手綰着手推門進來。二人見兩位老的，都雙眼揉紅，眼淚未乾，正驚疑要問。雲威開言道：「龍兒不要斷綰着。他不是你哥哥，他是東京女英雄陳麗卿，喬扮男裝。」麗卿大驚失色。雲龍也喫了一驚，連忙放手，退了幾步，看了看說道：「怪得我有五六分疑他是女子。」希眞道：「我兒不要喫驚。我已向祖公公將眞情盡告。切不可教外面莊家得知。」雲威道：「你二人便姊弟稱呼。」雲龍就向麗卿唱個喏，麗卿答了個萬福。二人不覺笑起來。雲龍又細問緣由，雲威一一說了。又對希眞道：「賢姪既是這般說，令親盼望，老夫亦不敢多留。只是顯得老夫薄情。今日卻去不得。與賢姪此

一別，未知何日再會。卿姑有人家否？」希眞道：「不曾。」雲威道：「可惜龍孫正月裏已定了一頭親事，不然，扳附令愛，豈不是好。如今賢姪且將令愛送到令親處安置了。自已再到這裏來住幾日，何如？」希眞道：「山高水長，有此一日。小姪如能出身，定來追隨几杖。只恨小女無緣，不能扳龍附鳳。」希眞方知麗卿果然不是此地姻緣。雲威道：「賢姪休怪老夫說，似你這般人物，不爭就此罷休。你此去須韜光養晦，再看天時。大丈夫縱然不能得志，切不可怨恨朝廷。官家須不曾虧待了人。賢姪，但願天可憐見着你日後出頭，爲國家出身，大汗老夫風燭殘年，倘不能親見，九泉下也兀自歡喜。」（第七十六回）

此外，又有天華翁的水滸後傳，與三國還魂記相類，敍宋江再生爲楊公，盧俊義再生爲王魔。像這類的「再生緣」在民間傳說中是極多的。惟此書我未見，不能評判，但以「再生」爲骨架，其意境已落於凡塵，便再高明也決不會超出於蕩寇志及水滸後傳以上的。

又繼於蕩寇志之後的「續水滸」亦間有之，日本則常有以時事影射水滸的著作出版，但不是零片無可取，便是有意的強令以就古，都是無關緊要，不足輕重的，故這裏一概不提了。

岳傳的演化

精忠傳在早期的英雄傳奇中是一部極重要的作品，不知多少人讀了這部作品而憤慨不平，而切齒痛恨，而涕零不已。然而精忠傳卻不僅止是一部書。在明代，岳飛乃是一位通俗作家所極喜描寫的大人物。當時，至少有四部岳傳在流行着：

（一）武穆演義八卷　明熊大木編，後集三卷，李春芳編。嘉靖三十一年刊。這部書又有一部明刊本，名宋武穆王演義凡十卷，亦題熊大木編。又有繡像精忠全傳凡八卷，題李卓吾先生評，前有李春芳序，大約卽爲熊本。前兩部書日本內閣文庫有藏本，後一部書道咸間有袖珍翻刊本。袖珍本的李春芳序上說：「他日讀王之精忠錄，輒嘆曰：英華所聚皆正氣也。是誠可以激勵後人也。板行已久，頗有脫落。況近有頌王之德，弔王之詞，珠玉相照，皆未得登板，亦缺典也。乃躬爲釐正而重刻之。」則此序似爲重刻精忠錄的序，而非刊印

武穆演義的序了。也許是刊行武穆演義的人，借李氏之名以爲號召，故移此序於演義之前的吧。這部最早的岳飛通俗演義，凡八卷（未見李春芳的三卷後集。不知內容是什麽，是否果爲李氏所作，）每卷十則，共八十則；始於金人的南侵，終於岳飛的被殺，秦檜的在獄中受報應。全部岳傳的骨架，在這裏已經成立了。全書並不分回，僅分爲則，其「則目」也只是七字的單句，並沒有對偶的兩句。這很可見出此書的是嘉靖時或嘉靖以前的原本。全書用的是極淺近的半文半白的文體，與三國志演義極爲相同，又可見當作者之時，白話文學的技術尚未臻於純熟之境，茲舉其中一小段於下：

……再與郎辭岳飛，逕往小商橋拒敵去了。岳飛放心不下。又令岳雲引人馬五千埋伏臨穎北岸，候有動靜，急出救護。岳雲亦領計去訖。岳飛分遣已定，自與張憲，徐慶，楊欽等整陣待敵。卻說兀朮人馬鼓勇而來，先遣萬戶撒八千戶張朶領三千人前哨，又着番漢渤兒蓋五十引鐵騎抄從小商橋合擊宋軍。蓋五十領兵自去不題。萬戶撒八與千戶張朶部胡兵，哨進小商橋，正遇宋將楊再興，騎馬擺列橋頭，大叫：「虜賊休走！」撒八，張朶大怒，勒馬雙出。楊再興手揮雙刀，驟馬乘勢與戰。方數合，金將力怯，兩騎馬往後退走。再興不捨，斫陣而入。金人大敗。忽橋後喊聲大起，一處人馬殺來，乃番將蓋五十也。宋兵恰慌。金將撒八，張朶，見番人旗號，復勒騎殺回，將宋軍

圍在中間。原來其地只有一條路，中間是小商橋隔斷。楊再興雖勇，前後皆是金人，進退不得。部衆各望橋上跳下。再興大叫曰：「今日當以死報岳將軍也！」縱騎衝突。金人兩下弓弩亂放將來。再興身被數十矢，忍痛不住，墜死馬下。忽北岸鼓聲雷動，一彪軍截出，乃岳雲也。金兵望見岳家旗號，大驚曰：「岳爺爺兵到也」各四散奔走。岳雲驍騎已到，迎頭遇着萬戶撒八。岳雲手起鎚落，打死馬下，岳雲與衆騎始得再興尸首，身無完膚。因令軍士焚之，得其箭鏃二升。岳雲嘆不已。（第六卷）

（二）重訂按鑑通俗演義精忠傳　明于華玉著，友益齋梓行。出於熊大木本武穆演義之後。金世俊的序，未著歲月，大約是萬曆間的作品。此書一名盡忠報國傳。于氏作此書時，蓋以糾正熊書的荒誕不經的所在者。他在凡例上，處處針對着熊傳而大肆其譏評：「俗裁支語，無當大體，間於正史多戾。……舊傳卷分八帙，帙有十目，大是贅瑣。至末卷，摭入風僧冥報，鄙野齊東，尤君子之所不道。」因此他便「正厥體制，芟其繁蕪，一與正史相符，爰易傳名曰盡忠報國」將八卷刪併這七卷，「更於目之冗雜無義者裁去其六。每卷繫以四目。」對於舊傳的「句複而長，字俚而贅」處，他又「痛爲翦剔，務期簡雅。」但武

穆演義經了他的這一番删訂之後，雖改舊觀，卻失了活潑的精神，傳奇的面目，他使岳傳離開了民間的通俗讀物而逼近於正史傳記的複述了。他雖自己居功的說道：「繕較凡七易丹墨，大有分肌劈理，脫胎換骨之功，」其實則他的「簡雅」較舊傳的鄙俚尤爲使人不快。傳奇的著作，是與其枯燥而無趣，不如鄙俚而生動的。

(三)岳王傳演義　八册，明余登鰲編，明版，日本內閣文庫有藏本。未見其書，不知內容如何，也不知是什麽時代的出品。大約總不會是在熊大木本之前。也許更在于華玉之後也難說。否則，于氏也當提及此書了。

(四)精忠全傳　明吉水鄒元標編次。此書今日尙有通行本流傳着。鄒氏字爾瞻，萬曆進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魏忠賢當權時，他求退而去。卒諡忠介，有願學集。他這部精忠全傳是復興了傳奇的趣味，修訂了熊大木的舊本，而捨棄了于華玉改本的迂腐的。精忠傳到了此時已進步得很不少了。

以上都是明代的關於岳飛故事的傳奇。爲什麽岳飛的故事在明代會那末樣的發

達呢？一個原因便是受了權奸當國的刺激，與乎外敵侵陵的危懼，因此思良將，惡權臣，而不禁在傳奇中借岳飛，秦檜以發抒之了。別一個原因便是，岳飛在南宋的初年，口碑對之，並不怎麼好，直到了他的孫子岳珂作了金佗粹編爲他呼屈之後，接着又逢着金人，蒙古人的屢次南下，人民愛國心爲之大熾。於是岳飛的故事便盛傳於時。經了蒙古人的短期統治之後，漢人痛定思痛，對於爲國家悍禦強敵的這位名將便格外的加以崇敬。景定時有紀事實錄。不久又有精忠錄，皆係鼓吹岳氏的忠貞的。至此，傳奇便自然而然的也會產生出來的了。我們看李春芳精忠錄的序，知道當時不學的太監也崇拜岳飛不已，便明白岳飛故事在當時是如何的盛行了。

這些明代的「岳傳」，到了清代中葉而有了一個總結束。這個總結束便是錢彩編次，金豐增訂的精忠演義說本岳王全傳。這部書凡二十卷八十回，是一部最完備的精忠傳。金豐的序上說：「從來創說者，不宜盡出於虛，而亦不必盡由於實。苟事事皆虛，則過於誕妄而無以服考古之心，事事忠實，則失於平庸，而無以動一時之聽。」他這幾句話直是

道破了一切歷史小說與英雄傳奇的關鍵。「說岳精忠傳」之不得不由精忠傳而成爲荒誕的，熊大木的武穆演義，更不得不捨棄了「簡雅」的于華玉的盡忠報國傳而走到更爲荒誕的錢彩，金豐的說岳全傳。這乃是自然的進展，也便是民間的需求；一切傳奇都不能不走到這條路上去。不荒誕便不成其爲「傳奇」，不荒誕便不能爲民間讀者所深喜。錢彩，金豐的書，在諸本「說岳」中最爲流行。其原因大半便在於此。但錢金的說岳全傳，其內容也自有其好處。他們將諸舊本的敍述與描寫都放大了，因了放大便格外的事以從容的用工夫細寫那些應該細寫的情節與人物；因了放大，一切的敍述使更詳盡深入，一切的描寫便更生動活潑了；因了放大，一切的可以動人的地方便寫得格外的動人了。像瀝泉山岳飛廬墓（第六回）岳飛破賊酬知己（第十四回）風波亭父子歸神（第六十一回）諸節，都會使讀者感泣不禁的。而「風波亭」一節，有的人竟翻過去不敢看。紅樓夢上的鴛鴦之弔死，黛玉之臨終，使我們讀已，如見鬼影，如聞鬼聲，燈光也似乎變得綠豆兒大小了：其情境是悚怖無比的，牠使我們毛戴髮豎。「風波亭」的一幕，則不使我們感到恐怖，

而使我們悲憤傷感，不忍讀，其情境是悽凜可泣的；牠使我們眼圈兒不自禁的溼了。但這書除大鵬鳥等報應輪迴之說不論外也頗有過於荒誕可笑的，如笑死牛臯氣死金兀朮（第七十九回）之類，其人物的性格也頗有脫胎於他書的，如牛臯那樣的一員「福將」便活是說唐傳裏程咬金的替身。而其文字也頗平庸，不大耐得吟味，與諸本「說岳傳」較之，固然是高出若干，置之於水滸，紅樓之列，卻頗有些「自慚形穢。」姑引楊再興誤走小商橋（第五十三回）的一節，以與熊大木本的同節相比較由此頗可見出「岳傳」故事在二三百年間變化得什麼一個樣子。

……再說第一隊先行楊再興，奉令前往朱仙鎮來。此時正值十一月天氣，只見四下裏彤雲密佈。大雪飄揚。萬里江山，如同粉壁。再興帶兵冒雪而行，一連走了兩日兩夜，已到朱仙鎮不遠。看那金邦人馬，漫山遍野，滔滔而來，不計其數。楊再興道：「三軍聽者！爾等看番兵如螻蟻一般，你們上前去，豈不自送了性命。爾等可扎好營寨，在此等候，我去殺他一個翻天倒海。」衆兵一齊答應，下了營寨。那楊再興郎便拍馬搖鎗，往番營殺進，誰知那昌平王兀朮四太子，帶領了六國三川大兵，分爲十二隊，每隊人馬五萬，共有六十五萬人馬，虛張聲勢，假言二百萬，往小商橋而來。第一隊的先鋒雪裏花南，走馬上來。正遇着楊再興，一馬當先，把鎗只一挑，將雪裏花南挑

下馬來。番兵不能抵擋，吶喊一聲，兩邊疾開。楊再興拍馬趕上。那二隊先行雪裏花北，便來接戰。早被楊再興一鎗，那雪裏花北招架不住，也死於馬下。只見那番兵回身一疾，楊再興拍馬又上前來。撞見三隊先鋒雪裏花東，早已知道前邊之事，擺馬搖刀上來。正遇楊再興，他的刀尙沒有舉，早又被楊再興一鎗將頸下挑了一個窟籠，翻身落馬。殺得那些番兵，東倒西歪，抱頭鼠竄，只恨爺孃少生了兩隻脚。沒命的好走。那四隊先行雪裏花西聞報，飛馬上來接戰。沖着楊再興，不上一合，早被再興挑於馬下。不上一個時辰，連把四員番邦大將，送往閻羅殿去了。四隊番兵，共計有二十餘萬。見主將已亡，大敗而走。衆番兵懼怕，不知照依這樣的南蠻，有多少追殺下來，先自慌了亂跑，人撞人跌，馬踏馬倒，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但見尸如山積，血若川流。楊再興在後追趕。見番兵向北而走，心下想道：「我往此處折去，豈不在番人之前截住他的歸路，殺他個片甲不留！」再興想定了主意，竟往近路抄去。誰知此地有一條河，名爲小商河。小商河早已被這大雪遮滿，看不出河路。那些番兵，盡皆知道是商河，前邊小商橋。所以那些番兵，皆向西北而逃。小商河河水雖不甚深，卻皆是淤泥衰草，被雪掩蓋，不分河路。楊再興一馬來到此處，一聲響跌下小商河，猶如跌落陷坑的一般，連人帶馬，陷在河內。那些番兵看視，只叫一聲放箭，一衆番兵番將，萬矢齊發，就像大雨一般。後人有詩弔之曰：

東南一棒天鼓響，　西北乾方墜將星。
未曾受享君恩露，　先向泉臺泣夜螢。

兀朮傳令衆將調兵轉去下營。若有變前來迎敵，不可造次。須要小心準備爲主。不言兀朮之事，卻說那二隊先行岳雲趕到，天色已晴。再與的軍士，上前迎着公子，報道：「楊老爺追殺番兵，誤走小商河，陷於河內，被番人亂箭射死。特來報知。」岳雲聽了，不覺大叫道：「苦哉！苦哉！救應來遲！此乃我之罪也！」傳令三軍：「與我扎住營盤，待我前去與楊叔父報仇！」三軍得令，安下營頭。岳雲拍馬搖鎚，直抵番營。一馬沖進金營，有分教：

萬馬叢中顯姓字，　千軍隊裏奪頭軍。

萬花樓

岳飛的故事既盛傳於明，狄青的故事流傳得當也很早。青爲仁宗時代的名將，當時文人皆非常推重他。青爲延州指使，臨敵披髮帶銅面具，敵望之如神。後儂智高反，青至賓州，値上元節，張燈設宴。一面卻於三鼓時，以奇兵奪崑崙關。一晝夜破賊。還至京師，拜樞密使。他的戰績流傳於民間乃是當然的事。廣東地方，關於他的傳奇尤多；有一部粵曲萬花樓，篇幅很長，乃是專敘他的故事。這部粵曲的故事僅流行於一個地方，其流行於中國全部者，則有萬花樓楊包狄演義，那部粵曲大約也是從這部演義敷衍而成的。楊家將出現於明萬曆以前。這部演義的全名是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萬花樓初傳，當然在楊家將之後。又全書亦多模擬楊家將，說唐傳的情節；人物性格亦多與這些書雷同；而特別注重於包拯，言其斷案如何神明，爲官如何清正，似尤當在包公案諸書盛傳以後。

此書，我所得的最早刊本爲咸豐戊午，廣東所刊行的。我猜想此書的著作年代，不能在清代中葉（乾嘉之間）以前，又狄青傳奇之所以盛傳於廣東者，蓋因青的戰績在廣南爲獨多，故廣東的人士都喜道之。地方上早已有了種種的民間傳說或歌謠；著萬花樓傳奇（或粵曲）的人便搜集了或寫下了這些傳說歌謠而加以自己的想像或從別的傳奇小說借來的老套，而組織成書。這是很有可能的。咸豐戊午（公元一八五八年）的廣東刊本上，載有鶴邑李雨堂的序，序上寫着「時戊辰之春自敍於嶺南汾江之覺後閣」按自戊午上推，第一個戊辰爲嘉慶十三年（公元一八〇八年），則這部萬花樓傳奇大約爲李雨堂在嘉慶戊辰所作的了。或至少是李氏的改作。這部傳奇凡十四卷六十八回，起於宋眞宗差陳琳選妃於山西，狄青的姑被選入宮，終於掃佞除奸，賜婚配賚，團圓結局。其中情節波瀾，半從他書套用，取用的特別多的是粉粧樓，楊家將，說唐傳，說岳精忠傳，水滸傳等等；如狄青校場比武，絕類說岳，數奇不遇，絕類薛仁貴，「王禪祖遣徒下山」絕類薛丁山，而狄青的左右的衆兄弟們則絕類楊六郎與岳飛左右的衆兄弟們。似此雜取他書，湊

成一作，至少在題材上，情節上是陳腐的。只有換太子，審郭槐一段大事，未見以前著作之中；以後的三俠五義，一開頭便是採用了這個故事的。或者這個故事也是當時流傳的一個小故事，而爲萬花樓作者所採入的。但萬花樓的情節儘管是套用的，人物儘管是借取的，她卻不能說沒有特色。在說到中國的英雄傳奇，這部英雄傳奇是很值得一說的。此書有的地方，描寫得很好，雖套用舊型，卻能運以別調。狄青的性格被他寫得很生動，他的行事與他左右的人物雖類似岳飛，楊六郞，薛仁貴，他的性格卻絕對不類。同一件借用傳奇的熟套，在他手下，也還可以別出波瀾，另生變化，使我們不覺得生厭。像武場題詩得禍一大段，寫得又急又緩，又緊張，又生動，頗可使一般寫武場比試，奸人害正的描寫爲之闇然少顏色。不嫌多所徵引，且列舉這一段的原文於下。我們讀了全書，便知萬花樓的作者並不是一位很淺陋的「坊間文人。」這在回目對偶的工整，詩句的平妥上，也可立刻見出的。可惜我們不能夠查得出這一位李雨堂的生平來。

……孫秀當下想來，一些不錯。料然前日打死胡公子狄青也。卻被包拯（原作鮑拯）放走了他。須則同名同

姓，天下所有，怎的又是山西人氏？想必他仍在京中，未回故土。但未知安身在於何處？倘若爲着胡倫之事，查捕於他，猶恐結怨於包黑。不若因此事執罪，何難了決這小畜生。想罷，傳知八位總兵，言作詩之人，詩句昂昂，寓意迂闊，必然狂妄。你等須要留心細訪其人，待本部另有規訓於他。衆人同聲答應。忽旁邊閃出一位總兵：「啓上大人，卑職馮煥，前日查得兵粮册上，有城守營林貴名下新增步卒，姓狄名青，亦是山西人氏」孫兵部聽罷，喜溢於色，言曰：「妙，妙！」即轉諭千總，引領狄青來見本部，暫停操演。一聲軍令，誰敢有違。當時孫秀心花大放，暗言：「狄青！阿誰教你題此詩句。這是你命該如此的！少停來見本部時，好比蜻蜓飛進蛛絲網，鳥入牢籠，那里逃脫？胡坤好不感激於本官也！但此事弄番了，這包黑子那里得知。還未放脫得他的！」思未了，忽家將領進營員林貴到案下，雙膝跪下，呼聲：「大人在上，城營守千總林貴叩見。」當時伏跪下。孫秀曰：「林貴，你名下可有一新充步兵，是狄青否？」林貴稟曰：「小弁名下，果有步兵，姓狄名青，蒙大人傳喚，小將已將狄青帶同在此。」孫秀曰：「如此，快些喚來見本官。」當日林貴只道好意，恨不能狄青得遇貴人提拔。是以滿心大悅，帶同他至來叅叩兵部大人。此時到跪塵埃頭也不敢擡。孫秀吩咐擡頭，當面呼聲：「狄青，你是山西人氏麽？」青曰：「小人乃山西省人也。」孫秀曰：「前日你在萬花樓上，打死了胡公子，已得包大人開豁，你怎不回歸故土，還在京城何也？」青言：「啓稟大人，小的多蒙包大人開釋了罪名，實乃感恩無涯。如今欲在京中求名，故未歸土里。又蒙林爺收用名下。今聞大人呼喚，特隨林爺到來叅見。」孫秀聽了，點頭暗言：「正是打死胡倫之狄青！」登時怒容

滿面，殺氣岐生，喝聲：「左右拿下！」當下一聲答應，如猿似虎搶上，猶如鷹抓雞兒。若論狄青的英雄膂力，更兼拳藝超羣，這些軍兵幾人，焉能拿捉得他。只因思量以國法，這孫秀乃一位兵部大人，此時身充兵役，是他管下之人，那里敢造次。這是有力不敢用，有威不敢施，只聽他們拉拉扯扯。當時旁邊林貴，嚇得驚駭不小。又不敢動問。孫爺復喝令將狄青緊緊綑綁起。青呼曰：「孫大人阿，小人並未犯法，何故將吾拿下的？」孫秀大喝曰：「膽大奴才，你緣何於粉壁上妄題詩句的？」青：「稟上大人，若言壁詩詞，乃是小人一時戲筆妄言，並未有冒犯大人。只求大人海量，開恩姑饒。」孫兵部喝聲：「狗奴才！這里是甚麼所在，擅敢戲筆侮弄麼？既本部今日前來操演，特此戲侮，顯見你看得軍法全無。照依軍法，斷不容情。」吩咐林貴，「將他押出斬首報來，」青呼：「大人！原是小人無知，一時誤犯！只求大人海量，恕小人初犯！」復跪下連連叩頭，有林千總也是跪在邊，一般的求免死罪。孫兵部變臉大喝：「休得多言！這是軍法，如何狥得面情。林貴再多言討情，一同梟首正法。」當下林千總暗想：「狄青料然與孫賊有甚宿仇，料然難以求情得脫的。只可惜他死得好寃屈也！」遊怍不過兵部權令，早已將此小英雄緊緊綑綁起，兩邊刀斧手推下。當日狄青着此，只是冷笑一聲，言：「吾狄青，枉有全躬仙藝，空懷韜略奇能，今日時死運蹇，莫想安邦定國，休思名入凌烟！既殘七尺之軀，宜負卻鬼谷仙師之德。」想來實覺怒氣沖天，雙眉倒豎，二目圓睜，那里心上有驚，只是重重氣勃。這是英雄氣概，出於自然也。當時細推狄青出教場外，小英雄須然不懼，反嚇唬得林貴暗暗憂驚。教場中大小將官士卒，個個駭然，又見林貴遭叱，那得還有人上前

討救。當其時，須則軍令森嚴，不許交頭接耳。到底衆軍多人，暗中你言我語，言：「狄青死得無辜！孫兵部實乃糊塗之輩，全不體念人。若當兵，也是無可奈的困苦人，他總然一時戲寫了幾句詩詞，犯小些小軍法，也不該造次將他斬殺的。」有人言：「孫兵部乃是龐太師一黨，共同陷害忠良，想來狄青決是忠臣后裔，是以兵部訪詢得的確，要斬草除根，不留餘蔓之意，也未可知，況且狄青一小卒耳，入隊尚未多日，怎盡曉軍法，如何如爐的，還可以從寬饒恕於他。既不然，有意陷害於人，也是狠心過毒了。」住語衆將衆兵私談，再表狄青正在推出教場之際，忽報來說五位王爺千歲到教場看操。孫爺吩咐，將狄青帶在一旁，候開刀。是時兵部恭身出迎。林貴帶狄青在西邊兩扇繡旗裏，住他身軀。林貴附耳教他，「待千歲王爺一到，快速喊救，可得性命了。」又言兵部迎接的王爺，第一位年少潞花王趙璧，第二位汝南王鄭印，是鄭恩之子，第三位勇平王高瓊，高懷德之子，第四位靜山王呼延顯，呼延贊之子，第五位東平王曹偉，曹彬之子。此五位王，除了潞花王一人，皆有七旬八十之年，在少年時，皆是馬上功名。故今還來看軍人操演。此日身造金鑾，徐徐而至，許多文武官員等，俟候兩旁。此刻林貴悄悄將狄青背肩一拍，青便高聲大喊：「千歲王爺救枉屈命阿！」一連三聲。孫兵部覺得呆了一呆。有四位王爺，不甚管閒帳的，只有汝南王鄭印，好查察事情。問曰：「甚麼人喊叫？左右速查來！」當下孫兵部低頭不語。接了五位王爺坐下，一同開言問曰：「孫兵部，因何此時，尙未開操？」孫秀曰：「啓上衆位千歲爺，只有步卒一名，在粉壁上正對公位，糊亂題詩戲侮，爲此將他查問正法。故而還未開操。」鄭王爺問曰：「其詩句在於那里？」孫秀

言：「現在於對壁上。」當時汝南王，特自踱上前，將詩詞一看，思量：「這幾句詩詞也不過高稱自才，求人薦用之意，並非犯了什麼軍法。想來孫秀這奸賊，又要屈害軍人了，本藩偏要救脫此人。」郎駿同坐下，早有軍兵，稟復千歲爺：「小人奉命，查得叫屈之人，乃是一名步卒，姓狄名青。」王爺吩咐帶他進來。當時汝南王呼聲：「孫兵部！此乃一軍卒，無知偶犯的，且姑饒他便了。何以定要將彼斬首。覺得狠心太殘忍了。」孫秀叫聲：「老千歲，這是下官按軍法而行，理該處斬的。」千歲冷笑曰：「按什麼軍法！只恐有些仇怨是眞！」言未了，不覺帶上狄青，綑綁得牢牢跪下。王爺吩咐放了綁，穿回衣。當下狄青連連叩首，謝過千歲活命之恩。王爺曰：「你名狄青麼？」青俯伏稱：「是！」王爺又問曰：「你犯了什麼軍法？」青曰：「啓稟千歲爺，小人並未犯軍法，只爲壁上偶題詩句，便干孫大人之怒，要處斬的。」鄭千歲聽了，點頭言曰：「你旣充兵役，便知軍法。今日原算狂妄些。孫兵部，本藩今日好意，且饒恕他不得，你且說來。」孫秀曰：「狄青身當兵役，豈不知軍法利害，擅敢如此不法。若不執正處斬，便於軍法有乖了。」王爺冷笑曰：「你言須有理，只算本藩今日討個情，饒恕於他也。」孫秀曰：「千歲的鈞旨，下官原不敢違逆。但狄青如此狂妄，輕視軍法，若不處決，則十萬之衆，將來難以處管了。」鄭千歲曰：「你必要處斬他麼？本藩偏要放釋他的。」當日激惱了靜山王，曰：「孫兵部，你今太覺不情了。總使狄青犯了軍法，鄭千歲在此討饒，也該依他的。」四位王爺，不約同心，一齊要救困扶危。你言我語，到弄得孫秀啞口無言。發紅滿面。深恨五人來此，狄青殺不成。又羞慚得本官不好收科的。只得氣悶，昂昂言曰：「旣蒙各位千歲的鈞

旨，下官也不敢復許了。但死罪既饒，活罪難免也。」汝南王曰：「據你便怎麼樣再處的？」孫秀曰：「打他四十軍棍，以免有礙軍規。」（卷三第九回）

尙有五虎平西演義與五虎平南演義二書，皆係敍述狄青的故事，其內容是繼續於前書萬花樓之後的。狄青既成了大功，富貴光榮，而朝中奸人仍思陷害他。於是設計聳動朝廷派遣他去西征西夏，南平儂智高。狄青雖經了不少險阻，受了不少艱苦，終於功成而歸。這兩部書或者仍係出於作萬花樓的李雨堂之手，萬花樓的全名之下標明「前傳」，故知必有「後集」。或者李氏後傳未及寫出而此二作乃係後人所續的也難說。這兩部後傳的文字也不能高出「前傳」，而「圖窮七首見」，內容情節更落於一般傳奇的圈套之中，而不能自拔，較前書益無足觀。

伍子胥與伍雲召

舊小說中的人物，常有一個固定的型式；常與舊舞臺上所表現的人物一樣，那一個是生，那一個是旦，那一個是淨，那一個是丑，都可明明白白的指出。小說的名稱雖然不同，而這一部小說中的「生」與別一部小說中的「生」其性格常是一模一樣的。如綠牡丹中的駱宏勳，與施公案中的黃天霸，彭公案中的馬玉麟，我們並沒有看出其性格有什麼不同來。甚至書中的幾個老英雄是一個樣子的，幾個有武技的姑娘們也是一個樣子的，幾個強盜也是一個樣子的。甚至這幾個英雄的遭遇與歷險也都是有一定的程序與式樣的。甚至全書的結構與內容的敍述，也都不出於那一樣英雄的遇難，俠士擒奸的固型。這當然因為那幾個作這種民衆小說的人，自己沒有創造人物的能力，沒有佈局及結構的能力，所以只好出之於模擬摽竊了。「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

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紅樓夢第一回）

即有幾部作品，沒有顯然的摽竊別的書裏的人物，而也總免不了受有前代諸書的多少的影響；有的把已有的人物，一個分爲兩個來寫，有的把兩個人物，合成功了一個來寫。至於英雄的歷險，則更容易摽竊了。可以把這個人的許多歷險分給了別人，又可以把別個人物的歷險，聚集在這一個人物的身上。我們於比較的研究這些小說時，常在可驚詫的相類中，找出許多有趣的例子。現在所提的「伍子胥與伍雲召」便是這樣的一個比較研究的好例。

伍子胥是歷史上眞實的人物，伍子胥的故事，是歷史上眞實的記載。據史記卷六十六，伍子胥列傳，子胥的前半生是如此：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尙。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

> 惡於太子建。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尙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尙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尙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太子建又適晉。還鄭，鄭定公與子產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進專諸於公子光。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五戰遂至郢。己卯，楚照王出奔。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

此一大段伍子胥復仇的故事是爲後人所盛傳着的。元李壽卿的說鱄諸伍員吹簫雜劇，敍的亦爲此事，然與史記所載，已大有不同。史記言伍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並不

言其有如何的勇力。然在伍員吹簫雜劇中，卻好幾次提到伍員在「臨潼會上，秦穆公賜他白金寶劍，稱爲盟府。文欺百里奚，武勝秦姬替，拳打蒯聵，脚踢卞莊，」「力舉千斤之鼎」「保十七國公子無事回還。」史只言員尙同在一處，王使使召之。雜劇則言尙已被賺來，闔家皆已殺死之後，伍子胥尙未知其事。費無忌乃矯王命使其子費得雄到樊城去召子胥。卻由楚國公子芊建，抱着孩子芊勝，私奔出朝，先到樊城報與伍員知道。故伍員不至被賺，史只言：「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雜劇則言費無忌使善射者養由基去追捕他。養由基乃以沒箭頭的箭射他，故射不死，明明是放他逃走之意。於是他乃衝開陣面，殺一條血路而走。史只言。子胥遇漁父，漁父渡他過江，與之寶劍不受。雜劇則言子胥逃時，先遇浣紗女，給他飯充飢。子胥囑她嚴守祕密，她卽抱石投江而死。次乃遇漁父，漁父渡他之後，他又堅囑漁父勿洩他的行蹤。漁父卽取劍自殺而亡。史只言：「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雜劇則言，他至吳後，吹簫乞食，攪了賽社。史只言：員「進專諸於公子光，」雜劇則言員與專諸遇合之經過。史只言子胥伐鄭事，雜劇則言子胥欲伐鄭，報

前仇，子產大驚。虧得漁父之子去說子胥，動以前情，方才罷了他的伐鄭之策。這都是雜劇與史大不同之點。但雜劇亦未必全出於臆造，如子胥遇漁父事，見於吳越春秋，又浣紗女飯子胥後，抱石自沈於江事，亦見於吳越春秋。其最不經，最爲略有歷史常識的人所詬病者，則爲臨潼鬬寶這個關目。但臨潼鬬寶，「力舉千斤之鼎，保得十七國公子無事回還，」乃爲民間傳說中子胥前半生最大的一個事件，且最足以聳人聽聞，爲子胥故事中的最光明，最熱鬧的一段，正如西遊記中之美猴王獨霸花菓山，自稱齊天大帝時的一段，又正如岳傳中之岳鵬舉在朱仙鎭大破金兵的一段，不惟讀者爲之眉飛色舞，提起了全副精神，卽作者寫到此處，亦確曾用出十二分的力量來描寫。在李壽卿的伍員吹簫這個雜劇中，關於這件大事，不過在費無忌及子胥他自己口中敍述出幾遍而已，並沒有用實筆來描寫。想當初臨潼鬬寶這件事，必爲民間所盛傳，且必定有好幾部的雜劇專是描寫臨潼鬬寶這一件事的。可惜這些雜劇，現在是一部也沒有流傳下來，雖然無名氏著的十八國臨潼鬬寶雜劇是我們知道那時所有的一部。在墨憨齋主人未加删訂的列國志傳上，曾

有臨潼鬬寶這一段。列國志傳曾有明刊本，托爲陳繼儒批評的，又有清代的幾種翻刻本。其中關於「臨潼鬬寶」事，皆與伍員吹簫一劇相同。明刊本新東周列國志有吳門可觀道人小雅氏一序，序上說道：「如秦哀公臨潼鬬寶一事，久已爲閭閻恆譚，而其紕繆乃更甚。按秦當景公之世，南附於楚。哀之初年，楚靈方橫。及平繼之，而晉益不競，不得已通吳制楚，於是有入郢之師。而子胥卒藉秦力以復楚。是始終附楚者秦也。延至三晉田齊之際，猶然擯秦以夷，不通中華會盟。孝公於是發憤修政，任商鞅變法，而秦始大。然則哀公之世，秦方式微，豈能號召十七國之君，並駕而赴臨潼耶？況鬬寶，何名，哀公何時乃能令南之楚，北之晉，東之吳，數千里君侯，刻日麇至，有是理乎？至伍員爲明輔尤屬鄙俚。此等囈語但可坐三家村田塍上指手畫脚，醒鋤犂瞌睡，未可爲稍通文理者道也。顧此猶摘其一席話成片段者言之。其他鋪敍之疎漏，人物之顚倒，制度之失考，詞句之惡劣，有不可勝言者矣。墨憨氏重加輯演，爲一百八回。始乎東遷，迄於秦帝。」自墨憨氏之新列國志刊行，於是舊志遂不復流傳，今已絕難得見。而臨潼鬬寶一事自被新列國志删去後，除了伍員吹簫一劇提起

外，他處亦不常見了。此外，見於元曲之伍員故事，尚有高文秀之伍子胥棄子走樊城，吳昌齡之浣紗女抱石投江，無名氏之伍子胥鞭伏柳盜跖，今俱不傳。而鞭伏柳盜跖一事，他處絕無可證，不知舊列國志有無這一節事。

綜上所敍，伍子胥的故事是有好幾個本子的；大別之則有二大不同的本子。新列國志所敍，大都依據史記、吳越春秋等書，無來歷者絕少。不過作者描寫伍子胥「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國」「有扛鼎，拔山之勇，經文緯武之才」等語，似仍是受有舊志及元曲所敍「力舉千斤之鼎，文欺百里奚，武勝秦姬替」之暗示的。別一種無多大根據的民間傳說如舊列國志及元曲中所敍寫者，則與新志及史記諸書多不同。今試綜上說將二種不同本子一比較之：

元曲及列國志傳	史記，吳越春秋及新列國志
一　子胥少年時，曾赴臨潼鬬寶會，力舉千斤之鼎，保得十七國公子無事回還。	一　無此事。

二 鞭伏柳盜跖。	二 無此事。
三 子胥爲樊城太守，與父兄消息隔絕。	三 子胥與兄尚俱隨父在城父。
四 公子建到樊城通知子胥以父兄之被殺。	四 楚王囚子胥父奢，使使去召尚與子胥。子胥不去。
五 費無忌使養由基追去，養由基有意使子胥得脫。	五 子胥亡去時，平王先使武城黑，次使沈尹戌追捕，俱爲子胥所脫。

此外，尚有好幾點，未及細舉。至於子胥過昭關一事，乃爲最有名之子胥故事之一。在伍員吹簫雜劇裏並沒有提到，在新列國志裏則很着力的描寫着，列國志傳中也是如此。

子胥的前半生故事已略如上面所述。說唐傳中的伍雲召的前半生故事，與他的卻幾乎是可驚異的相類似。並不僅僅姓伍是雷同的，即故事之結構也差不多。伍雲召的故事，在隋唐演義裏是沒有的，只有說唐前傳裏寫着，很顯然的，這完全是說唐傳編者的臆造，是根據了伍子胥的故事，略加以變化而臆造的。

伍雲召之父名伍建章，爲當朝太師。楊廣殺了文帝之後，欲命他草詔，頒行天下。他大罵一場，不肯應命。楊廣便殺了他。又差宇文化及帶了鐵騎，圍住伍府，將閤門老幼盡行斬首，只逃了一個馬夫伍保。他逃出後槽，星夜往南陽報與伍雲召去了。宇文述與楊廣擺怕伍雲召在南陽，思欲斬草除根，說，伍雲召勇冠三軍，力敵萬人，若不早除，必爲後患。煬帝即拜韓擒虎爲征南大元帥，即日興師。伍雲召得伍保通報立意反抗隋兵。不料隋兵勢大，打了幾仗之後，隋兵將南陽圍困住了。隋兵主帥韓擒虎，與伍建章有八拜之交，因此有意要縱了雲召逃去，雲召並不欲逃。到了後隊救應使宇文成都來了，雲召便敵不住。一天，隋兵打破南陽，雲召妻投井而死。雲召只帶了一個孩子逃到河北去了。

在這一段故事裏，與上面所敍的民間傳說中的伍子胥故事是很相同的。伍建章即爲伍奢之化身，伍保之到南陽報信，即爲公子勝之投奔樊城告訴子胥以他父兄被殺事。韓擒虎之追捉伍雲召，即爲養由基之追捉伍子胥；韓擒虎之有意縱了伍雲召逃去，正如養由基之有意縱了伍子胥逃走。伍雲召失敗逃走時，他的妻投井自殺，即爲伍子胥妻之

「入戶自縊」(見新列國志第七十二回)。凡此諸點，皆是極可驚異的類似，使我們不能不承認伍雲召的故事是完全脫胎於伍子胥的故事的。

說唐前傳第四十回及四十一回，敍的是楊林設計，要滅反王，發十八道聖旨，會齊天下反王，各路烟塵，不論他州外國之人，齊上揚州演武，反王中有武藝高強，搶得狀元者，立他爲反王頭兒，必須年年進貢；這個計策，意思要衆反王到來，使他先自相殺一陣，傷殘一半，教場裏先埋下西瓜火礮，待演武後，點着藥線，放起大礮，又打死他大半，其餘逃脫的，在揚州城上，用千觔閘下來，要閘死一半。這段故事，當然是很不近情理，爲事實上所必無，亦爲作者最幼稚的想像與設計的結果。去駁他，當然大家也都會知道其謬誤的。但這段故事，卻正與臨潼鬬寶那一段故事。有相映成趣之妙，且作者也用了很大的氣力來描寫。雖然在這個比武場上，搶到狀元的不是伍雲召而是羅成。然情節是異常的相似。羅成得到狀元之後，忽聽得演武廳後三聲礮響。衆反王都有些知覺，防有不測之變。一齊上馬，飛奔到城下。忽聽一聲礮響，城上放下千觔閘來。恰在這時，伍雲召的好友雄闊海趕到城門口，

只見上邊放下閘來，忙下馬來，一手托住。那十八家王子與各路烟塵，一齊爭出城來，個個都走脫了。雄闊海卻因過於疲倦，頭一暈，手一鬆，撲撻一響，被壓死在城下了。這一段事，也是由「臨潼鬭寶」脫胎出來的，雄闊海保得十八家王子個個都走脫了，就是伍子胥保得十七國公子無事回還。在這裏，說唐傳的作者是把子胥的事業分給了羅成與雄闊海了。

以上的伍雲召故事與伍子胥故事之相同處大都爲民間傳說裏的伍子胥故事，可見說唐傳作者所受的伍子胥故事的影響，乃非由於史記、吳越春秋以及新列國志，而爲舊列國志、元曲以及一般流傳於民間的口頭傳說了。這可知眞實的歷史人物及歷史事實，在民間是如何的變遷；這可知舊小說及傳說中的人物及情節是常常的互相抄襲，互相受有影響；雖或情節有略略的變更，人物有合二爲一，或分一爲二者，而我們追究其來源，卻總可得到的。

在中國的小說上，這樣的事實是常常遇到的，要一一的舉出來比較之，倒是一件很

有趣味的故事研究，二「伍」之事，不過是一個好例而已。然中國小說之千部雷同，懨懨無生氣亦未嘗不由於此。作者無創造人物之能力，無由眞實的生人裏取他的模型之能力，而只知由書本上抄襲到他的人物，由傳說裏抄襲到他的佈局與結構，當然是會有這樣的結果了。

這個時代，現在大約是過去了，永不會再來了，遺留下來的是這些有趣的殭石，給我們作有趣的研究。

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